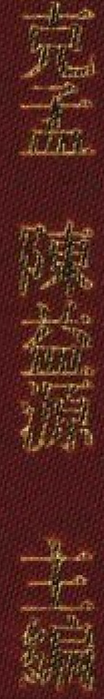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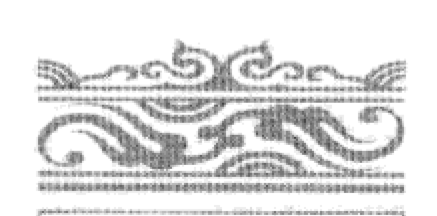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 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柒

孫 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越南開國志傳序

志者何為也哉、蓋志其所由起、與其所由衍、使千萬載之下、尚有興革建置見之瞭若目前、知所懲勸、歌好事而為之者也、上自歷代帝王、與起亦各有之、況堂乃越一境、居臨天位、其觀政觀務、豈不在焉。邇自丁李陳黎而下、文明風化、漸乃以開、其得代天理者、皆于發跡之處、與所衍之事、縱繼之以年月、從之以遠近、集為志傳一冊、移撰史氏因利而正之、損益其繁簡、沿革其是否、約言示制、亦合于義、然後修之為一代之通要、以公於世、如哉

聖朝世系、本清華之河中宗山嘉苗外庄、其先皇祖阮匐為丁朝大臣、諄肯

《越南開國志傳》書影

望在史降及李陳黎三代或有輔弼辰君官至某職史畧不詳且難攷辯以
大黎太祖皇帝聖神繼治在至威衰諸君有貞公義公還公和侯安侯迸出匡
扶黎室一皆忠義兼著逮夫黎祚中微強臣莫氏僭位辰安清侯阮在本蕢憤
皇家之不競謀圖恢復間關百戰紹開黎室中興雖未集大勳而皇圖半已再造
子太尉端國公繼志之後名聞日彰因鄭有扞掐奉命入鎮順廣以後由從訓義寔
守封疆鄭每以力併見忌累次挾帝侵伐謀清卧榻之側然天鑒其誠代有賢明
相繼知無所忝厥後列聖承翼東征西討區寓日增占城高綿之地三分有二境
土嗶與相等然而事黎之初心奉黎之正朔無咨或間至丙午畧晃之四十七年黎

《越南開國志傳》書影

天南列傳卷第六

南塘沱諸四曲三、　阮景氏驩州記

鄭君退守河北、　裴子待命臨江

季冬年正月壬戌朔旦，節制長國公鄭松率衆祀五武

諸將同望拜慶賀。從延忽見郡公孫外孫延

不堅定節制官慰勞之曰衛霜月雪盡傳將畢

於道文武域發丈，宵東有光，果得都內吳氏何

《驩州記》書影

須得我勅如何得便憑㨿閑使錄告無塲了是何
路雖憑他勅頭
遂管待須待我軍師 不知軍師要我決如何須看
下文明白可見
韃靼帝進御東京 馮克寬奉使北國
○都護鄭郡官与諸將會議進征方面括兵餉詞
召見裴郡公投書值玄明縱郎平大兵來長安進

《驩州記》書影

目録

阮榜中◇撰

越南開國志傳

趙維國◎校點





提要

趙維國　撰

《越南開國志傳》八卷，阮榜中撰。此書未見刊本，只有抄本行世。今知見抄本三種：其中二本爲原馬伯樂藏本，現存法國亞洲協會圖書館，其中一本編號爲H. M. 2141/1－2，405葉，頁面尺寸爲24×13. 4公分；一本編號爲H. M. 2140/1－2，284葉，頁面尺寸爲29×16公分。另一本現存越南河内漢喃研究院，編號爲A. 24/1－2，408葉，頁面尺寸爲29×17公分。各本文字稍有不同，結尾間有差異，H. M. 2141本及A. 24本抄録工整，H. M. 2140本則較差。惟三本抄寫格式大致相同，每半葉8行，行23字，無差異，第二、第三卷殘缺，第八卷亦仍未完，三本亦同，估計來自同一底本。

本書名爲「志傳」，屬於歷史演義體小説。作者阮榜中，略任「吏部尚書該簿兼副事」，其傳無考。書中扶寧縣知縣僩跋言及雍正八年（1803）清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事，則其寫作時代當不早於十九世紀初；而跋中稱阮榜中爲「前朝吏部尚書」，則榜中可能爲十八世紀時人；且據各抄本卷之六署作者「南朝吏部尚書該簿兼副斷事阮榜中撰」，既云南朝，足以證明阮榜中乃後黎時鄭（北朝）、阮（南朝）對峙

時阮朝人氏。如是，書稱「越南」當是後人改換。本書正文前列有《越南開國世系》，已寫及阮福映建國及清朝册封事，恐亦是後人補增。

本書叙述越南后黎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故事始于黎朝昭宗時期，權臣莫登庸竊位稱帝，昭宗遇害，隨之是長達百餘年的黎莫之戰、北鄭南阮對峙，結尾僅叙述到黎熙宗正和十年(1689)，即南朝阮氏義王執政的第二年，阮氏尚未統一越南。《越南開國志傳》一書跨越歷史時空久遠，展現了越南歷史上風雲際會的英雄人物，文韜武略、權謀詭譎、武勇忠信盡在其中。其情節略述如下：

后黎朝昭宗時期，權臣莫登庸竊據帝位，昭宗出逃，后被莫氏擒獲殺害。昭宗子黎寧尚年幼，其母攜其逃隱哀牢。黎朝大將安靖侯阮淦糾合豪傑，迎立黎寧，號莊宗，興兵扶黎滅莫。與莫氏争戰中，阮淦略佔優勢，恢復北方部分地區。莫登庸派人暗算阮淦，阮淦中毒身亡。阮淦死後，其子阮潢年幼，其婿鄭檢繼承其位，率兵征伐莫氏，由於屢建奇功，官至太師，封爲明康王。阮潢漸漸成人，隨明康王四處征討，官拜右相。此時，后黎朝最高執政者名爲莊宗，實爲明康王，朝廷殺伐決斷、銓選官員皆出於明康王。阮潢爲人謙恭，足智多謀，人們以爲其功名不可限量。明康王嫉賢妒能，對阮潢有加害之意。阮潢通過姐姐請求鎮守南部廣南、順化兩地，以避災難。明康王奏封阮潢爲太尉端國公，鎮守廣南、順化。端公至廣南，設美人計誅殺莫將立郡，廣興仁義，親愛百姓。正治十三年明康王病逝，次子鄭松繼其位，封爲太尉長國公。正治十六年，黎帝寧病逝，謚號英宗皇帝。長國公立太子維潭即位，改元嘉泰。

光興三年，長國公鄭松率兵討伐莫氏洪寧，收復安康諸縣。光興十四年，長國公出奇制勝，平定莫氏佔據的山西，並於次年攻佔大羅城及長安。莫帝洪寧倉皇出逃，削髮爲僧，隱居於模圭寺，后被逮，淩

遲處死。洪寧子率殘兵佔據高平，稱龍泰王。至此，后黎王朝基本平定莫氏。光興十八年，長國公以爲自己平莫興黎有功，逼黎帝封自己爲都元帥總國政太師尚父平安王。光興二十三年黎帝病逝，號世宗毅皇帝。平安王鄭松立維祈即位，改元弘定。弘定十四年，南主端公病逝，世子瑞公阮福源繼位，號曰仕王。再說北朝平安王，權勢日重，黎帝維祈不勝憂悶，便與平安王次子鄭椿密謀，設計剷除平安王。鄭椿計謀不周，黎帝維祈被殺。平安王立皇太子維祺即位，改元永祚。

南朝瑞公繼位后，異母弟文岩、石川勾結北朝少傅清郡公欲圖謀内亂。南主端公親率兵擒獲文、石二人，囚於内家，二人後來發病身亡。永祚五年，北朝平安王病逝，清郡王鄭梉繼位，封爲元帥統國政清都王假節鉞。永祚七年，清都王下令設科取士。嘉靖府人陶維慈通達古今，熟讀經史兵策，時人以爲再生諸葛。由於陶維慈出身低賤，爲清都王所黜，憤而出走南朝，潛身斂迹，爲富豪牧牛，觀察南朝風尚。機緣湊巧，陶維慈爲仕王所知，被封爲大理寺卿禄溪侯。禄溪侯審視天下，以爲南主仕王應與北朝斷絶臣屬關係，構建堡壘，奪其賦税，以圖恢復中都。南主仕王聽從禄溪侯的建議，命文臣昭武修築日麗海門壘。德隆五年，清都王派少傅西國公統領水師鎮守羅奇海門，有窺視南朝之志。這時，仕王次公子楊義侯勾結清都王，欲爲北朝内應，奪取王位。清都王率兵屯紮日麗海門，仕王派大將美勝侯、文臣昭武禦敵，而楊義侯也未敢輕舉妄動。昭武略施謀略，清都王敗北。德隆六年，南朝文臣禄溪侯病重而逝。德隆七年，南主瑞國公病逝，世子仁郡公阮福瀾繼位，號爲上王。上王初即位，楊義侯率兵謀反，爲上王統兵剿滅。上王勵精圖治，廣施恩德，宇内清平。南朝上王卒，賢王繼位。北朝清都王派大將進翰鎮守邊界，南北形成對峙局面。賢王夜夢神人誦詩一首，詩中暗藏大將順義、昭武之名，於是任命順義爲節

制，昭武爲督戰，全權處理軍務。昭武與順義設計，出奇兵佔領北朝横山，然後三道兵馬圍擊進翰。北朝統帥進翰疏忽大意，倉皇應戰，被順義、昭武搶佔棣營。昭武招降進翰，爲進翰拒絶。昭武因進翰足智多謀，行反間計。清都王一面差太保溪郡公率兵收復棣營，一面派人捉拿進翰並斬殺之。清都王醒悟之後，方知自己中計，惱羞成怒，派大兵攻打順義等。順義、昭武主動退回南朝疆界。隨後，北朝統帥溪郡與南朝順義等長期對峙，各有勝負。南朝昭武以爲北朝勢力强盛，應聯合北朝周邊的四鎮共同起兵，群起而攻之。盛德五年四月，清都王病卒，西定王繼位。西定王以其子富郡公爲元帥，駐扎在義安。富郡與南朝順義交戰，富郡大敗。

盛德六年，南北各按兵不動，軍則訓練，民則勞作，相安無事。富郡與昭武雙方各逞弄文墨，書信往還，互作貶詞。盛德七年中秋，西定王與群臣商議，派人攜重禮招降昭武。昭武欲將計就計，設計捉拿西定王。正當此時，南朝的内應記録胡父子起兵聯絡四鎮的事情敗露，西定王誅殺記録胡滿門，進而惱恨昭武行此計策。西定王爲此大怒，欲發傾國之兵討伐南朝。尚書少保拔郡公以爲南朝佔據北朝的義安已有數年，徭役賦税繁重，民怨甚深，不需發兵，只需派人散播言辭，民心自反。盛德八年正月至八月，北朝統帥順義發現義安民衆人心浮動，意欲反叛，再加上順義嫉恨昭武之才德，順義不知如何處置。十一月，北朝少保富郡以都督豪郡爲先鋒，演郡爲左右衛陣，統兵三萬，水步相接，全綫攻擊南朝軍隊。兩軍相接，未分勝負。南朝統帥順義誤判軍情，撤軍回到南朝疆域。盛德九年十一月，西定王恨南朝擾邊，令富郡率兵三萬征南。南朝以公子協德爲統帥，大敗北朝。景治二年，節制順義年老致仕，賢王加封昭武爲掌營職。景治九年四月，北朝差人責難南朝上欺皇帝，不納貢禮。景治十年，西定王發兵十八

萬討伐南朝，皇帝親征，西定王爲步兵元帥，富郡公爲水軍元帥。南朝以協德爲元帥，昭武、美勝等爲大將，共同商議退敵之策。這場戰爭持續兩月有餘，雙方鏖戰數次，不分勝負。至十二月，北朝出現內亂，西定王急忙引兵還都。

陽德二年，協德忽發菩提之心，立小庵燒香禮佛。德元二年，協德公子在夢中感悟佛法，于六月病逝。永治六年，昭武病篤，上書賢王，以不能統合宇內而遺憾。正合五年，北朝西定王病卒，富郡公繼位。正和八年，南朝賢王病逝，贈封勇哲王。世子弘恩侯阮福溱繼位，號弘義王。在賢王時期，不許華文士子應試，儒風愈下。弘義王繼位后，增加華文應試，培養人才，自此儒風再振云云。

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王毓榮、葉文琦、李明慈、謝明勳、康世昌、蘇文雄、張穗芳、蘇麗峯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本次整理，因H. M. 2141本內容完備，茲用作底本，而將H. M. 2140本（簡稱甲本）和A. 24本（簡稱乙本）進行參校。在整理過程中，陳友生、查清華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序

志者，何爲也哉？蓋志其所由起，與其所由行，使千萬載之下，苟有興革建置，見之瞭若目前，知所勸懲，非好事而爲之者也。上國歷代帝王興起，亦各有之，況堂堂越南一境，君臨天位，其觀政觀德，豈不在焉。遡自丁、李、陳、黎而下，文明風教，漸漸以開，其得代天理物者，皆於發迹之處，與所行之事，縱繼之以年月，從之以遠近，集爲志傳。一有移换，史氏因刊而正之，損益其繁簡，沿革其是否，約言示制，求合於義，然後修之爲一代之通要，以公於世。如我聖朝世系，本清華之河中宋山嘉苗外莊，其先皇祖阮匐爲丁朝大臣，卓有名望，在史。降及李、陳、黎三代，或有輔弼時君，官至某職，史略不詳，且難考辨。以自太黎太祖皇帝，聖神繼治，歷至威、襄諸君，有貞公、義公、興公、和侯、安侯迭出，匡扶黎室，一皆忠義兼著。逮夫黎祚中微，强臣莫氏僭位。時安清侯閑在本貫，憤皇家之不競，謀圖恢復，間關百戰，紹開黎室中興，雖未集大勳，而皇圖半已再造。子太尉端國公繼志之後，名聞日彰。因鄭有扞格，奉命入鎮順廣[一]，以後曲從義訓，襲守封疆。鄭每以力伻見疑，累次挾帝侵伐，謀清臥榻之側。然天鑑其誠，代有

賢明相繼，鄭無所奈。厥後列聖承翼，東征西討，區宇日增占城、高綿之地，三分有二，境中甲兵相等，然而事黎之初心，奉黎之正朔，無容或間。至丙午景興之四十七年，黎之皇圖消歇，事雖咎屬西人，諒亦天意，有何言哉！慶今聖皇，乃先王苗裔，前因西北擾攘之故，已無一成一旅之衆，幸而天祐人歸，西人絶滅，車書共道，南北一家，清朝亦有册封，統御越南，比之以西周，迹同功異，亘古所未有，猗歟休哉！但自孝義皇帝而上，文謨武烈，顯赫在人。其志傳，時有吏部尚書阮榜中親已修撰，雖略不盡舉，然亦裁成義類，卷帙可觀。惟於孝明皇帝訖今之國家底寧之後，策書簡記，猶在闕然，此可不俟其博覽者續而肆之，以貽夫將來，庶知帝王順承天有自也。是爲序。

豐山楊慎齋謹識

跋

蓋聞「志」，志事也。曷以「開國」名乎？本開國之始，而志其事以明之也。春秋、晉、魯志與列國、漢、唐志在有之矣。

聖朝開國，遠媲商、周，論積累，則上自貞國公，下至孝武皇帝，本一家忠義之相傳。言開拓，則盛於趙武，廣於丁、李、陳、黎，冠千古英雄而莫及。海隅率土，翕爾尊親，莫不仰其功烈，而欲遡其光大成就之所由來。蓋商與景、亳，述商德者頌桓撥之駿功；周振豐、岐，昭周道者羡復陶之故址，所以贊揚盛德，垂示將來，亦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者。然而溺聞見者，轅轍殊歸；事著述者，雌黄莫辨，此有志君子所遺憾也。倜生長海濱，學識寡陋，而欲以蠡測海，其將能乎？乃幸以詞科叨邑宰，奉轄屬西閫。一日，趨參協堂公廳，見公親閱《越南志傳》，既而示倜曰：「此前朝吏部尚書阮榜中所撰。」倜傍坐寄目，乃知累朝聖哲之相傳，奕世之規模素定，難艱開拓，二百餘年再睹聖人首出，亂略底寧，已有今日之盛。倜幸預得守百里之土，其欣然感戴，當何如哉！每深望協堂公茲舊録，發揮新編，白其所未瑩，補其所未備，以成一家之珍，可也。公領之再三，倜亦不勝幸慰之至，謹以鄙言爲跋。

扶寧縣知縣倜謹跋

越南開國世系

太尉貞國公阮德忠　清華處宋山縣嘉苗外莊，事聖宗爲太尉，封貞國公，生子文郎。

義國公阮文郎　事黎威穆、襄翼二帝，封義國公，生子弘裕。

安和侯阮弘裕　事黎襄翼、昭宗二帝，生子御諱淦。

昭勳靖王、御諱弘淦　前事黎爲安清侯，後佐黎中興，官至太尉興國公。薨，黎皇贈封昭勳靖王，今廟號爲肇祖仁聖靖皇帝。

僊王　今廟號爲太祖嘉裕皇帝。

王乙酉年十二月生。仕黎，官至右相，封太尉端國公。以四十四歲欽差，入鎮廣南、順化二處，攻滅莫將，立郡於廣治，營顔瓢社地，分瓜瓜祠下。又差公子瑞郡公攻破顯貴賊艚，後又立天姥寺等事。在位四十六年薨，壽八十九。世子太保瑞國公，御諱福源嗣位，是爲仕王。

仕王　今廟號爲熙宗孝文皇帝。

王癸亥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以五十一歲登極，差文官見耕廣南、順化二處田與租税，有調京都，攻哀牢、六坎，用禄溪侯築日麗壘，立選場，補税例等事。在位二十三年薨，壽七十三。世子太保仁郡公，御諱福瀾嗣位，是爲上王。

上王 今廟號爲神宗孝昭皇帝。

王辛丑年七月十六日生，以三十五歲登極。有差公子勇郡公攻破烏蘭賊艚於堧海門外。在位十四年薨，壽四十八。世子太保勇國公，御諱福瀕嗣位，是爲賢王。

賢王 今廟號爲太宗孝哲皇帝。

王庚申年六月十九日生，以二十九歲登極。攻占城，取其地，立爲泰康、延寧二府。及平定高綿，又築每耐壘。與北朝鄭氏相攻，驅至潭江，築壘相拒，六年乃還。又作佛寺於思容海門龜嶺上。再差見耕二處田，增補税例。與許龍門兵楊彦迪居高綿、美秋地等事。在位四十年薨，壽六十八。世子太保弘國公，御諱福溙嗣位，是爲義王。

義王 今廟號爲英宗孝義皇帝。

王己丑年十二月十二日生，以三十九歲登極。又增補二處田，税半分。在位五年薨，壽四十三。世子太保祚國公，御諱福淍嗣位，是爲明王。

明王 今廟號顯宗孝明皇帝，以後未有志傳。

王乙卯年五月十八日生，以十九歲登極。伐占城，取其地，置爲平順府。再伐高綿，取其地，置爲嘉定府。在位五十二年薨。世子御諱福澍嗣位，是爲寧王。

寧王 今廟號爲肅宗孝寧皇帝。王薨，世子御諱福闊嗣位，是爲武王。

武王 今廟號爲世宗孝武皇帝。王薨，世子御諱福淳嗣位，是爲定王。

定王 今廟號爲睿宗孝定皇帝。

王之嗣位，當北朝景興皇帝之世。以壬辰三十四年，西人阮岳作難於歸仁，至甲午三十六年，攻破廣義、廣南二處。朝廷正當差兵攻勦，靖王因其國内虚耗，奏帝差國老黄五福將兵三萬，越河襲取春京；王駕龍舟，越海幸嘉定，西人累次來侵。王薨，西人盡取其地，留將屯守。時聖上皇帝以先王苗裔，德業未彰，更無一成一旅之可倚，暫之他邦，以待時勢。適因西兵相驅北向，争滅黎、鄭，及回，兄弟力侔亂作，乃自治兵相攻。於是聖上皇帝知其天人順應，乃自他邦回國，起兵殺西將，盡復嘉定之地，修作城池，謀圖卷席。於辛酉夏五月初一日，親提大兵越海，直入思容海門，恢復春京，修謁先王陵寢。壬戌夏六月，大舉渡河，略平中都，天下咸歸版籍。其東西南北諸屬國，無思不服。清朝皇帝亦册封皇帝位號，俾統越南萬萬年無窮之業，猗歟休哉！

【校勘記】

〔一〕原作「順化」，甲、乙本並作「順廣」。

卷之一

吏部尚書該簿兼副斷事阮榜中承撰

塵擾擾，夜漫漫，競説龍吟虎嘯，争誇鯤躍鵬搏。到頭未卜江山遠，送目方知天地寬。局外厭看争勝負，寰中堪羨枕溪山。此盛彼衰，朝代興亡，不知無易，東征西討，天人應感有何難。

説話越南一境，自雄、趙與丁、李、陳、黎六代，廢興相繼。陳氏更遭家末造，明國來侵，悍將驕兵，吾民不堪其荼毒。天生黎太祖，以布衣藍山起義，收復封疆，堂堂與中國並帝。歷傳太宗、仁宗、聖宗，以至昭宗皇帝。奈昭宗不競，强臣莫登庸僭位。昭宗出外，回據清華本處，每恥生靈塗炭，社稷邱墟，收集殘兵，志圖滅莫，復讎宗社。一與登庸決戰，不幸爲庸所獲，昭宗遇害，黎之子孫宗姓奔逃。其昭宗子諱寧，尚在幼弱，母氏懼登庸有剪草除根大惡，抱竄哀牢。時黎之舊臣，皆歸莫氏，希圖富貴。惟舊將安靖侯阮淦，貫清華河中宋山縣嘉苗外莊，以年前在昇龍同登庸阻其乞兵之故，與庸不合，恨解部曲，退回本貫。既而流寓義安，思以苟全性命。然見黎氏皇圖日就消歇，王臣無人，甘心愛戴，日夜涕泣。遍往清、義等處，糾合豪傑，諭以扶黎滅莫，人多歸附。於是謀與前昭宗戚屬鄭惟㦃，尋迎黎寧於哀牢，立以爲

帝，號爲莊宗，營作行殿於漆馬江。又在萬賴册居，常招兵買馬，延納英雄，積草屯糧，共圖恢復，旬日間，衆至數萬。安靖侯常間闢與莫氏交戰〔一〕，然而常有敗衄〔二〕。後再與莫氏相攻於山南上路，莫兵不利，陰使其將忠厚侯詐爲降計，安靖侯開誠納之〔三〕。厥後忠厚侯因而用毒，安靖侯尋卒，贈封爲昭勳靖王。且安靖侯有子阮潢，生得天資聰敏，智慧出人，但年尚妙齡，未能堪辨其衆。其女婿鄭檢素有才力，軍士樂用。當時正屬内道，莊宗乃許權領其兵衆，專行征伐。及阮潢長成〔四〕，與檢從征多歲，建奇功，莊宗累封官至右相，檢自此日常疑〔五〕。或以爲右相阮潢後日功名不在檢之下，乃奏帝，令鎮順化。且順化莫之兵將時常屯守在此，謀差就鎮，借彼滅之。但人願如此，天理未然。後人因有詩曰：

成敗興亡本浩然，皇都潛處幾多年。鳳棲孤樹鶗羣戲，虎坐平林鬼黨喧。
莫道井中蛛結網，且言檀澗馬加鞭。神龍豈是池中物，臥聽風雷飛上天。

却説正治戊辰十一年，太師昭勳靖王子、右相端郡公阮潢討莫多立大功〔六〕，所向皆麏驚鼠竄，人皆愛慕。自昭勳靖王臨薨以後，太師明康王是靖王義婿，恃其權柄，不顧恩情，最惡端公，欲謀加害。於是端公親舅戚國公密謀，令端公許人潛入宫中，求救於親姊阮氏〔七〕。原阮氏爲康王正妃，聽得駭然，遂潛謀誑稟明康王曰：「阮妃賤妾有辱弟端公，忽被風狂之症，以致愚迷如此，不堪内朝輔政，妾受朝廷恥笑屢多。妾竊聞廣南、順化二處，乃毒峯惡水凶蠻之地，人皆惡之，伏乞尊顔軫想前功及賤妾之情，許辱弟端公鎮守此處，爲藩臣之道，以享終年，庶全姊弟之義，望尊顔憐憫許之。」太師明康王曰：「端公是英雄俊傑，足智多謀，堪其大用，非愚訥之人，焉忍置之弊地。夫人勿憂，吾無他心矣。」阮妃聽説，跪下放聲大哭，再三懇乞。太師明康王暗思曰：「此處有僞莫屯居，宜許之，借莫之手，免於我受不能容人

之議。」乃許之。阮妃拜謝，太師遂奏封阮潢爲太尉端國公，鎮守廣、順二處，兵民常年徵收税例奉納。端公拜謝回府，辭別阮妃，與公子太保和郡、瑞郡、文岩、石川、羨忠、祥禄即日率水軍一千出港，望順、廣二處往鎮。戰船直入安越海門，駐兵武昌縣愛子浮墟，密差人往武昌以至香茶等縣觀其地勢。見於香茶富春社，山水環聚，人物豐美，乃以事回稟。王甚喜，思施德政撫之。

且説先者僞莫光寶時，已差莫將都督立郡公鎮守二處，駐營在康禄縣。聽知僊王入鎮，乃率戰船三十隻越入海門，及步兵一千從胡舍道進發，屯於閬苑社，過青湘廟内列寨，欲爲奪戰僊王。是時，僊王本無步兵，只有戰船二十隻〔八〕。無有步兵，難於拒戰，王甚憂思。夜時，秉燭悶坐，忽聽大江邊靈湫常鳴瓜瓜之聲，王異之。明日，王就江渚，看見浪逐波流，其聲甚異，乃密懇曰：「江中倘有靈者，保護攻破賊徒敗走，立廟四時祀之。」願罷回營。夜間，夢見一婦人身著緑衣，手持紈扇，詣於王前，稟曰：「將軍欲除僞黨，宜定籌計，誘至沙灘，妾助力除之，免於擾境。」説罷，拂袖而去。王醒來，方知是夢，心中甚喜，望空致謝。乃暗思曰：「夢見婦人，令我定籌計誘之，必是用美人之計則獲矣。」時王有侍妾美女順化處世賴社人吴氏琳，多侅幸，其人雖是女兒，頗有智謀膽略，善言快語，應對如流，顔色有羞花閉月，骨格有落雁沉魚，雖西子、貂蟬〔九〕無多讓也。王甚喜，乃令吴氏將金銀琦璃寶物，齎就立郡公寨中進獻，求其和好，許以通情，定謀至瓜瓜處，設計除之。吴氏聽言，泣下，拜稟曰：「賤妾初時侍事王上，篤全女道，不失婦節。今或王令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却乃令私通鄙人，未知何意？臣寧死不奉此命。」王笑謂曰：「汝之此言，是婦人之大節，我已識汝心。奈方今國家大事，非用汝力，安破賊乎？汝從之，勿可推拒。」於是吴氏泣拜受命，領取寶物，親就立郡營中獻呈，曰：「臣本官端公聽知明公天威所至，不勝

恐懼，特差賤妾齎舊物敬賀，以表真心。乞與明公誓，明公爲長，臣本官爲義弟，同心協力，幸勿嫌讎，攻擊戰争，損害百姓。」立郡聽言，乃揚言大罵曰：「汝欲爲女使説客以釣我乎？」吴氏假爲戰慄懼怯，俯伏盼目，爲秋波送情。其立郡是貪財愛色之徒，因見吴氏美色無雙，巧言善語，恣起欲心〔一〇〕，乃回容大笑，收幣，携手入房，與吴氏私通。吴氏用楊柳隨陽影之計，立郡心迷。吴氏説請就誓爲約，立郡從之，再暗差人探聽，見王兵少無疑，與吴氏定期就誓。吴氏喜不自勝，乃密令佳人稟王如此。王大喜，遂令人就瓜瓜沙墟處竪立茆祠一座，掘穴四圍許，壯健軍人各持器械隱臥於穴中，以草菅白沙遮於穴上，存老弱兵三十餘人，持箕執箒，隨候廟前聽令。於十月下旬，吴氏誘立郡到廟盟誓。立郡見兵少，心無疑憚，乃駕一小舟，從卒三十人，效雲長單刀赴會，遂至瓜瓜廟門。其船泊岸，立郡手持寶刀一柄，步行入廟。是時，吴氏附於腋下〔一一〕，呈曰：「明公緩步，免妾本官心驚。」立郡大笑，緩緩而行，望廟門來。王整衣冠，斂手遠接。立郡將近廟前，王大呼曰：「諸軍早起，迎候尊兄！」於是伏兵在穴下突起圍捉。立郡大驚，魂飛天外，踴步急走。將近江邊，見船已離埠，立郡盡平生之力，一躍過於船檣，墜於江中。時王部將署忠、署鐵追及，見立郡首將浮水面，皆射殺之，從軍四散奔走。王乘勝推兵急戰，立郡水步軍或逃回東京，或拜降。

於是王怒清湘神，責曰：「我已四時奉祀，求以福國護民，何故容賊黨侵入地界，祀之何益。」遂差水軍撤破廟宇，放火燒焚。至後年，顯現靈應，王再令立廟祀之。於是王乃回府宴待部曲，厚賞三軍。乃差人修造瓜瓜廟，封爲靈湫普澤相佑夫人之神，四時奉祀。王想侍妾吴氏之功，欲其厚報，遂召吴氏謂曰：「勦除立黨，是汝之功，我欲擇才智之人嫁汝爲夫，以成卿相之位，免於碌碌爲婢僕之徒，亦顯其

大功也。」於是吳氏下拜泣稟曰：「臣平生所願，持巾執櫛以事王上，全其女節，奈爲國污身，難以磨洗。從今向後，臣乞守厨執箒，報答聖恩，以全臣道。如王上改嫁，臣終不敢奉命，望王上准恕。」王笑曰：「是國家之事，非汝所有私情之罪，酬功報義，是我本心，汝宜從之，以顯功名於後世。」撫誘再三，吳氏乃從。是時，有義安奇花人天武衛副斷事文雄伯武允忠名儀崑從王府理事，其人面貌魁梧，形容秀麗，文武全才，通今博古，王甚愛之，遂嫁吳氏與文雄爲妻。二人望拜謝恩，同樂洞房花燭。時人有詩譏立郡云：

輔弼稀才任障籬，憑將女色賴支持。令人情斷初容臉，促使魂遊畫黛眉。

卓遇嬋娟身莫保，差逢西子國難依。休言立暴輕狂輩，自古英雄亦有之。

且說正治己巳十二年，北朝太師明康王略定山西地方，見次子鄭松有英雄才略，平伐有功，乃領平東印開恭義營長元公，同節制統兵征伐。是歲，忽聞南鎮端公設謀殺莫將立郡，奪其兵衆，心中大怒，欲定計除之。且前年順化處康禄縣衡普社有該總美良伯並弟文蘭、義山等，以進粟有功，乞升官品。太師明康許美良兄弟爲該知，令付徵租税，本處租税常年進納。明康以美良兄弟徵斂有功，封美良爲參督郡公，文蘭、義山爲署衛，俱封侯爵，管收順化租税。方今僊王入鎮廣、順二處，於是太師明康陰謀密使美郡公兄弟等選本處雄兵，乘虚襲擊僊王，以絶後患，功成必加重賞。美郡得令，請弟文蘭、義山等就密室商議，揀選雄兵，修整器械，差文蘭、義山等率兵屯於明靈縣香椰社深處埋伏，美郡自率兵從山脚暗路就於海陵縣茶池社瓦橋處屯兵，爲首尾相應之勢，期日夾攻。

且說僊王先探知的意，大怒曰：「螳螂小輩，敢禦轍乎？」遂差茶郡公領兵就香椰社攻義山、文蘭。王整兵乘夜潛至瓦橋處，突入放火焚美郡寨，煙火流天，並同白日。王弩力大戰，美郡大驚失措，軍皆鼎

沸，四散逃亡。美郡單身望林中遁走，王追及斬之，遂引兵望香椰直進，以攻文蘭、義山等輩。再説茶郡奉命率兵至福布社，與義山、文蘭等兩相大戰，勝負未分。賊將義山射中茶郡，死於陣前。軍人飛報與茶郡妻。其茶郡妻是堰場社人陳氏，聽知大怒，乃易男子衣服，頭戴戰笠，手持刃刀，上象出陣，揮軍急戰〔一二〕，以報茶郡之讎。突過江邊，與賊兵混戰。義山難於抵當〔一三〕，回避不及，反被陳氏射死，棄尸路傍。文蘭看見大怒，急揮兵弩戰報讎。忽望見隣江林叢中座，旌旗蔽日，金鼓震天，探知是僊王大兵驅至，大驚，量力難敵，遂棄軍單身望北走脱，逃回西京。於是掃清寇黨，王班師回營，設宴賀待諸將，論功行賞，犒勞三軍，重賞陳氏，加功茶郡夫人，給許寓禄，頒賜錢帛，令將茶郡靈柩殯葬。是時，文蘭走回城都，稟説此事。太師明康知謀不濟，心中甚怒，寢乃歸罪於美郡，默然不行究問。自是僊王收獲二處兵民、象、馬、金、帛、錢糧，充其國用，務施恩德，招撫萬民，親愛百姓。年常徵收租税，進納帝庭，二鎮方民，安居樂業。一日，王閑坐，忽想往歲在中都之日，假病外遊，被釋僧所辱，自是深恨釋門，係有醮禳懺謝請福之事，常愛用道士，不用釋僧。自此禪僧並皆遠避，莫敢近侍。因禪表號爲僧，不守僧行之法戒也。

正治庚午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北朝太師尚父明康王薨，壽六十八歲。康王輔佐皇帝，不憚勤勞，勦除莫黨未平，帝常痛惜之，每爲流涕，寢食俱減〔一四〕。乃贈爲明康太王，頒賜金銀錦帛，許以王禮葬之。帝親詣王府，設壇置祭，於是百官宰相皆易素衣，詣於靈柩前行禮。其祭文云：

小子黎某，謹以清酌庶品之奠，敢昭告於尊靈太師尚父贈明康太王柩前而泣曰：哀哉嚴君！痛哉王府！外義托爲君爲臣，内恩深若父若子。方小子微時，尚賴君贊輔至尊，承先帝之規模，再

造創前朝之境土。槍攘百戰，鄭重一心。忠義對乎神明，功業蓋乎宇宙。郭汾陽再造唐室，永保完名；諸葛亮恢復漢都，延增其壽。粤自耳聞，良爲心憮，既四海經營之際，微太宰誰其依憑。而一家蒙養之私，顧大義甚深感慕。兹奠數杯，永訣千古。如精爽有靈，尚默扶國祚。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帝祭罷，俯伏大哭，羣臣文武皆痛哭悲號。帝還宫，晝夜常思想明康之功，難其補報，自此以後，係有國事，皆委鄭元公所管。是歲，南主僊王聽知，乃差齎禮弔喪物及贊文，以表兄弟之義，贊曰：

明康太王，有伊尹、周公之才，雄勇膽略之智，戰勝攻守，應變無窮。披荆棘，立規模，南開邊，北拓土，恢復黎朝，立綱陳紀，完名如郭汾陽，功業如齊王信。自漢、唐、趙宋，及丁、黎、李、陳，世無雙對。嗚呼！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帝即位之初，尊爲尚父，兹又贈明康太王。帝親臨行禮，君臣道合如此。可惜半途而逝，未遂志焉。然繼種元公，亦能克紹先志，光顯祖宗，尤美矣。

夏四月，鄭元公見國事有變，乃還兵，據萬賴壘固守。初二日，帝榮封爲竭節忠臣。初三日，再封宣力功臣，以答殊勞。大臣勳舊，太傅義公、楊國公、安國公，同心協力，翊扶王室。是歲，淳福即位。八月，莫淳福差兵入寇河中府，燒毁百姓，殺人劫物，民心驚恐，皆逃隱山林。鄭元公知之，乃自據根本，差定郡公率兵大戰，破之。僞大驚，不敢反顧，逃下罷楊處駐兵。九月絶糧，乃撤兵逃回東京去了。

却説正治辛未十四年，帝封元公鄭松爲欽差都將，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内外平章軍國重事，太尉長國公，管知國事都將。長國公受封拜謝，統理朝政，自是兵威日振，手握鈞衡，内謀國，外謀敵，天下安然，文武悦服，階下歸附者衆。自是以後，天下稍平。

却説正治癸酉十六年正月，帝崩，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二。羣臣尊謚爲英宗皇帝，葬於宣陵。於是長國公及羣臣等共謀立皇太子維潭即皇帝位，改元嘉泰，大赦天下。

嘉泰元年癸酉，帝方七歲即位，年尚幼沖，未曉國家大事，令權委長國公鄭松輔政。長國公有文武全才，雄謨勇略，網羅豪傑，招集頑强，威脅公卿，潛有僭凌之意。再説是歲二月，南主端公受鎮順化、廣南二處，人民安樂，國内升平。忽有顯貴賊艚五隻泊於越海門外，設小舟上岸，刼奪良民。南主知之，遂差公子瑞郡公領兵勦滅。瑞郡公奉命，率戰船十餘隻，直至越海門。望見賊艚隔三十餘里，投錠於一處。瑞公大怒，催水軍突出，戰船如一道長蛇而至，銃聲齊發，轉動天地，射破賊艚二隻。顯貴賊大驚，收錠拽帆，望東急走。瑞公驅兵追之，不及，取得艚物浮於水面，返回，入朝拜稟。南主大喜，撫慰曰：「吾兒真英雄也！」遂重賞瑞公及厚賜三軍，設宴慶賀。自此以後，顯貴賊艚不敢近界，沿海黎庶，亦賴晏然。

却説嘉泰甲戌二年，僞莫淳福改元爲洪寧。王少，權委宰臣執當國事，將卒心皆不一，唱亂起僞，各有争功，東京之民，亦受荼毒。數年間，僞莫復謀興兵入寇。於嘉泰五年，帝再改元爲光興元年。光興戊寅元年七月，是時僞莫將兵入寇，攻壘衮處，都督瑞公率兵擊之，僞莫大敗走回，都將追及斬之，梟其首，彼兵皆遠遁。

光興庚辰三年，僞莫洪寧再差莫將演國公領水兵入寇。兵到梂工處屯紮，分營列寨，刼擾良民。都將長國公統水軍夾擊，催兵急射，銃聲雷動，礶急星飛。莫兵難於拒敵，大驚逃走，墜於江中，溺死甚衆。莫將演國公棄兵單身而走，抱頭鼠竄〔一五〕，望東京逃回，於是僞黨稍平。都將下令將回萬賴壘〔一六〕。時詩評云：

翊運攄謀濟世難，莫圖驅入復西還。威揚豺虎恢寰宇，雄奮貔貅鞏海山。
一陣風雷羣賊滅，四方雨露萬民安。驗看天象星熒現，塞外茫茫火復然。

光興癸未六年三月，僞莫洪寧復謀進兵入寇，屯兵於同年處，擄掠良民。都將長國公乃率兵突進，大破之。九月，莫振郡公復進兵入寇，以復前讎，分營列寨，水步相接。都將長國公命都督唐囊領兵攻之。唐囊奉命，分兵兩路急攻，振郡大敗，望後陣急走，未數里之地，被免郡追及，生擒解納，斬之。莫兵死其太半，及生擒解納，不可勝數。都將長國公體好生之德，給賜衣食，放回鄉貫，莫兵感恩，望拜返回。自此驩、愛二處人民，案堵如故。都將長國公起兵略定安康、安謨二縣，收兵屯黔鬚山處。僞莫再差兵進攻。都將長國公差兵設伏於田寺岸兩傍，兩軍相持旬日餘。都將長國公乃詐令回兵，莫黨以爲怯走，乘勝追之。至田林蔽處，無有提防，忽聞砲響，都將長國公伏兵兩傍突起，夾兵攻擊。僞莫兵大敗，四散走奔，死者甚衆，餘皆逃回，自是境内晏然。

光興丙戌九年，北朝都將長國公差文官憲察使阮造入順化、廣南二處，度見田畔，徵納官稅。憲察使阮造奉命直至順化，詣南主營中拜謁。僊王下階相接，請入帳中，分賓主坐定。南主傳設宴相待，安慰甚厚，旦夕無遺。憲使阮造見僊王恩待至重，心中甚有愛慕，常以低言細語謀稟於王，使其別立規模之意。五六月間，不忍返回北界，亦不踏看田耕，乃傳示順、廣二處府縣衙門修寫田簿奉納，略示其肥瘦，遂私減半分，以進南主，以備照發三軍。且説阮造延居日久，恐有得罪朝廷，乃辭回北朝。僊王佯爲眷戀，流涕，執憲使阮造手，謂曰：「予今遇卿，如龍得雲，如魚得水，喜不自勝，欲卿留居同其談語，庶快予心。豈期卿自辭回，使予心緒如麻，痛比刀割。卿安忍棄予而歸哉！」憲使聽王之言，俯伏放聲大

哭，稟曰：「臣奉朝鈞旨，但去明白，不可久留。臣乞回至北朝，納其紫綬，決歸與明公爲輔，不敢忘恩，望明公照量。」僊王聽言，遂差人設宴餞禮，送至二里相別。憲使望拜，辭回北界，僊王返回府中理事。自是每見風調雨順，禾穀豐登，黎庶歡樂，路不拾遺，粗有太平之象。

却說光興辛卯十四年正月，北朝都將長國公興師略定山西。兵至吴山寺屯紮，分營列寨，水步相接，隊伍齊整。僞莫洪寧聽知，分兵拒敵。月餘攻擊數陣，未分勝負。二月二十七日，都將長國公密思爲誘敵之計，乃下令詐言絶糧回兵，先差人移糧車從間路返回，揚聲許莫兵知之，以誘彼兵追襲。再密傳太傅楊國公領三千兵，潛入山脚，觀地形要處埋伏。都將長國公自率大兵，進至粉上社屯紮。二十八日寅時，僞莫洪寧大發兵馬，直至寨前對陣，分兵四面圍住。都將長國公聽知，大笑曰：「賊黨不識兵務，蝸井揚强，入吾彀中矣（一七）！」説罷升帳，招集諸將調遣，令慎義、匡義二營爲左右翼陣，俊義營爲前驅，壯義、崇義二營爲後應。時僞莫差安義、匡定二將出兵强戰。午時，諸將欲領兵出戰，諸將笑曰：「攻擊之法，須待天時，時之未至，勿可急遽動兵。」諸將默然。至申時，都將長國公下令發兵急攻。諸將得令，一齊出兵突至。僞將安義、匡定懈怠無備，措手不及，並被斬於陣前，僞兵死者甚衆，各道乘勝長驅，直至喝江。僞莫洪寧驚心喪膽，望北忙忙急走（一八）。近山脚路，被楊國公伏兵圍住大戰。莫洪寧大驚，捨身走脱。都將長國公驅兵追之，忽見小卒飛報僞將常國公存伏兵於粉下社，以爲截後。都將長國公聽知，乃下令率兵進攻。僞將常國公知謀不密，黑夜棄軍逃回東京去了。都將長國公得勝，收兵回安山縣駐紮，差人探聽莫徒消息。回報：莫洪寧王存據安石社。都將長國公遂選雄象百隻，差太傅楊國公領兵三千人，並雄象，以火筒、火砲乘夜攻射入莫營中，破其莫黨。楊國公奉命，夜間率兵突至莫營，

急驅雄象並火筒、火砲，破打營中。莫兵難於拒敵，四散奔走，遁求生路。莫洪寧大驚，單身望東京逃走，屯於珥河，招集殘兵，以圖報復。適值歲終，遂按兵不動。後人詩咏曰：

滔滔莫黨起戈兵，滿野彌山戰鼓聲。長國揮刀驅北僞，寧王棄甲走東京。

珥河夜遁孤猿泣，安石更深隻雁鳴。堪笑兔狐誇踴躍，一聞虎吼便心驚。

光興壬辰十五年春元陽節，都將長國公及文武諸將百官望帝庭拜賀。長國公大開筵宴，款待諸將。酒將半醉，都將長國公謂諸將曰：「我等奉天子詔命，勦除凶賊，削去姦徒。今莫寇未滅，我欲興兵討之，以絶犬狼之類，諸將意下若何？」諸將皆起身斂手稟曰：「卑等皆受君王之爵禄，思國家之重恩，今僞莫戰攻不便，正如瓦解，不以此時攻破，更待何日？乞明公下令分兵，許卑等隨機攻勦，盡除逆黨，收還京都，卑等之願也。」都將長國公大喜，於正月初二日，遂移兵屯寧江。初五日早時，率水步象馬諸軍，雄象隊伍，直到月友處。午時，兵再到陣泮〔一九〕，以觀賊情多寡虛實。至申時，撤兵回寧江屯紮。都將長國公即於帳前招集諸將商議曰：「莫賊據大羅城，恃其險處，但其四通八達，彼等不曉兵法，破之不難。我有一計，取大羅城如反掌。」遂令：「太傅楊國公領兵三千爲先鋒；壯義、崇義二營爲左衛陣，進兵棶椰道〔二〇〕，鎮義、匡義二營爲右衛陣，進甕瘼月楣道；我率正兵鎮棶櫪道，鎮義營爲隨後應接。限今夜三更造飯，四更各道依號令引兵直進，一同攻破。先入城者首功，若違令者按據軍憲。」諸將聽令，各自回寨，準備攻擊。至初六日，各道諸將，依圖次率兵直抵大羅城。但見：

旌旗蔽日，劍戟凝霜。象馬滿青山，船艘盈緑水。鼓角轟轟振地，金鉦電電喧天。威奮似雷鳴電掣，勇揚如雲捲風吹。人人鋭壯，個個雄威。莫賊焉能拒敵也。

於是各道一齊突至大羅城，分兵攻擊甚急。莫將太傅常國公引兵相拒，鏖戰片時，其城將破，莫兵死者無數，大敗走散。常國公大驚，遂假爲軍人，於亂軍中脱去，將圖隱避。忽逢先鋒軍捉獲，小卒不識常國公之面，謂其軍人，乃割鼻獻功。常國公隱忍負疼，望深山密隱，被太傅榮國公生擒調回。莫洪寧見勢危急，棄城望鳳眼縣急走。京都各道兵遂破大羅城，放火燒毁宫殿庯坊，莫徒男女盡皆誅戮。莫兵死者，血赤珥河，流尸堆沙渚上。都將長國公乃下令挂榜招安，禁其擄掠殺害人民，劫人財貨，城中安堵如故。都將長國公升帳，各道諸將獻功。太尉榮國公引莫將常國公獻納。都將長國公見常國公缺鼻，心甚憫之，遂解其縛，許入帳中，安慰撫恤甚厚。其捉獲莫軍，皆許衣食放回。都將遂令榮國公削除大羅城，即東京昇龍城也。防莫徒再聚。時人有詩吟曰：

　蜂屯蟻聚幾周星，一陣威風掃葉零。寧僞身孤逃鳳眼，常徒鼻缺困羅城。
　金戈揮指狼煙息，鐵馬驅馳海宇清。堪讚長公恩澤下，熙熙德著及蒼生。

初莫將文派侯阮倦得讖詩四句，未解其意。讖詩曰：

　三五之時，黑龍遇虎。軍削龍城，生擒文武。

至今破大羅城，諸儒及阮倦始解讖詩之意：「三五之時」，是光興十五年也，「黑龍」是壬辰之歲，「遇虎」是正月；「軍削龍城」，是朝廷兵破大羅城，即昇龍城也；「生擒文武」，是常公也。

却説是月，都將長國公削破大羅城，勦除莫輩，軍民稍安，乃引兵回屯寧江，差人探聽莫洪寧消息。常國公留在軍中，半月病卒。都將長國公甚憫悼之，許以銀錢錦帛弔賻，差人遞回本鄉致葬。是時，長國公略定西南二處，既成大功，乃班師回清華安場府屯紮，差官齎禮物拜謁先朝皇帝各殿。長國公及各

官文武入朝拜謁天子於丹墀，帝下階撫慰曰：「卿今平定凶徒，削除僞黨，征伐勤勞，其功是大，勝何以報焉。古之英雄，難與及也〔二一〕！」長國公拜奏曰：「臣蒙陛下之威德，賴諸將之雄强，三軍勇鋭，今日之功，臣有何能？敢聞聖譽。」帝聽奏笑謂曰：「自古有德不居，有功不伐，卿之謂也。」長國公拜謝。帝遂令設宴賞功，安慰諸將，犒勞三軍。宴罷，諸將各回本營。於是都將長國公傳令諸將，練習軍士，準備戰具。六七月餘，兵糧足備。八月上旬，有莫將裴文亢親詣都將營中稟曰：「臣父嘉遠山郡裴文奎爲莫將，因見洪寧王性耽酒色，殺害忠良，信用邪佞，料勢必不久。今聞汴鄉聖主，仁慈大度，納士招賢〔二二〕，四海歸之。臣父決志來降，豈期謀行不密，莫徒知覺，差人陷逼，困在恬江，乞差兵救出。臣父得回，願竭犬羊之勞〔二三〕，駑駘之力，肝腦塗地，以報王上之恩，得遂君臣之望。」長國公聞裴文亢言大喜，遂差太傅榮國公率兵進至拜嶺駐兵。莫兵聽知遂自逃回〔二四〕。山郡見莫兵四散，急引下兵突出，至榮國公營相見。禮畢，同回見長國公帳前拜謁，敍以初末受困之情。長國公大喜，設宴款待，撫恤甚厚。山郡起拜謝，稟曰：「伏乞明公再出天兵，臣願引路，捉莫寧王獻納，以爲先進之功。」都將長國公見山郡稟言，大喜，乃勅頒爲掌職管統長安府各縣兵民。山郡受職，望拜謝恩。都將長國公遂進兵至厥江南道。莫將瓊郡公、禄郡公皆納款投降。長國公復進兵至清廉縣塞橋屯兵，於是莫寇南道諸將皆將旗幟器械、戰船象馬就軒門進納來降。長國公大喜，設宴款待，仍其舊職，人皆悦服。再差探聽莫徒消息。

且説莫賊自敗兵之後，屯在喝江，招兵買馬，築壘培城，以爲持久之勢。探人以事回報。都將長國公聽知，乃完備糧儲器械象馬停當。冬十月十四日，都將長國公率水步兵並進，直至喝江，與莫兵大戰，銃聲振動天地，矢石急似飛星。僞兵大敗，棄城潰散，將兵不顧，各自逃生。莫將陀國公單身走脱。莫

洪寧王大驚，料難制禦，遂假爲軍人，望鳳眼縣急走，手無寸鐵，行無從人，甚其窮蹇。步走至模圭寺，削髮假爲禪僧藏隱，世人莫知。十五日，長國公率兵至長安，屯於灑古。莫臣舉皆來降，長國公待之甚厚。至十二月初一日，又令茶郡公、廉郡公率兵渡珥河，至鳳眼縣尋捉人民，探問洪寧王去處。人民具告：「前日有僞莫君假爲禪僧，隱居模圭寺。」茶郡聽罷，差人拜稟。長國公聽之大喜。初三日，差壯義、崇義二營，引軍突至模圭寺，圍住，捉獲僧人，問曰：「汝的何處人？」洪寧王詐曰：「貧僧是義安石河縣人，平生愛慕佛道，削髮爲僧，閑遊山海，枕雪臥霜，不干世事。視富貴似紅塵，等功名如草芥。但求圓成正果〔二五〕，救物度人，無犯皇朝何事，何故拿捉我爲？」軍人聽言，欲赦，内有一人智者，見僧狀貌非常，言語敏捷，心疑，乃縛解納。洪寧王料知不免，乃厲聲言曰：「我是洪寧王也，本爲萬乘之君，統馭諸邦，不幸今逢衰蹇，我曾聞：『身爲天子，一逢亂離，死無噍類。』今我至此，是我之運也。汝等原是小卒，不宜辱我！」軍人聽知，飛報二將，二將大喜，遂令作櫃監洪寧王，送至京師解納。洪寧王立不肯跪，長國公厲聲責曰：「汝爲臣道，僭奪皇圖，其罪比同山海！汝今被擒，是天道之報應也。汝有何言，更不肯跪？」洪寧揚聲曰：「汝言差矣！汝不聞夏、商、周、漢、唐、宋相繼之事乎？況黎承陳末，莫繼黎衰，乃廢興之常理，雖爲僭奪，誰是君耶？誰是臣耶？」説罷，仰天大笑。長國公聽言大怒曰：「狂奴小輩，不顧畜養之恩，更乃誇唇鼓舌！」遂下令差軍引洪寧出南轅門凌遲示衆，以警人。洪寧罵聲不絶，於是莫徒族屬，男女大小，並皆被戮，尸積如山，血流若水，莫氏遂亡。但有寧王次子莫登冒逃入高平隱避，再聚黨竊據高平，稱「龍泰王」。朝廷累番差戰了。莫氏存亡，莫知如何，但前有讖云：

牛頭鼠尾月，神刀斬草絶。

人不會其意，至莫氏亡，時人始解曰：「牛頭鼠尾月」，「牛頭」是十二月初上旬也；「鼠尾月」是十一月終也。「神刀斬草絶」，「神刀」是黎字有刀也；「斬草絶」，「草絶」莫字也。是時，人人始驗讖言無差。因有詩譏笑莫氏云：

戰聲殺氣大羅城，莫氏將亡絶路行。夜半鵑啼悲露落，更深雁淚慘雲生。
軒昂命迫心無屈，慷慨身危口厲聲。堪羨寧王雄長志，昭垂不泯亦留名。

是時莫洪寧既死，其餘黨聚集於青林縣，尋得莫宗族名雄禮，立爲莫君，稱泰祐元年，潛居地界，擄掠民間，劫取財物。長國公聽知大怒，差太傅楊國公統水師，太傅榮國公統步兵，分道並進，至於青林縣屯紮。差人探聽賊情，率兵攻擊。僞雄禮分兵相拒，兩軍大戰數陣，勝負未分，各屯兵固守。

光興癸巳十六年正月初十日，都將長國公下令進兵。諸軍望江邊水步並進，至汜江急戰，僞兵大敗，死者血赤汜江，尸盈沙岸。雄禮單身逃隱。長國公差軍馳及至靈、東潮等縣，捉獲僞莫雄禮進納，遂斬之，僞莫始平。都將長國公班師回昇龍，差人修整宫殿、府庫、庯坊如舊。夏四月，差太傅楊國公回青華安場府奉迎聖駕進御京城，撫御黎庶，輕其徭役。

却説南主太尉端國公自管統廣南、順化二處，廣施恩德，恤衆愛民，推食求賢，下車接士，英雄歸附，豪傑來從，年年雨順風調，處處年豐歲稔，諸邦朝服，内國外庭。一日，視朝理政，忽聞北朝長國公滅僞莫洪寧，除根剪棘，已成大功，心中甚喜，遂下令準備赴京朝賀。先慶賀天子，後請省諸位王陵寢，以舒望想之心。於六月，南主端國公遂率兵赴京，入朝拜謁皇帝，帝撫慰曰：「卿鎮二處，民心以安，其功最大，今設宴款待。」南主望拜謝恩。宴罷出朝，詣都將長國公府中，相見禮畢，分賓主坐，共談國事，敍説

親情。南主端公以美言好語盛稱長國公英雄蓋世，功德兼隆，雖古之名將，焉可及也。長國公大喜，以爲肺腑之親，榮封端國公爲右丞相，位列長國公之右。自是以後，旦夕無移，食必同盤，坐則同席，親如心肺，視若股肱。長國公再軫及勳臣，奏乞論功行賞，皆升賞品秩〔二六〕，答其勳勞。復説憲察使阮造往歲奉命見耕廣南、順化二處，返回東都，日夜想慕南主端公，無忘頃刻，遂入朝納辭印綬，致仕回鄉。是時，忽聞南主赴京，不勝之喜，乃親就帳中謁見。南主大喜，相與同坐，敍其離隔之情，相望之意。旦夕談論，親愛情深，意欲共圖大事。

光興乙未十八年二月，長國公自恃其威，欲尊王位，乃令人密奏與帝。帝恐懼，遂下旨，以都將太尉長國公鄭松興黎滅莫之功，不得不賞，遂頒金册玉印，並節旄黃鉞，差太宰奉國公鄭檜遞就長國公府中，尊封爲都元帥總國政太師尚父平安王，開王府，以答元勳。長國公受封，入朝拜謝皇帝，回王府理事。文武百官駭然，同來拜賀。平安王設宴款待，頒賜錦帛。自此内朝外郡，設官分職，給祿增田，賞賜刑罰，升降黜陟，皆出平安王議定；朝廷紀綱政事，亦出平安王所管，不奉於帝，帝但居深宮而已。四月上旬，忽有天朝差人問貢使禮。平安王差吏部尚書阮文階往諒山界首候命，使臣聽令返回。六月，又差尚書馮克寬領朝貢禮，往使天朝。但馮克寬爲人面貌醜陋，形容卑小，蓬髮亂鬚，生得聰明慧智，識量過人，有諸葛、劉基之才，顔、曾、思、孟之學。文章冠世，膽略超羣，真當世之狀元也。時馮克寬奉旨帶將貢禮，日夜登崖越海，冒雪突霜，直指大明京地，寓於館舍。明日入朝，明朝望拜奉進貢禮。明朝天子見馮克寬面醜體卑，笑曰：「昔日沐晟、張輔在安南回，言南邦人才濟濟，豪傑彬彬，今使者克寬到此，料已選擇精矣。人才之盛，可以見矣。」遂問馮克寬曰：「汝於南邦，官居何職？」克寬奏曰：「臣在南邦應

試，幸中狀元，封爲户部尚書之職。」明帝問曰：「汝是南邦狀元，則能通今博古，吾試問汝天下之事，甚易最難。何謂甚易？何謂最難？」克寬奏曰：「人生世界中，凡其天文、地理、人事，三教九流，百工技藝，是甚易也。惟有聲色二字，難買難求，是最難也。」明帝再問曰：「飲食何爲美味？玩器何爲寶物？」克寬奏曰：「美味不過素鹽，寶物不過賢士。夫素鹽者，能鹹能淡，能美能甘，充其肺腑，潤於心腸，是其美味；賢士能柔能剛，能扶社稷，能反亂爲治，運屯爲亨，培國脈以升平，贊規模之永遠，上致君於堯舜，下開拓於乾坤，四海安然，萬邦賓服，是真寶物。」明帝聽奏曰：「然。」遂賜宴，許回驛舍安歇。明朝文武稱贊不已，帝曰：「南邦使人，面體醜陋，言語如流，吾試觀之，辨其才也。」數日，明朝皇帝命良工造作假雀，能走能躍，能食能飛，置於殿前竹叢之上，飛躍戲食與真無差，衆人莫識。明帝召馮克寬上殿，問曰：「南使識此雀？朕養幾年，以致與人無有忌憚。」馮克寬視之片時，見能飛躍，難詳其故，遂階走至竹叢，手拿假雀，擲之於地，其雀破爲四片木。乃於殿前昂然奏曰：「竹者，是君子，乃天子之龍體也；雀者是小人，乃鄙夫之凡輩，何故容小人立於君子之上乎？是上國臣慢君之理也。臣國雖小邦，猶辨君臣之禮，父子之道，兄弟之義，上下之分，無有污雜倒懸於此，豈臣不知其假鳥乎！」奏罷，仰面大笑。明帝聽知，面有慚色，默然不語。朝廷百官宰相，各自駭然，皆褒稱不已。帝乃賞之，許回安歇。馮克寬望拜出朝，歸於驛舍。自是閑遊明國，觀看山川寺塔等處，所見極其峻麗嚴莊。數月間，明朝皇帝再差人尋牝馬二匹〔二七〕，色體俱同，無小無大，國人不知何母何子，令牽至驛亭，問馮克寬曰：「狀元識得此二馬，何匹是母？何匹是子？指的分明，是狀元也。」馮克寬聽言微笑，謂曰：「此理甚易無難，何待親問？」遂手執青草數枚，向前揖而笑。其馬的子者性急〔二八〕，見草乃先步到争食，馬母性

緩，卓然立脚不動。馮克寬笑曰：「先步者是子，立脚者是母，的然無差。」明人見之駭然，皆稱曰：「真狀元也。」隨即返回，入殿奏，帝甚奇之。十一月，馮克寬上表乞回本國，帝意欲苦留，但恐失諸侯之信，遂降詔勅封馮克寬爲兩國狀元，頒賜金銀錦帛，許回南國。馮克寬拜謝皇帝，辭别百官，就館整備回程，於路途咏述《使程挽》一篇。回至本國，入朝拜謁皇帝，奏以奉使之事，再就王府，參拜平安王，稟知始末。於是南國上自公卿，下至庶士，皆誦稱馮克寬奉旨北使，重君命，壯國威，真狀元也。王甚愛之，委輔國政，粉飾太平，真世上之名儒也。後人有詩贊克寬曰：

學道平生世所尊，關河萬里謁天門。華程鞅掌隨機轉，君命斯須每自存。
持以匡綸藏我用，直將聲色對人言。四方自古多才思，安得如公兩狀元。

光興己亥二十二年秋七月，帝大漸，勢至旦夕，乃召平安王及親臣入殿，囑曰：「朕欲與諸公同享富貴，以保封疆，但兹天數到期，萬金難贖。朕倘乘雲之後，其長子維均才疏德少，不堪繼位；如次子維祈，恩威並著，有德有仁，堪承大業，得守宏模，以統國政，全賴諸公佐輔，卿等勿負朕言。」囑罷而崩，在位二十七年，壽三十四，號爲世宗毅皇帝，葬永陵。平安王及朝廷共會議，奉遺言，立次子維祈即位。改元慎德，大赦天下。十二月下旬，再改元爲弘定。帝年幼嗣位，賴平安王輔政，内統百官，外平四海，朝廷政事，設官分職，擢用貶黜，賞罰殺戮，皆出平安王裁決。威權益重，諸將駭然，莫敢張牙睨目。先是，平安王親愛南主端公如心胞兄弟，待之甚厚，委任重事。但見端公雄偉，氣質非凡，朝廷多人愛慕，忽起猜疑之心，欲謀削奪，以免他日之患。由是情愛日疏，隙嫌愈密，語言觸突，行立提防。端公潛知其意，日想夜思，謀圖回鎮，不覺年將終矣。

弘定庚子元年夏五月初一日，南主右丞相太尉端國公阮潢見平安王寵遇日疏，欲圖保身，奈無計可施。遂令人將金銀就僞莫文官老臣致仕回鄉少傅程國公家門進獻，求以保身之計。程國公乃索紙筆寫八字，付差人遞回。端國公看見八字云：「横山一帶，萬代容身。」沉吟密想，終日乃悟。自此思還舊鎮，但恐薊郡公潘彦，美郡公裴文奎等屯兵於海口截路，難於越走，且彦、奎曾認端公爲舅。於是端公乃生一計，先密令家人詐爲王使，如此如此。再差人請彦、奎等到於府中，談論「古往今來，當時事務，英雄豪傑，道伯稱王，各有雄膽，豈肯碌碌屈膝於人下乎？」彦、奎皆挽手拳席曰：「皆是丈夫也。」談論之間，忽見小卒報曰：「有王使至，傳王旨。」端公遂令彦、奎等入避，坐於密室。公整衣冠，迎接王使，就府中坐定。王使端公耳邊細言曰：「王上見彦、奎等輩，恃其强勇，怙矜功能，法令不遵，言語不遜。王虞久後，必爲天下之憂，特遣小臣傳旨與尊公，設謀拿擒彼等，長幼無遺，進納王府，以爲上功。密哉！密哉！其勿泄漏。」公曰：「謹奉王命。」使拜辭回。於是彦、奎等隱於壁邊，私聽王使細言，仿佛半得半否。使回，彦、奎等出問公曰：「王使傳旨何事？」公躊躇不語，目視二人，有流涕之狀。彦、奎再懇款詰問。公曰：「舅觀諸甥，相貌堂堂，威風凛凛，體狀有漢武、宋祖之才，胸中有孫、吴、張子之智，甚爲濟世安民，匡扶帝室，以顯英雄，以光前代。何故而徒區區受制於人乎？但今王使密傳，有不容諸甥之意，舅甚憫焉。諸甥宜審思之，免後日必有鳥盡弓藏之嘆，舅與諸甥亦同一理。舅今意欲還順化遨遊，以避鳥籠魚釜之厄，安可忍負諸甥，受其屠戮。願諸甥早圖大計，免彼噬臍燃眉之悔。諸甥且記在心，勿其泄漏，謹哉！謹哉！莫忘此語。」彦、奎等皆聽端公之言，勃然大怒，挽袖睜目，厲聲曰：「彼是英雄，我是豪傑，皆男兒之志，豈有讓心乎？」公急止之曰：「諸甥勿其造次，務要三思，防其風聲壁語。」彦、奎

皆感謝泣拜，受命告別，回家感思，決志謀反。公大喜，明日整衣冠，入王府稟曰：「老夫竊觀朝廷宰相諸人，皆有忠肝義膽，竭力勤王。惟彦、奎等是驕慢頑凶之輩，狼心狗行之徒，忘恩背義，不孝不忠。彼等早晚必興反亂，望王定計除之，免於後患。」平安王曰：「丞相之言有理，我見彼等有縱横抗敵之心，如何處置？」端公曰：「彼等皆有勇無謀，譬如兒戲耳。老夫乞率水師擒之，獻在王前，有何難乎！」平安王曰：「擒此二賊，都委太尉國公調定除之，絶其後患。」端公聽言暗喜，受命回府。是日端午節，平安王與諸將會賞節，歡歌暢飲，醉倒階庭。端公乃整飭水師，同憲察使阮造復回舊鎮。彦、奎二人涕泣拜别。於是端公乘風順水，不日回至南朝。南朝諸將遠近迎接，回到府中，同來拜賀。再令修整城池，施仁撫衆，黎庶晏然，萬民欣服。時人有詩喜贊曰：

開基創業兆輿圖，韜略胸藏出廟謨。南鎮龍蟠歸沛邑，北朝蜂起擾京都。
休言王粲才多捷，且道公孫智二無。真主挺身清宇宙，億年洪造定規模。

是日，北朝蓟郡公潘彦，美郡公裴文奎等自南主端公兵還南鎮，遂同密議，興兵作亂，圍攻京城甚急，放火燒毁營寨庯舍，百姓大驚，携母抱子，逃南隱北，以避其鋒。朝廷諸將戰之累敗，皆縮首，莫敢率兵交征，於徬徨之際，無計可施。平安王乃扶聖駕從美良道回據清華，以固根本。兵到屈山屯紮，數日間，回至清華，差人返回京城，探其二賊消息。是時彦、奎二人見皇帝與平安王去京城回據清華，以爲得志，縱横掠取府庫財物，劫掠良民。但貪財無厭，忽起争紛，不異仇敵。二將日夜自將率兵攻擊，裴文奎少智，被潘彦伏兵襲擊殺死於珥河，於是潘彦自誇智勇兼全，天下乏人對手，稱爲關羽再生，心無憚懼。但貪財愛色之徒，自得裴文奎正妻趙氏，容貌鮮妍，工行德色，女流無二，心甚愛之，欲得一見，令人逼逐

趙氏成親。趙氏痛哭，謂差人曰：「我夫君不知天命，背此貴人，以致亡家喪命。我今守寡，何以憑依？如貴人憫及粗陋，我願爲箕箒妾，以事貴人，得顯榮華，以光宗族。乞數日後，請貴人就舍相歡，以遂旱逢甘雨。」差人聽言，回呈與潘彦。潘彦大喜，約日定期，與趙氏戲劇。不意裴文奎妻趙氏備下禮物，請宗族諸人及舊所管到於家中。趙氏先哭拜裴文奎，後拜告諸人曰：「妾夫君被潘彦逼死，死於非命。今再欲私情陷妾，妾已詐言，約日定期。乞列位憫妾夫及賤妾，借力伏兵，殺其彦輩，以報前讎。列位若肯同心協力，是高山深海之恩德。」諸軍皆奮志願從。數日間，趙氏差人就請潘彦。潘彦大喜，自率從者數人就趙氏家。將入門，趙氏呼曰：「宗族何不迎接貴人！」於是衆人於衣壁之中忽然突起，揮刀舞劍。潘彦大驚，尋路走逃，已被衆等斬爲肉泥。趙氏取潘彦之頭，以祭文奎，泄其前恨。始知亂臣賊子自受其殃，天道昭昭，報應甚速。趙氏祭罷，欲投江以全婦節，族人解勸，乃止。

復説平安王扶駕回清華，二十二日餘至長安府，見南主端公公子錦郡公等三人，調衆進王前跪泣，稟曰：「臣父端公，約捉彦、奎等輩，其謀不細，違言愧怍，以還舊鎮，不敢面睹王前。臣等失孝得忠，伏乞爲臣，執鞭鐙，庶竭駑駘之力，粉骨碎尸，以報王上。」平安王聽錦郡公等哭稟如此，心甚憫之，頗想有肺腑之親，量廣容愛，仍許其舊職，管知兵民如故，王乃頒象與諸將。數日間，忽聞在京師二將相爭，王大喜，撫掌笑曰：「天助我也。」再數日後，又聞京師將裴文奎妻趙氏密計殺死潘彦，京師既平，王不勝之喜。夏六月十三日，王再扶駕回京城。兵至澗口，遇僞將雲郡公等率水軍截路。王乃發令諸軍突戰，急射雲船，大敗之。雲輩大敗，棄船步走，望東京而逃。平安王下令收軍不追，回軍至京城。差人修葺宫殿閣房庯坊如舊，差人令赦文奎妻趙氏之罪，召至府中，稱爲貞節婦，遂重賞之。詩曰：

四戒何爲不轉晴，圖財耽色起戈爭。氾俻命死前貽笑，奎彦身亡後貶銘。
堪贊徐娘真節婦，却稱趙氏顯貞名。古今多少英雄輩，到此應同夢未醒。

是時，有僞莫餘黨壯郡公吴廷峩猶屯在東北諸處，劫奪良民，擄掠百姓，平安王差王子少傅清郡公領兵平定。清公兵至賊處，交戰一陣，擒獲廷峩斬之。兵破入營，捉獲廷峩妻范氏，見美色，清公納之。至十一月，少傅清郡公再娶南主端公長女阮氏爲正夫人，生長子鄭橋。

却説是年五月，南主端國公自離京都，率水軍回至南鎮。諸將同入府朝賀，君臣共敍始末之情，不勝之喜。自是南主端國公廣施恩德，結買人心，英雄歸附，國内風調雨順，禾穀豐登，百姓謳歌，以爲太平之世。一日，南主閑暇遊玩各處山川河海，無所不周。於香茶縣河溪社見平原處突起高崗，形如龍首，顧盼祖山，心甚愛之。遂登高崗玩看，有斷抗一帶，截其山根，心中甚惜，未知其故，尋著土人問曰：「此崗何名？」土人稟曰：「臣等小民，但聞古者遺言，此山甚於靈異，於李朝有大將名高駢，歷看山川河海，某處有靈氣者，即壓斷之。欲奪南地，見山頂有元氣，遂斷其後，以致諸靈數年不住。於夜間忽有一老嫗，體色青瘠，眉髮盡白，著紅衣緑裙，坐於崗下，長吁短嘆，既而揚聲言曰：『倘後有國主欲培山脈，以壯南朝，宜立佛寺，請靈氣還山，福民護國，必無憂矣。』説罷不見。遂認取老嫗形狀，名其山曰天姥。那事迹乃是前人之言，真假臣等不詳，望尊公明昭。」南主聽稟大喜，曰：「是老嫗使我開基定土，化家爲國，以成大業也。」遂令人修造佛寺，匾號天姥寺。於是人民皆來祈之，甚其靈應。南主再閑遊至廣南處，見隘雲山甚其峻險，突屼巍峩，此其蜀中摩天嶺也。王甚奇之，遂越過山嶺，就於廣南升華府地方，觀看山川形勢。見山頭巍險，海口緊固，遂差修造行殿府庫，以備蓄積糧錢，謀圖長久。乃留公子瑞

郡公鎮守，以保良民。是時，有懷仁府勘理貢郡公向服王庭，願同相助。王大喜，待之甚厚。王率兵返回，自是兵勢日隆，聲名益振，山夷向服，占國來降。王施仁政，以治萬民，從言納諫，親賢遠讒，去奢從儉，賦薄刑寬，二處黎民皆慕恩德。

復説弘定辛丑二年，海陽處僞莫餘黨南陽聚兵，屯於南道，水軍甚衆。於正月北朝平安王聽知，自統水步大兵進攻。王恐僞南陽水兵精鋭，難與争衡，密思詭計，遂封都督振郡公爲節制水軍，許乘張王蓋，直進水路攻南陽，王率步軍從山脚夾戰。時振郡作主，率水軍直進大戰。僞南陽望見王船王蓋〔二九〕，謂爲平安王所至，遂催兵弩力急攻。振郡措手不及，被南陽斬於陣前，餘兵大敗。南陽得勝，將欲回兵，忽遇平安王水步並進，奮勇突攻，南陽大敗，兄弟俱被生擒進納，並斬之，收得戰船並器械不可勝計。僞乾統大驚，是夜，棄兵遁還金城縣。於三月清明節，王令王弟太宰奉國公率兵進征金城縣，放火焚宫，大破之。僞乾統及屬將朝禄、富壽等棄營望高平走脱，收獲旗幟器械船隻象馬不可勝計，進納王前。自是海陽七縣遂平。王施恩撫恤，黎庶悦服。王回兵京城，論功行賞，定升諸將，爵品有差。再令人重修名藍各處，敬奉佛法，及修整南郡文廟、諸位先帝廟宇，四時奉祀。再整裝行殿御座，遵如舊例。八月奉迎聖駕，進御龍城，文武百官朝賀。自此以後，天下太平。

且説是歲南朝僊王公子瑞郡公鎮守廣南處，生長子仁公，即上王也。王生得狀貌端莊，豐姿雄偉，有安邦濟世之才。

弘定壬寅三年七月上旬，是時，南主端公慕慈悲，佛道興，善種良緣。適屬中秋節屆，自幸天姥寺，供佛念經，解愆請福，濟度羣生，賑資幽苦。功德圓成，返回王府。忽至霑恩地界，王坐於船頭，憑觀上

岸，見平陽之處突有小林，樹木鬱茂，異卉奇花。林中有容抱數樹，高百餘尺，花葉蓁蓁，樹枝莫莫，凜然自有鬼神擁護，瑞鳥翔棲甚衆，鳴躍成羣。王甚愛之，遂令泊船玩看。見內有舊迹結立草庵一座，牆壁已頹，竪樑傾倒。王召老士人問曰：「此庵何人所造？」老士人稟曰：「寺已經年，臣等後生，端倪莫識。」王聽罷，意欲重修。乃下令工人再造佛殿、鐘閣、鼓樓，奉祀諸尊菩薩，以祈福祐民。數月工完，甚其壯麗，王心大喜，乃令該簿林題匾，號「崇化寺」。但見：

巍巍寶殿，四方排鳳遶龍蟠；亹亹梵門，諸尊顯金身色相。智慧燈輝煌燦爛，戒定香靉靆氤氳。法鼓聲擂，聞音而地官活解，濟脫迷途；洪鐘響震，動鳴而天界朝臨，超升極樂。是謂心種菩提樹，眼開明鏡臺，佛本虛無大法，人能覺悟莫差。行善善報，求福福來。慈悲玄妙，豈有錯哉！

弘定癸卯四年夏四月，王令請住持僧修作大法會，開大乘經，說上乘法，濟度三途六道，超升七祖九玄，圓成正果。是時，天下臣民，觀者甚衆，皆稱可比無遮之會。功德完成，王心甚快。自此以後，王廣施政化，恩恤百姓，羣臣悅服，諸國來賓，天下咸稱賢明之君，太平之世也。

弘定丙午七年春三月初五日，北朝少傅清郡公次妃范氏胎娠。其次妃乃僞莫將吴廷峩之妻〔三〇〕，清郡公納之，生次子鄭柞，即西定王也。

弘定戊申九年，北朝各處，時天大旱，禾穀焦枯，米一升值錢一陌，人多餓死，甚至相食〔三一〕，經一載餘。惟廣南、順化二處，風雨調和，田疇進旺，米斗三錢，路不拾遺，四民皆樂其業。

弘定辛亥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傘圓靈廟山崩二十餘丈，深三四尺。十八日，京北處天雨血，一日夜乃止，江溪等處水盡赤，腥臭難當，旬日餘乃消。冬十月十一日夜時，京城忽生妖火，延焚萬餘家，損耗

財物，復折人民。是皆不祥之兆，平安王甚憂，差人禳謝，以保邦基。後人有詩吟曰：

簡皇衰弱乏英才，宰相權專政令乖。海沸山崩黎庶苦，星飛地裂獸禽災。
寒暄失序羣方困，風雨非常萬户哀。今古試看亨蹇運，統知天地道無差。

弘定癸丑十四年，却説南主端國公天資豁達殊常，聰明出衆，有宋祖、唐宗之氣宇，自管統廣南、順化二處以後，仁敷遠近，德被邇遐，人人慕愛如父母，上順天道，下合衆情，真爲英哲之主也。於五月下旬，忽遭小恙，身體疲軟，良醫調治弗痊。端公知其天命已在旦夕，六月初三日，遂召次子瑞郡公及親臣入於臥榻，謂曰：「予與諸公素願同其歡樂，同其甘苦，上匡帝室，下救黎庶，共成萬代之功。豈期天命難留，使與諸卿遠別。其瑞公未曉軍機，未明政事，全賴諸公贊輔，以保洪圖，諸公幸勿忘吾言矣。」説罷，乃執瑞公之手謂曰：「夫爲臣道止忠，子道止孝，朋友兄弟以信愛爲先[三二]，莫反所爲，致失人心之望。汝謹守此道，勿可忘怠。」瑞公顧衆人，咸涕泣望拜受命。南主端公目視衆人，長嘆數聲而薨，在位四十六年，壽八十九。諸將皆哭倒於庭前，聲聞四方[三三]。遂公同尊號爲「謹義達理顯應昭祐嘉裕王」，用王禮葬於海陵縣石捍之上流，後再改葬香茶之原，立廟四時奉祀。是時，會議於府中，尊世子瑞公阮福源爲統領水步諸營，兼統内外平章太保瑞郡公，以統邦基，以管國事。時瑞公年五十一歲[三四]，繼位，號曰仕王。遂移宮府還廣田縣福安社，日夜思修先王之政化，撫蒞二處兵民，廣施恩德，收服人心，四海八方，咸來朝覲；百姓黎庶，皆歡歌喜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風無搖葉，水不揚波，亦是泰和之景象也。

却説北朝平安王差王子太傅清郡公領兵往攻安邦，賊黨既平，開拓境土，人民歸附，仍令屬將恒郡

鎮守，以安方民。冬十月，京城失火，延燒萬餘家，財貨損耗，人物托死。可矜衆生，一時受困，人民饑饉，家室荒蕪。是月，遂令朝官往巡看各處，人人饑饉，家家嘆息，處處悲哀，不顧祖先墳墓，不思族黨鄉閭，各自漂逃他處。王下令準饒租役三年，俾流民復回安業。

弘定甲寅十五年春二月二十九日，恭遇聖宗忌日，王當恭身行禮，忽壁簾之外，衆人倒入三匝，其花枝在香案前，虛空拔出擲地，飛遶四散。王甚異之，不知何故，心中甚是憂悶。秋七月，時天大旱，清華禾穀焦枯，百姓愁苦，皆相抱而泣曰：「吾君上虐民失政，以致黎民受災，是其天運所使也。」冬十一月十一日，是冬至絶雷之節，無故雷鳴，轉動天地。司天稟以不祥之兆。王怒曰：「雷令在天，不時而應，何謂不祥？」欲斬司天。朝廷勸之，乃解。時聞南主端公殯天，次子瑞公繼位，人心向服，國富兵强，心中甚疑。乃差人齎贈封太尉端國公爲都將謹義公，及禮賻祭，一則結至親之道，一則窺虛實之情。四月，南主瑞公令差長子右府慶美侯鎮守廣南，以拒占城，安百姓。慶美侯奉命，率師就鎮，思施恩德，存恤方民，俾其安居樂業。

弘定乙卯十六年二月，北朝文官刑部尚書兼東閣學士祭酒義溪侯阮有禮，陳策去國弊八條，以解凶事。王任舉行，再加優賞。三月朔日，有日食，食盡日體，其色半碧半黑，一時復圓。二十八日，於清池縣弘烈社，申時，大江忽然水涸五刻餘，魚蝦盡皆乾曝，人民争取，不計其數，殊甚異事。秋閏八月，京畿城中失火，燒盡庯坊、家室、倉廩、府庫，人民男女被火燒死者三四十人，號哭之聲震動天地。是月十六日，王聽知北使官返回，遂令武衛府將少保館郡公阮景堅、文官刑部尚書義溪侯阮禮等迎接使回。

弘定丙辰十七年春正月十六日，月食，食十二分，再客星犯入日内，旬日餘方止。二月，王妃蘇氏病

卒。三月，北朝平安王以文武陪使有功，乃升吏部右侍郎春陽伯阮世名爲户部左侍郎，升禮川伯馮克寬爲刑部右侍郎，升御史方泉伯阮維時爲都臺御史，升武將錦衣衛署衛事東陽侯爲都督同知沔陽公，升金吾衛署衛事花陽侯枚玉珠爲參督浦郡公，以答陪使命回朝之功勞也。

弘定丁巳十八年春正月十五日，丑時，有月食，經二時始復圓。二月，王乃升刑部尚書義溪侯阮禮爲都督同知泉郡公，順化處副憲使茶岩侯淡景祥爲都督僉事茶郡公，其餘部將使等，亦升職爵有差。夏四月，天忽發颶風雹雨，走石傾盆，飛沙倒樹。僞莫扶隆乘此風急，令細作放火京城，焚毁庯坊倉廩，其火焰乘風隨地面，燒著草木無遺。是時，人物被死無數，財貨損耗不計，號哭之聲聞於内外。七月，又颶風大起，洪水滔滔，平地水深餘尺，家室城牆，一時頹弊，田疇禾穀耗損，人物溺死甚衆。九月十五日，穀當熟時，天雨作，颶風大發，䨺雨傾盆，沿海之民，鹹水侵入，破潰田疇，家室六畜，流送海外。又山西處蝗蟲忽生，嚙盡禾穀、青葻、草木等物。十二月，畿内失火，燒毁萬餘家，多是不祥之兆。京城及各處之民皆有餓死於道路，存者奔走東西，以圖活命。雖古水旱，未有甚於此時也。廷臣累以事數稟於王，王怒曰：「萬般是命，半點由天，豈在我乎？」遂默然不問。衆皆愕然。時人有詩嘆曰：

君弱臣凌國勢危，四方蜂起擾邦畿。颶風雹雨天雷降，竭海摇山地軸移。
郊外荒蕪千户困，城中傾倒萬民悲。古今治亂興亡事，渺渺茫茫世莫知。

弘定戊午年十九年正月十六日〔三五〕，有月食，食盡九分，一時始復圓。二月，忽有高平僞莫慶王起兵入寇，侵擾邊陲。平安王令統領少傅清郡公、督視官左侍郎安蘭伯阮實等率兵從水路就曇江攻之，又

命太保萬郡、督視副都使方泉伯阮維時就曇江同水師努力夾攻〔三六〕，以勦莫徒。於是兩路兵奉命出師並進，不日兵近曇江。僞慶王及僞將智水等探知兩路大兵直進，心驚，不敢與戰，望風走回高平。時少傅清郡公有先密令富郡、禄郡率兵林深險處，聽得僞莫回兵，遂率突戰，斬獲僞將立郡，餘兵大敗逃回。清郡率兵凱還，平安王深恨莫黨，欲破殄覆巢，以消其恨。且說祭酒義溪伯阮禮，素與狀元馮克寬有隙，原見克寬聰明敏捷，才勝於己，乃懷妬心，遂譖於平安王曰：「臣觀馮克寬自恃才，矜能誇智，謂天下無人。見王上日疏寵任〔三七〕，每生懷二之心，潛謀與僞莫相約，率兵入寇，彼爲內應，先獻城池。竊有人言，流於遠近，望王審思除之，免其後患。」平安王聽稟，勃然大怒曰：「卿訴此言，吾已覺知其意。吾常窺看係有僞兵擾攪，彼無談設一計，默然静坐，前情已顯，何必再問。」遂即令人召馮克寬入府，責曰：「汝是儒者之流，常讀五經諸史，不思忠君愛國，以答殊遇之恩，乃萌賣國反主之心，欲效張松以益州投劉備耶？」馮克寬聽王責言，不知何意，駭然俯伏稟曰：「臣雖儒士，猶知孔、孟之遺書，孫、吴之妙法，守綱常倫理，刻不敢忘，欲效古人，名垂青史，豈有小心如張賊之輩者乎？倘或人有嫉妬之心，誣言惑説，乞王上審之，以明姦直。」平安王聽言大怒，喝令武士推出斬之。馮克寬神色不變，羣臣甚痛惜之，皆下階頓首諫曰：「克寬是國家賢士，多立奇功，頗有忠孝之心，非是叛凶之輩。明國猶稱是其上寶，願王勿殺之，反被他人之計，天下議王爲不能容士之德也。」平安王聽羣臣諫言，其怒乃解，遂指克寬駡曰：「吾看羣臣之面，饒汝性命，汝首吾且寄於頸上，無得再言。」乃令人刺面貶於深山，從兹向後，無得親詣朝中及民間等處。克寬望拜受罪出朝，隨差人貶鳳眼山上。克寬乃結立草舍，開造園林，種植生花，栽培木樹，其心猶念勤王報國，無有嫌恨，但爲時也、運也，閑遊山嶺，觸志，遂述《林泉佳趣挽》一篇，

以解悶心，以嘲世態，樂養天然之性，待撥開雲霧之時，再睹青天紅日也。不題。

再説五月下旬，南主瑞公差文官就順化、廣南二處，見耕田畔徵收官税，以充國用。自此二處之民，各遵疆界耕作，供其仰事俯育，並無争奪之弊。

弘定己未二十年三月初三日，北朝京師分野有一星，形如偃月刀舌也，其尖指西。彗星亦現出，俱在東方，月餘乃消。又京北虚天雨鎗，雨金塊，雨黑米，雨白粉水，人民多被破毁家園，頹壞竹屋，正是不祥之兆。王甚憂思，未嘗審國中有何事。忽夏四月，帝見國綱朝政、賞賜刑罰都出王府之門，不奏於帝，正後漢朝王莽、曹丕故態〔三八〕，帝不勝憂虞。乃陰差侍監名部林密往高平，通報莫氏，爲外合交攻之計，但内應之兵未知何人可委。帝素知平安王次子鄭太保萬郡公鄭椿乃是凶暴惡逆之人，平安王常欲殺。帝召入宫，泣謂萬郡曰：「朕知卿乃平安王之子，英雄出衆，識量過人，堪作國家偉器，濟世奇才。但王偏於親愛，使卿不得舒其志。今朕欲開肺腑，未知卿意如何？」萬郡聞言下拜奏曰：「臣先祖皆盡心竭力輔佐皇朝，功著太常，名垂竹帛。今臣駑鈍，幸賴陛下視如手足，安敢不盡腹心以事陛下乎！萬望陛下有何幾事付托，臣願展其平生之力，犬馬之勞，以答殊恩，顯宗嗣。」於是帝附耳言曰：「公父平安王，甚其凌僭欺慢，欲圖害朕，朕恐其命難保於朝夕，故召公定計救之，免朕坐氈針火湯之苦〔三九〕，是萬幸也。」萬郡聽帝所言，奏曰：「臣食帝禄，思報帝恩，今臣萌不忠之心，天何容哉！臣常聞聖人之言：『先忠而後孝。』臣父既是不忠，臣敢有孝心乎？況臣有此心久矣。願陛下付托鈞旨，臣相機而動，事在必成，不必多憂。」帝聞奏大喜，撫萬郡背囑曰：「朕命在卿，幸勿失信。」萬郡拜謝回家，意甚怏怏〔四〇〕，千思萬算，忽得一計，心中甚快。遂命畫匠人剪竹，結象形二

隻，以紙糊之，如平安王所騎真象〔四二〕。作地雷伏於營内禁中，量置習射精熟，百發百中。令人從暗夜將就王府後闕御道埋藏，待王看廠返回，射殺之。一則帝快意所思，一則得奪其大位。是日，王乘象看廠回，近鄭椿埋伏處。象行緩緩後到，忽地雷伏早發，偶中前行持蓋人，並折蓋柄。王大驚，回至府中，召文武諸將會集，究問根由，始知帝與萬郡日夜潛謀，造作此事。即差武將太子太保鎮郡鄭杯、内監岳郡等入於殿内，捕帝絞死，棄尸御庭，不許祔入太廟。再差拿捉萬郡鄭椿，納於王前。王怒欲斬之，因思父子是天性，不忍加害。遂傳加重獄，留監於内庫，數月餘乃赦，貶爲庶人，不許同入宗姓。且説帝爲鄭氏凌僭，每懷不平，謀與鄭椿，不幸一時遇害，國内無君。於是公卿稟平安王曰：「國中不可一日無君，願王上擇立之，以秉國政。」王從之，乃立皇太子黎維祺即皇帝位，改元爲永祚元年，榮封羣臣，大赦天下。時人有詩譏鄭平安王曰：

堪嘆黎皇運蹇耶，神龍失勢被妖蛇。匡扶朝内英雄少，僭亂庭前忤逆多。
縱使萬公謀穩捷，免教定帝口吁嗟。看來父子終夷戮，驗是天心没鄭家。

【校勘記】

〔一〕「交戰」，甲乙本皆作「鏖戰」。

〔二〕「常有敗衄」，底本無「敗」字，據甲本補。

〔三〕「開誠納之」，底本作「披誠納之」，據甲本改。

〔四〕「及阮潢長成」，底本作「阮潢及長成」，據甲本改。
〔五〕「檢自此日常疑」，「自」字底本作「見」，據甲本改。
〔六〕「阮潢」，諸本作「阮福潢」，據前後行文改。
〔七〕「求救於親姊阮氏」，「於」字底本作「與」，據文意改。
〔八〕「只有戰船二十隻」，底本無「只」字，據甲本補。
〔九〕「貂蟬」，底本作「邯鄲」，無典故依據。據後文「卓遇嬋娟身莫保，差逢西子国難依」詩句，「嬋娟」指「貂蟬」，此處「邯鄲」應改爲「貂蟬」。
〔一〇〕「恣起欲心」，甲本作「忽起欲心」。
〔一一〕「吴氏附於腋下」，「附」字甲本作「隨」。
〔一二〕「揮軍」，底本作「推軍」，據甲本改。
〔一三〕「義山難於抵當」，底本作「義山、文蘭難以抵當」，據文意删「文蘭」。
〔一四〕「寢食俱滅」，底本作「寢食俱廢」，據甲乙本改。
〔一五〕「抱頭鼠竄」，底本作「抱頭竄竄」，據甲本改。
〔一六〕「萬賴壘」，底本作「萬賴冊」，據上文「乃還兵，據萬賴壘固守」而改。
〔一七〕「入吾彀中矣」，「彀」字原作「轂」，據文意改。
〔一八〕「望北忙忙」，底本作「望北茫茫」，據文意改。
〔一九〕「兵再到陣泮」，底本無「泮」字，據甲乙本補。
〔二〇〕「進兵」，底本「進兵」前有「遂」字，據甲乙本删。

〔二一〕「難與及也」，「難」字底本作「誰」，據甲本改。

〔二二〕「納士招賢」，底本作「納志招賢」，據甲本改。

〔二三〕「願竭犬羊之勞」，「竭」字底本作「施」，據甲本改。

〔二四〕「莫兵聽知」，底本作「莫兵聽言」，據甲乙本改。

〔二五〕「正果」，底本作「正菓」，甲乙本作「正覺」，「菓」爲「果」之訛字。下同。

〔二六〕「升賞品秩」，底本無「秩」字，據甲本補。

〔二七〕「差人」，底本無「人」字，據甲本補。

〔二八〕「其馬的子者」，底本無「者」字，據甲本補。

〔二九〕「僞南陽」，底本無「僞」字，據甲乙本補。

〔三〇〕「僞莫將」，底本無「將」字，據甲乙本補。

〔三一〕「甚至相食」，「至」字底本作「自」，據文意改。

〔三二〕「朋友兄弟」，底本作「明友兄弟」，據文意改。

〔三三〕「聲聞四方」，底本作「聲聞四遠」，據甲本改。

〔三四〕「時瑞公年五十一歲」，底本作「時瑞公年十一歲」，據甲乙本改。

〔三五〕「弘定戊午年十九年正月十六日」，「午」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三六〕「方泉伯」，底本作「芳泉伯」，據前文改。

〔三七〕「見王上」，底本「見」字後衍一「見」字，據甲乙本删。

〔三八〕「曹丕故態」，「態」字底本作「熊」，據甲乙本改。



〔三九〕「火湯之苦」，「苦」字底本作「害」，據甲本改。

〔四〇〕「意甚怏怏」，底本無「甚」字，據甲本補。

〔四一〕「如平安王所騎真象」，底本作「如平安王真象所騎」，據文意調整。



卷之二

吏部尚書該簿兼副斷事阮榜中承撰

話説昔漢桓帝時〔一〕，有許田、許普、許武兄弟三人，父母早亡，日夜胥相教訓，孝友是尚。州縣聞之，以孝廉舉於朝。俱得拜官，名傳於世。不如三國時袁熙、袁尚，是亦兄弟，以弟争兄位，治兵相攻，曹操因而破之，袁業遂滅。所謂「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是也。話分兩頭。

却説永祚庚申二年，帝自即位以來，常謹守身心，莫敢召問羣臣宰相何事，度日如年。王每入朝，睨目視帝，帝甚於恐怖。秋八月，王差王子少傅清郡率兵屯於永嘉縣藝橋，處禦邊之勢。時順化南主瑞公有親弟文岩、石川二人，侍妾所生，本優倡之流，全無孝弟可議。自見瑞公繼位，每懷不軌之心，謀圖争奪。一日，石川親就文岩營中，坐於密室，謂文岩曰：「我兄弟本同尊母所生〔二〕，才力並非人下，今權歸於王兄，我等賴其富貴。倘後尊兄嗣位〔三〕，宗族何以賴焉？」文岩曰：「天數已定，難其争長。況我等既手下稀少，更無糧餉可資，而内外同心，又無可倚，苟欲謀舉大事，安能濟也？賢弟宜審思之。」石川曰：「尊兄不必多憂，弟有一計，取之如反掌，有何憂其多少有無哉？」文岩曰：「計將安出？賢弟

早陳之。」石川曰：「弟聞北平安王差王子少傅清郡公兵屯藝橋，兵精糧足。弟欲差人齎金銀寶物就清郡營中，密約如此，請爲外應。若王兄將兵出外禦敵，國内虚空，我兄弟起兵攻之，王兄既可擒矣〔四〕。而大位亦還我所管，一任尊母宗族，獲其榮貴也。」文岩聽罷，點頭大喜曰：「此計甚妙，宜速行之。」遂密修陰書，差細作人遞就藝橋，入清郡中營，呈上密書並禮物。清郡大喜，接書開看，書云：

南鎮辱弟文岩侯拜書於族兄帥府閣下光願：蓋聞君臣是天地之大綱，兄弟乃人倫之至道。方今南鎮令兄潛謀懷二，棄其綱常，忘其信義，日夜私圖謀計，決奪二處人民、錢糧，以拒皇朝，争帝位。弟等全忠孝〔五〕，不肯相與萌心，以此令兄設謀，欲其加害，不顧兄弟之情，不想同胞之義。但弟等今日若釜中之魚、燃眉之急，料難脱網。特委心腹投遞，祈審真情，乞差勇將雄兵，早來救應。庶弟等得見尊顔，是萬幸也。事非得已，豈有背情。千里心懷，願其鑑諒。幸甚！幸甚！今書。

少傅清郡公看畢，喜曰：「我素以南主經年未曾赴京，有懷異志，深恨未可圖也。今二弟心本忠孝，爲公忘私，誠可獎也。」因重賞差人，再囑密言曰：「我致意與二公，宜早圖之，謹勿泄漏。倘事有安排如何，速速報來，我率兵助矣。」差人拜謝返回。於是清郡遂差都督登郡公阮啓家屬祥溪侯、俊禄侯，率兵五千，就南邊布政、日麗海門屯紮，待文岩、石川消息。「卿等驅兵急攻於外，務獲萬全，厥功不小。」登郡等奉命領兵發行。

再説南朝文岩、石川二人，自許細作投書北鎮，自家手下修整器械旌旗，以圖内舉。忽聞細作人返回報説，清郡有言如此，差兵如此，二人大喜，同就密室商議，定正奇正游伏，各自摩拳擦掌，以爲囊中取物，有何遠慮。因又尋思曰：「朝廷諸人，並非對手，惟恐令孫宣禄。其人智勇兼全，攻擊亦有可礙。莫

如定計，稟王兄許宣禄出守廣平。朝内無人，任我取之如反掌耳。」説罷，皆點頭微笑，已而各别回家，不題。是月，南主瑞公忽聞北朝登郡率兵入寇，屯於日麗海門。遂召集諸將，商議差兵禦敵。南主謂諸將曰：「今清郡差登郡入寇，侵擾邊陲，朝廷擇何將可以禦之，免彼誇强恃勇？」石川先應聲稟曰：「夫征伐者元帥也，而元帥之才，非親人莫可使也。臣視賢姪宣禄智勇足備，雄略過人，可使領兵拒敵，稱其職也。」文岩曰：「石川之言最善，王兄急差，必破賊矣。」宣禄聽文岩、石川之言，知其意，大怒，向前稟曰：「夫統兵征伐者，乃國家大事，非二尊叔當受此職(六)，率兵攻擊不可。何故欲圖私事，再遣小姪此行耶？」石川見宣禄所言，厲聲罵曰：「吾欲保汝成功名於後世(七)，顯豪傑於當時，故吾等稟上王差之，汝何抗拒？今敵兵臨境，吾等保稟，公理當然，汝何敢此失禮哉！」宣禄踴躍大怒，離席言曰：「二叔之謀瞞得姪乎？目今姪若離營，兵至廣平，二叔必興兵内反，以收漁人之功，何可再言，亂斯國事。」殿上叔姪咆哮，大相詈罵，諸將同其勸解。自是南主瑞公甚懷疑惑，遂差衛郡公領兵直進征登郡(八)。文岩、石川怏怏回家，恨宣禄識破真情，遂決志謀反。是夜棄營，差兵載藥彈器械就愛子庫，俗名庫㝵契𡋿旗。以充兵用，築壘於沙墟，俗名𡋿旗。為攻擊之勢。人民知之，大驚，急赴府門拜稟。南主瑞公聽罷，料其牆頭釁起，門内禍生，心中大怒。再思曰：「我若發兵與二弟争戰，是絶義也，而後世又不免袁家之褒貶；若取義不戰，則二弟縱加擄掠，揚勇誇强，以為得志。」兩慮最難，心甚煩惱。遂差人就文岩、石川寨中，謂曰：「王上致意與二公，倘欲管統二處兵民，王上讓之，全其恭愛，以安百姓。其骨肉相殘，世人彈謗，貽笑祖宗。」文岩未及開言，石川即拔劍在手，指差人厲聲言曰：「我等已致寶山，豈歸空手？今事已如此，可決雌雄。如汝言，王兄使我兄弟回朝，而讓其位。此説甚是無理，何可聞命。理當

先斬汝首，以揚其威，且饒汝回說與王兄，速速差兵決戰，以分勝負。吾曾聞『成者爲王公，敗者爲鬼蜮。』古今常事，有何言哉！」差人聽言，反回拜稟。仕王大怒，罵曰：「畜孽之徒忤逆如此，我以親愛待之，彼起姦凶逆我。」遂設壇啓奏天地鬼神，下告諸先王位，遂差宣禄爲先鋒，王統水步大兵，隨後接應，直至愛子沙墟處。兩軍相對大戰，彈飛如雨點，銃發似雷轟〔九〕，勝負未分。宣禄大怒，弩力揮刀，如一道電光而至。文岩、石川大驚，勢難拒敵，急遽退却，衆軍走散東西。文、石二人茫茫如喪家犬，望深山隱遁，被宣禄追及，捉回解納。王看二人，乃流淚謂曰：「爾我皆是天性，安可忍爲無窮之笑。」文、石二人面如土色，無言可答，俯首伏罪。王欲殺之，朝廷往往極諫。王遂令人引回，因於內家，日夜監守。文、石二人慚愧，發病俱亡。王乃頒賜錦帛，差人殮葬。時都督登郡兵在日麗海門，聽知南主差衛公率大兵拒敵；再聞文岩、石川舉兵內亂，兵敗被囚，遂引兵逃回北界。邊境遂安。南主設宴論功諸將，犒勞三軍，重賞宣禄。於是萬民慶賀，國內升平。方知臣叛君，子叛父，弟反兄，俱不得保全如此。自是南主恨清郡聽反逆之言興兵犯界，遂倍取租稅，不許調納京都，日夜常會文武定謀，固守封疆，思以久長之策。

後人有詩以咏云：

祥雲森巽位，瑞氣遶離方。朗朗澄秋水，霏霏降夏霜。
內起袁狐兎〔一〇〕，外擾魏豺狼。一奮威風掃，羣方雀鼠藏。
名聞驚北地，業創振南邦。千年文軌定，億載紀綱張。
乾增年大有，廟宇永無疆。

永祚辛酉三年冬十月，高平僞莫興兵入寇京師，侵擾良民，脅掠財物，百姓驚惶。邊將具表稟奏。

平安王知之，大怒，遂差太尉榮國公統兵分道攻之。太尉榮國公奉命領兵直進，與僞莫大戰。僞莫大敗，走回高平去了。榮國公得勝凱還，莫賊遂平。

却説南主瑞國公自繼位治民以後，諸邦向復，國内升平，塞息狼煙，海無波浪。於四月，忽有哀牢國六凡酋長萌心起僞，許蠻人突過大江，劫捉商賈，擄掠良民財物。南主聽知，大怒曰：「螻蟻之徒，敢褫虎狼之魄！」遂令公孫和郡率兵平伐。和郡奉命統兵，望哀牢進發。不日兵至六凡三十里下寨，乃施妙計，令兵設伏各要路，縱各商人再行販賣。六凡酋長看見，不知是計，乃弩力率衆隨捉，商人急走，六凡盡力追之。方入谷中，和郡看見，急發號砲一聲，各路伏兵突起圍住捉納蠻俘，引至帳中。和郡令監守，調納王庭。南主令解其縛，許以衣服，給賜糧錢。戒之曰：「我以誠信馭天下，汝何萌心如此？理當碎尸萬段，以明法令。今我體好生之德，不忍加害，放汝等回國。從兹向後，宜改前非，盡守臣道，免其國破身亡之悔。」哀牢等衆頓首望拜，諾諾連聲，指天誓曰：「千代萬代，皆願爲臣，不敢萌心背叛，若違誓者，天地誅戮。」誓罷，望拜，返回本國，哀牢遂平。自此，邊民並無侵擾之苦。於是南主重賞和郡，以表其功。

永祚癸亥五年夏四月，北朝平安王令設科取士。天下儒士會試，中進士七名，王皆擢用。於五月中旬，平安王忽染病。平安王坐臥不安，飲食俱廢，體弱身疲，手足不能舉措。令召四方醫院術士、法門僧人、道士，調藥禳醮，懺謝禱求。其病日增沉重，調藥難痊，王甚憂思，但流淚而已。夏六月，王妃子太保萬郡公鄭椿恨王往歲加罪之事，今見王病危，忽起賊子之心，陰謀欲篡父位，圖奪兄權。召集軍士，於十六日，萬郡率兵圍住王府，及設伏各坊庯要路。萬郡突入府中，至於王臥床之所，見王臥不能起，口言喑

啞，其目半閉半開。萬郡遂却抱平安王置於轎上，迎出外殿，欲將回家，以争王位。是時，王弟太宰奉國公鄭檜知之，急與長子石郡謀曰：「椿已起兵作亂，奪王兄回彼家。汝急興兵奪路，遇王兄宜奪回我營中，詐誘諸王子到府中殺之，則王位歸於我家矣。」石郡應諾，即率兵截路。途遇王轎，石郡迎回太宰奉國公家中。父子不勝之喜，遂扶平安王置於床上。王不省人事，但微喘息而已。奉國公乃密謀令石郡詐王旨召諸王子到府中〔一〕，聽王遺囑。石郡急至，請王次子萬郡公鄭椿，謂：「王上御弟營中，令旨傳尊兄就拜受傳王位。尊兄後日登基，勿忘小弟之恩也。」萬郡是賊子之徒，少智無謀之輩，聽言大喜，意無疑憚，乃隨石郡直至奉公營中。方入門内，奉公令人盡閉營門，拿捉萬郡。萬郡大驚，欲尋生路，已被軍捉下。奉公割萬郡兩脚脛，血流湧似泉而死，暴尸庭前。驗知天道報應之速也。石郡再詐言就少傅清郡鄭枇府中，石郡稟曰：「王上幸御於臣父營中，令旨尊兄詣受王位，以統天下萬邦，尊兄勿棄小弟之勤勞也。臣願竭駑駘之力，以事尊兄，共享富貴。」清郡聽石郡之言，心中無疑，將欲就之〔二〕。忽傍視文臣都給事中劉廷質厲聲叱駡石郡曰：「汝父子潛謀姦計，迎奪王上，已殺萬郡，今欲陷吾主於虎穴耶？汝之姦謀，瞞得我乎？」石郡聽廷質之言，大怒駡曰：「腐儒乳口食圖利，豈知王家大事乎？汝何敢間我兄弟骨肉爲仇敵哉？」清郡聽二人争駡之聲，密思有理。劉廷質稟清郡曰：「伏願尊公早起鑾駕，回據清華，以固根本。勿聽石郡之言，反被燃眉之禍。」清郡聽之，遂不從石郡之言，率兵回寧江。順流之間，忽有文官都臺阮世名追及，劉廷質看見，撫掌大笑曰：「明公得天下，在此人矣。」清郡聞之，遂召阮世名就座，問取天下之策。阮世名稟曰：「明公已徵召諸弟及天下英雄名將雄兵否？」清郡曰：「未有。」阮世名曰：「願明公速行之。」清郡從其言，乃差人徵召。不日，諸弟及勇將雄兵來附甚

衆，清郡同諸將望清華進發。

再説平安王被王弟奉公父子自奪迎出殿，至二十日，到多橋處，王病危，遂卒，奉公父子遂棄之於橋側。時有奄竪官少保岳郡公奉扶王柩，追及清郡公於寧江。清郡及文武諸將官僚皆痛哭行禮置祭，乃以木棉爲棺以殮之〔一三〕。清郡盡棄船艘，率步兵象馬從正道回據清華長安府駐營，擇地置葬平安王。清郡乃召集諸將文武商議收復京都之策。是時，太宰奉國公父子見平安王已殯天，王子清郡公與諸將回據清華，料知難舉大事，遂盡收王府及萬郡鄭椿營中器械象馬寶物財貨，班回美良道〔一四〕。聽知清郡公兵駐長安府，奉國公憂思，謂子石郡曰：「我今欲興大業，以成王道，但兵微將寡，難於舉事，莫如將象馬寶物詣清郡營門投納伏罪，免於被害，庶全族屬。」石郡曰：「然。」太宰奉公父子將寶物雄象就長安府清郡公營門拜納，稟以請罪之事。清郡憐其叔姪兄弟之情，遂赦之，仍許舊職，其雄象頒許諸將，奉公父子奉拜謝恩。七月，贈封平安王爲先哲王，立廟奉祀。是月，文武羣臣會議國事，武班太保蒞郡公黎榴、輔公阮黑等厲聲言曰〔一五〕：「諸公食王厚禄，須報王重恩。今王上晏駕，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諸公何不議立世子登其大位，節制天下兵馬，以壯根本？」羣臣文武皆叉手曰：「然。」於是百官諸將具表上奏皇帝，敕封清郡公鄭梉尊爲欽差都將，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内外平章軍國重事左將太傅清國公。清國公受封，入朝拜謁皇帝，回府理事。是時，有南太尉良國公調取天下船艘千餘隻，就清華長安府進納營門，由是兵威益振。八月，高平僞莫敬寬率兵入寇長安，差兵屯紮各處，以爲聲勢，令僞將春光屯守海陽，威朗屯守山南，韜略屯守山西，智水屯守京北，選兵擇將以拒王師。是月，清國公表奏皇帝，移鑾駕還御京城，遂管將將士水步並進。兵至南道株梂，有莫春光將兵拒戰。清國公差義安將都督定

郡公黄義肥領兵突戰於剛渡，春光兵大敗，四方走散，賊衆死者甚多，春光單身望高平走脱。清國公再進兵直至殿椎處，遇首僞莫敬寬引兵攔住。清國公催兵如風吹雲捲而來，莫衆大驚，難於拒敵，縮頸寒心，不敢顧，望雲山逃走。敬寬女子莫氏，是奇郡公之妻，向前謂敬寬曰：「伏願王父，臣雖謂女兒，亦有男兒英雄之志，乞領兵截路拒戰〔一六〕，斬彼等之頭，以顯女中豪傑，王父急其走脱，勿可久留。」遂陳兵以待。清國公大兵驟至，大戰一陣，其莫氏女兒焉能敵對，被亂軍所殺，死於陣前。僞兵大敗，逃竄隱避，僞莫遂平。

清國公奉駕進御京城，諸將百官朝賀。乃命修整宫殿、府庫、庯坊如舊。自是清國公威權既振，求封爲元帥統國政清都王，假節鉞，係天下政事，皆盡委清都王處置。時有大同處謹郡公武公率兵來降。清都王差官鎮守各處，民安盜息，海晏河清，稱其盛也。

九月，南主仕王視朝，與文官談古論今，詔士招賢。忽聞北朝平安王病危，被子萬郡奪迎，逝於路傍，恥辱至甚。王遂召文武諸將入府中會議。仕王謂諸將曰：「鄭家起行凶惡之心，凌僭皇帝，脅辱公卿〔一七〕，以致被逆孫亂子胥相争劫，以至尸抛路側，是天地之好還也。」遂令射大砲三聲，發喊三聲爲賀。射喊畢，王問此事若何？諸將論議未及對，忽右邊文官一人，先起身出班稟曰：「平安王逝，其子孫繼位，欲攻則攻，欲守則守，有何論焉？如令軍射喊，是何理也？」王視之，乃文職昭武。且昭武是參將朝文之子，年方十六歲，頗有文學，聰明睿智，王任爲文職。王聽言笑曰：「昭武年幼，軍機理事猶未諳詳，言語烏合，節行未純。令許回，從父朝文訓教，後長成再升擢任。」文職昭武望拜，微笑出朝，回家隨父。於是仕王謂諸將曰：「我欲乘時舉事，以復中都，匡扶帝室。但我與鄭家有親親之義。經云：『乘

人之喪，攻之不仁；因人之危，取之不武。』莫如差齎禮弔喪，先結恩情，後探虛實，可否？如何定計行之，事亦未晚。」諸將皆服其論。仕王遂差齎賻禮，直至京師，設壇致祭。清都王不勝之喜，厚待使回。冬十月，清郡尊封王叔太宰奉國公爲副元帥府楊禮公，同理國事。是時，楊禮公鄭檜有長子石郡，其人生得凶暴，常有睥睨，欲奪大權，結買天下豪傑。一日就王弟嘉郡公堂中閑坐，談論歷代英雄，古今名將，爭王奪伯，拓土開基，皆獲其顯達，名振華夷。談笑之間，石郡觸心勃起，乃舉席謂嘉郡曰：「我兄弟亦是男兒，胸中亦有英雄豪傑之志，非是女流服裙帶襪，而區區俯首，受制於人乎？」說罷，睜目大怒。嘉郡聽石郡之言，心中暗想，彼萌反心於内，以致形之於外，我試探之。乃撫背謂曰：「古者唐太猶能化家爲國，宋祖常有易臣爲君，況貴府英雄蓋世，豪勇超羣，人皆欽慕，何患無成就哉？」石郡點頭大喜。相分回家。嘉郡思曰：「石賊惡如此，禽獸無異，忘其人倫，棄其大義，容之何益？」乃入王府，實訴石郡如此如此。清都王聽稟，勃然大怒，罵曰：「畜孽之徒〔一八〕，前非不改，今再萌起反心，難容凶黨。」遂召都科劉廷質入内，問曰：「嘉郡訴石郡謀反之事，何以處置？」劉廷質稟曰：「彼等頑凶，不戒舊習，今再萌心，事宜慎重，勿可造次。乞王上差人傳旨諸將官僚文武，明日會在府堂，候賜寶物。石郡一至，令人擒之，是爲上策。免其差軍攻擊彼營，疲勞士卒，損害黎民，是縱餌釣魚之計也。」清都王從之，遂令人召會諸將。至後日早時，宰相百官同入應候王府，各依次坐定。清都王手持寶劍一柄，遞與都科劉廷質謂曰：「卿擇面授之〔一九〕。」劉廷質奉令，執劍在手，厲聲謂曰：「嘉郡昨日所言，何不向朝廷面前訴陳明白？將爲掩耳偷鈴耶？」時石郡聽廷質之言，面如土色，汗出霑背，徘徊如坐針氈。於是嘉郡跪下稟曰：「晚昨三四日間，石郡到於臣家，詐言探看，閑坐片時。石郡忽然怒色厲聲曰：『歷代英雄，猶

能奪王爭伯，易臣爲君，化家爲國，榮貴無窮，我亦是男兒，何故爲婦女區區受制於人乎？』臣見此言，知石郡有不軌之心〔二〇〕，臣不敢隱匿，稟訴王上同知，朝廷定議。」石郡聽嘉郡之言大驚，魂飛天外，汗出湧泉，脱帽匍匐跪下，俯伏申冤曰：「臣生爲人，亦識君臣父子之道，亦知忠孝恭愛之辭，嘉郡誣言，臣無此語，望王上明察，以免冤情。」清都王聽言默然，都臺阮世名曰：「此石郡之助語，觀面色姦情已曉，朝廷宜究問明白，以正其罪。」諸將大怒，招捉石郡。掠問，一一招稱。遂引石郡納於清都王前，稟曰：「石郡匹夫，果有姦情如此，彼之父子，不可饒容。」清都王聽罷大怒，佯笑指石郡謂曰：「今古常事，豈獨汝乎。但貴賤是天所定，難以争奪。今汝罪已如此，有何言哉？」石郡未及開言，劉廷質叱曰：「武士何在？」虎賁軍乃捉石郡，曳出府門前絞死。又差兵圍破楊禮公鄭檜府門，削其兵權，收其象馬器械財物，以充王府之用，貶檜爲庶人。鄭檜受罪，退歸田野，羞慚染病而卒，時人有吟詩以刺云：

無端平地躍長鯨，耳屬誰知誤此生。釜内魚遊誇踴躍，網中鹿走枉縱橫。
劉公妙智先籌定，石輩愚心後被烹。屈指算來凶惡類，芒芒不絶罵譏名。

永祚甲子六年，清都王自殺石郡及削鄭檜兵權，以都科劉廷質設計有功，封爲户部尚書兼都臺御史少傅禄郡公，男子稱公主。都臺阮世名升爲刑部尚書少傅瓊郡公。文武皆升職爵有差，給增俸禄，設宴相待。宴罷，各自回營，談兵講武，練習軍機，以圖平定莫黨。是歲，廷臣稟清都王曰：「南鎮瑞公占取順化、廣南二處，數年不納租税。」清都王大怒，遂差工部尚書並國子監司業芳泉侯阮維時、中使伯溪伯潘文治等往南朝責問。二人奉命，馳就順化，詣仕王府中諭曰：「皇上特差臣等就問公二處錢粟。且賦税是國家之大係，明公何故數年不有調納，是何理也？」仕王曰：「國家儲積錢糧，是資兵用。但二

處數年間，乏其禾穀，百姓度日不敷，近有饑餧。我常聞古人有言：『民者國之大本。』因此固養民心，不忍收其租税。尚後年豐大稔，再收調納，豈敢爲背反之人，而奪皇上賦税乎？」北朝差人聽南主之言有理，無敢逼問，望拜返回北界，稟清都王如此。清都王默然，不再究問。

永祚乙丑七年正月，高平僞莫率兵入寇，擄掠邊疆。清都王差太保岳郡公統兵平伐，僞莫大敗走回。六月，僞莫敬寬再率兵入寇，屯於香嶺山，殺人劫物，邊情騷擾。清都王差太保雄郡公率兵攻之，兩軍大戰月餘，未分勝負。清都王大怒，復差太尉武郡公引兵接戰。武公差兵急攻，莫敬寬分兵拒守。武公難於取勝，差人拜稟於王。清都王差往明國求計，明國有寫二字，付與差人將回。清都王看見明寫「青翠」二字，未達何理，召羣臣議之，皆紛紛難解字中有意。清都王甚其憂悶，時文官都臺阮世名稟曰：「字理多端，難於分解。我國内於哲王朝有狀元馮克寬，是通明高見博覽之人，因被讒譖，先哲王遂刻面貶於鳳眼山，自此至兹，已經若干年矣。乞王上召回，使之解釋，免被北人窺笑。」清都王聽世名之言，大喜曰：「我忘此人久矣，非公何以知之！」遂差齎黄金一盤就鳳眼山，再三致意，接請回朝。馮克寬奉旨回至京師，入朝望拜，清都王安慰甚厚，羣臣同來參賀。清都王遂取明付「青翠」二字遞與克寬視之。克寬一見，輒會知其意，笑曰：「分明彼國人令我十二月出卒，必獲大勝，有何難哉？」清都王見克寬解言，想甚有理，大喜，遂重賞克寬，克寬堅辭不受。光陰荏苒，適至十二月，清都王令差王長子太保崇郡公鄭橋爲元帥，王弟少傅嵩郡公鄭棟爲副元帥，統領屬將太保岳郡公、勝郡公、漕郡公、瀛郡公、景郡公、錦郡公領兵討之。太保崇郡公等奉令出兵，望高平進發。不日，兵至驪駝山，隔高平二十里下寨，分兵夾攻。莫敬寬差兵拒敵，兩兵大戰於朗山灘。崇郡公麾動令旗，四面伏兵突至，莫兵大敗，死者

甚衆，抛棄象馬器械，我軍獲之，不可勝計。擒獲僞莫長子崇王莫敬鸞〔二一〕，並僞舊王乾統及男女族屬監守，送回長安處罪，餘黨望高平逃走。三軍奏捷凱還，入朝望拜，稟知平伐僞黨得勝始末。清都王大喜，厚待諸將，始知馮克寬之高見。是時，高平首僞莫敬寬聽知兵敗逃回，料難拒敵，遂與僞將私議曰：「京都清都王將雄兵鋭，戰無不克，攻無不取，威振諸夷。我今烏合之衆，糧儲少乏，難於抗拒，倘或京都大兵一至，安能敵乎？莫如納款投降，以爲保身之策，再圖他計，諸將心下若何？」僞將等皆應聲曰：「然。」於是莫敬寬進表王庭來降，遣子莫敬容入侍爲質。清都王大喜，納之，優待甚厚，敓莫敬容爲少傅韜郡公，再以王女嫁之。又降封僞王莫敬寬爲太尉通國公，令鎮守高平郡。又封謹國公武公懿爲太傅謀郡公，令鎮守大同等郡，管知兵民賦税。自此貢使往來不絶。清都常以恩德撫恤，優待甚厚，各處兵民，並皆悦服。清都以崇郡公鄭橋平莫有功，封爲左捷軍營副都將太傅崇郡公，以答殊勞〔二二〕。諸將征伐，並升爵品有差。又封馮克寬爲户部尚書，少尉聰郡公崇國公拜恩而退。自是國内稍息干戈，官者各安其職，民者咸樂其業。

却説是年秋八月，清都王下令設科取士，時有嘉靖府玉山縣花茶社士人陶維慈，表名禄溪，本是唱家之子，年方二十一歲，父母早亡，生得英明睿智〔二三〕，通達古今，諸史五經兵書，無所不讀，九流三教，無所不通，而於詩咏章詞，更尤精巧，又有神出鬼没之才，佐國謀王之智，天下學者無人可及，以此人皆推讓褒美，以爲今之再生諸葛也。當日禄溪聞朝廷下開科取士令，即收拾行裝，指日就京都試場投卷，但在場考官遵其旨示，係優唱之流，苟有通經，不許貢舉應試。因此禄溪含恨回家，日想夜思，尋個立身頭緒，其兄弟族屬，並不知之。因常遥聞南主瑞公在順化鎮廣施恩德，既有堯舜之風，而求賢擇能，又效

唐虞之世，聲騰遠近，豪傑來歸，加以國富民殷，風調雨順，真帝王有興之象，久後必成大業。今若往從之，則功名自有顯達，如張子歸漢，伍員投吴，庶免與草木俱朽，枉過一生。思罷，於十月中旬，乃自焚香拜辭父母祖宗墳墓，望順化南朝直往。宗族兄弟重違其意。不日，已至武昌地界，妝爲落魄愚訥之人，進退於鄉村求食，暗看山川地理，並窺其倚托踪迹〔二四〕，但未獲方便。乃潛至南朝御府，觀望樓臺，果有氤氳瑞氣，騰天正濃，心中甚喜。奈此都會市肆之所，不分賢否，難以揚名，遂他往各地頭，間窺情狀。於是日行夜宿，不避山川，見其景物風光不在京都之下，情又愛之。一日，徑至懷仁府，此處地勢風俗又是豐美豪俠，因決志求以依身村邑，作人家奴，以圖立身之計。但未得所，乃暫歇於茶店，浪有閑話生涯。因聞在坐人皆言蒲提社有勘理貢郡公，是南主許爲義弟，勘理一就京府，言聽計從，出入不禁。且勘理家中甚是豪富，爲人膽略謀智，足與共圖。禄溪聽罷暗喜，曰：「若如此，吾往投之，必得立身揚名矣。」乃先尋至一村，乃叢州村也，隔蒲提社勘理家一帶小江。那村内有一村翁，亦是一時豪右，性好文章，儒士如珍珠，常常具設酒殽，與諸儒會合，講經論史，説古談今，期明聖賢之道。而家資産業，既是無數田疇，牛犢又是千餘，極其殷富，但牧牛之人，最難傭借。禄溪甚喜，遂投門來假其行乞〔二五〕。豈期老者當散步庭前，踟躕熟視，見禄溪源源而來，面貌魁傑，豐姿俊秀，有儒風氣象。及至老者前，整身施禮，求以度口。那老因問曰：「汝的何鄉里之人？所行何幹？現今父母何在？而衣衫襤褸，貧乏如斯？且四趣民中，豈無托身之所，何以獨行踽踽，望門求食，因此隻身乎？或者懶惰不才，故無所倚〔二六〕，這般情狀，汝宜一一從頭説起，庶老得詳。」禄溪因詐言曰：「小人竹屋本順化之人，父母早亡，親無傍近，零丁孤苦，苟欲底於學業，無計可施。況行年將已半生，伊誰作主，因此不得已，乃挈身行乞，

以度日月。今聞貴翁有牛犢成羣，乏其芻牧，小人乞寄身牧看，賴其粗飯，以免饑寒。」村翁聞言甚其憐憫，乃嗟訝不已，遂牧養之。自是禄溪日從牛犢牧視，但禄溪驅那牛，或縱入山崗，或放歸田野，一任東西就食。禄溪閑坐一處，暗會諸書。及夜回家，佯爲愚訥無知之人，謹言慎語，絶無對人争言是否絲毫。至於夜間，亦於僻處獨眠，未嘗與人輕自交縱。以故人莫知其意，並笑謂牧童呆蠢之徒，何須至此(二七)。原來禄溪抱有經天緯地之才，而碌碌凡庸，見此何由得曉，如古人所謂「燕雀豈知鴻鵠志」是也。後人有詩贊禄溪云：

志氣沖霄不可名，早離北闕向南庭。彤雲萬里觀龍門，飄雪長空看虎争。
旋寓秦郊師甯相，閑遊莘野效伊卿。假令不遇賢明主，終與時人作耦耕。

却説永祚丙寅八年三月，南主仕王春秋鼎盛，不欲親理政事，其國中刑罰屠戮，以至訟詞諸事，都委王弟總鎮詳郡公處置，自是諸將官吏文武，每朝侍於王府，至辰時，再就詳郡營中聽候。如有干名犯法之人，議當死罪，進奉稟旨施行。仕王垂衣拱手，修德施仁，恤民愛衆，孜孜旦夕，欲得賢才爲輔，以圖開創，但未獲其人，心中甚悶。於六月令召參將朝文侯男子昭武入朝，再任爲文職，日夜參贊軍機，談論國事。昭武才通今古，學究天人，加以言語如流，王心甚愛，每欲委以開拓大事。但猶乏其人，故暫擢用之，待剔歷中外，得賢才者，徐議舉動。却説夏四月，北朝皇帝平殿有一柱，柱上無故出血，流滿地上，甚有臭穢。清都王令道士設壇禳謝解之，七月餘乃止。帝益增憂慮，未審吉凶爲何。秋八月，令差太保登郡公阮啓、督視官刑部尚書少保瓊郡公阮世名、統率屬將澮郡公、裕郡、富郡等，並雄兵五千，往奇花縣鎮守棣營，列以三寨，以防攻守相助，收復南朝之意也。却説南朝懷仁府流寓士人禄溪陶維慈自變形隱

迹，寄身牧牛在叢州村鄉老家，日則隨牛視牧，夜則寢臥僻處，人皆莫知其意。一日，鄉老請諸儒會於家中，於晚時當談論經史，意思甚歡。禄溪驅牛回欄繫畢，手執牛鞭，臂挂竹笠，腰纏布衣，詣於諸儒之前，翹脚立於階下，盼目面視，諸儒或有叱斥，或加詈駡。禄溪微笑，佯爲不知。其家主鄉老責之曰：「汝是牧牛，本不知孔孟之道。牛已歸欄，直就廚家尋食安歇，待至明日再牧，立視何爲，費盡許多心力？況諸儒在坐，原是君子之流，汝乃小人之輩，胡乃於前慢立，不有謙敬如此，汝的有罪。」禄溪因而大笑曰：「儒者有君子儒，有小人儒，牧者有英雄牧，有奴僕牧，高下難同，賢愚不一。今而小人立視，本與尊貴不干，有何罪戾而驅逐者乎？」諸儒聽禄溪所答，諤然問曰：「汝言誰謂君子儒？誰謂小人儒？」禄溪冷笑答曰：「夫君子儒，上通天文，下曉地理，中貫人事，在家必達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道；在邦必能安民濟世、救險扶危之謀，布陣排兵，出奇入正，立功名於當世，留事業於來時，炳炳彪彪，千古不泯，如商之伊尹，周之太公，漢之武侯是也。至如小人之儒，其所學既尋章摘句，釣名干禄，又欲馳騁文墨，恃其儒者，弄月吟風，睨視一世豪傑，何曾識得聖賢之旨趣，君臣之大道？況有幸而當途出仕，一有委之臨民理政，則千方百計謀圖益己，不思蠹國害民之可畏。又或幸而預籌國家大計，決國家大事，任他盡心謀慮，自己則張口蒙然，奄奄似乎欲絶，如殷浩王衍之於晉、安石似道之於宋，尚奚論哉！」諸儒聽言大驚，又問曰：「何謂牧有英雄，牧有奴僕？須可一遍説之，明聽可也。」禄溪微微笑曰：「凡英雄牧如甯戚飯牛，能興齊國；田單放火，盡復齊城；許由飯牛於山溪，能辨興亡治亂；里奚牧牛於秦鄙，能識否泰盛衰：英雄之牧也。如奴僕牧，則滔滔宇内，車載斗量，飽則棄餘，饑則求食，日則隨牛盜菓，夜則樂寢忘餐，碌碌之徒，揤風沐雨，以鬼神爲不可畏，以父母爲無可依，蕩戲無涯，愚昧無極，

甚至喜則相呼相喚，怒則不親不疏，辱及父兄，怨貽村邑，是奴僕之牧也，何必再問哉〔二八〕！」諸儒聽祿溪言語如流，又是通今博古，人人並皆駭視。乃一齊起身斂手言曰〔二九〕：「子是明師學業生也。」遂請祿溪同坐。祿溪推讓不肯，諸儒固扶祿溪上坐，於是那家主村老見而異之，乃促諸儒問以百家諸子、三教九流之學。祿溪應聲歷舉一遍，凡字無遺。諸儒聞之，皆縮首吐舌，久不能收。於是那村老亦不勝之喜，遂撫祿溪背，謂曰：「賢才如此，何故瞞過老夫，使數月之間，風塵鞅掌，瘞此石中瓊玖，是老夫之不明也，罪在！罪在！」自此遂易其衣服，使爲講習，不許牧牛。逡巡月間，遂進與勘理貢郡公。貢郡公與祿溪日夜談論古今及興亡治亂，無不貫通。貢郡公心甚愛之，乃以其女子妻之，許以親親之義。祿溪旦夕常思報鄭之恨，每看到《三國誌傳》，見孔明出茅蘆之時，名揚華夏，威振英雄，每欲效之，乃述作《臥龍崗挽》一篇，獻於貢郡公。貢郡公見文辭暢達，事迹精通，有爲帝者師之才，心中甚快，以手加額曰：「天生明主治民，必有賢才爲輔，祿溪是今時之臥龍也。」自是情意日加，謀圖引進。後人因有詩贊祿溪曰：

胸藏天地妙精微，赫赫高名日月輝。玉韞山光人莫測，珠藏川媚世無知。
風雲自有風雲會，魚水那無魚水時？一旦迅雷隨雨降，池中蟠起見龍飛。

再說北朝清都王自甲子年差人問稅於南主以來，已經三載，不見調納；再聞南主瑞公日常選將練兵，素習象馬，修整器械船隻，有萌不軌抗拒之心，遂差兵科給事中美全伯阮有本齎敕諭往南朝，並催問錢糧之事。阮有本奉命，星夜馳驅，至順化南主府中呈進。瑞公接敕看之，敕曰：

皇帝敕諭太保瑞郡公阮福源會曉〔三〇〕，朝廷命令，人臣所當遵守。州郡財賦，藩將不得自專。

前日已差工部尚書兼國子監司業芳泉侯阮維時、伯溪侯潘文治等往順化處，具道情意，告以禍福，使知覺悟，歸命朝廷。不意更爲猶豫〔三一〕，昧其去就，徒以飾辭來往，牽延歲月，以致有徵發均給不敷，人臣之道有如是乎？茲爾宜思改前非，守其法度。係順化、廣南二處租税，自癸亥年以前，既謂歲值凶荒，一切並准。自甲子以來，須宜照額足數，如先國公時税例，迅速督押船艘、裝載那税例，並整飭兵馬象銃，或親詣京師朝賀，或遣子代行爲質，以覲中國之光，以伸大臣之敬，則朝廷加爾好爵，顯爾祖宗，慎勿遲疑。不來，即干朝廷處置，欽哉諭敕。

南主看畢大笑，謂使人曰：「我已知清都爲人忘恩結怨，益已害人，不顧親情，不想大義，私自敕諭齎遞，詐稱皇帝，來以嚇我，豈皇帝真有此敕諭乎？況天子是天之降生，仁慈大度，休休大包容之量，推古驗今，忍忘功臣之子孫哉？我今管此二處，諒是一小鎮，爾税例幾何？而屑屑使之往來，徒增煩費。倘清都想聖祖前王之功，表奏皇上，合割義安一處還我管之，庶稱前功可也，安有假虎揚威以脅我乎？」説罷大笑。使人聽言駭然，不敢開口强問。於是廷臣文武亦厲聲言曰：「阿公何執迷至此耶？夫首唱義兵，匡扶黎室，復成帝業者都是阮家祖宗之力，非鄭氏之所獨能。茲社稷奠安，山河一統，豈有功高不賞，可乎？且鄭竊專權政，妄自尊大，上慢天子，下脅廷臣，人人皆不敢啓齒。且富貴已極，猶不知止，今再催促我主〔三二〕，調納租税，得非蔑我南廷爲婦人之人乎？苟自恃英雄，則彼英雄，我亦豪傑，豈可受人掣肘而傴僂與之往乎？」瑞公聽諸將所言，於是撫掌大笑，謂諸將曰：「諸公勿可多言，我與清都親親之義，肺腑之恩，勿以信義而結仇敵，徒取天下之恥笑，非美事也。」瑞公乃顧謂使人曰：「公等且回，吾望拜皇上，致敬清都，丈夫志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如税賦乞假以數年之後，年穀稍登，吾當

親自董督，令人收拾調納，豈敢拒皇帝之命乎？」説罷，令取銀帛厚待北使諸人。話分兩頭，北使被諸公一場説倒，隱忍拜辭，望北界迤邐而反，稟知清都王，具道南主瑞公答語如此如此。清都聽罷大怒，欲起傾國之兵加伐南鎮，但以年終寢之。

永祚丁卯九年正月，北朝清都以自兵科給事中阮有本奉命南使返回稟説如此，清都王最恨南主，欲率兵攻取廣南、順化二處，但思兵出無名，遂設詭計，密差就南鎮如此如此，拒命者率兵討之，那亦有辭，亦未爲晚。乃差中使安全侯黎大任往順化處，就南主仕王府稟曰：「皇上令求南主至親公子赴京朝侍爲質，一則朝帝闕，以全君臣之道；一則侍王階，以表兄弟之情。又宜選雄象三十隻，海導船三十艘，一齊調納詣帝庭，爲往年欠缺天朝貢禮，急急差人調進，勿可慢遲。若違帝令，是犯無將，理難再恕。」仕王瑞公聽使臣之言，甚於非理，大怒，乃佯笑謂曰：「奉天子令，汝回，吾萬拜皇帝，後致敬清王。吾素知我國貢天朝之禮，黄金琦璃二等寶，是其貢物。如雄象海導，自來已無是令，況雄象猶在山林，我尋未獲；與海導未有存。當差軍斫作，倘或令傳急調，姑待數年之後完備〔三三〕，我差報來。至如令召公子入侍爲質，則吾公子猶看軍鑄作大砲，修整器械，以備四方之無虞，未暇詣京朝侍，亦待數載，功事完訖，再赴京拜謁，未爲晚也。如速速應隨，是其相逼，吾未敢奉命也。」使人聽南主之言，望拜返回京地。入朝稟清都王，南主又答言如此如此。清都王聽稟大怒，急召集諸將入王府中會議，發兵南征。三月，清都王親統水步大兵，奉聖駕南征。四月，大兵進至日麗海門，分兵列營寨屯紮，爲相應攻擊之勢。是時，南主仕王聞之，召諸將文武商議，差公族衛郡公爲節制，良郡公副之，文職昭武爲監戰，領步兵上道。又差公子忠信侯爲節制水師，領水兵防接步道，待與北朝相拒。且説是月初十日，上道兵節制衛郡公、監

戰文職昭武分兵據山林險處，突出與北兵大戰數陣，勝負未分。北軍再添兵弩戰，我軍堅壁不出。於十三日，監戰昭武與良郡公謀行反間計，許細作人潛往北界，縱流言曰：「鄭氏兄弟嘉郡、岳郡同謀起亂京都，欲奪大位。」不日，飛信至南河，清都王聽知大驚。自是君臣兄弟相疑，怠其攻擊，士無戰心，乃下令班師回京，以守根本。是時，南將公子忠信侯探知清都王回兵，乃率兵追至南河、大靈江。而北兵去了遠矣，遂撤兵回界，入朝拜稟。仕王大喜，稱贊不已，乃宴待諸將，重賞文職昭武，不在話下。

却說是時，懷仁府勘理貢郡公聽知王平賊大勝，遂親詣王府拜賀畢。王召入內殿許坐，問以廣南人民居處安樂疾苦若何？勘理貢郡公稟曰：「王上廣施恩德，號令嚴明，親愛忠良，遠去姦佞，禁凶暴，懲擄掠，人人各依號令，百姓皆安其居，鼓腹咸歌，稱爲熙皞之世，有何疾苦哉？」王聽言大喜。於是勘理貢起身，取出袖中禄溪所作《臥龍崗》一卷呈上，稟曰：「臣家有訓導一人，閑述《臥龍崗挽》。臣是淺陋(三四)，觀挽內有調和雅暢之詞，濟世經邦之語，意味深長，乞王上玩看可否，若何？」仕王接挽看之，見挽中句句有開雲撥霧之才，撥亂守成之術(三五)，推古者之人，無多讓也。心中大喜，謂勘理貢曰：「卿急召此人來，早得相見，以快予心之望也。」勘理望拜回家，數月間，同禄溪就王府聽候。勘理貢遂修整帽朝服，遞與禄溪服用，以備引進之器具。禄溪曰：「有職有冠，無職者莫敢加冠。」遂棄，赤首從勘理貢入王府。時王當坐殿上，沉思設計，試看此人智慧何如，便其録用。王遂身著白絹衣，脚穿緑鞋，手持龍杖，肩挂巾囊，出於偏門之外。乃立脚以待，笑容滿面。禄溪看見，問勘理貢曰：「此何人？」勘理細語曰：「是其王上，吾子急宜下拜。」禄溪冷笑，不肯施禮，回步退出，將至外庭。勘理貢追及，責之曰：「王上御出待吾子，子何不禮拜，是何理？且吾子不拜，其罪必歸於我。」禄溪答曰：「是王上玩遊與兒

女相戲之態，非待臣接賓之禮。臣若下拜，是欺君也，因此不拜，有何罪焉？」勘理貢聽言大罵，催促祿溪。但祿溪佇立不動，微笑而已。於是仕王揣知其意，心中甚喜。遂回府中整飭衣冠，坐於公堂之上，差監人將文官衣帽頒與祿溪，召入殿堂拜謁。祿溪隨内監齊入殿堂相見，下拜畢，王起身接禮，謂曰：「吾望子久矣，子來何晚也？」祿溪稟曰：「臣是村野腐儒，才疏學淺，進退畏懼，以致遲滯，致勞王上之望，臣甘萬罪。」仕王曰：「君臣道合，原是千載因緣，一堂契會，自古者帝王遇賢良爲輔，成其大業，予今得子，亦如是乎？」祿溪因稟曰：「臣一介書生，並無依倚，深賴聖王收録，隨展犬馬之力，庶答殊遇之恩，不敢以釣渭、耕莘自比，願王上包藏寬恕。」仕王暗暗稱之不已，遂封爲金紫榮祿大夫、大理寺卿衛尉内贊祿溪侯，受知内外軍機諸務事，參贊理國事。祿溪受職，拜謝出朝，勘理貢不勝之喜。自是仕王常召祿溪坐於密室，談説古今，匡王定國，去暴除邪，終日不倦。君臣相與歡喜倍加，時人見王用祿溪以不次之位，因有詩曰：

日耀星輝照大垣，君臣際遇水魚緣。帳中籌算謀謨大，世上匡扶社稷安。
壯志勤王懷抱日，丹心致主愛憂天。南陽誰謂南陽出，翊贊基圖億萬年。

却説北朝清都王自奉聖駕率兵南侵，聽知京都嘉郡、岳郡起亂，乃撤兵返回，究問情由，並無消息，方知被南人之反間，羞慚默然，不再提説。秋八月，開鄉試科，諸貢士中者，召赴京師拜稟，頒賜錢帛有差，自此成例。是歲，四鎮之民遭其水患，百姓凍餒，流散太甚。清都王甚有憂悶，府庫轉運，兵務空虛，無以賑恤。

永祚戊辰十年春二月，清都王命王弟太保瓊郡公爲提調官，會試天下貢士。江文明等中進士十八名，上親問策，賜及第出身有差。是歲，清都王思黎太祖高皇及明康太王、先哲王等諸尊位，有平吴滅莫

之大功，差官構作廟宇於清華、義安及東西南北等處，奉迎諸皇帝位諸王位，各神龕奉祀，四時享祭，以表勳勞，是君臣之至道也。

永祚己巳十一年三月，清華、義安二處大旱，禾穀焦枯，生花萎落，人民饑饉，餓死於道路，尸積如山，無人埋葬，任其禽……〔三六〕

【校勘記】

〔一〕「話説」，底本作「説話」，據甲乙本改。

〔二〕「同尊母所生」，「尊」字底本作「宗」，據後文及甲乙本改。

〔三〕「尊兄」，底本抄寫爲「尊兄」，改動爲「尊母」。甲乙本皆作「尊母」，據文意以爲「尊兄」爲妥。

〔四〕「王兄既可擒矣」，「既」字底本作「就」，據甲乙本改。

〔五〕「弟等全忠孝」，「弟」字底本作「臣」，據甲乙本改。

〔六〕「二尊叔」，底本作「二等叔」，據甲本改。

〔七〕「吾欲保汝成功名於後世」，底本作「吾欲汝保成功名於後世」，據文意調整。

〔八〕「直進征登郡」，底本「進征」兩字並列。

〔九〕「彈飛如雨點，銃發似雷轟」，底本作「彈飛如雨，銃發雷轟」，據甲本改。

〔一〇〕「袁狐兔」，底本作「袁狐兒」，據甲本改。

〔一一〕「奉國公」，底本無「公」字，據甲乙本補。

〔一二〕「將欲就之」，底本無「就」字，據甲本補。
〔一三〕「以殮之」，底本無「之」字，據甲本補。
〔一四〕「班回」，底本作「扮回」，據甲本改。
〔一五〕「輔公」，底本作「附公」，據甲本改。
〔一六〕「乞領兵」，「領」字底本作「願」，據甲本改。
〔一七〕「脅辱公卿」，「脅」字底本作「協」，據甲本改。
〔一八〕「畜孽之徒」，底本無「徒」字，據甲本補。
〔一九〕「授之」，底本作「許之」，據甲本改。
〔二〇〕「知石郡」，底本無「知」字，據甲本補。
〔二一〕「僞莫長子」，底本無「僞」字，據甲本補。
〔二二〕「以答殊勞」，「以」字底本作「少」，據甲本改。
〔二三〕「生得英明睿智」，「睿智」底本作「慧智」，據甲本改。
〔二四〕「並窺其倚托」，「並」字底本作「與」，據文意改。
〔二五〕「遂投門來假其行乞」，底本「門」後多「者」字，據甲本删。
〔二六〕「致無所倚」，底本作「故無所倚」，據甲本改。
〔二七〕「何須至此」，底本作「何須至録」，據文意改。
〔二八〕「何必再問哉」，底本無此句，據甲乙本補。
〔二九〕「起身」，底本無「身」字，據甲本補。



〔三〇〕「皇帝」，底本作「皇上」，據甲本改。

〔三一〕「不意更爲猶豫」，底本無「更」字，據甲本補。

〔三二〕「催促」，底本作「推促」，甲乙本作「催捉」，據文意改。

〔三三〕「姑待數年」，底本無「姑」字，據甲乙本補。

〔三四〕「淺陋」，底本訛作「淺漏」，改動。

〔三五〕「撥亂」，底本作「扒亂」。「扒」爲「撥」的俗體字。

〔三六〕諸本自此下皆殘，散失。



卷之三

吏部尚書該簿兼副斷事阮榜中承撰

詩曰：

昭昭星斗照天衢，惟見陶慈奮翊扶。壯士勤王懷贊輔，丹心報國秉機樞。

決籌韜略平諸郡，顯達聲名遍九州。圖這南城謀混一，京都收復泄前羞。

却説德隆辛未三年，南朝文臣内贊禄溪侯勸南王築日麗壘，以爲固守，奪其賦税，充其國用，以圖恢復中都，以報鄭王舊恨。南主瑞公但思兵微將寡，内無相助，外乏應兵，遂默然不聽。禄溪數次勸之不從，心中不快，乃回家旬餘，不來朝視。與文職昭武相會論談，南主數次召之，禄溪詐病不入，在家觀書解悶，因以平居自述，咏詩一律，以激王心。

詩曰依國字：

棹羅落橛羅枷□，𦘧腩安閑鄧渚雯。幔緄疏江垠蝳蛛，箳荄謹到嬌蝓蝺。

𨢟𠯇餂𩟡蔞共𩟱，適罕務於酟吏茶。闖事色外莊約女，約碎能諫主能𥆾。

又文北音：

芽是柱，蓋是菅，歲月閑居獲蔽安。布幔疏疏蚊虱避，棘籬密密免蜂蟬。
蔬鹽日適三飧樂，茶酒時充四序歡。萬事勝情無所望，望臣能諫主從言。

禄溪述罷，看之數次，令人齎進於王。王看見詩中結句，有激切懷恨之辭，乃令人召禄溪入於帳内，謂曰：「君臣是緣諧魚水，契會龍雲，何言不聽，何計不從。今見卿所述詩中有不平之句，是何意也？」禄溪稟曰：「臣但欲主公上扶帝室，期顯聲名，下救生民，庶彰義號。俾千載之下，知主公之賢哲，克振家聲；四海之中，知主公之勳勞，永留汗簡。故不得不托諸永遠，以舒屈欝，豈臣敢有不平乎！臣已見主公之意，最虞衆寡難支，以致猶豫如此。今臣已有滿腔良策，視北界百萬雄兵如蟻衆蜂屯，不足懼也。」南主聽言，喜動顔色，點頭謂曰：「果如卿言，任其計，將就計行之，予無疑矣。」禄溪奉命，同文職昭武同至廣平，下令兵民築日麗海門壘。依山傍澗，月餘工完，甚其堅固，阻絶地北蜀中之險。禄溪心喜，即返回朝拜稟。仕王聽稟大喜，設宴慶賀。重賞禄溪及諸將有差，厚賜軍民錢帛，君臣盡歡。自是城堅勢壯，日月商議，謀復中都。一日，禄溪閑坐，以其朝内英雄才智之將未備，苟欲相機而動，未得萬全。因沉思倦坐於几側，熟睡片時，夢見多人會坐於前，談兵講武，排布陣圖。忽見一黑虎從南方突入庭前，摇頭擺尾，舞爪張牙，踴躍入家内，抱取第三柱，首望於上，尾垂於下。禄溪慌忙，急催軍人圍打。黑虎自腋下生兩翼(一)，東南飛上，翔舞空中，聲吼如雷。禄溪驚覺醒來，方知是夢。時聞東樓更已點三，心中半憂半喜，沉思良久。以爲古者齊桓、晉文並夢見熊羆之兆，後獲其才智賢人，輔成伯道。今我夢見虎而生翼，蟠旋飛舞，必有賢才自至於我官舍，以佐主上，統御規模，可無差矣。乃獨坐達旦，整衣服出

鼈，時手執羽扇，入於前庭而立，低聲乞其賑助。禄溪看見其英雄凜凜，相貌堂堂，有超羣拔萃之風，舉鼎移山之勇，心甚暗喜。問曰：「汝是何處鄉貫？姓甚名誰？年生幾何？無計資身，致其窮苦如此？早早明告，使我得聞其詳。」其人呈曰：「小人是清華處清嘉府玉山縣雲茶社人，姓阮名進，表名順義，年生壬寅，三十歲。因於年前父母寓於懷仁府，不幸雙親早亡，以致孤身，無人可倚，窮蹇饑寒殆甚，敢乞明公眷佑。」禄溪聞言，半憐半喜，遂請升堂。順義直至第三柱，兩手相抱而立，片時再望東南而出，拜於階下。禄溪暗想，此人皆應昨霄之夢，大喜，遂召入，留養家中，順義獲其充飽安樂。

數月間，禄溪見其聰明敏捷，勇略過人，英雄出衆，嫁以女子。遂進於仕王，許爲隊長，率内水迪勤船。順義自己是身快活，但志常欲仿三傑、五虎、七俊、九英之爲人，以彰聲名於萬世，顯豪傑於當時。因夜間皓月澄澄〔二〕，清天蕩蕩，順義乃教軍士習棹〔三〕，以練水師之法。其軍人竪立不齊，順義大怒，責旗長曰：「汝爲旗長，不遵號令，練軍不整，觀法律如戲耶？」旗長因有傲慢之意，揚言答曰：「軍習如此，但人心不一，法律有何戲耶？」順義怒叱之曰：「汝欺我耶？」旗長瞪目直視，對曰：「欲斬則斬，何必怒爲！」順義聽言大怒，遂拔劍斬之，棄尸路側，拂袖入於堂前静坐。軍人大驚，號啕喧鬧。禄溪聽知駭然，乘夜明月，徑就王府。時仕王當閑坐觀書，禄溪竚立於門限外，囑人提稟。王命内侍召入，禄溪直至，侍於王傍。王問曰：「夜深如許，來者果有事乎？將良宵值節，乘此月明，特來談論國事乎？」禄溪唯唯。王賜之坐，因談論古今英雄豪傑之才，定伯興王之智。君臣正當歡喜，禄溪乃以戰國時吴王欲伯諸侯，迎孫武入營，使練兵習陣之事，因稟之曰：「昔春秋時吴王欲伯諸侯，選以宫人彩女爲兵，召

孫武使之習陣，內許姜氏賈氏人雙姬爲隊長。孫武乃出旗牌，先伸明約束，與二姬曰：『兵法貴乎聽令，今既爲諸妾隊長，必當約束軍中，係聽金鼓之聲，動止起伏，開合爲法，須宜遵據。』於是次日就習場，孫武鳴金擊鼓數次，而二姬恃其王所愛，但看吳王搖頭大笑，不依孫武前日所教。孫武大怒，奏吳王曰：『王欲取天下、正法令耶？欲作爲遊戲樂耶？』吳王曰：『國家以法令爲先，何須再問。』孫武乃退出，即時喝令武士推出二姬斬之。吳王心甚惜之，但揚言其法令正矣，遂封軍師。自是孫武教習興軍，莫不服從。後率兵平伐諸侯，戰無不克，攻無不取，遂成强伯。」王忻然撫掌大笑曰：「兵不斬不齊，將不誅不勇。吳王如是度量，孫武如是約束，正兵法也，有何怪乎？」禄溪聞王所言，遂起身拜稟曰：「臣有狂婿名順義，夜間教軍習棹，而軍內旗長一人不遵號令。順義責罵，旗長不服，出言不遜，甚其傲慢，順義誤手斬之。望王上處罪。」仕王聞稟笑曰：「狂夫凌上，斬之可也。古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順義如此，是亦英雄之將也，有何罪焉？」禄溪望拜謝恩而出。自是順義威名益振〔四〕，人皆欽服。數月間升順義爲該隊，許管率兵衆，操演精熟，以待有用。後人有詩贊曰：

業植中天耀斗星，明良際會滿南城。文臣韜略排龍虎，武將馳驅奮甲兵。
收拾乾坤誇俊傑，縱横海國顯英靈。寶刀揮雪彰神武，四海驚聞順義名。

十二月，南主仕王長公子慶美侯鎮守廣南，忽遭病故。王甚痛惜之，贈爲少保慶郡公，許以公禮葬之。廣南之人皆痛哭嘆惜不已。

德隆壬申四年，時南主自長子慶美侯臨逝以後，日夜痛惜，哀悼不已。王深慮廣南重地，無人鎮撫，乃令第三公子楊義侯阮福漢即掌步也。爲鎮守副將，第八公子德禮侯爲參將，管鎮廣南。楊義侯不孝，形

容卑小，面貌醜惡，其性凶狠太甚，王有不愛之意，故令鎮守遠方，免生爭鬥，但思文臣無人隨守。時有文職雲軒子即貢範也。，與第二公子仁公甚愛厚，旦夕往來訓誘談論，親如心腹〔五〕。是日，楊義侯鎮守廣南，文職雲軒乞爲記録，從楊義管知民事。王大喜，許之。仁公聽知駭然，目視雲軒，面有不平之色。雲軒暗知其意，乃睨目倒視仁公。仁公會意，朝罷回家。仁公遂就雲軒家中慶賀，問曰：「先生此去，予心如擣，何期再會？」雲軒低言謂仁公曰：「臣去，明公勿憂，有臣在此，安若泰山，明公高枕静坐，不必多憂。」仁公聽罷，携手相別。時公子楊義、德禮、記録雲軒就鎮，保守黎民，提刷盜賊。自此以後，倘或楊義私行某事，雲軒差人馳遞密書飛報仁公知照，以防他意。

六月，仕王下令追榷拜大例〔六〕，總並各處胡椒、琦瑇、魚翅、燕巢等物奉納，依價還錢，付與販賣各船主，易其偵物。不日，各處皆將調納。王令差人召禄溪定價，禄溪問差人曰：「王召參論何事？」差人呈曰：「王令召長官定價販賣各物，便交船主返回。」禄溪聽言大笑曰：「奉命奉命。」遂身服布衣、腰纏麻繩，頭帶竹笠，手執號斤，入於王府。應候軍人見異，皆相抱冷笑。王見之，問曰：「内贊何故衣服如此？」禄溪稟曰：「臣但望王上開拓乾坤，收復境土，爲天下伯王之主。豈期王上欲爲富家翁，販賣以圖生利。臣亦隨王上之意，衣商賣之衣，持商賈之器，豈敢整服衣冠乎？望王上恕罪。」仕王聽言，面有慚色，强謂曰：「方今人民所進等物，未明時價高下若何？特召内贊量定物價許錢以副民心，免於百姓嗟嘆，豈予有販賣之心乎？」遂罷之。且說時南主見築日麗壘功完，勢亦已固，君臣商議，遂寢解遞京師諸税，日夜謀慮，欲圖大事。但前日内贊禄溪呈以北有一萬雄兵亦不足懼，乃激言也。然旦夕常思彼衆我寡，或難拒敵，欲增置雄兵，以圖大舉，與國内租税錢米，恐或未敷，遂稟曰：「方今既謀大事，

兵糧是急務。乞王上下令，定立選場，差官閱選壯軍民各項，每得若干，增補各軍營，以防分差攻取。又增收錢米諸稅，以備運給發三軍，防有匱乏。」王聽稟大喜，遂從之，差官閱選順化、廣南二處民，隨其本項，補入諸道軍營，並賦增貯各庫。自此兵糧所補所收，常年成例。

却說朝内該奇茂禮侯宋福通，前年有生獲宋氏，顔色嬌娥，容儀美麗，已嫁與長公子右府慶美侯爲正妻，生獲三男。該奇茂禮侯心中暗喜，以爲後日必得纘承大位，光顯宗親。不期於辛未年右府慶美侯捐館。茂禮自是憂愁思慮，放縱遊逸，因返回京師，奉守祖宗墳墓，免受辱於朝廷。乃惟備小船一隻，乘夜盡將家屬越家渓海門，逃回北界。其女子宋氏留在東朝。明日屬人知之，拜稟於王。王大怒，遂責巡海門官疏漏不密之罪，斬之。其右府妻宋氏令赦之，宋氏獲其活命。話分兩頭。

再說北朝是年正月，清都王差人奉迎簡皇帝神主入於太廟奉祀，百官朝賀。二月三十日，贈太王、哲王等位，並造金册。二十一日巳時，天中忽現赤白雙虹全食日，二刻始化。二十四日，再有赤虹兩輪，包纏日外，二時始消。未知吉凶何兆。二十五日，清都王加封朝臣榮封升爵品，特差禮部尚書少府蘭郡公阮實、吏科都給事中阮惟曉、内監一員、侍讀翰林院阮方名持捧金册金印，就拜王子左捷營軍少傅崇郡公鄭橋爲欽差都將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内外平章軍國重事；副掌國政太尉崇國公開雄威府，置僚屬，施行其事，用下旨示。差傳太尉凌郡公鄭榜、持節提刑阮克文、内監一員、開讀一員、奉銀册銀印，就拜叶義營太尉嵩郡公鄭春爲嵩國公，開叶義府。副將德郡公鄭柞、持節都護中尉兵科給事中黎鶩、内監一員、開議……一員。奉銀册銀印，就拜扶義營太尉勇郡公鄭榴爲勇禮公，開扶義府。欽差工部尚書泉郡公阮維時、副都尉香溪侯陳瑋、提刑吕時、内監一員、扶奉銀册銀印，就拜勝義營太傅瓊國公鄭根爲

瓊岩公，施行其事，用下懿示。封副將太保附郡公阮潶爲太傅附郡公。二十七日清都王仍許二國老官，禮部尚書少尉蘭郡公阮實、兵部尚書太保登郡公阮啓等，入坐朝參論國事，自此始矣。夏四月初三日，加封太廟列聖睿號。皇上親臨行禮，百官朝賀。初七日，朝臣等修稟吏部侍郎阮俊、右侍郎阮賴等銓除各職，貪冗失當。王差武將淩郡公鄭榜、延郡公鄭才問果，罷職回民。爲其時人有謡言曰：「各職備員而浡甚。」意言右侍郎阮賴之咎也。五月，加封王子左府西郡公爲俊協軍營西國公，領劍印象馬，防有兵用。加禮部尚書兼翰林院阮侍福掌管翰林院事。封東封學士老臣三員，少尉蘭郡公阮實升爲太保職，工部尚書兼國子監司業少保泉郡公阮維時爲少傅職，兵部尚書太保登郡公阮啓爲太傅登國公，同與參贊朝事。於是諸官受封畢，拜謝回府。同贊國家機務，俾各遵所任之職。

德隆癸酉五年三月，時天下無事。清都王令義安鎮守少傅西國公統領水師，屯鎮於羅奇海門；差勝義府瓊岩、兼義營太傅洪郡公統領諸將及步兵六千，往屯布政、北河，以備攻擊相應之勢，意有睥睨南朝之志。

再説南朝仕王，是朝差公孫俊良侯鎮守廣平營。俊良廣施仁政，號令嚴明，路不拾遺，民皆樂業。時有次公子楊義侯阮福漢鎮守廣南營，其心思欲奪兄長之位，但慮此處遥遠北界，難於舉動，欲回鎮守廣平，便圖争奪。差人陰謀與廣平營官職理明子，唆集本營諸將數員及各縣社民姦暴之人齊就王府。誣告：「鎮守俊良侯在鎮不能恤民愛衆，謀圖取財歸己，益己害人，使黎民困於塗炭，乞移他鎮，庶免凋殘。伏乞换公子楊義侯代鎮，以安黎庶。」仕王聽之，遂召俊良回府奉侍，再差人往廣南召楊義侯回府，以及參贊，以副人望。差人奉命，星夜直往廣南傳旨。時楊義侯當荒遊畋獵遠方，旬日餘未回。差人見

此，反回王府拜稟。仕王聽稟大怒，恨其遊蕩，不許出鎮。乃差王親弟副將廣林侯阮拔鎮廣平。廣林侯拜謝赴鎮府、撫恤兵民，親愛士卒，人皆歡樂悅服。於是公子楊義侯失望，心中憤怒，無計可施。再差人就問計與文職理明。理明寫密書報曰：「兼廣平鎮守廣林侯素有恩德，人民愛慕，頗有權勢，難於搖動。但其性怯懦，明公須可密謀，招諭北兵紛擾布政，則廣林必先逃矣。其廣平之鎮，非明公誰敢代。若明公得來鎮此，則大事成矣，不必多憂。」公子楊義暗暗大喜。自是陰作詐降，啓付與商人名眞，令遞就清都王呈上，如此如此，功成必當重報。俚眞領啓，潛往京師投遞拜稟。清都王接啓看之。啓曰：

南朝臣公子楊義侯阮福漢並諸將等，謹百拜稟於王上以聞：臣先目親父衰老，難憑教化，次又兄弟不睦，莫念綱常。恐異日變生肘腋，不免目爲賊徒，深念後來禍起蕭牆，難逃書爲忤逆。伏乞聖王上，大發兵戎，早晚至日麗海門，射銃爲號，則臣等在內，共圖舉事，率兵來降。庶一統車書，南北一家，臣等得仰霑恩化，萬望謹稟。

清都王看有啓中大悅，差人乃令節制太尉崇國公統領諸將雄兵，往屯布政雲莊市，以防臨機就事。冬十月，清都率水步大兵奉駕南征。十二月，兵到日麗海門，分兵列寨，首尾相應，甚是嚴肅。布政人民驚怖，攜老負幼，遁大壘，以求生路。南主聽知，召羣臣商議，怒曰：「鄭家不達時機，無故興兵，擾我邊境，殺我百姓，天何容乎？」遂令大將美勝侯、督視昭武子督領水步兵禦敵。二將奉命領兵登行，直至日麗海門，觀其形勢。於是廣平鎮守廣林侯良郡公馳稟，修遺捍之法，在日麗海門，以防備水兵來侵。督視昭武子又獻長城沙壘，以備攻守之計。仕王並納行之。二將得令，差軍築於沙壘隔江，以衛正壘，與植木捍於海口，截賊兵奔波。時清都王奉聖駕屯在日麗海門之外，射銃爲號，三次不見楊義來降。清都王

甚疑，王令退兵，遠壘面下寨，以待楊義消息。旬日餘，南主各道望見北兵懈怠，無有防備之意，遂同努力突出大戰。銃聲轉如地震，彈飛煙鎖，渾若雨雹，大兵卷席而來。北兵披靡，抛棄輜重而走，不敢回顧，死尸委積如山。清都王見慌忙奉駕走回。至布政北河邊屯兵，查點兵馬，折傷大半，懊悔不已，下令收兵回京。清都王乃許錢花郡公阮克堪之子賢俊侯阮克埒鎮守布政北河，其布政南河還南主所管。後人有詩笑曰：

牆中拂拂朔風生，鬧得清都起戰争。虎踞山頭驅鹿兎，龍蟠江上絶鯢鯨。
金戈乍指狼煙息，椿木方張海澨清。料是南朝王氣長，聾盲何事引聾盲。

時南主見美勝、昭武得勝，提兵凱還，入朝拜稟，不勝之喜。設宴重賞美勝、昭武，及慰勞三軍。復説楊義聽知北兵敗退，知謀不濟，乃潛反惡之心。散財招客，以圖争奪，或陰附諸將，或待許民夫某人輕重何物，即著入名簿，示以同心。數年之間，向順者可至數百餘人。衆皆不知其意。楊義常常許心腹人往返朝内諸將家中，低言細語，誘以相親之義。自此以後，日夜每與心腹人會議談論，設官分職，鎮守邊防，有争奪王位之意。

且説德隆甲戌六年春正月，北朝清都王奉駕回到梂營駐兵，修整城池濠塹，選習上馬士卒，以圖報復。於是遂封少保定郡公爲少傅都督，秦郡、永郡、漕郡、錦郡等，並升爲少保參督，美郡、河郡升爲郡都督，增給俸禄，社民頒賜銀錢有差。再差官審問本處，有功者賞，有罪者罰，以此官者獲安其職，民皆樂其業。乃下令班師，不日回至京都。敕賜在行諸軍休息。夏四月，清都王命弟太保延郡公爲提調監試官，會試天下貢士，武拔萃等中進士五名，王皆録用。

却説是歲十月，南朝文臣參贊禄溪侯，年老病重，命在須臾，遂許心腹人拜稟於王。王聽知，遂親就禄溪侯家中問安。禄溪侯勉强跪於床下，頓首稟曰：「臣是村野腐儒，幸逢王上過愛，寵遇已極，何以補報？孜孜旦夕，每欲盡心竭力，輔佐王上，收復中原，勦除鄭賊，免皇帝芒刺之憂、臣民水火之困，臣願也。何期臣命如霜葉，先秋而彫。臣甘萬罪，望聖上准恕。」稟罷，流淚濕透衣袍。王執禄溪之手，泣謂曰：「予自得卿，如鴻毛遇順風，心情未滿，誰料中途，將甘心棄我。莫非天不欲我平治天下，使卿病至此乎？卿宜深自保重，勿可説出些言，使予心驚怖。況卿有良心如此，天何負哉！」禄溪聽罷，低首下淚，不能開口，長嘆數聲，阿阿而卒，年六十三歲。南主痛惜不已。諸將聽知，皆來環哭。南主遂敕贈禄溪侯爲贊治翊運功臣，特進輔國金紫榮禄大夫、大理寺卿禄郡公，頒賜錦帛〔七〕，許迎靈柩回叢州村厚葬。再令立祠祀之，以答勳勞。時人有詩哀悼云：

雲中仙鶴志悠悠，翹首邪堪話舊州。地北聲名山海播，天南事業簡編留。
謀身志大同昌國，佐主才多比武侯。道未共車身已没，空令君相淚長流。

復説是年，北朝布政鎮守賢俊侯阮克埒坐鎮本州，陰謀欲反北朝。遂散財給客，收買人心，擇將選兵，修整器械，士兵日以益振。與南主和親，爲一臂之助。乃密令心腹人潛往南朝拜稟南主，結爲兄弟，同心戮力，興兵勦滅鄭家，分土稱王，以同富貴。南主瑞公聽知大喜，謂來人曰：「去逆從順，乃理之常。今諸官人既有心如此，吾甚喜之。但事非小故，歸語諸官人，倘有乘時舉動，須宜加心，十分謹慎，使得萬全，吾之願也。」因又謂曰：「且這事吾欲與諸官人一番對面，盡開肺腑，以明虚實。奈吾之一行，甚有關係，汝亦宜以此意達之。」遂重待來人，使之反回呈報。差人望拜返回，盡以南主聞報喜，待嚀

叮之意，遍述一遭。賢俊大喜，乃準備親往南邊，與南主會合。不日至於王府。南主聽知，出府迎接，携手入於帳中坐定，設宴厚待，共敘如此顛迷之情。既而約以事濟之後，分疆裂土，鼎立而治，以顯英雄於萬世。賢俊聽言，不勝歡喜，乃辭回本鎮北界，遂决志謀反。差培築岩壘，再分兵謹守横山，爲制禦之勢。清都王聽知，欲發兵問罪。再思，太逼更生一敵。乃潛然置之，别圖他計。自是賢俊以爲清都王不知，日加放縱，誇强舞智，以爲天下無人。時南主許人探聽回報。南主喜曰：「任彼舉動，我居中取事，借彼之手，棄此而行，免我勞兵馬之力，費府庫之財。」

却説德隆乙亥七年三月〔八〕，時北朝天旱，禾穀焦枯，生花盡落，處處人民饑餓，流移甚衆，怨哭曰：「君上多行虐政，以致災害黎民，后土皇天，忍無救護。」清都王聽知，心中駭然。遂召集羣臣會議。乃改德隆爲陽和元年，大赦天下，准免賦税，以安民心。秋七月，令天下官員監生儒學，同入丹墀考試。阮文禮等中格二十名。除任爲少卿知府、知縣、員外官等職，委以牧民。

再説是歲十月，南主瑞國公忽遭大漸，藥物不痊，乃召王弟總鎮祥郡公、世子仁公同入帳内，囑謂曰：「我承先王舊業，管鎮二處，兵民志圖恢復版章，匡扶帝室，以表聲名。方今天數將終，千金難贖。倘我死之後，世子仁公軍機未便付托，顧國家盡委賢弟，隨宜統管，庶安社稷。」總鎮祥郡聽王囑言，頓首於地，放聲大哭，稟曰：「臣聞古者之言『父傳子繼』。苟不堪理，則有諸衆大臣同心協力，以就國家之事。至如臣，雖是王家骨肉，亦是人臣之職，安敢奉命？况臣平生惟以忠義自許，兹而受此顧托，未免天下談笑〔九〕，以臣爲背叛之人。願王再思之，庶免臣之憂慮〔一〇〕。」説罷大哭，仕王謂曰：「古者堯傳與舜，原是非姓之人。宋太祖傳位太宗，亦是兄終弟及。古今一理，有何礙乎？」總鎮祥覆稟曰：「古

者上國雖有如此，我照南邦，自丁、黎、李、陳，未有此例。臣願以人臣之道盡忠直之節，粉骨碎身，以輔王兄世子，決無二心。請王兄勿出此言，使臣受罪於天地。」仕王聽言，執總鎮祥之手，流涕謂曰：「賢弟好心如此，我已洞知。今世子仁公尚幼〔一一〕，多賴賢弟輔佐教訓，以統國政，勿可使之遊戲貪暴，以害生靈。至如賢弟，亦宜日夜與朝臣共理國事，恤及人民雄象，下士求賢，以圖收復江山，匡扶帝室，副我平生之願。他如鎮守北邊布政賢俊，現是背叛之徒，賢弟當謀與大臣定計除之，以絶後患，勿可信他之言，誤我國家大事，須記在心，可也。」祥郡、仁公各拜伏受命於床下。良久視之，南主瑞公已默然不語，然猶目視祥郡，手指仁公，長太息數聲而薨。在位二十三年，壽七十三。於是祥郡、仁公到床下前，放聲大哭。朝廷聽知，皆悲號痛倒於地。時羣臣會議，尊爲大元帥總理國政，翼善綏猷瑞陽王，設壇置祭，用王者之禮，葬於香茶之山原。時人有詩嘆惜，詩曰：

愁雲慘霧滿長空，幾樹蟬聲咽晚風。 靈鳳高翔天漢外，神龍遠舉碧霄中。
廷臣痛惜仁明主，黎庶思嗟惠德公。 開拓基圖成盛世，留芳千古誦無窮。

時瑞公喪事料理事畢，總鎮祥郡遂請諸將會於偏殿商議。祥郡公謂諸將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今聖上晏駕事畢，諸公何不尊扶世子繼位〔一二〕，以管國政，以安衆心。」於是諸將同總鎮祥郡，就順義營，尊扶世子副將仁禄侯阮福瀾，爲節制水步諸營兼總內外平章軍國重事太保仁郡繼位，是爲上王。大赦天下，設壇拜謝天地及諸尊諸王祠宇。祥郡乃差人遞報與王弟廣南營楊義回朝受制。楊義聽知朝臣已尊仁公繼位，大怒，遂起反心，乃請記録雲軒會議。雲軒獻謀築俱低壘，以爲固守。楊義大喜，差兵築壘，□□□山至海〔一三〕，禁止各海門，不許人民通行出入。再差大將康禄節制水步軍爲先鋒，出兵列沱灢海

門，以圖固守，不肯回朝受制，惟令弟參將德禮獨回受制。楊義乃自率兵屯於俱低壘，視攻擊之勢。其先鋒將朝康，率水師越海門，逃回王府。記録雲軒亦率家屬，乘夜潛過雲關，回於王府前拜稟。上王聽知大怒。遂請國叔祥郡公入於府中，泣謂曰：「侄與楊義〔一四〕，原是同胞共乳，並蒂連枝，患難相扶，富貴相與。豈期楊義萌心，潛興反逆，殺害百姓，屠戮萬民。侄願讓位與他，免於争鬥。此事可否？如何？望尊叔裁決。」總鎮祥郡聽言，勃然大怒曰：「楊義六畜之徒，不顧父母之養。今既稱兵犯順，罪在難容，有何疑問？」祥郡乃下令：「差雄良、朝方董統水師，燕武、雄威領率步軍，直到廣南，生擒楊賊，乃解納，勿可徇容處罪。」時上道諸將率兵發行，步軍先至俱低壘，水軍至山渌泳。楊義當先分兵拒敵。兩軍相遇大戰，勝負未分。其步兵該隊楊山、公孫、宣禄先率兵突過關山、廣南，楊山先突入楊義營中，取得《同心向順簿》，有字紙十餘張。楊山看見簿内文武諸將及士庶等，仿至數百人，楊山驚容，思曰：「是彼盜著姓名爲簿，豈天下諸人皆有此心，守留之則害生靈百姓，命棄之則受不忠之罪。」思想片時，遂裂有字紙五六張棄之。既而宣禄縱火焚營，火光沖天。楊義回頭見之，喪心裂膽，急急收兵回營救應。方至途中，遇宣禄大兵風旋而至。楊義大驚，望大臣海門急走。料難逃脱，遂棄軍躲入村巷中，假爲行軍亂散。宣禄追至，生擒調回王府。楊義俯首伏罪，不敢仰觀。上王看見，流涕謂曰：「賢弟！汝不想前朝文、石二叔迷逆天道，萌心背叛，以致家破身亡，爲萬世笑，今汝再萌反逆如此，若不置汝於法，則棄朝廷典例；若置之於法，則天下未免以我爲豆燃之笑，我何面目見汝乎？」楊義口稱：「受罪，望王兄恕之，以全性命。」上王聽言，意欲恕之。總鎮祥郡及諸將大聲喝曰：「公爲臣子，前既促人誣告公孫俊良，謀圖外召寇賊，幾摇國本，今又上不孝於王父，下不恭於君王。以春秋大義論之，容之何

益？」遂躍至庭前，拽出軒門殄之。楊義放聲大哭，上王憐之，勸解，而諸將不肯，遂絞殺之，放火焚其尸首，不許埋葬，以爲亂臣賊子之戒。上王體仁德之心，想骨肉之義，乃令斂骨葬之，以免暴露。南主乃設宴款待諸將，重賞宣禄，並犒勞三軍。宴罷，該隊楊山袖中取出原楊義《同心向順簿》遞進於王。王看畢，勃然大怒，傳令禁塞道路，不許民人來往，差武士照簿名點暗捉斬之，並無審問。可憐一時五十六人死於非命。旬日間，王乃升掌奇雄良爲掌營鎮，升該隊楊山爲該奇，記録雲軒爲内贊，翊扶王朝。升吏部勾稽華封爲該簿，其文武諸將名賢，皆升爵品有差。且說王自得繼王位，統治天下，德施遠近，思布邇遐，親諸將若兄弟，愛黎民如赤子，輕徭薄賦，慎獄恤刑，遂成致治之世。是時，王遂令移宫殿於香茶源金龍鄉地界。此處山環水遶，虎踞龍蟠，真帝王定都，坐策四方之所。

再說是年十月，北布政北河鎮守賢俊聽知南主瑞公賓天，拳席大哭，甚於痛惜。再聞世子仁公繼位，密思曰：「仁公卑幼，未曉軍國大事，更未常經戰陣，難於相助，莫如歸朝廷，再圖他計。」乃令人赴京，上啓伏罪，陳説利害，以解朝廷之議。清都王乃准前非，再加賢俊阮克埒爲忠順軍都督賢郡公，使鎮布政北河。賢俊大喜，自是有睥睨南朝之意。

却說陽和丙子二年春正月，南主太保仁郡公，差人赴京都告喪。清都王聽知，乃差吏科事給事中阮光明、兵科給事中黎敬、工科給事中阮扶等齎金銀禮物，往順化弔喪，以表兄弟之情，結怡愛之義。差人祭畢，南主贈以金銀錦帛，爲餞送之禮。

且說是歲三月，北朝畿内忽火起，連燒王府及朝臣諸營，以至庸舍屋宇，人民財物，六畜耗損頗多。清都王疑其福毫是緄紹男子與順化主通謀，致令人放火燒焚城内。遂究問福毫，但鳴冤而已。乃許福毫

就各廟歃血盟誓。冬十月，清都王見王弟扶義府勇禮公鄭福有恩威才智，人皆愛服，帳下歸附者衆，心甚猜疑，陰謀害之，免其後患。遂誑説有高平僞莫擾境，令差勇禮公鄭福領兵往伐之。勇禮公奉命發兵，清都王再召都督弼郡公入内，密囑曰：「卿詐爲屬將隨往，設計假爲高平兵截路，潛殺勇禮公及心腹之人，無令逃遁，免爲後日之憂，謀成必重賞。」弼公下拜受計，率兵隨之。是時，扶義府勇禮公於夜間有夢，見渾身血汚，醒來不知吉凶何兆，心中疑惑，遂先預備。乃詐發起轎，張傘先行，自隱於後隊。於是弼郡伏兵，見轎至，詐稱高平軍突出，打破之，見空轎駭然，手足戰慄。勇禮公乃放馬驟至，差兵拿捉弼郡，解納馬前，問曰：「汝奉王命從我平伐高平，如何反伏兵擊我？我有天命，汝豈能害我乎。」弼郡銜草泣拜，對曰：「臣奉王密令，焉敢有違？非臣敢有萌心觸犯，今事至此，臣甘萬死，莫敢妄言，願明公恕罪。」勇禮公聽罷，沉吟半晌，密想曰：「王上疑我，故暗令殺之，非弼之罪。」乃赦之。弼拜謝，抱頭鼠竄回去。勇禮乃令人探聽，無有高平兵。遂率兵還京都，心中懷恨，嘆曰：「我與他原是同氣，我以忠孝事他，他以怨仇待我。我欲棄之，歸降南主，報此深仇。但恐後人貶議爲臣不忠之罪。生之何益，莫如死以芳名。」嘆罷，遂飲毒而卒。清都王知之，心中甚怨。乃下令思以歲月，不許殮葬，乃令以尸暴暑。後人有詩嘆曰：

> 惜哉鄭福衆心歸，致使清王起厥疑。命許平戎從裏殮，謀潛斷臂已先知。
> 暴尸桂惹千年笑，飲恨空教一世悲。骨肉幾回多太薄，燃萁何必咎曹丕。

十月十一日，時義安處地震，傾倒人家，江中船筏，盡皆翻覆，行人立無住脚，坐不整身，半時始定，未知吉凶何兆。却説陽和丁丑三年二月，傘員山無故忽崩一角，長二十餘丈，濶三尺，四月有流星大如

斗，尾長十餘丈，自東方而出，有聲如雷。七月，清都王次妃蘇氏卒。冬十月，王命少傅蘭郡公爲提調，試天下貢士。阮春正等中進士二十名。皇上親策，賜及第〔一五〕，出身有差。

陽和戊寅四年春正月，高平莫賊興兵入寇太原，縱兵殺掠良民，脅捉婦女，劫奪財物。百姓驚惶，各自逃回隱北。清都王聽知大怒，遂下令大退去。王下令三軍凱還。太原之民，再復回安業。

再説是歲三月，南鎮前仕王朝有長公子右府慶美侯鎮守廣南。其正妻宋氏，原該奇茂禮之女，自嫁與公子慶美爲妻，生得三男。辛未年慶美侯命没。其妻宋氏生雖女子之流，有凌雲之志，顔色有閉月羞花，骨格有沉魚落雁，性又朝雲暮雨，親越愛胡，巧語快言，嘲風弄月，如驪姬妹妃之態。常出入王府，意有私屬於王，但王不顧。一日，乃在家穿結連珠百花，甚於工巧，令人齎進於王。王持而薰之，馨香滿鼻，忽有能觸起愛心，自是有相迷之意。

陽和乙卯五年二月，前右府慶美正妻宋氏親入王府朝侍，拜於階下，稟以寡居之故，情甚悲切，轉作捧心效顰之態，人人看見，誰無迷心。於是上王起個私情，遂邀宋氏入房，大爲行雲行雨。自是王甚寵愛，不顧宮内諸人。但與宋氏旦旦無移，如董卓之於貂蟬，吴王之與西子。宋氏稟行其事，王必從之。親臣累諫，王皆不聽。自此，宋氏入則甘辭稟説，以快王上之心，出則思取民財，以充家室之積。時朝廷公卿，誰無怒嘆，皆欲啗宋氏之肉，但懼南主之威，莫敢誰何。不題。

且説北朝，陽和庚辰六年春三月，清都王命太保堅郡公爲提調監試官，會試天下貢士。久述等中進士二十名，皆升委任。夏四月，清都王差雄威府咨議典吏潘興造往布政北河，敕賜賢郡公阮克埒國姓，改爲鄭栢。克埒大喜，望拜謝恩。克埒自獲王令，賜改國姓，恃其權勢，縱加驕侈，傲慢官僚，擄掠百姓，

意有妄自尊大，欲奪南鎮，以稱王位，爲中天業植黨。差人擾布政南河民。秋八月，南主上王聽知大怒。遂召集文武諸將，入府中商議，設計除之，免於榻邊鼻息。諸將或論率兵攻破，或論誘來投降，紛紜未定。時有謀主昭武出稟曰：「賢俊怯懦狂夫，非智能之士，攻之，勞其士卒；誘之，有何用哉？譬如螻蟻朽木，何足道乎？臣有一計，斬賢俊之頭，易如反掌耳，不必煩朝廷議論。」上王問之，曰：「計將安出？卿可對之。」昭武稟曰：「賢俊是怯懦猶豫之輩，不曉兵法。王上早差人密傳廣平營鎮守義林，許人往北河，詐迎賢俊就王府會議前王大約。又密傳布政營鎮守奮武、水營參將楊智出兵乘夜過北河，虛爲攻擊之勢。再修作間諜一封，許人潛往北界。如此，不數日，則賢俊之頭，可見斬矣，有何難哉！」南主聽罷，撫掌大笑曰：「此計甚妙，雖古者才智之人，無多讓也。」王遂差人就廣平營，傳與鎮守義林如此，遵計而行，勿其有誤。再令昭武修作間諜，許人潛至北界，用計除之。昭武奉命回家，遂作姦書一封，許細作人潛往河北，佯爲疏略不密之意，抛落途中，俾他拾得持稟。其書曰：

南主殿下，謹致書於北河布政鎮守大將軍賢貴府麾下觀顧：蓋聞君臣是三綱之首，綱正則紀張；兄弟乃五常之先，常信而表立。曩者貴府同先王盟結爲兄弟，共約分疆裂土，以顯英雄，光萬代之功名，表當時之豪傑。何其利得賜姓，區區屯以小邑，甘爲鄙夫之下乎？今密遣一計，爲貴府圖之，佯聲與貴府不知，特差南兵突擊。貴侯始則佯爲提兵，終則詐敗走回，語與清都王，率兵報復，途中就計，借手斬之，梟其首級，如馬岱、魏延故事，則貴府與我王得如前約者也。願貴府納之，則大事成矣。事有時幾，願其照鑑。今書。

即日南主差人將書就布政，依計而行。又差人詣廣平營，密傳鎮府義林如此如此。義林奉命，令人飛報

鎮守奮武、楊智二將，準備水步聽令發兵。是月十三日，義林乃差人往布政、北河，謠言南主請賢郡公往南邊會議，以圖大事。北河之人，盡交知覺。於是本營將士諸人兵民，皆交頭接耳，相與私言。不日飛言，京師亦皆知道。是月二十三日，南主又一面差人就賢俊帳中呈請。賢俊聽言，静坐潛思，未詳其理，行止猶在兩難，躊躇未定。且當時營中，無有準備，兵士閑坐談笑，或伸脚熟睡，或撫手酣歌。是時，夜方四更，陰雲四合〔一六〕，天色朦朧，賢俊正坐帳中思想。忽聞營外號令鼎沸，賢俊失措大驚，令人探之，方知南將義林、奮武，親舉步兵爭擊於右，楊智亦率水兵夾攻於左。回報賢俊。賢俊生平性本怯懦，聽知報來，兵勢若此，忽然驚倒，口鳴苦苦連聲，手足不能舉止。時有屬將岩武抱賢俊上馬，棄軍望京都急走。方至救營，喘息未定。忽遇崇國公、崇岳公率大兵自京都而來。賢俊大喜，謂幸有朝兵救應，無有提防，急走入中軍呈報。且崇郡在京都已受了清王旨意，乃其一見，即喝刀斧手拏下。賢俊大驚跪下，從頭哭訴曰：「我因兵微將寡，難於拒敵，以致敗衄，乞恕其罪。」崇公大怒，駡曰：「汝爲臣不忠，賣主求榮，通謀南鎮，有何言哉？」遂令監守調回京都，王前解納。賢俊但口叫無罪。又謂：「南主勢大，臣力寡難支，倘有自外誣言，乞其明照，庶臣得隨王上盡率雄兵突擊，以報前讎，臣之願也。」清王聽言，回想前日，看得書中之意，勃然大怒，叱曰：「吾素知汝本心，何必抵賴？」喝令武士推出斬首，劇尸示衆。武士得令，推出賢俊於軒門之外，依令施行，賢俊之命須臾亡矣。原來前日，北河布政因拾得昭武反間書，馳稟。清王觀見書中語意時，勃然大怒，鬚鬚盡倒，拳席大駡曰：「俊賊畜孽之徒，忘恩背義，反覆多端。前年厥罪如山，我既饒之，不忍加法，待之不薄。今又萌心擾亂，與南鎮仁郡相通，欲其害我。況往日已聽北河人之言，未詳虛實；今果如此，又何容哉！」遂差崇國公鄭橋、崇岳公鄭棯等統領雄兵五

千，直入北河布政，梟克埒之首，劇尸示衆。致二將遵令出兵，望布政地頭而來。當提兵就處，見賢俊之來，忽成疑意，以致捉解。時清都王正當大怒，喝令斬之。及其半餉心定，竟覺誤中南主之計，乃悔懊不已，謂朝臣曰：「吾一時少算，中了南人瞞我之謀，是我無明智也。」自此默然不題。是時，南主仁公許細作人往京都探聽，返回拜稟，具道賢俊如此。南主聽稟大笑曰：「我自昭武暫施小計，而彼自相屠戮，何患京都無能取乎？」遂重賞昭武，升爲監戰職，翊贊國事。王又令設宴厚待諸將，犒勞三軍。後人有詩笑賢俊侯阮克埒曰：

饒他賢俊是愚人，蚯蚓安能敵鳳羣。樑棟曾思扶社稷，封疆忽見動風塵。
半生事付飄風葉，幾載名從落水濱。今古許多姦黨輩，恢恢天網莫逃身。

時南主上王初登王位，勵精求治，恤衆好生，人皆安樂。欲振先王事業，以自設計攻破賢俊以後，朝中諸事，多被宋氏孽婦譖言。王母因事急怒，朝臣人人側目，不敢啓齒。黎庶或有抛誣某事，王即斬之，棄尸於市，不許查問。百姓駭然，日夜恐怯驚怖，不敢與人高聲大語。甚至政事，亦不聽理。每欲高廣臺榭，以備閑遊，常下令各縣民上林，所作木條各項立限調納，違者即斬。於是順化大小人民各自上山斫木，兄去弟回，不分日夜，求其納脱，自知免罪。又令工匠詣邊造之，俾得如意。忽有報與內贊雲軒侯名貢範聽知此事。雲軒以爲上王逸豫如此，若其不諫，則非臣子之道，遂入朝稟於王曰：「臣聞王上修造南樓，取爲高聳，未知造此何爲？」王曰：「我日居深宮之內，天下士農工商，或勤或惰未得周知，故藉此以登高，便遠照矣。又如細作姦徒，或夜間乘釁竊發某事，料必見之，這亦防備一法耳。」雲軒聽言，冷笑稟曰：「不然，夫帝王是天所定，須用賢揀德爲城，則民間樂於耕田鑿井，親上死長，用之攻戰，戰

無不克；用之固守，守無不堅，何必勞作高堂，而足爲備禦哉？倘王上以今日得鎮一隅之地，其心以爲快滿，則一任王上爲之，若思聖祖神宗之基業艱難開創，當與同心協力，開拓境土，興伯王之業，上扶皇帝，下撫黎民，則此高臺廣室，未可爲也。且天既生帝王者，上順天道，下悦民心，德布邇遐，恩霑四海。如帝堯爲君之日，所爲宫殿，茅茨不剪，樸角不斲，廣施仁恩，諸侯四夷，咸慕威德，何常營造雕甍繡閣者乎？況今北朝鄭氏，上挾天子，下制公卿，睥睨意欲收還南土，爲規模一統。而王上恝然不以爲意，倘彼乘釁大舉而來，如之奈何？又王上或謂作此以示威四方，則自古四方之人，不聞以有高樓而心驚，亦不聞以有高堂而歸附。況動興土木之工，財力耗竭所係。若人財力耗竭，邊方一有倉卒事變，臣請一切罷之，社稷幸甚。臣言愚訥，深望聖裁。」上王聞雲軒稟言，面有悶色，謂曰：「是皆衆人所進，非予心之所欲爲也。」王即令罷之。人皆喜曰：「王上從諫如轉丸，吾無憂矣。」

却説陽和辛巳七年三月，北朝畿内，天常降風災、火災、水災，旬疊至，人民家室，靡有孑遺，衣不蔽身，飯無充腹，饑寒窮苦，自古災祥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時清都王見天下人民受其災害，乃差官設壇禳禱，稍稍變安。且清都王心常深恨往年既被南朝反間之謀，君臣自相屠戮，兹又見國内饑餓，更被疫癘之慘，兵民死并太半，遂不謀動兵，潛然以待。九月，天下禾穀復登，人民始免饑饉。

再説是年五月，南朝順化、廣南二處，亦遭天旱，禾穀焦枯，生花盡絶，斗米值至一陌。市無賣米，家乏積穀，黎民百姓饑死道路殆半。或有刑殺囚人，棄尸於市，饑者輙争取其肉，烹煑食之，以求活命。是亦天運所使，豈人力有能制哉！王齋戒叩天懇禱，數月之後，陽復陰生，再睹風調雨順，禾穀田疇進旺，家給人足，萬民復獲康寧。

陽和壬午八年，南主上王繼位治國以來，兵强國富，家給人足，但恨北界清王〔一七〕。

【校勘記】

〔一〕「自腋下生兩翼」，「自」字下底本有「然」字，據文意删。

〔二〕「皓月」，底本訛作「浩月」，據乙本改。

〔三〕「教軍士習棹」，「棹」字底本訛作「掉」，據文意改。

〔四〕「威名益振」，底本作「威名並振」，據乙本改。

〔五〕「時有文職雲軒子與第二公子仁公甚愛厚」，底本「仁公」後有「仕王」兩字，據文意删。

〔六〕「下令追榷拜大例」，「榷」字底本作「傕」，據文意改。

〔七〕「錦帛」，底本作「錦泉」，據乙本改。

〔八〕「乙亥七年」，底本作「乙亥二年」，前文「甲戌六年」，此處當爲「乙亥七年」。

〔九〕「未免天下談笑」，底本作「曰未免天下談笑」，乙本作「大臣曰未免天下談笑」，據文意，删「大臣曰」三字。

〔一〇〕「庶免臣之憂慮」，「臣」字底本作「王」，據乙本改。

〔一一〕「今世子仁公尚幼」，「世子」底本、甲本作「令孫」，乙本作「今令孫仁公尚孫幼」，據文意，底本「令孫」改爲「世子」。

〔一二〕「繼位」，底本作「即位」，據乙本改。

〔一三〕「山至海」，諸本「山」字前皆空格。

〔一四〕「侄與楊義」，「侄」字底本作「孫」，據祥郡公與上王之關係而改。後文逕改。

〔一五〕「賜及第」，底本作「賜及策」，據乙本改。

〔一六〕「陰雲四合」，「四」字底本作「同」，據乙本改。

〔一七〕諸本此卷至此殘缺。

卷之四

吏部尚書該簿兼副斷事阮榜中承撰

按南朝賢王自戊子年登位，發兵破三校，取棣營，殺進翰，驅東郡，據守義安、藍江，收得七八縣州，英雄歸附，無可勝計。至庚子年，撤大兵，反回南鎮，總六年間，南北軍民，多是執掌。諒是天數已定，機未可乘，豈可歸之人力乎？

詩曰：

開創雖云運未逢，六年交臂顯英雄。德如舜帝當年盛，迹似周家待日隆。
鍾氣已徵豐沛外，祥光猶伏斗牛中。一朝若得雲雷動，相見高飛九五龍。

却説盛德乙未三年正月，南朝賢王自聞布政營鎮守扶陽報信：北將進翰擾邊，懷恨不已，乃召集文武諸將商議。或論發兵攻之，或論未可動衆，紛紜不定。賢王默然，數日不設朝，每獨坐宮中，尋思擇人北伐，但未知爲誰。是夜疲倦，隱几而臥，忽然忘却熟睡。見一人鬚眉盡白，身著紅袍，頭戴文冠[一]，手持片紙，從南方來，飄飄如四皓之狀，立於其側，語曰：「將軍欲興兵討除僭亂，某有片紙，將軍詳看，必

擇得人，何必憂慮若此？」賢王接紙看之，見絶句一律云：

先結人心順，後施德化昭。枝葉堪摧折，根本也難摇。

王看罷，問曰：「你是何人？特將文詞戲我？」其人默然不語，但點頭曰「好！好！」而已。王大怒曰：「必是妖魅之徒，敢來戲侮我耶？」即拔劍在手，大喝一聲，忽然醒來，方知是夢，時東樓聞已點三。起來索紙筆謄寫詩句，見之，前思後想，直至天明，方解其意，以爲：吾本以擇人爲念，是以思之，而神許片紙，亦謂看此得人。如詩句「先結人心順」，必「順」者其名也；「後施德化昭」，「昭」者亦其名。但朝中武則順義智勇俱全，真將才也；如文職昭武，是名將之子孫，頗有謀略，非等閑可比，那二人吾知之久矣。今神人以此薦我，我必無疑。至如後二句，未解其意，須待他日驗知。三月，召文職昭武入帳密議，遂差布政營探知消息，與看山川道路進退出入，又密説與順義曉知如此。文職昭武奉命指日起程。

注曰：

文職昭武，乃清華人，同南主鄉里參將朝文之子。生在京都，至六歲，始入南朝從父。方少時，爲人聰明識量，德著温良，言語如流，詞章敏捷，百家諸子，三教九流，皆能暗誦。但心能傲上，而不忍下。隨師講習於學校，常行詭計〔二〕，觸使友人兩相争鬥詈駡，昭武坐視，撫掌而笑。再與孩兒共戲，自稱爲「大將軍」，率孫兒等衆，分爲隊伍，布陣排兵，設奇立正，置伏出遊。常常列陣戰鬥，以此爲樂。其父朝文知之，暗喜曰：「此子非凡人也，後日必爲棟樑偉器。」心甚愛之。至十六歲，仕王朝，任爲文職，但其性行未純，仍許回從父教訓。至上王朝，再許爲文職，已而許爲監戰。戊子年，賢王升爲該奇兼記録，管守布政營，其意欲取京都，潛造北邊器具，被人所訴，召回降職。因述《忠臣烈女傳》一篇齎進於王，王赦之，再

許仍舊文職侯爵。自此以後，倘有國家大事，常召入商議，陳謀獻策，人皆欽服，王亦稱意。因此，時差探聽邊疆，以圖進發攻擊。後數十年，官至掌營統率留屯道。

復説時文職昭武奉命出朝，星夜馳至留屯道，就順義帳中相見畢，坐定，乃附耳低言曰：「王上密意如此。」順義聽知，大喜曰：「天運已應，人心已協，則機會可爲也。」昭武乃辭順義，直至布政營地頭，先觀看山川地勢，後探問地形虛實。更投鎮守扶陽營來。扶陽遠接入帳，坐定，陳説進翰常常差軍擾邊始末詳細。昭武返回入朝，拜稟曰：「臣承王旨往，往探邊境情由。於往歲進翰擅差茂隆率軍渡過河界，潛謀設伏，捉我巡軍，被守將知機先豫伏，撓捉不得，返回北界。至今年二月，進翰許細作探知〔三〕，布政鎮守扶陽爲人，其性燥暴驕傲，進翰論曰：『彼扶陽性情如此，若我差軍往捉彼巡軍於白日〔四〕，彼必發大兵與我交戰，勝負難分，莫如潛謀暗捉。』遂於是月日酉時，差洮江、禄才署衛嚴橋，從下道渡江，就捉巡軍。自安梟至順姑、碊砣〔五〕、蒲溪、清河等處，並無走透一人，以至扶陽不知音信。至四更，又差參督明朗署衛嚴忠，過上道捉巡軍，自巡崙至隸第。其隸第巡軍知變，先已走回，報與鎮守扶陽賊兵如此。扶陽聽知大怒，急發兵接戰，進至牧養巡東。遇高莊小民一人告曰：『北寇已捉下道各處，自清河至安梟盡絶，今上道賊兵已撤從下道，明公勿可進兵出隸第，宜從海涸巡而下，攻破賊兵，免彼入城，難於攻擊。』扶陽聽説，重賞小民，分一支兵攻下海涸巡，自率大兵回營謹守，以防截後。時北寇兵直至隸第，巡守南將朝才、文禄并新志二隊設伏。北朝明朗署衛嚴忠衝入捉巡，被南將朝才、文禄拒戰，片時，兩兵混戰。朝才、文禄寡兵難敵，走回牧養巡，抛棄器械，賊兵收獲，將回北界，是皆進翰之計也。」賢王

聽稟，勃然大怒曰：「宦竪小輩，焉敢如此，吾率大兵滅之，梟其首級，免於蝸井誇强，縱兵擾境！」昭武稟曰：「望聖上息威，宜緩緩定計除之，勿其太急。」王聽稟沉吟半晌，退朝。

至四月上旬，令吏部該簿花峰、侯傳與文職昭武公，同與諸將定計拿捉進翰，謀成重賞。文職昭武呈該簿花峰曰：「乞稟過聖上，令傳文武宰相大臣，每朝一員暮一員，各自陳謀，勿許同論。古云：『謀不可衆，衆則漏泄。』是謂遠慮也。」該簿花峰入朝稟知文職昭武進言如此，賢王許之。諸將文武獻謀：或謂發兵攻破拿捉；或謂潛謀刺客殺之〔六〕，紛紜未定。王乃召文職昭武入内，問曰：「今我欲設計捉進翰，以消前恨，委卿畫定，可得何謀？」文職昭武拜稟曰：「臣才疏學少，竊料如今聖意欲捉進翰，可詐揚言差兵過布政北河，攻破茂蜂，以報捉我巡軍之事。進翰聞之，以爲南兵攻破茂蜂而已，無犯梂營之處，必自將兵救應，則梂營空虛無有準備。我差一枝兵直至梂營，破之，捉進翰易如反掌，何必議乎？仰聖德擇之。」賢王聽罷大笑曰：「卿之陳謀，正合我意。今鄭氏用進翰爲藩臣，坐鎮梂營，爲我邊患，不譬瘡疥之疾，若不調以藥石，則成身之憂。卿宜盡心依計而行，以副我委任之意。」文職昭武頓首奉命，稟曰：「進翰雖是竪子，頗有智謀，他人不能瞞過彼也。今鄭氏既以爲邊臣，亦其重任，聖上若欲萬全取勝，捉進翰須用密捉。獲進翰，乞許臣修作長育庫，暗貯其糧餉，再設火號，自日麗以至思客海口。又差戰船列伏於各海門外，聲言有外國姦艚浮於海外，常劫奪良民商船，故爲此防守〔七〕，有制禦之策。至如南河布政州民，不論男婦老幼，亦宜傳下俱就修作長育庫，不許一人留於本州。又暗傳各處，沿江宜巡遊謹密，係布政南邊民，勿可容許一人越過北界，進翰知之，必難破矣。如此三日畢，臣密傳與廣平布政并屯守兵，各道諸將整備軍需，以防破敵。如分遣事完，臣差人馳稟，聖上料差正營隨候接應，

則捉進翰如反掌耳，有何難哉？」賢王聽罷，大喜曰：「卿之良謀，予意已曉。但捉進翰，或急勢歟？或緩勢歟？卿且逆料，略聞其意。」文職昭武稟曰：「兵法云：『兵貴神速，利在急戰。』不可緩也，且進翰譬如猛虎居山，妖蛇出穴已。聖上擇有才之將，敢戰之兵，分爲三道，水步並進。一齊到處，列爲犄角之勢，分其正奇之兵，揚東擊西，出此入彼，則進翰雖有智謀，臣料不能及斷。如此乃調虎出林，引蛇入穴之計，進翰安能逃乎？」賢王又問文職昭武曰：「我兵若渡過大瀘江，已隔河也，何謂『列爲犄角之勢？』卿可陳之。」文職昭武稟曰：「鄭氏用進翰坐鎮梂營，號爲左鎮軍營，統步兵一萬，管守正道，自櫳梳至北邊江滕市處，茂蜂爲先鋒，明朗、朝才又爲左右接應，列營在美菑、櫳梳地面。右都督參將東郡公號爲右鎮軍營，水軍五千，管守下道，自海口海門至沌海門。簡忠爲先鋒，列營在海口海門津次，是北軍各爲犄角之勢也。如今我兵水步若過瀘江，北邊水兵處，沿江畔圖次分泊，其步兵分爲三道：左上上道當奮力直破茂蜂在櫳梳北邊上道；右下道據沌海門爲游兵，出横山禦下道簡忠兵，防彼截後。存我正道兵駐大瀘江，與水軍相接，早時攻逐茂蜂到櫳梳，晚時再收兵還大瀘江，同水軍相衛，勿可與茂蜂交戰，則進翰聞知，必謂我兵以捉茂蜂爲意。若捉不得，返回南界，豈知有睥睨梂營乎？如此過後日丑時，步兵左枝上道進攻茂蜂於櫳梳；右枝下道水兵據沌海門，步兵進出横山，爲游兵之勢；正道步兵接從上道，兵貴神速，越過横山，破東郡，長驅直至梂營，捉進翰如探囊取物。此用犄角之勢而破犄角之法，兵家之妙算也。」賢王聽罷，點頭稱善。再問文職昭武曰：「何謂『調虎出林？』」文職昭武稟曰：「進翰本分所管守禦，自梂營至櫳哄。如我先鋒兵至櫳哄，茂蜂必差至梂營報信，乞兵救援，進翰聽知，豈敢坐視，必將兵還來相應，若進翰兵已入櫳哄，梂營必是空虛，我兵唾手自得，是謂『調虎出林』之計

也。」賢王再問昭武曰：「何謂『引蛇入穴？』」卿再陳之。」昭武稟曰：「北軍下道東郡管水軍，自海口海門至沌海口，先鋒將簡忠守橫山陸路櫳哄，以禦我兵攔出。如簡忠守橫山，兵數自五百人以下，無有重兵，我上道兵攻茂蜂於櫳哄，宜緩緩戰，勿可急攻。彼我相持，爲疑兵之勢。待下道兵急戰，長驅東郡至橫山正道。我兵馬突出接應，隨後急戰，則進翰兵已離營，東郡走入櫳梳，談笑可得，是謂『引蛇入穴』之計也。顧臣才疏學少，謀淺敢陳，望聖上揀之。談及謀臣智士，可否施行。」賢王聞罷大喜，謂昭武曰：「卿論此謀，有鬼神不測之機，造化無窮之術，雖漢之張良、明之伯温，亦可比也。苟能運籌帷幄，不過亦如此也，何必問他人乎？自今邊疆重事，一以委卿與順義。卿可盡心竭力，速就留屯，與順義依如議論，調度施行，我當隨後發兵應接。」遂封順義爲節制，文職昭武爲督戰，領兵進行。時人有咏昭武曰：

言語滔滔似水流，高談善論定機謀；帳中籌算知成敗，里外詳推識劣優；
莫説虔州歌賞菊，休誇渭水笑垂鈎；明良自有明良佐，回首棣營一旦休。

却説文職昭武奉命出朝，直至留屯，同節制順義密言聖旨如此如此。是月十三日，順義、昭武傳各海門置火號臺，及押布政營男婦老幼，不分時刻，就長育庫修作。又密傳南河大灧江水步各處謹守，係布政營民男女大小，勿許一人過河，違令者斬。至十四日未時，督戰昭武密傳廣平營鎮守義林，差人選取渠洞海等社鈎船一百隻，準備載廣平步軍并器械聽令。又傳廣平水營戰船二十隻，整點軍需戰具足備，停在日麗海門，待有號令，水步並進。至十五日酉時，發兵越海，直至大灧江江界。十六日子時，鎮守義林領廣平步兵突出，列在沌海門，禦北下道兵。其廣平水軍戰船二十隻，泊在清河南岸舊營。步軍

過北界，防有後接布政道兵，又密傳布政鎮守扶陽，差人選取安梟、順姑、里寧等社鈎船八十隻，渡本營兵。待十六日子時，從順姑海門，推船越出大瀘江，與廣平水兵安排一處，以待舊營，并正道兵並到，四更一齊開船渡河，至北邊江泊船登岸，以便聽令。分遣諸將，皆號令停當。待至四更，水步各自過北界，同就帳中聽候調遣。時北軍巡游聽知，飛報茂隆，茂隆大怒曰：「南將若到，我必擒之。」乃自潛然分兵，待有南兵突來交戰，不報與進翰知道。復説是日節制順義、督戰昭武升帳會集諸將，傳令分兵，差布政鎮守扶陽領本營兵突入芙蕾、櫳梳，襲破茂隆。差舊營鎮守大勝領本營兵直至滕市，攻破明朗，接應布政兵。節制順義、督戰昭武統壯健屯營兵在中和社，其留屯各奇，並屬從正營，以防接應各道。如正道鎮守扶陽兵攻破茂隆，若茂隆敗陣有走還櫳梳，宜緩緩追之，勿可太急，至晚時再撤兵回江邊，與水軍相應。諸將領計而退。却説鎮守大勝領兵攻破明朗，明朗大敗，爬山而走。鎮守大勝分兵先據其營，再望正道兵前來接應。鎮守扶陽領正道兵突至茂隆營，撞遇茂隆，兩軍交戰數十合，未分勝負。適大勝兵至，兩軍夾攻，茂隆大敗，望櫳梳逃走藏隱。鎮守扶陽麾兵趕上，直至黄昏，二將收兵，返回江邊駐紮。且説是月十四日，進翰在棣營閑坐賞花，忽有土山社尚卿擢郡入營相見。進翰請入，分賓主坐定，談論古今，至值明月時候，忽見南角上有烏雲一朵，形甚尖鋭，穿入月中，月色勃然暗淡。尚卿擢郡仰面看之，見有不祥之兆，心下疑惑，因問進翰曰：「左都督今朝將有行何事，故備辦禮物若此(八)？」進翰答曰：「吾於本月十七日，有嚴君臨終之日。關山遠隔，公幹在身，但父子之情，心頭實難放下，因暫辦些小小盤饌，至日舉行，庶伸孝思。」尚卿擢郡謂曰：「此日正賊兵臨城，左都督當有大厄，何得伸孝思耶？」進翰聞言大怒，厲聲曰：「果如子言，賊何從來？」尚卿曰：「從南方至矣。」進翰喝曰：「那横山

如長城截路，苟有再生項羽，亦未能拔倒以過，況南賊乎？ 倘南賊人有兩翼，一齊飛越而來，吾當盡砍爲肉泥，不許一人走漏，有何懼哉？」尚卿擢郡曰：「老夫爲左都督言之，聽與不聽，任從都督心上，老夫何干？ 但老夫疲弱，乞賜馬一匹，早得返回，免遭兵火之厄。」進翰微微冷笑，許之，尚卿擢郡慌忙著履，上馬辭去。 進翰顧謂從傍人曰：「俗儒之輩，不過飭辭竊寵，瞞詐匹夫，何曾有個籌略者哉？ 今縱此言，尋即乞馬馳去，何其怯懦太甚？」韓蘇曰：「驗彼是言，思之似乎有理，相府宜仔細審之。 古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進翰大笑，搖頭連謂：「勿聽、勿聽。」至十六日雞鳴時〔九〕，進翰當令隨從手下排將禮物登盤，未有行禮，忽見小卒飛報，南兵越江破三校營，茂郡大敗，棄兵望樅梳急走，乞左府急提大兵救援，免其有誤。 進翰大驚，不及傳報，急率現在軍士〔一〇〕，馳就樅梳接應。

再説南兵於十六日大破茂隆於三校，反撤兵回江畔。 時酉末戌初，節制順義升帳，諸將文武會，謂諸將曰：「聖上令我等率兵伐僭，今兵已過界，現破二營，北軍亦挫鋭，今公等將用何策，捉得進翰？則彼等膽落，願聞其説。」文官記録盛會曰：「兵法曰『以實擊虛則勝，以虛擊實則敗。』」節制順義問曰：「何謂『以實擊虛則勝？』」盛會曰：「夫兵者，以廣量數法爲先。 於昨日我兵破茂隆於樅梳，逐明朗於滕市，進翰聽知，必發大兵守横山并海口門，我兵已難過。 莫若差下道水兵出海口，襲彼後背，據沿海民家，放火爲號，使賊徒望見煙火，謂我已取了地方，則心腸自裂，尋個便路奔走，何暇算得守横山乎？ 若彼不守横山，則我兵乘此突過，譬如疾風吹敗葉，急雨打殘花。 大軍直指梂營，進翰可得，此『以實擊虛之法』也。」節制順義聽罷，言曰：「此計雖妙，但其太急，恐失民心。」再問督戰昭武曰：「聖上令旨若何？ 公宜略述一遍，俾諸公得曉從令。」督戰昭武曰：「呈聖上令旨，傳與貴兄，宜節制水步諸營

將士(一二)，分撥調遣，戰鬥攻擊，隨機應變，盡在元帥，任其所制，是言密傳聖旨。如諸將或有違者，啓奏王庭，依律不恕。」節制順義聽罷望拜，謂諸將曰：「內則王令，外則將令，茲我與諸公並食君祿，當同心以報君恩，勿可恃才能，執其所見。故違軍令者即按以軍法，不恕。」諸將皆應聲曰：「奉節制將令。」於十六日申時，節制順義即下令：「先差下道正營兵掌奇春山爲先鋒，廣平營鎮守義林爲第二隊，該奇威禮爲第三隊，該奇茂花爲第四隊，該奇義禄爲第五隊，節制順義率壯捷營爲正隊，遵依圖次而行。又令該奇朝儀爲左衛陣，該奇扶才爲右衛陣，前鋭奇屬督戰昭武爲後合接應，各各依傳準備。今夜三更造飯，四更初刻聞砲聲即行，限日平明直至梂營攻破，拿捉進翰。務獲，勿容走脱，是爲首功。再差上道兵布政營鎮守扶陽爲先鋒，舊營鎮守大勝接應進兵櫳梳，徐徐攻破茂隆，不可有急。至午時二將可弩力大戰，捉守茂隆，倘或彼走脱，即當引兵沖接下道兵，截捉進翰解納，不得違令。」諸將領命回營，準備聽令。時天色清朗，四更忽至，節制傳發砲號三聲，諸將各依圖次進兵，但見：

兵威凛烈，劍戟凝霜，鉦鼓動青天，旌旗森緑地，象馬滿山塞野，戰船溢海滿江，波上似龍行，山頭若火焰。

復説下道先鋒將掌奇春山，十七日寅時，率兵直至橫山，沖擊東郡。此時東郡無有準備，南兵洶湧而至，如雷轟一發，不及掩耳，衆兵驚惶走散，東竄西逃。東郡單身急走，投落川下社去了。掌奇春山捉獲雄象二隻，器械銃彈，不可勝計。驅兵直至梂營。時鎮守梂營左都督進翰自率大兵入櫳哄救茂隆，營中惟委小將秦沛、紀紹二人在此。見小卒自石盤滾走而來，報謂南兵於下道已破東郡，勢必直至梂營，不免圍住。報罷，南兵至，已圍了營外。秦沛、紀紹聞知大驚，急率兵百人，伏在內城平林廟處以待。是

時，先鋒掌奇春山見空營無人保守，以爲唾手可得，遂催兵突入，直至平林廟處，忽見林中一軍突出，乃是秦沛、紀紹二人揮兵鏖戰，秦沛十餘人。掌奇春山見秦沛勇悍，急退兵石盤溪，據溪拒戰，兩軍相門，約二十合。忽見西南角上，塵頭蔽日，金鼓喧天，一軍似蜂擁而來，乃是節制順義大兵接至助戰，勢如地震山摇。秦沛大驚，措手不及，爲亂軍所斬。紀紹假作軍人，越溪走脱。節制順義、掌奇春山會兵屯於棣營，招降士卒，遂據棣營。於是三軍突入進翰家中，見酒肉盛陳最多，三軍相争飲食殆盡。後人有詩贊曰：

凛凛威風達彼蒼，長驅甲士掃邊疆；　金戈揮似龍蟠海，鐵馬馳如虎躍崗；
早發雷轟狐兎怯，急興電掣虺蛇藏；　雄師一奮狼煙息，名播中華孰敢當。

再説未明，上道兵先鋒將鎮守扶陽同接應鎮守大勝、督戰昭武諸將等催兵破茂隆、進翰於櫳哄。但督戰昭武先已預算，乃引本部兵出腰愈山，伏在深林處要路以待。其鎮守扶陽、鎮守大勝，出兵急攻茂隆、進翰在櫳哄上，那南兵人人强壯，個個英雄，無不以一當百。北軍茂隆失勢，膽裂心慌，莫敢抵敵，遂望山中急走。但山勢壁立，無處可投，乃棄甲來降，節制順義納之。進翰大敗，引敗兵走至檢弩，部下從象後者倣存二三百人，皆身被重傷，手無寸鐵，號哭之聲道路不絶。遶横山嶺後而走，至白石崗，將過腰愈嶺，見無南兵踪迹，進翰仰面大笑，謂衆者曰：「倘南將有智謀者，先伏一枝兵埋伏，截我歸路，則我等並皆休矣。」言未絶，忽山坡中突出一員大將，鶴體龍鬚，麟眉鳳目，甚其雄勇，似湧泉而急至，揮兵衝擊。進翰看見大驚，問曰：「南將是誰？乞通名姓。」應曰：「我南朝督戰昭武是也。」進翰怒曰：「南兵辱我太甚，大丈夫寧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是其願也。」即催兵交戰，銃如雷動，彈似星飛。此時督戰

昭武所騎雄象，象怯退出，督戰昭武慌忙下象步行，催兵急戰，彼我相持，未分勝負。督戰昭武怏望進翰射銃一發，早中進翰左臂，翻身落下，本隊衆軍救免，逃入山中藏隱〔一二〕。督戰昭武差軍追尋拿捉，不知去向。時日已申牌，忽見節制順義令傳各道諸將會兵，放火焚燒東郡一營，煙火熛天，家房化爲平野。焚營畢，各道兵皆至檢弩。其上道先鋒鎮守扶陽、鎮守大勝呈節制順義曰：「某等願引兵拿進翰，以絶後患。」節制順義曰：「進翰敗走，力盡勢窮，譬如游釜之魚，落坑之犬，何足道哉！但茲日已黄昏，山川路途〔一三〕，衆並未曉，莫如分兵列寨，暫歇一宵，待明尋問土人，探知消息，捉之亦可。」諸將曰：「奉節制將令。」皆自歇息。至十八日平明，督戰昭武引兵至落川下社，掌奇春山兵至棣營，鎮守扶陽兵至椅檝，鎮守大勝兵至山脚路，各奇隊兵隨後接應。捉問土民，皆言不見，諸將各引兵同進至兩邊江。鎮守大勝差人尋訪社民，問進翰消息，適有小民告曰：「臣聞往日左都督進翰被南兵攻逐，大敗逃走，隱在民家。招集殘兵，收拾器械，謀圖攻奪南兵，以報前仇。」裨將滎陽阻曰：『今我軍已逃南竄北，戰將皆隱嶺藏巖，其器械藥彈糧食既無，而象馬銃船旌旗又盡，況左府身帶重傷，勢難與彼相持。莫若退屯寨甕表奏朝廷，乞差兵救援，以圖收復。仰望左府移居静處，訪求良藥調治，待有痊可，選將練兵，報復未爲晚也。且茲南兵將雄軍壯，氣鋭難當，若與爭鋒，戰之則敗，望左將詳察之。』進翰聽罷，兩手拳席，大怒，仰天大叫曰：『皇天不佑，致使昭武辱困進翰若此，翰誓與昭武不共戴天之讎。』説罷又怒，其瘡愈痛，叫聲不絶，滎陽復勸，乃止。是夜五更，進翰退兵還堺城市處屯紮〔一四〕，訪求良藥，寫表申奏，乞差兵救應。」探人聽知民説如此，回呈鎮守大勝，詳其本末。鎮守大勝即差人將捷書報致，節制順義看畢，喜曰：「進翰死在旦夕。」説罷，乃差將臣吏文舍賫捷書呈報督戰昭武知會。督戰昭武仔細看畢，謂諸將

曰：「我等一舉成功，中都唾手可得，何況進翰，而無獲乎？」遂差將臣吏綏武呈來節制順義曰：「都督昭武乞進兵列在永橋、永賴等社地面，先者逆其進翰歸路，後者招諭北邊豪傑歸降，防有録用。」節制聽畢，令綏武速回呈與督戰昭武曰：「如此是兵家之大要，甚合我意。」但諸將等奉命出行，未有中文奏捷，我請督戰暫回，與諸將公同修作稟文，差人申奏聖上曉知，庶免我等專輒。」綏武奉命返回呈報，督戰昭武，即日來節制順義帳中〔一五〕，與諸將公同寫稟文，差人星夜馳稟進上。賢王接稟觀之，稟曰：

奉差平定北寇諸將文武等啓稟〔一六〕：

聖上明照，臣奉王命發兵，水步並進，突過大靈江北界。會同遣將調兵，於本月十六日早時，上道先鋒扶陽、大勝破茂隆於櫳哄，長驅直至櫳樤，茂隆現已降服。十七日下道將義林、春山越過横山，驅東郡而奪梂營，逐北軍進於檢弩。正道節制順、督戰昭斬秦沛於石磐，追進翰於腰愈。兩軍相鬥，頃刻之間，督戰昭一射，進翰被迹。彼軍救免，潛隱逃亡。節制順率兵大戰，而北軍膽裂心寒，將兵怯懼，皆遯於岩山，失措驚惶，莫能立脚。走回駐埔城市，招兵集將，欲以報仇，因糧食不敷，器械全乏，進翰差人表奏天子，啓達清王，内乞差兵救援。況鄭氏以進翰爲勁將，賴鎮藩籬，臣等蒙聖上之洪福，兵出有名，一舉而卷席兇徒，再戰而長驅僞黨，臣料進翰如魚已入罟中，早晚必成擒之。謹進啓章，仰蒙聖覽，臣諸將等百拜上啓。

賢王覽啓畢，大喜，綽髯謂諸將曰：「我得順義、昭武，破鄭必矣，真虎將才也。」諸將皆不無喝采，拜賀稱揚。賢王令差將臣吏文嚴，遞賞物頒賜諸將，及犒勞三軍，并密旨就北界傳與節制順、督戰昭聽令。旨曰：

令諸將等，前經奉命破捉進翰，是卿等皆有勤王竭力之心，故能一舉成功，予實殊思喜慰之過。予今上賴皇天庇佑，祖宗扶持，下恃諸英雄，三軍勇鋭，君臣協力，上下同心。我欲席卷中都，長驅北僞，滅鄭氏之頑僭，扶黎室於傾危，量此進翰是兒女，且進翰本鄭家之心腹，決不可容。兵法云：「先斬其枝葉，後除其本根。」使北軍不敢正視我軍之鋭氣，前者令中都心寒，後者令四鎮膽裂，是南朝之英雄也。諸將宜恪遵令旨，協力奉行，俾副予心之望。

諸將等聽令，望拜受命，各自奮志，欲復中都，削清海宇，立萬世之功名也。王再密傳與督戰昭武曰：「夫攻擊征伐，我委於卿，惟卿陳謀，捉茂隆，破進翰，驅東郡，取梂營，直真妙算，我心稱矣。但進翰敗兵失勢，隱於民家，或此處民夫見進翰尚在，則難於收服人心。急宜設謀，捕捉勦滅兇徒絶迹，招誘兵民來降，是爲上策。如有論謀定計，同節制順義相與協心，不可疏虞，切須謹守。如昭武或以撫集義安處將士兵民，收得幾何，寫簿差人調納，全宜存恤人心，以樂歸向。卿宜思之，副予所委。」督戰看見，望拜受命，感恩不已，即修寫義安新降將士、兵民簿籍，及進啓文，交與文嚴回稟。文嚴領取，星夜馳回入朝進稟，王折視其文，稟曰：

臣昭武稽首百拜上稟：

聖德明照，茲臣見金言，委任大事，臣愧才疏學淺，少智寡謀，誤其聖用，頗臣上蒙聖德知遇之恩，下賴諸將同心之力，以致進翰被其毒手，兵敗身傷，慌逃亂竄，伏迹潛踪。今聖量欲其勦滅，況進翰雖閹宦之人，是智能之將，鄭氏以爲强勁。方今聖上意欲恢復中都，削平四鎮，必須收集英雄，招撫豪傑，不可緩也，臣乞作諭言：招進翰來降，以助南兵一臂之力，可謂虎狼而生翼也。彼若堅

心不二，後可從反間之計，使彼君臣自相屠戮，不待我張弓揮劍之勞。如有招集得布政、義安、奇華、石河等縣將士兵民來降者，乞聖德旨許官者仍其舊職，兵者給賜錢糧，民者免於賦役，如此則北朝將士日以附致，處百姓降伏服。臣乞選兵，立爲隊伍，置將管之，以備差撥，此以秦攻秦之法也。望聖上詳察焉，今稟。

賢王聽罷，大喜，急差文景傳令，與節制順、督戰昭依此而行，早回報稟。二將奉命，即寫諭書。差祿鮮藏入懷中，潛出葛氏，訪尋親弟名朝朗，報說此事。其朝朗是進翰部將，接取諭書，入呈進翰曰：「南主聞左府之名〔一七〕，愛如珠玉，令諸將遞密書敬呈左府，欲諭來降，任爲大將，委作棟樑，是其真心也。南朝諸將差祿鮮遞書敬就，現候在門外，望左府自裁。去就若何，説與祿鮮知會，回報南朝諸將曉知，自來迎接。」進翰接書開看，書曰：

南朝元帥順郡公、督戰昭武侯諸將等，敬書於左都督副將尊公麾下：

蓋聞天地有陰有陽，有陰陽則有消有長；日月有升有降，有升降則有盈有虛。竊見左都督志蘊經綸，心藏韜略，上篤匡扶王室，以顯大才；下思賑救生民，以敷實惠。夫鄭氏凌君罔上，蠹國戕民，外名爲黎臣，内實爲黎賊〔一八〕。上挾天子，下劫公卿，猜忌英雄豪傑，廢黜將相名臣，人各耳聞目睹，豈有虛説者哉？況在都督能識時達理，衆並以英雄稱之。茲而背暗向明，都督誠非難料，且吾等常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古之英雄豪傑皆有此也，豈吾等敢以非理而相逼乎？當今南主明公，德敷遐邇，恩普羣方，屈己以求賢，傾身而待士，志扶帝室，心憫黎民，聞都督之才能，慕都督之名望。如都督今日肯傾心向服，不但嫌疑盡釋，其於功名富貴亦必共之。倘或都督執

迷不悟，身雖目前權貴，不免世人之貽笑，以其臣莽編之青史，千古污名。又恐一旦崑崗玉石俱焚，

靈芝與腐草不分，瑞鳳與雌雞同窘，望都督詳察之，幸甚。今書。

進翰將書翻看數次，忽睜目大怒曰：「吾事鄭王，相愛甚重，富貴已極，其恩不淺，豈今日再圖二心，妄求富貴，而忘大義乎？且吾嘗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今南人敢以亂書投我，使我爲不忠之人乎？」說罷，喚小卒急捉祿鮮，調回王府斬首，以消吾恨。裨將朝蘇阻曰：「自古兩國相爭，不殺來使，況祿鮮乃彼役使之人，一個小卒，殺之何益？不如逐回，以彰其德。」進翰聞朝蘇之言，其怒消解，謂朝朗曰：「爾速與祿鮮速回，說與南人，吾願生爲鄭臣，死爲鄭鬼，豈效小人之輩，朝夕二心，而圖爵祿乎？吾寧死決不降矣。」時人聞知，有吟詩一律云：

閫外人臣奉命行，九重恩重一身輕。忠臣既說無雙事，烈女曾言不二更。

莫謂徐公無染濁，且言虞氏有留清。閑觀自古漢唐世，閹宦如君得幾名。

於是朝朗出說與祿鮮：「進郡堅心如此，兄急早回，免遭其禍。」祿鮮聽罷，急逃回，將進翰所言從頭說過一遍。節制順義、督戰昭武聽言大怒，昭武乃與節制順義曰：「狂夫小輩，宦監鄙夫，敢出驕傲此言，留之恐爲後患，須用間牒計圖之，以消其恨。」節制順曰：「然，公早行之。」二將雖怒，再稱曰：「彼真忠義之人，世無及也。」於二十四日，即令屬令史名文芳領金銀并間牒，從暗路潛至中都，尋問親弟名文祥。先呈與親父都督禮郡詳細，齎金銀與間書呈與户部尚書左都督崇郡公，報知進翰之過，將計殺之，以絶後患。且都督禮郡及都督崇郡是貪饕之輩，諂佞之徒，原與進翰有隙，因此賂賜財物以謀之。於是文芳領計，從其間道，不日夜至中都。尋得親弟名文祥，先訴弟兄遠隔之情，後陳說奉差之事，說過

一遍，二人同入親父都督禮郡府中。文芳哭拜，訴其父子久别之由，受失其朝省暮看之罪。再呈南朝諸將差遞敬禮物，又訴以密意如此。都督禮郡聽罷大喜，即同文芳、文祥來呈户部尚書左都督崇郡府中。文芳望拜，呈以南方諸將愛慕尊顔之德，日常稱揚，特差賀金銀，先爲敬禮，以表寸忱。又上密書遞進。崇郡大喜，收納進禮，接受密書，移坐密室，折書看之。書曰：

南朝節制虎威大將軍順郡公、參謀督戰昭武侯諸將等，拜書於北朝户部尚書左都督麾下：蓋聞有天地，有民物，民物得所而天下和。曰朝廷，曰公卿，公卿得人而朝廷正。古今不爽，經典猶存。竊見貴官真廟堂偉器，是樑棟宏才，理審愛國憂君，務在除姦去叛。況兹進輸乃閹宦之鄙夫，任爲大將，管鎮藩籬，理宜盡忠報國，何出狂妄之態，獨招禍亂。再恃而自矜，視朝廷如無物。譬如井中蝸子，豈知蒼天之大歟？曩於戊子年，潛以鼠謀雀計，今特以進輸三罪陳於前，庶憑鑑諒！使部嘉捐身而入内界，侵犯壘捍，南主差一將之雄，威揚貔虎，早發雷轟電掣，部嘉縮頸寒心，使之片甲不回，以致火焚水溺，如此無所慙愧，其罪一也。至於甲午年，又差茂隆潛過南界，盜捉僧尼婦女童子，割馘帶回，詭奏謂破敵，自誇其功。如果有破敵，是爲將之任，可也，況其僧尼婦女童子，實無戰鬥，有何罪焉？而差軍妄殺，以爲己功，是上慢君王，下欺朝廷，其罪二也。逮於今年，自先啓釁，差茂隆潛兵過界，盜捉巡軍，自誇勇悍。古者爲將，有如此乎？而進輸敢有自專，妄行小謀，而不圖大事，以致南北争鋒，百姓軍民枉死，其罪三也。兹南主仁慈大量，不忍赤子之無辜，擬捉進輸，再憐生民之塗炭。南朝諸將等見進輸是雌雞之唱亂，苟欲容而法難容，欲恕而律不恕，再三稟乞，出兵有名，一舉而卷席棣營，再戰而進輸敗績。隱幽藏避，力盡勢窮，使茂隆先已來降，而進輸

後求歸命，願爲内應，以爲進見之功。南朝諸將怒曰：「先招禍亂，亦在此人，後乞歸降，皆在此輩，是忘義背君之匹夫，用之何益？」爲此我等未納。彼已謀反中都，我等本欲乘機，居中取事，然爲之者，又非丈夫也。特差文芳密報消息，但文芳是貴官之族屬，性有謹慎，定無漏泄。今進翰驕慢如此，唱亂如此，反心如此，其罪可謂滔天。況貴官乃朝廷之宰輔，社稷之棟樑，理宜遠慮，可無近憂，願公詳審之，則國家幸甚。今書。

左都督崇郡公大怒，問文芳曰：「此事果乎？」文芳呈曰：「這等事情，臣皆目睹，非有虛説也。」崇郡聽言，駡進翰曰：「狂夫小輩，唱亂背君，其罪比同山海，況前日辱吾太甚，時乎不報，更待何時？吾決稟知王上，拿來問罪，不可容也。」二十九日早時，左都督崇郡同都督禮郡入朝，伏奏皇帝，拜稟清王，陳奏進翰棄失梂營、横山、布政各處，欲降南主及萌心反叛之罪。前後奏畢，清王勃然大怒，召朝廷文武公論。兵部少尉豪郡稟曰：「南兵侵界，其鋭正强，急宜先差勇將雄兵，入守義安，鎮禦賊衆，撫慰民心，免其驚怖。後差一將領兵，入捉進翰，調回朝廷問罪。遲則走脱，更生一敵，是兩全之計也。」吏部尚書雲臺出稟曰：「如差兵守禦，速宜議之，若捉進翰，不可急也。況進翰雖宦竪之流，亦有忠勤之志，既通韜略，頗有英雄，真才將也。或南兵畏懼，縱反間之計，使我君臣，自相誅戮，使彼居中取事，願王審察之，免中他人之計。」清王不聽，切齒大怒。夏五月，差太保溪郡、都督隴郡率水步三萬，入守義安，以禦南兵。又差署衛禮祥引兵往捉進翰，謂回朝廷問罪。却説署衛禮祥奉旨出朝，整裝上馬，望義安直往至厥江，途中撞著進翰來路。禮祥停鞭問曰：「公那裡去？吾今奉王旨在。」進翰曰：「王旨有何公幹？」禮祥曰：「王旨來捉左都督調回朝廷問罪。」進翰聞傳王旨，大驚，慌忙下馬受縛。沉思良久，以

爲前日鎮守義安，不能捍禦南兵，喪師失地，致差捉回治罪，初不知被人反間之意。及細問在京隨行來人，始知顛末，乃悔曰：「我若聽禄鮮之言，則免今日之禍矣。茲事已如此，當復奈何？」且瘡痛甚重，忍耐而行，晚至驛亭，遂告署衛禮祥曰：「我身被重瘡，痛不可忍，乞暫寓驛舍一宵，明日再行，未爲晚也。」署衛禮祥聽説唯唯，乃傳軍暫投驛亭安歇。是夜進翰獨坐竹床，憂怒倍加，仰天嘆曰：「進翰身爲宰相，任既最重，責亦甚大，今管守棣營，其城失而身尚存，非英雄也。苟勉强隨人回京，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因長嘆三聲曰：「皇天照否？鬼神明否？鄭王識否？」嘆乎「時也〔一九〕，命也，運也！」嘆罷，遂飲毒而死，壽五十四歲。時人有詩嘆惜曰：

　　忠義常懷志不移，堪嗟身事與時違。石崗帶迹人堪嘆，驛舍吞仇世可悲。
　　昔日曉公哀未已，今朝翰將淚空垂。驗知富貴三更夢，世上何須論是非。

明日署衛禮祥聽知，乃傳軍人暫且權葬，以事速回拜稟。清王聞稟，悔曰：「吾中姦計，悔之何及！」乃深自惜之，許將骸骨回貫殯葬，以表忠魂。

於是細作文芳聽知大喜，拜辭親父，與誘文祥來降。兄弟二人，星夜馳回，報與督戰始末如此。督戰聽罷，喜不自勝，撫掌大笑曰：「我心施計，除却進翰，勝殺北軍千萬，其中都指日可得。」即時差人呈報節制順義，知其進翰如此，如此。節制順義得信倍喜，乃拂袖言曰：「鄭家大運將終，羽翼既除，則一身如鳥折翼矣。」即與督戰昭武差將臣吏廣忠將文芳、文祥回朝拜稟。廣忠奉命，星夜回至舊營，入朝望拜，稟知進翰始末之事。賢主聽稟大喜，笑曰：「順、昭施謀，無不應驗，真當今我之伏龍鳳雛也，清都待時休矣。」遂令內差才奠、都禮齎賞物就義安，及傳遍竪招安木牌，禁軍擄掠，以安民心。再重賞節制

順義黃金三十兩，白銀一百兩，絹稅二十疋； 督戰昭武黃金三十兩，白銀八十兩，絹稅二十疋； 私賞寶劍一柄，錦衣一領。 其文武諸將，各皆重賞有差，與運扮官糧錢。 犒勞三軍畢，又賞文芳、文祥每人白銀二十兩，以表功勞。 才莫、都禮領旨早至義安，頒賜諸將賞物，各道望拜受。 賞畢，才莫又傳節制順、督戰昭曰：「王旨傳二公下立木牌，招集將佐百姓來降，禁其兵夫擄掠，以樂民心，以安歸向。」又傳急定計率兵進取中都，聖上發兵尾後接應，勿得牽誤。 如國家大事，皆委於二公，相與料量。 二將受命，即日傳立木牌，招安將士兵民，其牌曰：

奉差節制諸營虎威大將軍順郡公、參謀督戰昭武侯，爲招安牌，禁布政、義安二處，奇華、石河等縣各社民，并將兵等知會： 事由彼跋扈臣鄭氏萌心篡奪，累許强兵侵擾邊境，良民被其荼毒。 曾已移詞諷諫，舊惡不悛，朝內文武諸臣，肅將伐叛，勦除賊黨。 天戈所指，風火隨輿，雷霆之威，到處恐怖，莫不縮頭寒心，移東就北，或逃居平原草野，或深隱窮谷深山，日往月來，未知所止。 茲承令諭，俾得咸知，爾等宜胥相遍報，相率來降，民者樂其生涯，官者仍其舊職，以體好生之德，以昭廣納之情。 又茲向後，諸奇隊船等，及附近員人，無得攪擾，擄掠民財，脅姦民女〔二〇〕，燒毀家園，劫奪六畜，再取生花等物，違者許見知員人提捉的身，并贓物，引就營門解納，按以軍憲。

須至招安牌禁者，自招安牌一下，義安處官民看見，皆怨清王，欲降南主。 時有參督明朗密請署衛朝蘇議曰：「我聞南主英武有餘，仁恩廣布，諸將協力，百姓歸心，真當今之真主也。 其如鄭主，上則欺慢天子，下則凌殺公卿，天禍人災，殆無虛日，莫非天運將終乎？ 今我等若久從之，不免後世之貽笑，古云：『不明去就，非是丈夫。』」朝蘇曰：「參督之言是也。」遂決志南降。 乃招集義安處署衛秀龍、威布、嚴俊、

橋都、添崇，該隊纘武、潛雲、宏雲、禮全、顯忠，書記洪嶺、少海，隊次寧禄、朝華、朝雄、都禮等，並將家屬妻小，及象馬器械士卒，就節制寨中納款。節制順出帳迎接，設宴厚待，諭曰：「公等能識時達理，背暗向明，並是英雄豪傑也。」參督明朗起身稱：「小將等久聞南主寬仁厚德，恤衆愛民，乃當世之明主，本欲歸降久矣，但去向無由。再聞節制之名，如雷灌耳，玆因乘時，得睹尊顔，是三生之有幸也。」宴罷，各宿帳中。至後日，節制順始選降兵，立爲奇隊，降將分屬各營隊。修寫新降簿籍，差將吏文舍遞回稟進。王看見新降簿，將兵及吏民甚衆，大喜，急差才奠齎銀帛重賞諸將，及頒許新降等，以慰歸降之情。又密傳節制順、督戰昭曰：「閫之内在予所制，閫之外，二卿早當分撥調遣，以取中都，顯君等之名，副予心之願。」節制順、督戰昭聽令，望拜受命。於是節制順升帳會集諸將文武議事，忽見社人名演禄來降，呈曰：「臣在中都，聽知清王聞進翰失師喪地，差太保溪郡公爲元帥，吏部左侍郎文瀷伯爲參謀，領兵二萬，收復梂營。再差内監都督同知隴郡領戰船五十隻，守奇羅海門，防禦南兵，致臣特來訴報。」節制順聞言，問諸將曰：「賊兵如此，我當分兵列陣以待，若賊初到，我軍急攻，一鼓可擒也。」督戰昭武曰：「此賊奪戰之法，今賊勢大，難以争鋒，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多廟算者，是貴乎兵。』況賊兵倍我，以少拒多，必難取勝，不如設計取之，可獲全功。」節制順問曰：「計將安出？」督戰昭曰：「今我兵暫撤回南界，屯紮清河地面，示其以弱，密差一勇將領步兵并雄象設伏在櫳榱，差一將領水兵屯海門以待。如溪郡引兵直至梂營，見我兵已回南邊，彼自矜誇，以爲我怯，必彼自恃雄勇，無有準備，我因此乘其懈怠，我發兵襲破，則溪郡成擒矣。若隴郡外軍在奇羅海門，聽知溪郡兵敗，自將走矣，我水兵乘勢追襲之，則獲全勝，此一舉兩全之計。」節制順聞之，大喜曰：「此計甚妙，我宜依此密諭各將而行。」遂

令該奇雄威侯領兵三千，雄象三十隻，伏在櫳梳深處以待。又差掌奇雲龍侯領戰船二十隻，伏在沌海門密處，聽令急攻，勿得有誤。其大兵撤回靈江邊清河屯紮，以防攻擊，仍許細作人名演禄、文賢探聽賊情虛實，早回南邊報説，不題。

却説北將太保溪郡領兵直至梂營，見南兵已回南界，但留空營，溪郡且疑且喜，乃召隴郡參謀文濯諸將文武會同議事。溪郡問曰：「南主差順義、昭武領兵破左府進翰，已復梂營并各處，何故又棄地返回南界，無有留兵守禦，不知意思如何？或聞我兵大來，潛謀設伏；或懼衆寡不敵，先計逃回。兵法實虛，且難逆料，公等宜盡底蘊，論料如何，俾得濟其兵務。」參謀吏部左侍郎文濯對曰：「曩者左府進翰坐鎮梂營，多番輕敵，觸起戰争，百姓驚惶，人民愁苦，以致兵敗身亡，方今聖德差元帥率兵收復梂營，大兵未至，而南兵先已自回，非是怯弱之意。且南兵武有順義、文有昭武，是皆勇智之將，三軍乘勝，鋭氣方張，今棄梂營，某恐其中必誘敵之計。況元帥坐鎮梂營，臣論有三不利之事，如待事之後，不免如左府進翰之故事矣。」溪郡大驚，問曰：「何謂『三不利』，願參謀詳説之。」文濯答曰：「今布政奇華縣，兵民已降南主，倘南兵進攻，奇華民則爲内應，腹背受敵，元帥何以制之？一不利也。況梂營水步懸隔，無有接應，難以憑依，攻擊既難，進退不易，是二不利也。梂營地勢逼狹，進退不便，如南兵象乘勢突過横山，長驅直進，我兵難制，是三不利也。不如還兵屯落川下社，防有不虞，是爲上策。且此處前有大河廣闊之地，易於戰鬥，水步相接，應變隨機，是兵家大法也。此某之淺論如此，望元帥自裁，免中南朝之計。」太保溪郡聽文濯之言，點頭曰：「卿言有理。」遂傳令回兵，就落川社屯紮，論謀定計，以禦南兵。

細作人文賢聽知其如此，回報節制順義、督戰昭武聽知，二將聽言，深恨曰：「文濯小輩，焉敢識我良謀，以致溪賊藏避！」其心半信半疑，又差細作再探聽得實，經一月間，未知消息如何。至七月，忽見有布政北河委蘭社人名和武在中都來降，報說始末，如演祿、文質所言，又呈曰：「溪郡屯在落川下社，差軍約五六百人，巡游梂營，朝往暮回，以爲聲勢。突入森屯頭等社，巢穴民家，掠取禾穀、生花、雞、猪、牛犢等物，奪回落川下社，分許軍士，無有屯兵梂營。」督戰昭武聽知，遂詣節制順義帳中，報說此事。二將論曰：「溪郡奉命保守梂營，而棄布政、奇華之民，回兵屯在落川下社，又奪取民間財物，一則兵絕其糧，二則將無鬥志，攻守之間，自有定議，但今聖上未曉緣由，合寫啓文，差人回稟。」不日已至舊營，入朝拜稟，其啓文曰：

奉征臣順義昭武等具啓上稟聖上御覽： 方今溪郡領大軍入守梂營，志在揚威耀武，已經月餘，未曾一戰，屯據落川，分兵固守，不敢正視我兵，惟日日脅掠彼民財物，一則兵疲而饑渴，二則將怯而心寒，兹見人心，已知天意，早晚必撤兵回。爲保全之計，若彼退軍時，臣等發兵從後襲擊，席卷長驅，務至中都，以擒鄭氏。乞聖上急差勇將雄兵隨後接應，差水軍屯住瀘江，每發大砲，一則示我聲勢，一則恐彼兵將。又臣論賊兵雖多，而無鬥志； 賊將雖廣(一一)，而少勇謀，古者曹兵百萬，猶敗東吴； 與赤壁三千，猶拒諸葛，何論多寡而憂賊黨乎？ 臣等少謀淺智，望聖上神機妙算，臣等頓百拜。謹啓。

賢王覽啓畢，大喜，遂差將吏臣兼略就清河密傳與節制順、督戰昭曰：「此謀最善，甚合吾意。節制宜公同諸將，分撥調遣，或彼退兵，宜乘機急攻，勿得懈怠，長驅直進，不許賊兵反顧。吾當親率大兵隨後

接應，收取中都，擒滅鄭氏。溪郡身下瘡疥之疾，勿許久居此處，將士離心，更難再舉。」二將奉聖旨望拜受命，即日升帳，會集諸將。分遣正道鎮守扶陽爲正先鋒，該奇純德爲左先鋒，該奇奎勝爲右先鋒，該奇延禄、盛會爲左右衛陣，節制順、督戰昭爲中隊，掌奇朝康領雄象三百隻，并正營隨後接應，聽令發兵，直破太保溪郡在落川下社； 加上道忠義將茂隆領布政、北河兵四隊，廣平兵五隊進左枝，掌奇春山、該奇扶才、文官貢覽進右枝，鎮守大勝隨後接應，聽令同發兵破迪郡在落川上社。分遣已定，節制謂諸將曰：「我等食君厚禄，報國重恩，宜遵圖次，直破賊徒。兵貴神速，長驅溪郡、迪郡，捲席中都，竹帛名垂，只在今日，違令者軍法難容，成功者必當重賞！」諸將皆斂手曰：「奉節制將令！」各歸本寨，看點器械，準備聽令進發。兵將皆歡心喜志，磨拳擦掌，志在進取中都，擒滅鄭氏，譬如盆内捉魚，坑中捕鹿，何有難哉？ 忽有永馨社民就哭訴與督戰昭曰：「太保溪郡是兇暴之徒，縱車戕暴百姓家園，擄掠民間財物，收回入己。人人隱匿山林，個個逃亡河海，父南子北，夫東妻西，愁苦已甚。賊兵猶據民家，仰乞尊公早發天兵，救民性命，是天地之大德也。」督戰昭聽罷，心甚憫焉。賜以錢帛，遂差人就稟節制順曰：「翌日有永馨社民報説溪郡害民如此如此，定是匹夫之輩。望節制今日急密傳三軍各道，入則含枚，馬皆勒口，酉時發兵，早時直至棣營，急破賊兵，拯民塗炭，使溪郡無能聞知，自然走矣。」節制順聽罷大喜，遂差人回報督戰昭曰：「依計而行。」節制順急密傳諸將各道，於本日酉時，依圖次發兵，直破溪、迪二營，生擒彼衆，解納王庭。諸將奉令，火速發兵。先説先鋒扶陽、雄威等率兵直至沌海門，驅軍急戰，賊兵聞知大驚，急走回落川下社，報與溪郡，聞知駭然，未及整兵，忽見南兵已到落川營外。溪郡驚心散魄，將兵不及相顧，但縱横亂走，尋路奔逃，被南兵大殺一陣，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溪郡棄象步走，逃入

林中，潛出林户回永營去了，我兵大破溪郡營。

再說上道鎮守大勝、掌奇春山、該奇扶才、忠義、茂郡聽知下道已破溪郡，即驅兵直破才郡、迪郡、義林、豪策等營。此時才郡等聽知溪郡皆棄營而走，不敢回顧，南兵上道茂郡等已破其營，長驅才郡、迪郡、義豪等，皆走回永營去了。縱棄象馬藥彈器械，兵民上下二道所獲不可勝計。於是南兵共會兵於落川下社，至申時，節制順義差該奇扶才、扶林、朝義、督戰昭武領兵直至奇羅海門，攻破隴郡水軍。兩軍相鬥，大戰片時，隴郡大敗，遂率戰船走回永營逃避。節制順義鳴金收軍回寨，會集諸將，論定功績。一面差人回朝奏捷，一面分兵列寨在落川社，以防攻擊。時人有詩贊云：

旗幟飄揚殺氣漫，威風凜凜渡金關。雄如霹靂驚狐兎，勇似狂風怯鳳鸞。
蓋世英雄名將列，閫權整肅鐵兵壇。乾坤管守如翻掌，方識深機運動難。

却說溪郡走至永營，查點兵數，折其大半，心中憂悶。忽聞隴郡水師大敗走回，二人相抱而泣曰：「我等奉朝廷之命，以挫南兵，不期互被南兵所破，耗兵損將，辱莫大焉，何面目見朝廷乎？」說罷又哭。參謀文濯厲聲言曰：「二將軍相哭以破南兵乎？ 夫勝敗兵家之常，何故爲此婦人之態耶？ 如不選集兵馬以防，報差人奏啓朝廷，乞差兵救援，以復前讎，雪恥辱，哭之何益？」溪郡聞言長嘆，謂文濯曰：「我等職居宰相，統領雄兵，欲除逆寇以救民生，兹被南兵所破，其辱已甚，何求生哉，不如一死而已。」文濯曰：「元帥如此，是負朝廷委任，非英雄之志。」溪郡聞言，遂修表差人回稟清王，乞差兵救援。清王得表，始知溪郡兵敗，遂召集文武諸將議論。當郡稟曰：「溪郡是無謀之輩，以致敗亡，臣乞領軍長驅直進，擒順、昭納於麾下，以展英雄。」清王大喜，遂命左都督當郡爲元帥，賴郡、都署衛祥忠統領步兵一

萬五千，屯在天禄縣明良社，内監恒郡、漢郡、署衛寧禄領兵屯在平浪山，再都督同知隴郡領水師三十隻，屯在驅獨江，爲犄角之勢。又撥各縣鄉兵屯於本縣，以各自守，即日發行，不日至天禄地面，公同設謀破敵，不題。

且説南朝細作人文祥在京師探訪消息，於十二月返回落川下社，呈節制順義、督戰昭武曰：「清王差當郡、隴郡領兵報讎，如此如此。」二將聽言，會集諸將議謀。忽有細作報説當郡、隴郡恨奇華民歸降南主，差署衛寧禄、祥忠二將領石河、天禄二縣鄉兵，入捉奇華人民男女老少無遺，調回中都處罪。節制順義聽報大怒曰：「當賊小輩，殺害良民，理宜勦滅。」遂令傳諸將會同雲葛市，分兵設伏，以捉祥忠、寧禄。差該奇留延爲正先鋒，該奇添榮爲副先鋒，該奇雄威爲左右衛陣，諸將隨後接應。各將奉令，率兵望石河而至。且説先鋒將留延途中早遇賊將署衛寧禄，留延推兵急攻，賊將寧禄大敗，走出廣勸社。留延急追，捉獲雄象一隻，并器械銃彈。署衛寧禄走香積山，覷望留延兵少，無有應接。署衛寧禄大怒，回兵弩戰。留延寡兵難敵，走回梂楌處。署衛寧禄又收獲雄象并器械，以爲得勝，心中大喜，率兵返回，無有預備。忽遇南將該奇添榮伏兵在廣勸社密處，待署衛寧禄兵回過半，添榮於中突出，勢如雷震，不及掩耳。寧禄兵驚失措，西逃南竄，各自求生。署衛寧禄棄甲，假作軍人竄逃，走回永營。喘息未定，署衛祥忠聽知，亦先自走。我將添榮又捉獲雄象及器械，調就節制順義帳中獻納，以爲首功。節制順義重賞添榮，設宴慶賀，傳令諸將各道回兵梂營屯紮，養兵蓄鋭，定計進取中都。諸將奉令，撤兵回梂營，分營列寨以待。時北軍當郡、隴郡聽知署衛寧禄、祥忠兵敗，心中大驚。當郡曰：「人言足智多謀，英雄勇略，三軍鋭壯，將士同心，果然無虛説矣。我若與彼争横，戰之則敗，莫如分兵固守，以觀時變，乘其懈

怠，發兵攻之，可得萬全，是爲上策。」隴郡曰：「元帥之言是也。」遂傳各道分兵築壘，爲固守之計，彼此相持已經數月，南北無有攻擊，各自寧息。

且説南朝督戰昭武忽得一計，密差細作人名文祥、儒黃、快德領金銀并曉諭辭，從暗路往四鎮説客招降，爲共攻鄭氏之計。三人奉命上路，潛至山南、快州招諭，各名將皆傾心向服，願應義舉兵。三人大喜曰：「我等分路而行，不可緩也。」於是快德上高平，文祥往海陽，儒黃就山南，同用曉諭。先説快德，至高平謁見盛王，并莫朝名將等，快德稟曰：「南主仁慈大量，德著羣方，鄭氏姦凶，戕民蠹國，意欲結交王地，匡輔黎君，特差臣等往報消息。乞王上早發雄勇之兵，以分鄭家之勢，是兩鎮皆和好矣，望王上留意自裁。」盛德王聞之，喜曰：「我本欲興兵滅鄭，以報前讎，原孤掌難鳴，隻身難動，兹得南主之信，今豈敢不從？乞南兵過潭江北界，我發鎮兵擊之，首尾交攻，腹背受敵，鄭氏必可亡矣。歸語南主，須可速行，不可遲緩。」快德望拜返回。再説文祥歷到海陽，入見奮郡，文祥呈曰：「南朝督戰、節制二官聞將軍之名如雷灌耳，想必鄭氏以將軍爲右臂，日居廟堂之上，籌畫國家大事，孜孜旦夕，望得面談，是其幸也。豈期置將軍於東土，是棄珠玉而取磚石〔一二〕，尚何爲耶？」奮郡聞言恨曰：「今鄭氏倚其權柄凌蔑君上，荼毒蒼生，以致民多怨叛。我聞南主英雄蓋世，識量過人，賢士歸心，黎民仰德。又聞節制、督戰二官智勇兼全，恩威並著。我意本欲來降久矣，但恨其無路可以相通，坐待時機，以圖大事，今幸子已來此，亦得鱗鴻之便矣。」文祥呈曰：「將軍有真心如此，乞遍報各名將與本處豪傑，或間道詣在軍前效用，或在糾合義士，待大軍到處，乘時而動，勦彼鄭家，匡扶黎室，功亦不小。」奮郡暗喜。文祥因呈曰：「倘本鎮諸税，托以期限，勿許社人輸納京都，此亦絶糧之計，不戰可破矣。」奮郡聽知喜曰：「是

我本心，爾速回呈與節制、督戰二位長官，早發雄兵，越過潭江，長驅而進。我當興兵衝擊，使彼前後受敵，則鄭氏成擒矣。」文祥拜謝出營，返回南界。復説儒黄徑到山西，途中早遇記録胡，同入驛亭。施禮畢，呈記録胡曰：「督戰致敬貴官會曉，往歲之言，心存記否？兹南兵已據大河南邊，分營屯紮，但望貴官一番相會面談，庶明肺腑。」記録胡聽言大喜，訪儒黄曰：「我之主意已多時也，今督戰貴官意下若何？」儒黄曰：「督戰官望貴官諭説山西，明理識時者早與本處義兵協心相助，先除鄭黨，共享太平。」記録胡曰：「謹遵命。」遂作信書，付儒黄遞進節制順義、督戰昭武，再謂儒黄曰：「爾回呈與二位貴官，今鄭王凌僭皇上，脅辱士夫，天人共怒，乞早發雄兵過界，我當招諭四方豪傑，同起兵民，以擒逆黨。先者光其帝室，後者顯其英雄，是我平生之所願也。」儒黄受書，拜謝回南朝。正是：一使説辭摇鼓舌，四方俱起戰争心。

却説盛德丙申四年二月，細作文祥、儒黄、快德等探知四鎮返回，入帳呈督戰昭曰：「四鎮皆已傾心向服，準備興兵，以防攻擊。」督戰昭聽罷大喜。儒黄於帳中取記録胡密書呈上，督戰昭接書開看，書曰：

愚老草萊人范有禮拜書於大將軍麾下靈光照審。古云：「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言聽計從，是魚水之緣。」於今可望。兹因乘間樂道，權爲説客，遠方事遇不期，適見使臨當路，爲道數説言肺腑，如知千載因緣。意欲馳驅梅驛勸胡歸宋，理同弔伐，承柳音誘北歸南。所深虞者，使行無信，他恐有疑，敢煩使者再回，款曲代陳於蟻悃，幸賴將軍高料，殷勤願透於龍顔，乞使復來，與愚老同行北地。順天所命，贊聖朝，業創南天，功遂必成，壯地圖，永立功名，奠安黎室，誠心謹致，恭請勿疑。

今書。

督戰昭武看罷，大喜，重賞三人畢，遂詣節制順義營中。節制順義出接入帳，坐定，督戰昭言曰：「於前年弟差文祥等往四鎮説陳利害，誘以協力同心，興兵滅鄭。四鎮皆悦然領命，皆願奮發兵威，歸心向服。山西處記録胡有密書遞進在此。」節制順問文祥等曰：「爾到四鎮觀虛實，果有真心樂用，竭力興兵，匡扶王室，拯救生民，或真心、或詐語耶？」文祥呈曰：「臣等潛過四鎮，陳説此事，人人皆咬牙切齒，深恨清王。言曰：『若得南兵越過潭江北岸，長驅而進，則東處奪稅不納，以絶其糧，高平北處興平屯據城團，以分其勢，山西處願爲内應，以奪其城，山南處乞爲先鋒，以挫其鋭。』皆真心，非詐語也。」節制順聽文祥所言，大喜，謂督戰昭曰：「公用此謀，有鬼神不測之機，諸葛、子房亦不居其右也。」督戰昭起身謝曰：「皆是聖主之洪福，天意之使然，四鎮傾心，羣方向服，百靈擁護，以致如此，弟有何能？茲人心已順，是謂天與人歸，兵法曰：『成於果決，敗於猶豫。』願節制早定大計，發兵長驅當郡，直取中都，以成大業。古云：『天與弗取，反受其殃。』望節制詳審之〔一三〕。」節制順曰：「督戰之言最善。」遂升帳會集諸將，公同梀營，分列圖次，聽令發兵。正道差鎮守扶陽、記録盛會爲先鋒，節制順爲中隊，掌奇朝康領正營兵隨後接應，進兵至恒浪山壘，破恒郡、漢郡及署衛寧禄、榮陽、弼忠在彬舍社。加上道歸義將該奇留延爲先鋒，該奇添榮、登贏、禄壽，右都督茂隆爲左右衛陣，鎮守大勝爲中軍，衛尉純爲接應，進至溟江破賴郡，署衛祥忠營，再轉兵會同正道兵，破恒浪壘。其下道該奇延略領其原兵爲先鋒，該奇扶才、記録貢覽爲中隊，督戰爲合後，進兵櫳哄，直至彬舍壘，起煙火爲號，以襲後背恒郡、漢郡及署衛寧禄、榮陽、弼忠等營。分遣已定，節制順曰：「我等享國家之厚禄，奉王命之委專，竹帛垂名，流芳萬古。乞諸將

同心協力，除鄭孽以匡王室，奮勇施威，滅當賊以救黎民，是英雄之志也。」諸將皆拱手諾曰：「謹奉節制將令。」各歸本寨，準備發兵。於本月初二日酉時，各道皆依圖次進發。

先説下道督戰昭酉時進兵，先鋒將延略兵至櫳哄，遇巡軍分兵拒戰，我軍大喊一聲，急射，賊巡軍大敗，走入林中，射得一老嫗，死於林門。延略回報督戰昭，督戰昭曰：「我兵初發，轉行陰道，殺得大陰老精，若陰消則陽長矣，是我軍大勝成功之兆。」急差軍直進，至於林中。時已四更，路途幽險，前有深溪，屈曲難行。督戰昭傳令屯兵暫歇，以待平明，便其進發。督戰少寐於象亭上，忽聞空中一聲大叫曰：「南兵速進，有我在此，不可遲延。」督戰聞聲醒起，遂拜謝天地，急傳令進兵，過林中至腰敏牆。時日已平明，忽遇隴郡水軍率兵上步，兩軍相遇在腰敏牆。先鋒將延略急攻一陣，隴郡兵敗，走入據滕底社。列軍拒戰，兩陣相對，大戰自卯至巳，銃如雷動，彈若星飛，彼我相持，未分勝負。督戰昭大怒，仰天禱祝，乞依前言，遂進兵沖陣，視如風吹電掣。署衛祥忠措手不及，斬於陣前，隴郡大驚，心慌失措，敗走回驅獨江，棄船越江而走，隱入苗芽五庫社藏避，逃回永營。我軍長驅直進，時正午牌。督戰昭傳令回兵，發煙火爲聲勢，以待正兵。

再説正道兵節制順義率兵直至溟江攻當郡，上道兵鎮守大勝引兵突至恒朗山，戰漢郡、恒郡等。北將當郡聽知，急率諸將分兵拒戰。兩軍大戰，銃發若雷轟不絶，彈飛如雪點不分，征鼓動青天，旌旗森緑地，南北相持，未分勝負。北將漢郡驅兵突戰，被南將登嬴截路斬之，北軍敗走。忽有小卒飛報當郡曰：「南將昭武已破隴郡於驅獨江，焚其輜重，煙火當燃。」當郡大驚，回頭看見火燄沖天，煙灰蔽日。又小卒飛報曰：「南將昭武已破恒郡、漢郡，署衛寧禄、榮陽、弼忠等棄壘走入天像寺，越彬舍社逃隱，

不知去向。」當郡聽報駭然，心中不定，頗見南邊將雄兵鋭，料知難敵，遂棄壘先回永營去了。是時北軍無將，東竄西逃，自相殺戮，這一陣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號哭之聲聞於遐邇，拋棄象馬、銃彈器械、衣甲戰具，南兵獲之，不可勝數。節制順傳令諸將三軍，皆會於彬舍壘。作宴慶會論功畢，遂收兵在會葛市屯紮，修作啓文并軍功簿，差將臣吏文顯調回王庭進納。賢王開見表文，大喜，令差將臣吏才美金銀錢帛，就雲葛市重賞節制順、督戰昭、文武諸將等有差。及犒勞三軍畢，傳王言曰：「聖上金言，謂君臣之緣如父子之道，一刻無忘，我視諸將如手足，諸將則盡其腹心。茲已至寶山，莫歸空手，諸將等同心協力，翊贊王家，以創南天之業，以除北地之頑，俾青史留名，是謂南越之英雄也。」諸將等聽金言，皆望拜受命，款待王使，各自整兵準備，以防進取中都。

却説北寇當郡、隴郡大敗，走至永營，收集殘兵敗將查點將佐兵士，折其大半，被迹者甚衆，没了漢郡、署衛祥忠。當郡急差人尋問，果二將死於陣中。當郡大驚，嘆曰：「我往日在王前誇言，毁辱溪郡，自稱兵出功成，豈期茲被折兵損將，罪莫大焉，敢身詣王前視朝廷之面目乎？不如逃入哀牢，招聚雄兵，報復仇讎，以贖此罪。」隴郡曰：「不然，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勿以勝爲喜，勿以負爲憂。元帥急差人表奏王庭請罪，後乞救兵，是兩全之計也。若逃入哀牢，是爲臣背君之罪，使後世貽笑。」當郡聽隴郡之言，遂修啓，差人回朝拜稟清王，及受罪敗兵之事，後乞救兵。清王聞言大怒，問朝臣曰：「當郡匹夫，誇唇鼓舌，茲被南兵所敗，折軍損將，其罪難容，朝廷如何處置〔二四〕？」文官都督同知尚卿預郡出拜稟曰：「當郡之罪又何論焉？但贏輸是其常事，昔漢高祖七十二敗，一勝而致於王，項羽常勝，一敗而亡軀喪命。乞旨急差勇將雄兵鎮禦南賊，以安民心，復并許當郡再立成功，以贖前罪，則當郡感恩，雖肝腦塗

地，亦不忘也。」清王聽尚卿預郡稟奏，其怒乃解，問諸將曰：「誰敢禦敵南兵，以挫彼之鋭氣，免其凌侮我軍？」諸將稟曰：「臣等觀太保寧郡智勇足備，當受重權，若用何人，非親將不可任也。」清王乃許太保寧郡爲大元帥，都督同知尚卿預郡參謀，統領諸將水步四萬，進屯石河縣，正兵列在丹制社，步兵列在青曝、大奈二社，水兵屯在南界丹崖海門，禦敵南兵，以安黎庶。太保寧郡奉命，率兵直至石河縣永營，分兵列寨屯紮，準備攻擊。當郡、隴郡詣帳請罪，太保寧郡曰：「王旨免二卿之罪，再許立功，協心弩力，以報前讎，以贖前過。」二將聞言歡喜，拜謝回營，教練兵士，以防攻擊，時人有以唐詩一律代吟之曰：

萬古交馳一片塵，思量名利熱於身。長疑好事皆虚事，却恐閑人是貴人。
老逐少來終不放，辱隨榮後定須勻。勸君莫謾誇頭角，夢裡贏輸總未真。

却説南朝節制順義見北軍潛然，無有攻擊，差兵分禦固守。爲久遠之計，於三月二十三日，乃請督戰議論。督戰昭曰：「北軍連敗，不敢交攻，清王必加兵守禦，以待我兵日久疲勞，料其絶糧，必發攻擊，是謂以逸待勞之計。弟有一計，擒清王如探囊取物，保無虞矣。」二將議論之間，忽報山西處記録胡差貢班從暗地潛就南營謁見。二將慌忙下階，接請貢班入帳，坐定，問曰：「先生遠來，必有好報。」貢班曰：「往日尊顔有密傳記録胡，曉諭交結四鎮英雄豪傑，興兵攻鄭氏。向服南主，記録胡奉命歷遊四鎮，謀説如此，衆皆樂聽，具有準備，待南兵直進，一齊響應，腹背交攻，以收萬全之勝，是衆人之願也。但前日高平處盛德王已差八員大將，率兵進攻東都，兵至團城，清王差太保溪郡、户科都給事中興造子等統領郡公十二員，雄兵一萬，進攻高平。被高平兵急攻，太保溪郡大敗，走回至滄江，高平兵屯在團城，以待南兵進發，則高平率兵直破京都，以擒清王、西定王，獻納南主，以爲進見。」言訖，因取出記録胡

書呈上。二將接書同看，書曰：

山西處愚士記録胡拜書於貴將麾下：　竊聞古言：「天生豪傑，必相成其大功。」今見貴將天假雄才，世資武略，且將相調和，士卒豫附，不爲間言所惑，不爲讒説所摇，真蓋世之英雄也。　愚聞其聲，喜而不寐，願與貴將爲異姓之至親，效同功之大義，親愛已成，其功可得，不必多言。　所望貴將法高祖大度，聽陳平六計：　一行間於彼，以疑其心；　二結好於他，以成其計；　三網羅豪傑，以共其功，則大業可成，易如反掌。　時之已至，勢之已至，運之已至，今請勿疑。　謹書。

節制順、督戰昭看書大喜，問貢班曰：「北鎮已興兵如此，三鎮若何？」貢班曰：「三鎮亦皆同心向服。」談論之間，忽見探人名文諭遊三鎮返回，拜見。二將問曰：「三鎮動静如何？」文諭呈曰：「東鎮奮郡已傳本處係諸税奪留不納，西南處二鎮皆已準備興兵，待我過潭江，共發雄兵，爲前後策應，以衛我軍。」二將聞呈大喜，重賞文諭，遂請諸將相見，置宴款待貢班。宴罷，貢班辭回。二將意欲款留數日，貢班曰：「成功之後，千載同歡，何必數日乎？」二將聞言，遂不强留，因起送上程，謂曰：「先生此去，我等遥敬胡先生會曉，雖地隔千里，皆如面談，願記前言，幸勿有忘，是君子之友也。」貢班拜謝返回西鎮。二將得信，喜不自勝，遂令傳各道訓練士卒，準備船艘，以防進發。至五月上旬，有清華人名朝岩在京入降，呈節制順曰：「前日清都王聞當郡、隴郡等兵敗恒浪山，遂召諸將士議論。差太保寧郡統領水步兵四萬屯在石河縣，其步兵屯在青曝（二五）、大奈、丹制等社，水軍列在南界、丹崖二海門，分爲犄角之勢，以禦南兵。」節制順聽朝岩之言，遂差人請督戰昭，就營門入帳中坐定，議論此事若何。督戰昭曰：「先差人領啓，回稟王庭，後會諸將，分道發兵破敵，有何議論？」二將會同修啓，差屬人文智領表，星夜回朝拜

稟。於是節制順會諸將在那庫社，分隸圖次：步兵正道兵鎮守扶陽看戰之職，富岩爲先鋒；節制順爲正隊，鎮守大勝隨後接應，以初十日寅時兵至大奈地頭，破當郡上道壘。下道歸義登巘、壽祿二將爲先鋒，接才、留延二將爲左右衛陣，茂隆爲中隊，掌奇朝康、視戰春臺領正營兵隨後接應，進兵至青曝社，破當郡下道壘。水師該奇弘榮領戰船十五隻爲先鋒，鎮守楊智、視戰文職純領戰船二十五隻爲正隊，明日早時，率水師突至南界海門，以攻椿郡。督戰昭武、視戰文職覺領步兵二千，雄象三十隻，丑時先至南界山設伏，射椿郡水師，相助護我戰船，直入海門。參將雲龍統領水兵三十隻爲先鋒，鎮守義林，視戰廣川領水軍三十隻隨後接應，進攻丹崖、會統二海門。分撥已定，節制順傳曰：「諸各道等宜遵令，依次進發，若違令者，軍法難容。」諸將皆奉命，時五月十一日寅刻，各道整點兵馬進發，但見(二六)：

兵威凛烈，劍戟輝煌，鉦鼓動青天，旌旗森緑地。人人强壯，個個英雄，均是赴敵收功，搴旗斬將之志氣也。

且說水軍鎮守楊智於十日酉時發船，督戰昭戌時率步兵并雄象至樂道、南界山設伏。樂道社小民見此飛報椿郡，椿郡急差人就呈元帥太保寧郡如此。寧郡急差李郡領戰船二十隻接應椿郡，射斷南界山，再依棣內直射海門，勿許南船近埠。李郡得令，急率水師會同椿郡職戰。南將督戰昭武在南界山望見李郡戰船對岸，差軍急射。兩軍大戰，約三四合，忽見鎮守楊智戰船列在海門外。椿郡差軍急射，射南船難進海門。督戰昭武分兵列在海門邊，展旗爲號，指椿船對射。自卯至巳，鎮守楊智在海外，看見岸上白旗紅心，知是督戰昭兵(二七)，水師大喊，聲似雷轟，驅船突進。我步兵望北船急射，殺得北軍尸落滿江，北軍失勢，李郡、椿郡水軍棄船登岸逃隱。南船突入南界海門，如龍飛電掣。椿郡措手不及，被生

擒陣前。獲戰船三十六隻，器械輜重不可勝數。李郡單身走脱，逃回呈報寧郡。寧郡速差駙馬程率戰船四十隻接攻〔二八〕。兩軍相遇大戰，銃聲如雷，忽南風火起，煙氣旋遶北軍，正如昏夜。北軍大驚，棄船上岸而走，兵不隨將，將不顧兵，皆慌忙逃隱，我兵獲戰船七十六隻於南界海口。駙馬程走脱，飛報寧郡曰：「南兵雄勇，鋭氣難當。」寧郡聞知大驚，遂退兵入據渡恬壘。督戰引兵突至，分軍圍壘，攻擊甚急。寧郡失勢，遠望無有應兵，沉思半晌，以爲足智多謀：南軍精鋭强壯，我兵孤弱，譬如一勺之水，難敵千車之火，不如早降，以圖後計。思罷，欲率衆來降。忽遇港水潮落，南兵鎮守楊智將戰船退回南界海門屯紮，督戰步軍見此，正欲撤兵同回相衛。於是北軍小卒探見如此，飛報太保寧郡曰：「南軍水步已退，列在南界海門，不知用何計策？」寧郡大喜，不及招兵，拋棄藥彈器械，走回大奈壘據與當郡。十二日早時，鎮守楊智、督戰昭武水步兵俱進，過天禄潭江，水軍列在江畔，步軍進從正道。

再説正道節制順義、先鋒將扶陽領兵直至大奈社當郡上道壘，推兵攻擊甚急。當郡分兵固守，攻之不下，彼我相持，未分勝負。其上道兵掌奇朝康、視戰春臺引兵至青曝社，亦同夾攻。水軍副將義林、參將雲龍、視戰廣川率水軍直至丹崖海門，攻才郡大破之。此時北將當郡、寧郡議曰：「南兵恃强，欺我太甚，且彼何人我何人，敢有猖獗乃爾！」説罷，大怒，二將急率大兵突出，共決死戰。南將朝康、扶陽寡兵難敵，大敗走回棣營。拋棄藥彈器械，爲北軍所獲。寧郡、當郡卒至三弄社，敗兵小卒飛報節制順，陳説朝康、扶陽兵敗，已走不知去向。節制順聽知，急差布政營文職弘信密傳諸將各道在潭江曉知：「往日寧郡、當郡逐我上道朝康、扶陽，兵至三弄社，料寧郡等懼我有兵在此，必撤兵還。我等當分兵設伏，斷彼之後，截彼歸路，則寧郡、當郡可成擒矣。」遂差水軍參謀雲龍爲前隊，列船在浮石渡；鎮守義林爲

中隊，列船自三岐潮； 鎮守楊智爲後隊，列船自安越上江。準備整肅，係望賊兵過南岸，急推兵發射，以應步兵。該奇弘信領戰船十隻，伏在溟橋港，以防截後。督戰率步兵象伏在南岸密處，以圖截擊寧郡。分撥已定，各自點兵，依圖次以待。

十四日早時，督戰昭引步兵進到南岸社，列在深山廟處設伏，差人探其消息。忽哨馬回報：「往日太保寧郡回兵山脚，路至山泥社，差人看我兵屯在何處。探人呈寧郡曰：『督戰昭伏兵在南岸廟，諸將各道分列在潭江。』太保寧郡差當郡領三千兵列在土山社棣槺，截我正道，謀襲我後軍。」又一小卒飛報曰：「太保寧郡兵回至拔擢社。」督戰昭聽罷，遂請視戰貢覽會議，督戰昭曰：「寧、當二賊將朝廷大兵，今彼衆我寡，何以制之？」貢覽曰：「智者勝力，寡者勝衆，示弱取强，示怯取勇，兵家之法也。」督戰昭撫掌大笑曰：「視戰之言甚是，我當用示弱取强之計，使彼不能善其後。」遂密傳該奇弘信將戰船截回浮石藏伏，北軍望見，再作他議。我兵過溟橋列在朋胡社榕樹處爲虚兵，使水軍遥望見我兵舟回南界岸社，以榕樹處有白旗一面飄颺，急進，水軍至溟橋望榕樹弩力急射，以爲首功，勿得有誤。該奇弘信受命依此而行。又差該隊都信、視戰貢覽領兵列在南岸社上浮墟，如見賊兵，宜發射一合，佯敗走回南岸。後分兵埋伏，偃旗息鼓，聽令發兵，急攻，是謂以寡勝衆，違者有罪。各將奉命準備，督戰昭引兵列在朋湖社榕樹處，高坐歡彈，飲酒爲樂，後人有詩贊曰：

日照光輝星共諸，君臣門會有誰如？ 休言管樂才多捷，且說孫吳智有餘；
滿腹英雄藏世務，一腔韜略盡天書； 南陽已定三分策，晚見安車出草廬。

却說寧郡、當郡率兵回至棣槺，差人探南兵消息。回呈曰：「南軍諸將等屯在潭江埠，獨督戰兵駐

在南岸社朋湖榕樹處。」寧郡問曰：「汝觀昭武兵出多少？」呈曰：「臣料兵少，數自六七百人以下，無有重兵。」寧郡聽罷，撫掌大笑曰：「昭武孤兵，譬如涸魚已入網內，吾無憂矣。」令傳三軍拾其醋菜作膾食，先差給裕、廣良、漕岩、演壽、橐陽五郡公，并署衛十二員領兵一萬，雄象五隻，速就南岸上浮墟急戰。「我當引正兵進至下市過棣營爲後襲，以捉昭武。」許三軍食膾飲酒爲樂，諸將奉令引兵進發。細作人早報與督戰昭如此，督戰昭喜曰：「寧賊中我計也。」傳諸將依令謹慎而行，勿許寧賊走脫。諸將遵命，列兵以待。忽西南角上北軍給裕、廣良、漕岩、演壽、橐陽等出兵突至南岸，與南兵該隊都信大戰一陣。都信詐敗，走回南岸後潛伏。督戰聽其銃聲，急率兵返回溟橋南邊，走入南岸社，但留白旗在朋湖社榕樹處，那旗葉即迎風飄颺。時水師參將雲龍望見，差水軍急射。北兵欲退，北將漕岩志在功名，遂驅兵直進，忽遇該隊都信伏兵突出大戰，漕岩問曰：「南將是誰？急通姓名，早早投降，免其誅戮。」該隊信怒曰：「我是南朝大將，汝是匹夫小輩，敢問我名乎？」説罷取漕岩。漕岩未及交鋒，被都信快手早射中，漕岩象倒死。演壽看見，急驅象突至助戰，以救漕岩，反被都信射死，横尸象上。給裕、廣良、橐陽等兵在隔江，望二將俱已被死於陣中，急率兵走回從寧郡。正遇大兵進至朋湖榕樹處，銃發似雷，彈飛如雨，賊兵死者甚衆。寧郡急退兵至下市屯紮。時北軍先鋒將豪郡、朝花先回兵至安越上江，忽南軍戰船三十隻急攻獲之，調回永營獻納。於是南將督戰昭武傳令驅兵直進，以擒寧郡。三軍得令，各自争先，兵行三十餘里，望寧郡兵已遠。視戰貢覽阻曰：「我兵已入重地，頗山川形勢未詳，況其港淺，水軍撤退已遠，無有接應，如寧郡誘敵之計，設伏雄兵，前後夾攻，我是孤兵，何以制敵？不如退與水軍相接，擇其利地，列寨屯兵，設謀破敵，未爲晚也。兵法曰：『利地則據，害地則去。』是謂兩全之計，可保成功也。」督戰昭聽言，乃傳令退兵

回浮石渡，揚聲言曰：「急傳戰船三百隻，渡步軍過潭江北邊，直進過腰甕，以截寧郡回路(二九)。」

十六日早時，傳該奇沛剛、該奇朝義率兵過驅江，回與水軍相接。北將寧郡探知南兵過江截腰甕歸路，大驚，召諸將謂曰：「腰甕是吾等咽喉之路，昭武奪得，我等先絕其糧，後無去回，何以制之？」遂引兵回永營屯紮，分兵守禦。寧郡會集諸將，寫表，差人回朝奏稟。內以勝南兵朝康、扶陽一陣而奏，其自敗，並無説及。清王聽見寧郡、當郡等攻南將朝康、扶陽得勝，以爲大功，下旨差人就永營封太保寧郡爲欽差節制水步諸營，兼行下鎮守義安道副都將太尉寧國公，都督同知當郡，准其前罪，升爲太保職；豪郡升爲右都督；諸將文武皆升職品有差。寧郡等受敕望拜謝恩畢，款待王使，使人星夜回朝。

再説南朝節制順義聽言鎮守大勝列兵在大奈橋大戰，兩軍相持，忽聽哨馬飛報曰：「我先鋒將朝康、鎮守扶陽被寧郡、當郡所逐至三弄社，寧郡欲反截我後軍，其朝康、扶陽已走回椋營，拋棄船隻器械彈藥等物，以致賊軍所獲。」節制順聞知先鋒兵敗：「今四鎮亦未見動兵，況玆彼兵衆我兵寡，山川廣闊，何以制之？莫若撤兵回椋營屯紮，據其險處，再圖別舉，諸公審論若何？」諸將皆應聲曰：「節制之論最善。」節制順乃差參將雲龍統水軍斷後，以接督戰昭武。遂令傳諸將各道，緩緩引兵退回椋營，勿許賊兵知覺。是時督戰昭武追寧郡至下市，聞有令傳，乃回。至古淡社，見一小民呈曰：「當郡引三千兵列在櫳哄，以待南兵，今日晚時已進渡剛處。」督戰昭聽罷，乃差人就會統海門，呈參將雲龍：「急差人就奇羅海門呈節制順義，亦宜差步兵接戰，參將雲龍率戰船伏渡剛助射，以爲聲勢，便我進兵。若遇當郡驅兵大戰，以擒當郡，望參將急差，勿其猶豫。」差人呈報。原參將雲龍素與督戰昭武不和，謂差人曰：「汝呈督戰昭官詳知，今節制有令召我水軍急回，不敢少留，況征伐乃國家大事，聖上高遠，令在節

制，安敢有違？今日四更，我泊南界海門，以待督戰官速引兵追及水軍，勿可遲緩。倘若至渡剛處，或遇賊兵，發銃爲號，我引水軍登步接戰，北賊必敗。」差人領命回呈督戰昭如此。督戰昭武已知其意，默然不言。至十七日，遂令傳退兵回會統海門，與水軍並行，并取長舵載所獲北軍器械，出南界門以回林營，中心但恨不能即擒當郡以絶後患。時人有詩吟曰：

英雄赫赫顯鷹揚，倚劍長驅振遠方；曾把金戈揮北塞，復持鈇鉞渡西江；
堪嗟世事人心短，何患山川路徑長；假使目前匡志合，京都相將孰能當？

再說南朝賢王車駕御在北河布政扶路殿，聽知節制順進兵出潭江征逐北寇，乃召諸將文武入行在，謂曰：「今順、昭等已發兵征進，我當統大兵，御駕隨後接應，卿等當準備發行。」諸將等望拜奉命。於五月十一日辰時，王統大兵望潭江進發，但見：

左右兵威整肅，前後鎧甲崢嶸。劍戟霜嚴萬隊，旌旗日麗雙行。金鉦聲聞地動，鼓角響震雷轟。南兵強哉矯，北寇却心驚。

十二日早時，兵至櫳梳茆墟，忽見一人途中慌忙急走，望大兵直入軍中稟拜曰：「上道掌奇朝康、鎮守扶陽兵敗，已走回那庫社，生死未知。賊兵已追至，櫳南有大路通至櫳梳後背，乞聖上急回，免中賊計。」且稟且哭。賢王視之，乃木桿社人舍差名富。王問曰：「昭武兵在何處？」舍差富稟奏：「臣聞被賊詐敗，誘至朋湖社，自此絶信，存亡不知。」王聞言大驚，又問：「順義并諸將等兵在何處[三〇]？」富稟曰：「節制與鎮守大勝現屯在大奈橋拒敵。」王又問曰：「汝料順義拒戰勝負若何？」稟曰：「賊徒十倍，又寧郡乘勝之兵，早追朝康、扶陽已遠，臣料賊兵分道返回，必襲我兵之後。節制順與諸將，臣恐難

其取勝。望聖上早回，賊兵已近。」王聽稟大怒，拔劍在手，厲聲言曰：「寧郡小輩，螳螂焉能拒轍！」遂令諸將分兵列陣以待。「賊兵若至，我當大戰一陣，直到中都，以擒清、西二賊，俾知南越之英雄也。」諸將諫曰：「寧郡乃乳臭之徒，聖上與彼交攻，是謂取珠玉而擊磚石，殺雞焉用牛刀？倘清都、西定身臨到此，聖上與之對敵，是稱手也。且舍差富稟中有理，臣等望聖上回車，差雄將數員，列兵以待，賊至大戰，捉寧郡以獻王前，何勞聖躬禦敵？」於是守簿東朝稟曰：「不可撤兵，宜列陣以待，臣願同諸將領兵拒敵，以捉寧郡，解納御前，免彼謂我之怯也。」王再潛思曰：「舍差富今稟如此，若不暫且回兵，倘有疏失，如之奈何？」踟躕良久。東朝再稟曰：「方今節制未見啓文，況舍差富或半途聽人虛説，亦未可信，望聖上明量。」王聽罷，猶豫未決，舍富又大哭稟曰：「請聖上速從諸將諫言，早早還兵，勿從守簿之言，必有誤事。」王聽言，傳令撤兵返回，乃差將臣吏才智、文景，速就探其消息虛實，急回拜稟。又舍差欣傳與節制順并諸將：「尋督戰昭武接回。若棄昭武有失，則諸將勿來見我。」再差舍勝急急尋得昭武何處，傳有令傳召回廣平安宅府聽候，勿可牽延。差人望拜，迅即奪路而行。王乃退兵回南河布政以待探信，數日間，忽見才智、文景探回稟曰：「節制順義、鎮守、大勝并諸將戰賊兵於大奈橋，賊兵固守不敢正視，督戰昭武、鎮守楊智、義林、參將雲龍兵破南界及會統海門，追寧郡至下市而還。其扶陽戰於上道壘，爲其不備，賊兵奪戰，以致敗走。節制順與諸將皆議此處前有大河，後無山林，廣闊之地，頗我寡彼衆，朝廷大兵未接，四鎮之兵尚未舉動，難以取勝，故撤兵回棶營屯紮，定計出征。今寧郡等已走回永營去了。」賢王聞才智、文景稟言，勃然大怒，乃悔曰：「我一時聞狂夫之言，致有失機會。」遂令劊子手斬舍富，梟首示衆，率兵回廣平安宅府御營屯紮。是時舍勝至棶營忽遇督戰昭兵還，乃傳有王令召，督戰

昭武奉命星夜馳回。正是：王使不辭鞍馬困，良臣朝謁御龍前。

却説賢王兵至安宅府，探知諸將等回在梂營，督戰昭武未有音信，憂慮倍加，食不甘味，寢不成寐，日則出門而望，夜則秉燭以待，禱祝天地鬼神，望空中密懇。忽見内史入稟曰：「督戰已回，候在府外。」王聽稟大喜，差人出接。昭武入御營，拜伏於地。王下陛堂謂曰：「我得見昭武之面，如見得中都一般。」督戰昭武叩頭拜謝曰：「臣賴聖德之高明，憑仗鬼神之庇佑，自臨虎穴，永保無虞。」王大笑，賜坐於側，問曰：「十二日晚，時昭兵屯在何處？」昭武稟曰：「此日辰時，臣等兵在南界海門，接鎮守楊智水軍過天禄港，與鎮守義林、參將雲龍水軍相會，破會統海門，擒椿郡，直至潭江。與諸將會論，以破永營。節制順義傳令正道兵據大奈橋，急戰寧郡，下道兵在潭江，及攻當郡上道兵，直待朝廷大兵隨後接應。以其兵貴神速，長驅直至中都，又何難哉？不期彼朝康[三一]、扶陽用兵無有節制，以致敗衄。是日臣先已率步兵與水軍參將雲龍、鎮守義林、楊智、該奇弘信水步相接，進過浮石渡至梂溟港，臣兵列在南岸社朋湖榕樹處，爲誘敵之計。寧郡差人探知臣在此處，寧郡大笑，以爲得勝，急差裕郡等率兵一萬圍攻。臣一則上賴聖德之威靈，下仗三軍之鋭氣，臣作揚弱取强，反客爲主之計[三二]。賊兵不識，突至伏處，被該隊伏兵攻之，斬得漕岩、演壽二將於陣前，賊兵大潰逃走，我兵收得象馬銃彈器械不可勝計。寧郡兵至朋湖，被該隊弘信水兵急攻。寧賊兵敗走回永營，臣追至卞市，欲率兵沖破永營以擒寧賊，因見節制順令傳回兵，但元帥之令不敢不從，致使失其機會如此，臣甚惜焉。設使往日諸將依此而行，則時聖上已御中都，何有慮矣。但時也、運也而已，安可奈乎？」王聽昭武稟陳，拳席惜曰：「使我早聽昭武之言，則今日之舉，江山已一統矣。但於此日，我兵進過櫳[illegible]，途中忽遇狂夫舍富所稟，謂朝康、扶陽

兵敗之事，我問各道與昭屯何處？狂舍言昭武不知何在？各道兵寡難敵〔三三〕，料必敗矣，諫我急退，免被賊兵襲後。我乃撤兵還至南河布政，始知實信，遂斬舍富，況令已回兵，難於停住，是天意也。遂率兵回至廣平，已三四日，探知諸將兵已回棣營，但不見昭，我心駭然，望昭之信如旱而望雲霓，坐臥不安，飲食不下，淚嘗不乾，惟恐昭之有失而已。茲見昭回，不勝之喜，實快予之望也。但當日昭隨水軍已遠，如昭有密信報來，我知的實，則我驅兵接應，機會已成，免諸將三軍之勞苦。且我兵在義安處已經二年，每戰必克，每攻必取，則四鎮已聞其名，鄭氏已驚其鋭，茲我兵已至如此，四鎮無動，昭論若何？」督戰昭拜稟曰：「臣才疏學淺，寡智少謀，恭聽金言，敢陳愚意。先者賴皇天明佑，後者憑祖宗扶持〔三四〕，自諸將率兵，侵略義安，收得七八州縣，英雄豪傑、士卒兵民降服甚衆。當日兵據潭江，諒已辛苦，舊新將士，皆謂：『聖上明比漢高，德同唐太，能傾心而待士，屈己以求賢，視赤子如珍珠，觀黎民如寶玉，真當世之明主也。』故皆樂其歸，皆歡其附，以爲擇得其君，皆同心協力〔三五〕，盡其臣道，無有他情。但自此之後，降者常常窺見我將相號令不嚴，容縱兵夫擄掠。又見我兵用人重舊而輕新，有功無記，有罪無懲，外雖不言，中心有怠，以致如此。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古云：『立賢無方。』自今深仰聖上，休論四鎮，莫論同郡，當擇有才者委任。或某員才能出衆，增禄使其將兵；某員不善治軍，給禄許歸養老。功賞罪懲，號令嚴明，人人莫不樂用，是任人之正道也。至如軍士有勇敢者，隨才擢用，授以職爵，使能親上死長，是亦用兵之大計也。倘能依此，則深山窮谷，白叟黃童，聞之自然歸附，才者無隱，智者無藏，是謂縱智餌以釣鰲魚，推窗門而攬明月，如此何患乎大敵不摧，天下不一？且我動兵以來，已經二載，雖殺彼勇敢之兵不知幾千，獲彼戰船外一百餘，然鄭氏之猖獗憑凌未滅。四鎮苟有耳聞，

奈未目睹，以致踟躕觀望，未敢萌心。古云：『易成於運會，難得於時機。』又曰：『成於果決，敗於猶豫。』伏望聖上奮乾剛之威斷，廓日月之融光，以用人爲急務，滅逆爲先圖，勿可忽進忽退，乍去乍來，使四鎮之人見之情消心解，事難成矣。倘或聖上以茲年正當聖命，未可興兵，當從民心之所欲，築壘安居，以協民心。民心協，則天意亦順，築壘之功，彼民所造。如壘完畢，令差水軍列於海門，以爲聲勢，使四鎮聞知，自然四方蜂起。如四方蜂起，鄭氏豈可坐觀，亦必發兵征之。其發兵征之，又恐我兵乘虛襲擊；彼若分兵禦我，又疑四鎮交攻。兩勢相分，腹背受敵，當此兩難之勢，我兵乘時舉事，直進中都，鄭氏此時雖有再生諸葛，重出伯温，難免其敗也。時之已至，莫可坐觀。臣之愚言，仰望聖上咨於有智者，可否施行，是國家之大福也。」賢王聽罷，喜謂昭武曰：「卿陳此謀，甚合予意。予本召卿回朝，問以虛實詳細，以決我心，今卿既陳等事，我依此謀，何必更圖他慮？自今國家大事，皆委於卿。卿急再出兵，同與順合諸將議論而行，先者保基圖之長治，以創南天；後者結四鎮以同心，去除北僞，規模一統，威振諸邦。扶黎室升平，轉乾坤再造，君可爲，臣可爲，俱享尊榮之福，是南越英雄之事業也。如有密信某事，急差人馳報，早詳規料。」昭武聽王言，望拜受命。王説罷，遂取寶劍一柄，黄金二十兩，蜀錦二疋，絹税二十疋賞之。督戰昭武拜謝，辭曰：「臣奉命率兵討賊，但愧未有寸功，焉敢受其賞物？乞聖上留之，以賞軍士。」王謂曰：「是其薄物，許盤纏之費，非賞物也，卿莫可辭。」昭武乃受，拜謝出朝，星夜馳至梂營，與節制順義陳説聖上如此。節制順義謂督戰昭曰：「我等感聖上之恩，欲成大業，督戰宜差人探問四鎮之情，今日何如，以圖他計。」督戰昭武曰：「然。」遂辭回營，撰寫密書，差文祥、儒黄、世良潛往京都，尋記録胡消息。文祥等領書與信物，潛夜直至山南，途中忽遇記録胡遊行四鎮，即請回家款待。文

祥遂遞密書并信物，記録胡接書開看，書曰：

北鎮記録先生臺下及豪等照知〔三六〕：

蓋聞氣數有盈有虛，陰陽輪轉而莫測； 國家有衰有盛，天地循環而無言〔三七〕。古以驗今，終而復始。 思昔黎太祖高皇帝，應半千而啓運，平吴恢復乾坤，赫一怒以安民，創國永垂苗裔。 爲治得其正，惟功其最隆。 列聖相繼相承，比周事業。 家國既張既擧，奠越基圖，後因國運中微，致使姦臣上僭。 所幸皇天挺生先靖，赤心報國，忿莽徒簒弑姦萌，仗義扶黎，效汾陽克復功蓋，一唱而九州豪傑向應，一呼而四海英雄翕隨； 嘗膽臥薪，投膠撫士。 中興指日，皇家將再植之機，天道難推，國統遇猶屯之日。 卒使鄭氏猖獗姦萌，乘此機而成業，安此位而遂姦，志蘊操驕，心潛卓逆。 故二先公詳推勢運，知否泰有期，洞究時宜，算興亡不爽，潛名抱道，修德求賢，見天未厭姦，隱忍據褒中而處己，奈時猶長惡，韜光居岐地以隨機。 已有盟言，可乘報國。 竊聞清王惡已浮於先父，昏又過於前愆，妄大妄尊，借名借號，自廢自立，至慢至驕，上下乖倫，履冠逆倒。 以年度日，九重無高枕之安； 脱虎就蛇，百姓有倒懸之苦。 竊念予乃功臣苗裔，帝室藩籬，夙夜一心，懇懇篤勤王之志，憫憐百姓，孜孜圖拯救之朝。 匡扶之策最難，恐一謀未濟，天下之事至重，慮獨力難成，喜有高隱先生，當世之豪，是識時之傑，厭觀虐政，潛借姦兇，奮翊扶匡王之心，招結九州俊義； 蘊勤國救民之志，旁求四海英雄，有孔孟高風，抱孫吴大略。 高賢如此，喜譽弗勝，命小使遞真言、開誠心、佈公道。 敢煩先生展扶顛之力，遍報南北將才，布拯溺之仁，蒐來東西豪傑，會盟津之旅，同牧野之征，扶黎室之重興，轉乾坤之再造。 如此則功垂竹帛，名勒鼎鍾，尚先生有志殷勤，願定王公貴胄、名將

豪傑等，指日定期，同心舉事。速速報來，依如約內，山高海闊，地久天長，名垂不朽。書不盡言，願其明鑑，謹達。

記録胡看罷大喜，兩手加額曰：「感恩南主寵愛甚厚，雖肝腦塗地，旦夕無忘。況兼貴將誠心報國如老夫，豈敢不盡駑駘之力乎！」遂請各名將同就觀看密書，受其信物畢。各望南下拜受命，皆約同前日之言，皆願爲左提右挈，前征後襲，以成大功。記録胡乃遣男子名秀鳳將密書并信物遍報各處，留文祥等暫居數日，以待消息，回南朝拜稟。文祥等從之，乃就驛亭安歇以待。後人有詩曰：

也知天意達人心，水面東流西北森。一使不辭談語苦，四方虎嘯又龍吟。

却說中都西定王因留大明國人吴九良，不許回國，天朝聖旨差廣東督戰楊宗領戰艚一百艘，駐在潭洪，索取吴九良還國。督戰楊宗一日傳東道奮郡、北道朝紀爲先鋒嚮道，問西定王之罪：「何故敢慢上國皇帝〔三八〕，脅吴九良，不有遺還？」又牒傳西定曰：「係許九良還國，恕其前咎。若不許還，打破城池，老幼不免誅滅。」西定聞知，急召羣臣議論，忽報東道奮郡、北道朝紀皆嚮道作反。西定王大驚，且怒曰：「南兵擾境，現據潭江未退，廣東督戰統兵又駐潭洪，本國高平奪稅不納。東北二道，再起反心，是天意欲何爲也？」急差勝義府瓊岩統戰船五十隻，禦廣東督將，再差穎郡率水師二十隻〔三九〕，進攻奮郡、朝紀。二將奉令發兵出行，先發穎郡進兵至三岐江、梂花處，遇奮郡、朝紀會兵，率膠船二百隻，圍攻穎郡。穎郡大敗，棄船登岸，走回膠海門。西定王聞知大怒曰：「奮郡匹夫，背叛朝廷，難容孽黨。」遂思一計以捉奮郡。因於東處該知弘信生得二女子，有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步似貂蟬，笑如西子。前時奮郡欲娶爲側室，該知弘信心下不諧，乃將二女進入西定王府爲侍女，奮郡恨之，乃因弘信，因此西

定王差人潛至弘信家密說如此如此。次日傳旨明示該知弘信同奮郡陰謀作亂，貶職還民，乃逐二女回弘信家。此日該知弘信看見二女回家，喜不自勝，遂將二女入進奮郡。奮郡大喜，納之，問弘信曰：「二貴女何故得回？」該知弘信曰：「尊公自興兵破潁郡以來，西定王又差軍追捉二女，謂臣等同謀作亂，大怒，欲殺二女。二女以金銀借人引路，夜時越牆逃回，西定王又差軍捉二女，走到臣家。父子相見，雖不勝之喜，然恐西定王兵來，爲此遞進與尊公爲侍小，後或事成，得享富貴，遂其望也。」奮郡聞說大笑，遂赦弘信罪，擢入中軍，許爲該隊，視如心腹。自此以後，旦夕與二女飲酒作樂，常同弘信定謀，以取中都。時西定王差人探知得實，回稟如此如此。西定王大喜曰：「奮賊在吾掌中也，有何虞哉？」遂差太保豪郡統水兵三十隻就東處以擒奮郡。兵至棣花，傳令曰：「奮郡小輩，何故詐稱上朝敕旨，謀作逆叛，奮取季稅？今東處能覺乖違，含草受罪，饒其性命，若拒敵者，大兵到處，噍類無遺。」奮郡聽知大怒曰：「彼是男兒，我是豪傑，何敢誇言以欺吾乎！」遂率膠船一百隻，正欲出攻，該隊弘信急阻曰：「不可不可。頗茲冬候，風波湧發，我船卑小，難以争鋒。不如尊公駐兵在臣家險處，設兵埋伏，待豪郡兵深入重地，發兵擊之，一人難脱，豪郡必爲我擒。率乘勝之兵，進取中都，如反掌矣。」奮郡聞言大喜，撫弘信背曰：「卿之此謀，有神出鬼没，人莫之測，真今世之孔明，是天以卿賜我也。」遂率兵就弘信家屯紮。方入門内，弘信先伏兵圍住，生擒奮郡，縛於階下。奮郡驚覺，大罵弘信曰：「小輩匹夫，何故潛謀反我？」弘信罵曰：「汝反朝廷，天無容汝，何我反哉！」遂引就豪郡營中，同就京師獻納。西定王以該知弘信有功，擢爲都督同知弘信公，管知東處。弘信謝恩出朝，返回本鎮。京北朝紀前已回兵去了，其大明督將楊宗兵駐潭洪，未知消息。秀鳳探知回報，記録聽言，放聲大哭曰：「哀哉奮郡，痛哉奮郡，

可惜英雄死於非命，是失我一臂之力。」遂謂文祥等曰：「茲已失機會，再約他期。我等暫回山西，復向中都畿内，收結將士〔四〇〕。如得其機，須寫各簿，調回南朝獻納，以表其情，你可看我號令詳細，拜稟聖上，得知遠方之盡心也。」原其前日記録胡曾入西定王府，爲諸公教授講習文學，説談兵法，無所不通，西定王甚敬愛之。其左府瓊、右府碧是記録胡義婿，西定王親愛二人如心腹，旦夕常居左右，談論無移〔四一〕。記録胡乃暗結二人，及丹鳳、慈廉二縣各豪傑，並畿内三十六庯坊軍士，獲雄將十二員，精兵五千餘。咸據兵法練習，日潛而夜動，夕合而晝分，動止有法，進退有規，皆願爲内應〔四二〕。尊記録胡爲軍師，聽其分撥。又暗傳曰：「係每月朔望日，設立賑濟法壇，詐爲功德，以會議論。」在三位廟，或在白馬廟，或在祖師寺，每場竪立大幢幡一株〔四三〕，以黄絹爲幡，拽上招集英雄，四方咸來信供。同密意者，移坐密處談論，皆望南主長驅直過潭江北界，興兵響應，密約停當。記録胡乃謂文祥等曰：「我暫施號令一呼百應之計，你等詳看得，回朝拜稟聖德洞知。」文祥唯唯應諾。記録胡乃密傳畿内三十六庯坊，係有屋有家財貨等物，宜埋藏下土，但留空室。我入王府，放火箭爲號，若有火箭高飛，各自焚家，皆向火起，若如違令，軍法難容。於是三十六庯坊，皆遵軍師密令，各埋財貨，準備舉火，待令而行。原記録胡能造行火箭之法，甚巧，西定王常使焚放爲樂。時西定王召記録胡入府，令放火箭爲樂。記録胡奉命，步出庭前，手持箭部，放三星一竿，飛上青雲，形如三龍相鬥，再往反騰空數次。放五星箭一竿，飛上直至蒼穹，色同五鳳舞靈霄，盤旋飛遶。西定王看見，撫掌大笑曰：「甚巧！甚巧！」賞酒一鍾。記録胡又放七星箭一竿，飛上亂分無數横出，落在外庯，火焚屋上。是夜三十六庯坊，人人看見，個個皆舉火焚家從之〔四四〕。此時四衛門火燄熛天，煙飛蔽地，黑夜空光，如同白日，草下拾得細針。三十六坊男女老幼，皆

撫掌咸笑。西定王大驚，急差守將衛門官提領海率四衛軍救火。是時風從火起，火助風威，救之不能滅。於是記録胡回謂文祥等曰：「你觀號令應變如此，回南朝王庭拜稟明白。」遂密傳各會同連名記簿，獲勇將三十餘員，精兵二萬五千餘，納與記録胡。遂寫啓文并應義簿，交與文祥等調回南朝進納。又記録胡男子名秀鳳，同詣南朝爲質。未知秀鳳入南朝報信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頭戴文冠」，「戴」字底本訛作「帶」，改之。

〔二〕「常行詭計」，「常」字底本作「堂」，據甲本改。

〔三〕「進輸許細作探知」，底本作「進輸許細探作知」，據文意改。

〔四〕「往捉彼巡軍於白日」，底本無「軍」字，據甲本補。

〔五〕「磅」，底本、乙本作「碜」，據甲本改。

〔六〕「或謂潛謀刺客殺之」，「謂」字底本作「謀」，據甲乙本改。

〔七〕「防守」，甲乙本無「守」字。

〔八〕「備辦」，底本作「備辨」，據甲乙本改。

〔九〕「至十六日」，「六」字底本作「七」，據甲乙本改。

〔一〇〕「急率」，底本作「急出」，據甲本改。

〔一一〕「將士」，底本無「將」字，據甲本增。

〔一二〕「逃入山中藏隱」，「藏」字底本作「逃」，據甲乙本改。

〔一三〕「山川路途」，「途」字底本作「遠」，據甲本改。

〔一四〕「屯紮」，底本訛作「屯札」，改之。

〔一五〕「即日來節制順義帳中」，底本作「即日節制昭順義帳中」，乙本作「即日節制順義帳中」，據甲本改。

〔一六〕「啓稟」，底本作「啓洞」，據文意改。

〔一七〕「左府之名」，底本無「之名」兩字，據甲乙本增補。

〔一八〕「内實爲黎賊」，「内」字底本作「外」，據乙本改。

〔一九〕「因長嘆三聲曰……時也」，此段文字底本、乙本無，據甲本增補。

〔二〇〕「脅姦民女」，底本作「脅姦民生」，據甲本改。

〔二一〕「賊將雖廣」，「將」字底本作「智」，據甲本改。

〔二二〕「棄珠」，「珠」字底本作「硃」，據甲乙本改。

〔二三〕「望節制詳審之」，底本無「制」字，據甲乙本補。

〔二四〕「如何處置」，底本無「如」字，據甲本補。

〔二五〕「其步兵屯在青曝」，底本無「兵」字，據甲乙本補。

〔二六〕「但見」，底本無，據甲乙本補。

〔二七〕「知是督戰昭兵」，底本無「昭」字，據甲乙本補。

〔二八〕「駙馬程率戰船四十隻接攻」，底本無「馬」字，據甲乙本補。

〔二九〕「寧郡」，底本無「郡」字，據甲乙本補。

〔三〇〕「順義并諸將」，「順義」底本作「郡義」，據甲乙本補。
〔三一〕「不期彼朝康、扶陽用兵」，「彼」字底本作「被」，據甲本改。
〔三二〕「反客爲主之計」，底本作「反主爲客之計」，據甲乙本改。
〔三三〕「各道兵寡難敵」，底本無「寡」字，甲本作「各道寡兵難敵」，據文意調整。
〔三四〕「憑祖宗扶持」，底本作「憑宗祖扶持」，據文意調整。
〔三五〕「同心協力」，「協」字底本用俗字「叶」，改之。
〔三六〕「北鎮記録先生」，「北鎮」底本作「北録」，據甲乙本改。
〔三七〕「循環」，底本作「循還」，據甲乙本改。
〔三八〕「慢上國皇帝」，「慢」字底本「謾」，據乙本改。
〔三九〕「率水師二十隻」，「率」字底本作「出」，據甲本改。
〔四〇〕「收結將士」，「收」字底本作「投」，據甲本改。
〔四一〕「談論無移」，底本無「無移」兩字，據甲本補。
〔四二〕「願爲内應」，底本無「内」字，據甲本補。
〔四三〕「竪立」，底本作「樹立」，據甲乙本改。
〔四四〕「舉火焚家」，底本無「火」字，據甲本補。

卷之五

吏部尚書該簿兼副斷事阮榜中承撰

詩曰：

英雄名振冠華夷，社稷威靈仗護持。沛邑祥瞻龍獻瑞，嘉鄉禎應鳳來儀。

金湯勢壯無疆衍，玉帛庭森率土歸。開創基成明盛世，紫雲藹藹擁皇畿。

却說盛德丁酉五年二月，南使文祥儒、黄世良等同記録胡男子秀鳳星夜回到棣營，拜見節制順義、督戰昭武，陳記録胡前後如此，又呈密啓。二將開看，大喜，重賞差人，宴待秀鳳，誘以善言，重謝記録先生，真識時之英傑也。秀鳳拜謝，暗思以古言：「未知其君，先察其臣。」茲聞二將之言，則知南主之有人也。宴罷，遂差屬人名秀明同文祥儒、黄世良、秀鳳入朝拜稟。秀明等奉命星夜回至廣平營，入朝望拜，上啓文並應義簿，其啓曰：

北方山人小臣記録胡范有禮及應義等頓首百拜，謹啓稟於南方聖主殿下電照：臣等竊惟聖出聰明，方廣包容之量，臣思輔佐，虎將應義之旗，蟻悃冒投，龍顔仰達。竊念臣名慚聞世，務忝識時，

久厭看無道之朝，自娛遯趣；一喜見當輿之運，思效坤從。昨因客與南遊，適見信馳北曉，幸天應兆，從陸道，按地輿，兵出虎關，望聖德南發烏洲，行天討，奠安鳳趾。臣見使遥頒明綍、聖過褒高隱先生，既諭以先皇創業、先主立功，驗昔時猶否遇，又曉以岐下韜光，蜀中屈己，於今日必泰來。温存聖旨於一札之中，明見心思於萬里之外，臣意欲載馳驥足，伏謁龍顔，第虞事任身，内唱不容一懈。爲密行遣子，遠來拜謁九重，庶下情上通，上意下達〔一〕，臣請學從吕叟，業贊周王，日延賓客會家，與約協同心志，時展謀謨爲國，奚辭奔走事功，俟有可乘之機，以圖進取之策。且北將人皆乳臭，久銜枚戰不敢交，而南兵勢似雷聲，一破竹攻之必取，聞郎翳内將雄勇，糾士卒外不合和，見主帥盟渡南來，威伸而風飛雷動，即賊黨望塵北走，强取如拉朽摧枯，指戈進至於南陽〔二〕，得地利必擒鄭僞。招集二州之百姓，告九廟及謁諸神，係鉅鹿之粟財分賜諸軍以備給餉，凡瑶瓊之宫、室，令付煙火，以慰徯顒。擇人守湯沐本根，馳檄播東西南北，四方皆引領仰望，一時共束手來降。見步兵雄象彌山，孰敢螳螂拒轍？望水師戰船溢海，誰敢蚌鷸争功？厥綏士女之徒，咸篚玄黄之貢，普天之下共山呼，率土之濱皆水就。臣收中原之兵，望迎聖駕，進御龍城，共成大功，易如反掌，今請勿疑。臣等稽首百拜。謹稟。

聖王御看啓文並應義簿，大喜。秀明等又進天朝讖語，讖文曰：「雖有同姓，亦非苗裔。九九之數，非三則四。」王看罷，未曉情由，乃召秀明問之：「讖言之意，汝能識否？」秀明稟曰：「曩日大明客人遞至，督戰官有審問詳細，客人曾已分解。」王問曰：「讖云：『雖有同姓，亦非苗裔。』説的何理？」秀明稟曰：「客人解曰：『此二句原京都所説，當今聖德皇帝黎維胡，雖同黎姓，原非黎太祖苗裔。且黎太祖

是瑞原縣藍山鄉興義兵而成帝業，傳至永祚德隆皇帝，治平海內，百姓富饒。德隆皇帝位傳與陽和帝即位，得十一年，縣中荒蕪，畿內屢生災異(三)，處處火災疊應，宇屋無遺；年年洪水滔天，城牆頹壞，人民餓死，尸塞路程。帝知上不答天意，下失望人心，乃降詔召鄭王入朝，羣臣會議，帝曰：「朕今仁疏德淺，獲罪於天，以致黎民愁苦，朝廷等擇有德者立之，朕當讓位，以睹天下升平。」鄭王及朝廷奉旨，遂迎黎維祐即位，是爲福泰皇帝，得七年，天下饑荒。再改元爲慶德皇帝，治得五年，再有水火災，常年疊起，黎民困窮，百姓饑荒，天下咸生怨志。原慶德皇帝東山縣布衛鄉但自布衛上行至藍山，過二日半，是謂「雖有同姓，亦非苗裔」此二句者」。王再問曰：「後有二句『九九之數，非三則四』，又何理也？」秀明稟曰：「此二句，客人曰：『此南邦隱居逸士，廣見多聞，有包含天地之才能，不測鬼神之量，明其古往識今來，知清王興亡否泰之數，何必問哉？且清王今年八十一歲，是九九八十一之數也，算於茲年，不三月則四月，清王終命，是謂「九九之數，非三則四。」此二句也。』」王聽罷，大喜曰：「此高明達見之士，何幸相逢，共圖大事。」議罷，遂召秀鳳等入朝拜謁。秀鳳拜稟曰：「臣父記録胡共四鎮諸將等，仰聞聖主，德孚遐邇，恩普羣方，屈己以求賢，傾身而待士，人人一皆歡樂，謂得明君，咸望聖德威揚，蕩清四海，恢復中原，庶展英雄之力，副平生之願也。」賢王聞稟，從容謂秀鳳曰：「我聞胡先生是高明之士，能辨理識時，匡王除害，頗四鎮歸附之人，料當今之豪傑也。今隔千里，亦如面談，何時共得相會，慰此平生，以快予心之望也？況爾等路途危險，爲我忘身，徑到王庭效順，予心倍喜，量其功大，何以答之？合當加官給禄，以表其功。但南北殊途，恐其泄漏。」遂取黄金十兩，銀子三十兩，絹税五疋，賞秀鳳等，以副趨向之心。秀鳳等出班拜謝。賢王再密謂曰：「爾等返回西鎮，我致意胡先生等，事宜同心協力，勿負

前盟，如漢高遇張良，玄德逢諸葛。軍需整備，待春末夏初，四方咸起，我兵進至，汝等當東西夾擊，以分鄭家之勢，庶僭逆就除，輿圖混一，則胡先生之功，永垂竹帛，豈有小哉！」秀鳳等奉命望拜，辭出朝，返回西鎮。

賢主再召秀明密傳曰：「爾取黄金五十兩、銀子一百兩，調就兵塲，交與督戰昭武。傳昭武宜作密書，擇本屬密信數人領取各物，同使人遞與記録胡，謂這銀色賞許記録胡與諸豪傑等，以爲先見信物。再宜居此，密探衆情虚實與去就舉止如何，速速返回稟報，勿可遲誤。」秀明奉令趨出朝，星夜乘驛馳至督戰營中，入帳具納金銀，呈説聖上令旨如此如此。督戰聽言，沉思良久，以爲：「今既差世良、智川往行公幹，且二名原是廣南人，於前朝南北正猶相通。文祥父都督禮郡公，當爲北朝宰臣，生下文祥在中都。乙未年南北交政，疆場各别，南朝攻破進翰，差禮郡孫文芳就中都説與禮郡，謀害進翰，以絶其患，致禮郡許文祥隨文芳同往南朝應義爲臣，以通消息。那文祥、記録胡曾有親信，常委就各鎮密探虚實。現今文祥有老母八十餘，孀寡在家，實爲泠汀孤苦。今文祥奉差遠行公務，其母調養無人，未免倚門顧望。仍修寫表文，再令文祥、世良、智川等返回御營拜稟，庶蒙放下小職，俾副伊等初心，勤勞國事。」於是修寫表文，交與秀明，徑引文祥、世良、智川等同回御營投拜，呈上表文。賢主覽表畢，乃諭文祥等曰：「爾等是我之腹心，素勤國事，我亦曾有記心，但念功成之日，優賞有加，未爲晚也。今督戰既有表文稟白，我奚吝哉！」即放許世良、智川二人爲隊長，文祥爲該合，與許三人精銀三十兩。文祥等拜受謝恩畢。王又給許文祥老母屯田三畝，並每月官糧二斛，以供孝養。文祥下階拜謝，稟曰：「臣感厚恩，願盡犬馬之勞，思報聖上天地包含之德，雖肝腦塗地，不敢顧也。」王再謂文祥等曰：「汝等今家情已

斷，宜速就督戰，聽其指畫而行。」三人拜辭，返回棣營，就拜督戰，細述回朝、聖上聽允恩待一遍。督戰大喜，乃以密書並前日敀銀交與文祥等，再三叮囑如此。於是文祥等尋箇奪路，望中都山西直往。途中早遇記録胡正當閑遊，結諭豪傑在山西地頭，兩相交施禮畢，共敘始末情由，回呈進南主賞敀密書並銀色禮物與軍師，任其調遣，有功者賞。記録胡聽言，喜動顔色，乃飛報諸豪傑共就記録胡居所，相與開看，遞來密書，其書云：

南主達書於記録軍師胡先生，並金銀信物，同諸公會曉：

蓋聞：天有日月星辰，日月光而星辰耀；國有君臣父子，君臣明而父子良。方今先生及諸公等是仁人君子，達理識時，取舍行藏，潛名抱道。竊聞鄭氏上則欺凌帝室，下則殘虐生民，戕賊忠良，綱常紊亂，深山窮谷，白叟黄童，莫不含怨。曩聞先生及諸公等恨鄭家之昏亂，置百姓於倒懸，意欲奮其忠義，滅鄭扶黎，武則有智信勇嚴，文則有韜略經緯(四)，思扶王室重興，擬救黎民水火，雖古之名臣傑士，有憂君愛國之心，亦不能出其右。自見密詞通報，内叙兵機籌畫，實出萬全，予心奚勝喜慰。但我才疏德薄，不及周、漢之賢君，敢望呂、張之爲輔，乃孜孜旦夕，望賢如渴，以求自輔，未得其人。今幸遇先生，何譬涸魚得水？仍有薄禮，虎將致敬，煩公等鑑諒此心，相與協力，指日訂期共發，相助我師。倘事勢如何，早復來音，便料舉雄兵，卷席長驅，庶顯先世之功，掃清君側之惡，若言不棄，夫復何求。今書。

記録胡及諸豪傑看了密書，並喜曰：「如此書中情緒，再三思之，是我等擇得明主也。」遂同領賞物，向南望拜。曰：「深感南主重待甚厚，雖粉骨碎尸，恐未能補報。」遂摩拳擦掌，切齒咬牙，惟以滅鄭

爲誓。説罷，辭謝記録胡，各自返回，密練兵馬，潛爲積草屯糧，待時而動。

忽於四月十八日，鄭清王病卒，西定王繼位，居喪。記録胡等聞知，大喜曰：「今國内有喪，時運已至，何有狐疑？」記録胡謀撥東處文裕、北處朝岩、西處秀鳳、南處快德，四人潛夜討路，就南朝拜稟，道以鄭王如此，乞早發雄兵，盡過潭江，努力攻勦，使四鎮兵起，一時夾攻，生擒西定解納。賢王聽罷大喜，重賞四人，謂曰：「爾等早回，説與記録胡及諸豪傑〔五〕，作速準備，勿負前言。早晚我亦提兵過江，首尾交攻，以成大業。」四人領命，一時回去。時人有詩吟曰：

江水滔滔萬古流，四方均與國同休。西南春半超山岫，東北夏初越海洲。
一語依憑心最固，單身轉達世無憂。緣諧千載何曾識，直對三光永世留。

却説是年四月十八日，北朝鄭清王薨，黎皇親詣清王府中，素服設壇置祭，文武臣民，盡皆挂孝。話分兩頭，時南主賢王以前日記録胡有差人報説鄭王薨事，乃親率三軍，鑾駕至義安石河縣，駐兵雲葛營。節制順義同文武諸將皆來拜駕畢，節制順義稟曰：「方今清王新逝，國内有喪，臣等料戰鬥之事勢必懈怠。而四鎮雄兵已備，人心已順，正天與人歸之時也。願聖上直過潭江，隨機攻勦，庶一舉直至中都，合四鎮兵，一齊早滅。所謂『天與弗取，反受其殃』。願聖上思之決之〔六〕，免致事機有失。」王聞稟，謂曰：「節制之言是也。但我前代與鄭氏有親親之義，於仕王聖祖賓天之日，清王差人遞禮弔賻。兹鄭家有喪，我再發兵攻擊，是無義也。古云：『乘人之危不武，利人之災不仁。』卿等宜曉知此意，暫且按兵，再圖後舉可也。」諸將聞王之言，拜稟曰：「聖上既有此心，誠堯、舜之仁，臣等敢不奉命？」於是賢王乃令人整備弔禮，差人直往京都，以答前恩。隨即下令諸將據潭江南邊，自山至海，依勢築壘，分屯設守，以

防禦敵。王乃班師南還。自是南北休兵，各據疆界屯守。

再説西定王自繼位之後，常以太保寧國公素有勇略，人多推服。往年太保承清王旨領兵鎮禦南軍，屯在安場營，招兵買馬，交結英雄，潛有不軌之心。定王疑之，乃密謀當郡詐旨，傳太保回朝守制。太保見此懷疑未定，遂召心腹人參督袷郡、署衛翊祥至密房商議。太保曰：「今王兄繼位，差召我回，我料此令召有不祥之意。且王兄與我原是骨肉，我曾窺得王兄素無與我一毫友愛，今而速召，其中必有大故，非是良心。我欲謀圖保身，未知去向。我聞南朝阮主聰明大度，識量過人，屈己求賢，下身待士，我欲降之，免罹此禍；或依召速回中都，隨其所遇，這二理汝等所主如何？早決一言，便憑料量。」袷郡、翊祥聞言愕然，呈曰：「太保此言，真耶？假耶？」太保曰：「汝二人是我之心腹，相隨日久，豈不知我本心，反疑我耶？」袷郡、翊祥等曰：「臣子之道，一進一退，是否所關。今太保既出此言，諒非得已。以卑等竊料，縱事果至此，若回中都，譬如龍入湯鑊，不如早投南主，再作別圖，卑等亦免池魚之禍。」太保聞言，尋思良久，謂袷郡、翊祥等曰：「據汝等之言，甚是有理，奈我有老母，煢獨在堂，夙夜無人定省，我若一去，既爲不忠，又是失孝，未免天下以我爲禽獸耳。爲今之計，莫若汝等宜先往南界，以我事故道與節制、督戰二公詳審，如有相厚，差人接我一會，便投機語，俾後歸降。」於是袷郡、翊祥二人拜辭太保，並將妻子及所管軍馬徑詣南界，通報守將，引就節制營前拜伏。節制出帳迎接，具問來意。乃延入營中，各分賓主而坐，設宴款待。袷郡離席，起身告曰：「今太保親提重兵於外，西定王意有疑忌，雖云兄弟，勢不相容，太保因此日夜號哭不已〔七〕，每思保身之計，未適所從。久聞尊公有事君以人之量，欲決意一往，憑藉尊公，以爲棲身之所，但未審尊意廣納如何？特遣小人前來報叙，願尊公指示。」節制

聽罷，即差人就請督戰昭武就帳商議。督戰曰：「太保果有此心，節制公差人回朝拜稟，待聖上放下如何？我等欽遵規料。」節制曰：「然。」遂差將臣吏文川以太保欲降事故回朝拜稟。賢主聽稟，大喜，即傳旨曰：「今給郡、翊祥既是來降，令仍許其舊職，屬節制順調遣。如太保寧國公，乞迎來降，付督戰昭武料作心書，並差人料機迎接。」文川奉命望拜，返回節制營，陳說聖上令旨如此如此。二公奉命，遂修作密書付給郡，擇委心腹人遞交太保審料。其書云：

南主達書於太保元帥府閣下：竊聞古往今來，天下國家之事常有興亡治亂，都在天意而已。況阮、鄭雖其異姓，義亦同宗，肆予應天順人，乘時舉事，扶黎室之重亨，救生民之塗炭。今太保既自遠圖，將投歸南徼，我爾義同親族，奚可盡言。且古者亦有箕子投周，謀存宗祀，免大患於火湯，留芳名於簡册，得其忠孝兩全，是謂明哲。或太保肯惠然來，亦是助予一臂，如成大業，富貴共之，事貴先機，幸勿遲疑有悔。今書。

太保寧國接書開看，恍然如夢，半晌方醒，潸然不覺下淚，憂悶倍加。正當憑几而坐，尋個進退，忽聞營外人喊馬嘶，繼有一小卒走來飛報，謂：「朝廷有差太保富郡提兵來捉尊公，現已圍住。小卒竊聞來人報道：『捉尊公回朝，處以不來歸受制之罪。』」太保寧國聽知，放聲大哭曰：「吾悔不聽給郡之言，致有今日之禍。」悔罷，已見富郡當先就捉，具傳旨意。於是太保寧國束身受縛，遂同富郡一齊望京回去。時節制順義差人投遞寧國書，當在館暫歇，待以回音。見寧郡被捉調去如此，乃奪路馳回，報與節制。順義聞之，愀然不樂，嘆曰：「寧國英雄如此，吾恨不得一見，惜哉！」

話分兩頭。却說太保富郡押調寧國至京，引入王府服罪，西定王責之曰：「汝爲臣子，王父晏駕，

不回守制，更托以身在疆場，妄萌異意，汝今於君臣父子，其義可乎？」寧國長跪俯首，亦哭叫冤而已。定王叱之曰：「汝有何冤，將圖鼓舌？」遂令作木櫃納入，付下監禁。時寧國既在縲絏，西定王遂以其子富郡爲元帥，差往義安領寧國兵象屯守。富郡領命就處，召集都督豪蠻、參督潤入帳中密議，曰：「公等職居宰輔，禄食鼎鍾，最宜盡心竭力，思報王上之恩。方今南朝順、昭小輩興兵擾境，占據義安七八州縣，開壕築壘，謀爲長久之計，是欺朝廷之無人，況又輕我等太甚，我之所恨，深入骨髓，誓無兩立。公等當密傳諸道選取强壯敢戰之士，限本月二十三日酉時，括取各滿民船，載其器械藥彈，約至二十四日寅牌，突過南華西上賊壘，破大勝營，連拔順、昭二屯，隨後接應。要在生擒順、昭二將解納，以奏膚功。」分撥已定，各將領命，並回本寨準備，以待至日動兵。時有北邊宜春縣福洲社人攀麟聽知富郡商議分撥如此，自投節制軍門，報道：「北將都督富郡今代領寧國兵權，屯守永營，有差署衛顯陽就泊河福洲，擇取伊洲民船八十隻，混沐蔓民船六十隻，内限六月二十三日船就永營泊沿潭江南岸，分載藥彈、器械、軍需等物，與傳都督豪蠻、都督同知潤郡等，約至二十四日寅時，人則含枚，馬則勒口，暗引兵越江，襲攻南華西壘，破上道鎮大勝屯。富郡後發大兵接應，以擒南兵。」節制順義聽攀麟報信，大怒曰：「富郡乳臭小兒，安敢妄逞螳臂拒吾轍乎？吾決擒之，梟首示衆，方消吾恨。」言罷，令人將攀麟就館安歇款待。乃差人請督戰昭武及諸將同就帳中商議。節制順義謂督戰昭武曰：「富郡小輩，暗用詭計，將差兵襲我上道南華壘，公宜定計擒之。」督戰昭武大笑曰：「脱有西定自來捉之，譬如反掌，何況一小兒耳！烏足慮哉？節制順義差人飛報與鎮守大勝，預先準備，堆積柴草於近江畔之處。至二十三日酉時，引兵出壘，列於中路以待。倘見北兵突至，發兵拒敵，佯敗，忽走回壘。弟即差人放火爲號，若彼軍

乘勝趕來，大勝望見江邊火起，急引兵努力回戰。如北軍敗走，急追至江邊，期捉富郡，收拾器械，勿得有誤。是謂『縱餌釣魚』之計。再差鎮守扶楊引一枝兵屯在南華西山埠處埋伏，若聞砲響，及見煙火，急引兵攔截攻破，以擒豪潤等輩。節制兄長同弟大兵從水路接應，斷彼歸路，使彼片甲不回，不敢正視。」分撥已定，節制順義聽罷，大喜，撫掌笑曰：「督戰之計甚妙，正合我意。」乃令諸將等各宜依計而行，若違令者，當受重罰。遂差人密傳與鎮守大勝，如此如此。

再至二十四日寅時，北兵豪蠻、潤郡二將引兵突過潭江，棄船上岸，偃旗息鼓，望南華西壘而行。兵行未及數里，忽見前面旌旗蔽日〔八〕，金鼓喧天，攔住去路，乃是鎮守大勝之兵，列陣以待。北軍大兵不敢馳進，豪蠻大驚，催兵急戰，鎮守大勝佯敗，走回南華壘。豪蠻、潤郡乘勝追趕，南兵緩緩且走且望南江畔。忽見西北邊江火焰障天，黑煙蔽地，鎮守大勝遂回兵努力大戰，銃聲如雷，彈急若飛。時南兵雄壯，一人敵萬，豪蠻大敗，回兵急走，人人曳兵棄甲，各自逃竄。走至半路，忽聞林中砲響，一軍突出，人人雄勇，個個威風。北軍見之，皆驚，視之，乃南將鎮守扶楊，揮軍大戰。豪蠻慌然，手足無措，棄軍急走，身無片甲。手乏兵戈，望北而走，正似犬逢虎逐，兎遇獐驅。潤郡隱入山林逃脫。豪蠻見江岸上流有火，疑有伏兵，不敢投去，乃從下流尋個便路，奔走到江邊，望見下流戰船無數，乘波逐浪而來。乃節制順義、督戰昭武水軍，當前截路。又聞揚聲曰：「軍中要捉豪蠻、潤郡解納，重賞加官。」豪蠻聞之心驚，足不成步，仰天嘆曰：「天乎！天乎！前有大河，後有追兵，逃竄無路，是天使我死於此地！」遂拔劍將刎，左右急止之。忽見江岸上流有一軍乘船突至，大聲叫曰：「都督勿可造次，我軍已有接應！」豪蠻視之，乃回心大喜，即盡力一跳，倒於船內。見是元帥富郡提兵救援，皆自逃回永營去了。南兵追之

不及，節制順義下令收軍回寨，請諸將公同修寫軍功簿，差人調回王庭奉納，拜稟如此。賢主聽稟大喜，綽髯笑曰：「順、昭用兵，可謂仿佛孫、吳。」遂差將臣吏兼略齎金銀錦帛，就賞諸將及三軍，再賞攀麟爲該隊，以表厥功。諸將等望拜受賞物畢，兼略返回廣平御營去了。後人有詩吟曰：

凌空長劍絶雲衢，遭際休期顯丈夫。妙計閑施驚北黨，奇才遠播壯南陬。
扶揚兵出途方截，蠻郡心寒口疊呼。只爲鄭家猶泰運，致令疆宇未能收。

却説時有北朝舊吏部尚書左都督濯郡公，乃海陽安老縣土山社人，曾已歷事明康、安平、清都等王，行年八十有五，爲人頗通天文地理，曉知韜略，其諸史五經，皆能暗誦，卓有廉頗、李牧之才，晁錯、裴度之智，龍顔鶴骨，目秀眉清，飄飄然若四皓之風。閑居朝外，窺知鄭王繼位，政化多乖，殺帝戮父，不納忠言，偏聽讒謗，屠戮有功，爵賞非人，衆皆失望。乃封還紫綬印迹，奉納王庭，乞歸鄉致仕，以養終年。西定王苦留。堅志不肯，遂敕許還鄉養老。尚卿拜謝出朝，回家閑坐。適有同進士湄溪子在京回鄉，遂請至草堂，坐定，問曰：「子聞南主現今兵屯何處？政令若何？」湄溪答曰：「目今南兵正在潭江之南，分屯設壘，防禦甚固，其如軍令，甚是嚴肅，政事亦甚寬和。自收得義安之後，民間秋毫無犯，輕徭薄賦，役簡刑寬，傾心待士，屈己求賢，某料湯、武之仁亦不過此，真當世有爲之主也。況輔弼之臣，武則節制順義、陽智、扶楊、大勝、雄威、雲龍諸人，有關、張、馬、趙之勇；文則督戰昭武，有諸葛、劉基之才，至如衛純、貢和、貢賢、貢顯之徒，韜略既精，武文亦備，可能濟世，是謂君明臣良，魚水龍雲，千載相逢也。是小生耳聞目睹，豈敢有虚説哉！」尚卿聽言，喟然嘆曰：「若如子言，則鄭家指日休矣，可惜明康王之功，恐不能相傳於萬世。」閑談畢，湄溪起席，拜別回家。是夜尚卿乘閑散步庭前，適見參星其首在北，尾

直指於南方，間有青雲遮蔽，又有羅星照紫微垣，歲星犯氐宿位。追想謝言有云：「候兵百萬回家」之句，遂撫髀笑曰：「鄭家氣數未盡，南兵早晚必回，中都誠無虞矣！」

再説九月初旬，有北朝永營人勳禄、俚兼、俚寸等潛過潭江南邊驅獨營，拜督戰昭，告以：「昨等名在北邊，有聽得北朝元帥富郡及諸部入帳中會議，以爲同昏壘地勢，乃勝岩屯守，且此壘最是低弱，今當適值秋末冬初之際，或有疾風驟雨，潦水漲溢。南兵昭武本是才將，更曉氣數，倘準備未完，乘虚突過，勝岩何以制之？況一舉再行修築，恐動軍心，難於收復，致會部曲，問以備禦之計。廉郡、美郡見富郡所問若此，有乞富郡急差人密傳勝岩移屯在土山之下，分兵守其高埠横港，足爲聲勢。或有潦水，南兵乘勢突過，則勝岩已有土山爲險，攻守頗易，可無患矣。待冬盡春來，則據同昏保守，如此則高枕無憂，何勞疑惑。且北將所議若此，但未差行，故愚等特來報道。」督戰昭武聽言笑曰：「富郡小兒，安有深知遠見，料得吾心？吾於翌日已推算本月二十五日癸亥乃軫星值日，必有暴風疾雨。況有黑雲蔽於北斗巨門之位，白雲掩於辰星之宫，西北方自有大發風雨，潦水漲溢，我先具有準備，苟彼有知，亦已晚也。我當急差先取，免彼知泄，爾等且留營中，觀我先破同昏，富郡心寒，不施其計矣。」遂差人飛報節制順義，如此如此。節制順義乃傳該奇雄威，修整器械具備。待至二十五日，天有風雨，水滿潭江，急引兵突過，破同昏勝岩壘，我即引兵接應。至二十四日寅時，忽見陰雲四合，雷雨滿天，飛砂走石，破壞屋宇。二十五日，同昏壘處，水深五六尺餘，勝岩大驚。聞壘外喊聲、砲響喧天，又見南兵乘船逐波跨浪而來，乃是督戰昭武之兵，一齊越壘破入勝岩營中。勝岩正當督兵轉運軍需器具，見此心慌，不能措手，軍士亦無心戀戰。勝岩單身走上土山逃命。時同昏北兵沉溺死者無數，生者號泣之聲，驚動天地。

且説勝岩逃走，途中饑甚，四顧南兵，不有追趕，見屬下人，身帶火食，飛走而來。勝岩喘息，坐下路上，令那屬人輒尋個山要叢雜處埋鍋造飯，將以療饑。但飯未及熟，忽見東南角上塵頭大起，一彪兵馬，大兵驟至，旌旗蔽日，矢石如雨。勝岩大驚，登土山遥望，見是節制順義，該奇雄威之兵。勝岩魂不附體，加以饑甚，不能拒戰，慌忙如喪家之狗，直望腰甕奔走。南兵追之不及，拾得器械、藥彈、象、馬不可勝數。節制順義即鳴鼓收軍，返回潭江，傳許三軍安歇，南界諸將等各自獻功。於是節制順義撫督戰昭武背言曰：「今日勝兵，乃知公調遣出人之力也，雖自古運籌帷幄之才，安能獨擅其美耶？」督戰昭武起身謝曰：「我等上藉皇天嘉祐，中蒙聖德洪福，下賴將士協心，致成今日之功，非昭所能獨也。」節制順義乃會諸將作宴慶賀，差人回朝奏捷。後人有詩贊曰：

戰艦飄飄渡急瀾，雄兵數萬越重關。翻空波浪蛟龍起，括地風煙虎豹寒。
凜爾秋霜凝劍戟，燦然夏旅整衣冠。料知相將能如此，家國何憂不奠安。

却説盛德戊戌六年，時值正月，南北兩邊，各自按兵不動，軍皆時常訓練，民者樂業耕農，輕簡徭役，百姓歡歌。六月上旬，南兵督戰昭武等作譏貶鄭詞，差人密藏，就中都清華並各處，及粘在關市，或抛棄途中，俾見者讀之，或以馳報，亦爲謡言之一計〔九〕。其詞曰：

蓋聞：有天地、有民物，民物得所而天地和；曰朝廷、曰公卿，公卿得人而朝廷正。古今不爽，經籍猶存。竊見鄭氏官不擇賢，而公侯品秩雜冗。政不務簡，而四方賦役慘煩。狡猾者以爲忠臣，廉直者以爲誹謗。迷財迷色，自樂自娱，浚百姓之膏脂，奪九重之權柄，付與閽門。猜忌豪傑英雄，廢黜勳勞將相。攻城略地，驅民而取彼錢財；邀福作威，枉法而用他刑罰。前年恩公勇駙馬

荼無辜而見戮，往歲左府才駙馬迪出力而被刑。法不遵至正至公，仇是用偏廢偏斷。鳥未盡而良弓折，敵未破而謀臣亡。刳胎殺夭，麒麟不至於郊；破卵覆巢，鳳凰不翔其邑。出征將士，不思枕戈臥戟之勞；所至地方，不念害物殘民之慘。有功者賞，無逾弊紙一張；有賊出征，不費紅腐一粒。給許黎家饒廩田不過一頃孤村，容充鄭氏膏紈，祿盡是萬民巨社。況又子午歲暴尸未葬，卯酉年白骨猶存。生事必事生，責人不責己。茲南主明公，上觀天道，知時至勿疑；下察民心，見民危則救。除姦去僭，翊運扶王。扶黎室之重興，轉乾坤之再造。統貔虎之兵十萬，威行地震山摧；調鷹揚之將百員，謀設神出鬼没。顧彼識時者，何不自謀乎？樂毅去燕，決投趙而能成大事業；伍員背楚，志從吴而大立功名。看此曉詞，北方諸將等，或識時達理，倒戈效順來降；或見勢知機，率衆向明倍暗。同心勠孽，竭力勤王。如此身則保全於功名，世則永傳於榮顯。若執迷隨姦僭者，何異臣曹事卓，難逃青史污名；事逆背君，不免後世貽笑。一旦崑崗火發，玉石俱焚，靈芝與腐草不分，瑞鳳與野雞同棧。茲曉。

且說督戰昭武作詞畢，差人將詞潛就京都與各鎮依計粘棄。北朝人民拾得開看，或怒而毀之，或沉吟不語，或點頭謂其言有理，或投遞公卿看之，或置之而不答。自此人心各有携二，或議從中起事，或決遠來歸降。時西定王見人心摇動，加給兵權與都督麟郡，以防有變，然自此軍民潛往南界來降甚衆。

是歲二月，賢王大兵久在義安，關山懸隔，糧餉轉運頗難，乃差文武官就義安處各縣民立選場，閱選壯軍民各項，照收官稅，以充軍餉。且義安民，前者未曾出納身稅，聞此新令，乃相私語曰：「我等仰享太平之業，免其租稅，獲其安居。茲再受税，重過前年，倘或天賜南朝一統之後，吾等何以聊賴？不如

早逃回中都，以觀時勢。」聞者馳報節制順義、督戰昭武，民心如此。督戰昭武聞之大驚，乃用詭言，密許心腹民往各縣州閭里流言曰：「南朝典法，選定良民，如壯項，軍壯者則爲隊伍以防攻擊，有功者擢用爲官，無功者准饒滿代。但兹時暫收定税，一以給發兵糧，一以編修簿籍，成功之後，查并再還，不干衆人恐懼。」義安民聽得此言，其心乃定。節制順義、督戰昭武探知大喜。

至八月，賢王令旨傳係義安七八州縣北河布政，某有才力文學者，可爲知府、知縣、府縣提吏、通吏，與可爲該府、記府、書記、該總、將臣、社長等職。隨次許之，一則以備勘問詞訟，明他曲直，一則以備押收諸税，兼按察捕捉盜賊，以杜姦萌。自是義安等縣，人人各具金銀，求權買職，或賜率兵，以從征討；或賜治民，以行賞罰，人人喜得南主之擢用也。當日，南主又差文職等員就義安處，據見田土，隨勢立爲公田、私田，量微租税，准發軍口。義安之民照期應納。自是兵精糧足，不費千里餽糧之苦。於九月京北、海陽、山西等處人慶榮、朝岩、秀鳳相率潛過南邊，詣節制營中，報：「兹年四月，臣等在中都，聽知西定王及羣臣入殿，謂曰：『前年勝岩領兵屯守同昏壘，不能預備，以至南兵昭武襲破。朝廷議勝岩罪，以爲：人臣之道，受君重任，提兵於外，必當相其地勢險夷，立屯設守，防禦邊疆，免致賊兵侵擾，上以報君恩，下以安黎庶。乃輕率所委，視兵事爲兒戲，以至失地喪師，罪當梟首。』乃以事上稟。西定王反以勝岩是先朝之愛臣不忍加以死罪，貶勒還民。仍差參督雲可代領勝岩兵衆，替守同昏壘。且雲可爲人，貪財躁暴，自到同昏之後，無意戎務，日夜只爲脅捉民間婦女爲樂，人多苦之。卑等深望尊公，早設神機，發兵除之，庶絶後患。」節制順義聽言，差人經引慶榮等就驅獨營。督戰昭武詳審。督戰昭武喜曰：「我已聞雲可領兵守同昏壘，且未得實，兹汝等來報已的，我無疑矣。」督戰昭武顧謂差人曰：「汝

宜速回，達與節制公同諸將，整點兵馬、船隻，待本月十一日戊辰，是六龍之日，必有潦水，此可以乘機襲破同昏賊壘，捉雲可纏腰，以爲小樂。」差人奉命返回節制營中，以事道達節制，乃召諸道會議如此停當，令其準備以待。

光陰荏苒，適至初十日辰時，忽然雲雨驟至，木石俱拔。戌刻，潭江之水連天，波濤洶湧，同昏營壘，一時被水沉没。雲可望見水勢滔滔滾滾，恐其賊兵乘水而來，不免勝岩之敗，作色差人尋船防上土山，以免水患。正憂慮間，豈期督戰昭武已身率本屬兵，奮力乘船而至，如萬馬争奔，望雲可營直入，東衝西突，人喊砲響。雲可心慌，涉水獨上土山，尋路逃回永營去了。其所管之兵，並皆死散。督戰昭武推兵追之，而雲可逃走已遠，乃撤兵。回至半路[一〇]，撞著節制順義驅兵而來。督戰昭武以雲可敗走，從頭説起如此，節制順義與各將喜笑不已，曰：「北軍從兹膽落，不敢輕視我兵。」遂各引兵回營固守，以備後舉。

時雲可逃至永營，自縛入富郡帳中請罪。富郡大怒，責曰：「汝爲大將，朝廷命屯守此城，何不記勝岩前日之敗，牽延在此，再爲他因潦襲破，棄其軍士輜重，按以軍法，汝罪豈能逃乎？」雲可低頭無説。富郡差人解調雲可回京，欽候朝廷定奪。遂差都督冕郡領兵替守同昏壘，臨行戒之曰：「夫爲將者，謹哉！慎哉！若有疏虞，國法不恕。」冕郡受命，引兵就鎮，修整城池，日則提兵守禦，夜則秉燭觀書，以防南兵再襲，不題。

再説時南朝南鎮邊營，差人就廣平御營拜稟曰：「高綿國慝禛王萌心起僞，縱兵劫掠良民。」王聽知大怒，令差鎮邊營副將燕武，該隊春勝、明禄，参謀勾稽、文領，同率兵平定高綿。於九月初九日發兵，

至二十日，到高綿地面，差細作入高綿城探看地勢虛實，回報，乃分兵圍住高綿城。大戰數陣，生擒慝禛王并將佐及酋長蠻獠，又取得象馬、器械、銃彈，調回解納。南主體好生之德，遂赦回國，高綿遂平。

却說北兵自同昏雲可敗兵之後，南北各自疆界保守，按兵不動，不題。寒來暑往，兔走烏飛，已見：

萬物潛蹤冬氣滿，百花吐蘂是春來。

再說盛德己亥七年，春正月初七日，忽見海陽處安陽縣清奇社人文諭向節制順義、督戰昭武營中自乞爲臣，具言前年卑就京都，見諸公卿朝士會談曰：「自前代端公統管廣南、順化二處，未嘗動兵侵過北河地界。至茲南主勇公，自乙未年發兵，破進韓、驅東郡，直犯義安，取七八州縣，竊據潭江南邊築壘，自山至海，分屯設守，招諭英雄，施仁布德，人皆悦服，莫非天意使然？古云：『天與人歸，亂極反治。』鄭氏上不忠於君王，下不孝於祖宗，陵夷族屬，酖殺兄弟，甚至殘害其忠良，親信便嬖，以朝廷爲草莽，視赤子如昆蟲，早晚不免喪國亡家之禍。況有讖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時節殘花。十到羊頭過馬，候兵百萬回家。』以讖言論之，二句之前，事已歷過，如『十到羊頭過馬，候兵百萬回家』，以此解之，『羊頭』、『過馬』，是未年動兵，午年過界，如『候兵百萬回家』，是南主勇公庚申歲也。以此驗之，必有兵貴神速，席卷長驅，直至中都，恢復版章，成王伯之業，自可知矣。我等當深自藏晦，以待時機，一旦大兵有至，計將就計，要在先圖，庶顯賢臣擇主，免他笑我不識時之輩也。」言畢，節度及楊智、雄威、雲龍、盛會、春臺等聽知，皆大喜曰：「天心如此，又何憂哉！我等可差人拜稟王庭，乞聖旨發兵直進，一鼓卷席中都，滅鄭扶黎，快吾願也。」會議之間，忽見小卒入帳報曰：「有中都文官遠來降服，正候門外。」節制順義聞言，遂命歸義將給郡出郭迎接，延入帳中。參拜畢，許坐於側。節制順義問曰：「公等在京都來，不知

官居何職？姓甚名誰？可一一明白自通，庶吾得曉。」文諭即起身向前，逐一呈過：「坐上者是石河縣白池社司天監掌司業斷顯伯，第二者石河縣運春社占候春官襄良子，第三者天禄縣天禄社同稷村四員同進士斷真子，第四者貢士耕，第五者貢士王田，第六者貢士班，第七者羅山縣平胡社衛士護兵祚隆子等位，是皆義安處人也。」節制順義起身拱手稱賀曰：「列位英才，能識時務，背暗向明，共扶黎室，雖前萬里北南，今是一家兄弟，何可礙乎。但願公等既千里而來，當盡展生平之力，翊扶明主，成王霸業，如樂毅之輔燕王，則富貴勳名，奚可量也。」斷顯等皆拜謝曰：「卑等皆是村野腐儒，才疏學淺，安敢上比自古之賢人乎！但今中都諸朝士等，聞知南主德充於己，恩布邇遐，推轂以求賢，握髮而待士，日夜懷望，欲見龍顏，以副君臣相遇之際，特遣卑等先謁尊公，庶知何日進兵？緩急如何？以明去向。」節制順義曰：「夫動兵之事，進退有期，安敢以言語閑談宣泄兵機大要，使耳屬於垣，則千里之外，爲之奈何？」斷顯等再有言曰：「卑等淺料，當今天順人歸，時運已至，願早訂，興兵直進。卑等報朝士及四方英傑聚集兵馬器械，南攻北擊，成其內外交締之勢，亦期登接至尊，如范質、陳玄之故事。」節制順義、督戰昭武及諸步將聽言大喜，順義謂斷顯等曰：「公等姑且寬心，待吾商議。」遂令設宴厚待盡歡，斷顯等遂就驛亭安歇〔一一〕，諸將亦各歸本寨，惟督戰昭武猶自在坐。節制順義謂督戰昭武曰：「彼等之言，真假若何，未敢盡信。且古有云：『世事信莫不信〔一二〕，人情疑則可疑。』」督戰昭武曰：「彼等之言，料亦有理，望節制勿疑，急修啓差人回朝拜稟。」節制順義從之，昭武遂繕作啓文，其啓曰：

奉命行征臣文武諸道啓洞聖德明覽：方兹中都賢士，司天監掌司業斷顯伯及諸文官等員具有道達，謂北朝與諸官會議，意欲遣回向服，以顯功名。假回省祖義安，時來報信。爲聞南朝聖旨，何

期舉衆出兵？便遍報豪傑準備興兵動衆，願爲内應，以助我兵擒西定，詣王庭獻納，以表懷慕，副羣英之願也。致臣等具啓稟白以聞。今啓。

賢王覽之，喜謂曰：「爾等且回，説與順、昭公同參論，且閫之外，都在將令，隨機應變，何計恢復中都，盼目可得，不必再問。古何人哉！今何人哉！擇日定期，都付二公議料。何時舉事，我必提大兵隨後接應。」差人聽令拜回，呈與節制順、督戰昭，聖上令旨如此如此。二公奉令，議設謀計，明約定限，再傳各道諸將等，訓練士卒，整飭軍需，預下停當。於是掌司業斷顯、占候襄良，應義爲臣，各名貢士及祚隆返回京都報信，不題。

却説北朝有進士洪領子，在京都回海陽處省親，尚卿、擢郡聞知，遂請到家，對坐，談話國家興亡治亂之事。擢郡問進士洪領曰：「南主舉兵侵界，自此以來，斯時政令若何？老日在陋巷之中，難詳本末，子既在京而來，必知原委，姑煩一一道之得詳。」洪領曰：「自乙未、丙申、丁酉三年，南兵常轉運本境糧餉給發三軍。此後以其路途遠，旱則高山，水則海闊，轉運不繼，間有權宜，分補義安各縣民税例，以供均給。又某聞南朝擇義安識者，許爲府縣，分立衙門，勘行詞訟等事。某竊料之，是古今經常之理，有立國者，亦不逾此。」尚卿頷之，良久曰：「若如子之所言，鄭氏基圖，不必憂矣，以天意人事觀之，來年可見南兵回矣。」言罷大笑。洪領再問曰：「尚卿此笑，有何主意？」尚卿曰：「以子之言，我淺意臆度之如此，故笑耳！又何怪乎？」洪領再三請教，尚卿默然不答。後人有詩贊曰：

心藏韜略冠當時，一世留芳萬世知。幕府早能評進退，衡門先已識興衰。
驗來富貴浮萍去，却笑功名轉眼移。道以徇身閑歲月，醉生懶説世時非。

是歲正月十一日，司天監掌司業斷顯伯、朱有才，述作敵策樞機三條，遞節制順義、督戰昭武看過畢，差首合智遞入王朝進賢王，策曰：

蓋聞：軍國急務不越乎天文、地理、人倫三才而已，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言至今益驗。其一論天時。天時，日月、干支、孤虛、旺相之屬也。謹案：《春秋左傳》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可以伐人，人不可致伐。」試以邊事驗之，稽於七政。當下元甲子永祚七年，歲星纏在鶉首未度，至乙卯永祚九年，歲星纏在壽星辰度，是年北方舉兵來侵南郡，而彼衆自挫鋭，南方自此勢强，此一驗也。又歷至戊子福泰六年，歲星復纏在南方。彼暗不知，惟狂妄念，再差狡竪部嘉之徒，驅羣羊而鬥猛虎〔一三〕。是年北軍大敗，此時南方威振南天，此二驗也。又歷至乙未年，歲星纏在兑位，而進帥、東帥不識天時，不通機度，反以螳螂之臂守禦洪鈞之轍，本自取敗亡，舉皆狼狽。自此而還，溪寧狡童，殆若摧枯，乘此而取潭江南河全壤，易如拾芥，此三驗也。至於乙亥年，歲星又纏在寅位，没於申度，莊誦《綱目》曰：「參虛得歲心，有其真人起於地分，其天象昭昭可驗也。」今仰觀天象，上年五月朔日有食之，蝕既盡，晝晦。兹年當清明之節，以春令之煖，而行冬令之寒，天意可知。稽諸《洪範》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之心者。」此四驗也。且逆推粤自莫氏篡國之時，昇龍城已見讖文十六字，云：「莫氏乘龍，阜元垂統。□星落地，午日當天。」上八字已驗，下八字未驗，其既往之迹，可考其微；其將來之事，尚宜潛究。今方又有爲百計長，至於「九九乾坤已定，清明時節殘花」應句，天助人助，不可宣泄。噫！否極泰來，亂極生治，今正其時也。若夫兹年已亥月賊在北，以合神而推，賊星臨年命，彼將必擒，正是經綸些好時節，上下可爲之時。

然天時不如地利，其二論地利。地利謂城高、溝深、險阻之固也。常披地輿圖觀之，見義安大幹行龍。自葵洲而下，轉至布政，再轉至奇華、石河，而至天禄，突起洪嶺，結爲火地，一曰極樂地，坐癸向丁，真興王之定也。水可通二海門之咽喉，步可容十萬衆之象馬，請諸營住此，分爲長蛇之軍，又管以羅山爲左角，以宜春爲右角，以驅獨爲先鋒，乘機候時，彼衆自潰。又見香山一幹龍，八首紫微，結爲一地，坐西向卯，青龍則安排於千仞，白虎則連水於萬流，帶鎖七曜三星水交會明堂，九十有九山爲案外，真興王之勝地，用武之陸城。禾穀豐饒，水車便利，諸大軍據此，分爲八陣之圖，張爲犄角之勢。北面受敵，在坎門，以清巄爲左奇兵；在乾門，以羅山爲右奇兵。在艮門，左奇在於西南，應於今年，歲德所在，宜攻出攻；右奇在於東北，應於今年，歲星所衝，宜守堅守。或攻或守，隨用隨宜，譬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亦猶牡小之牛，觸其左則右角鬥，觸其右則左角鬥，觸其頂則左右俱鬥。如此，不過期年，彼衆疲矣。行軍之樞機，開國之關鍵，此必争之地，機不可失也。然地利不如人和，其三論人和。謂君臣、上下、人民之和也。想其天星永眷黎朝，偶遭莫氏篡弑，碩果不蝕，元氣復春，曩實賴昭勳公，五載再造皇圖，重恢黎社。厄雖遭讒於鄭，兇祥已兆，南方已旺，兹實賴天生聖主，仰仗天討雄威，欽差良將鋭師，專制閫外勝地，直指渠魁殄滅。每期黎運重興，欲寬天下之憂，起中外之治，宜收人望耳。人望在正君臣大義，請舉我義旗之名，進討彼弑君之罪。正治皇帝、弘定皇帝、福泰皇帝三君，皆由鄭氏戕酖，況當君皇帝，被其脅制，人神之所共怒〔一四〕，臣子之所欲誅。請法《春秋》，君親無將，將者必誅，誓衆併戴天之誓，指日植中天之業。昔者項羽使人密弑義帝於江中，而漢王納董公遮説，數羽十罪，

興師致討，猶能興四百年大業。況今鄭氏篡弒黎朝，通天之罪，衆所共知，可不興師致討乎？昔者紂王雖有罪惡，未有弒君，武王從太公進説，數紂十罪，舉兵伐之，以興八百年之洪圖。況今鄭氏弒君之罪浮於殷紂，可不舉兵而勦滅乎？孔子在魯聞陳恒弒君，沐浴請討，共誅亂臣賊子之罪，炳炳在《春秋》之經。繼今請法經《春秋》，嚴誅鄭氏，可孚之望在是。「理才」二字最大，則既用世將之子孫，及從義之向化，其可爲該奇、該隊。又設選場，揀取壯健，用爲兵，招用武之選，以舒士氣。至於科舉之選，謂才請仿古制，設立鄉試策制等科，以急收文士。既得其人，布於衆職。有武略也，使爲總兵之官；有公廉者，使爲州縣之職，不置多官，以擾衆民。使其勘斷諸詞訟，以伸民枉，而人心常向化矣。人望在君，曰「寬」、「和」二事最急。其公田處皆有請均給，公田上及直下照依人名，禁其權豪不得兼併。私田賜修寫簿籍，隨家之多少，明其富有，毋得隱滅。私則收十分税一，如此則人心悦而農利裕，穀粟多而糧不絶。兵民舉皆愛慕，天地自然應和，休徵隨至。乘天時之善，人爲之，乘地利之隆，人爲之，可攻以取，可守以固。於以興致治之期，於以安天下之計。恢復皇圖於百載，永扶黎業於萬年。愚也，三才精微之察，豈敢云能；三生香火之緣，覺知有幸。深望聖主賢臣，留意治平之策。臣等敢具以聞。

賢主覽樞機策畢，令内朝文武公同看，解可否若何，文官稟曰：「此是正學真宗，多聞廣見，必有經濟之才，望聖德擢用，以振儒風，以培國脈。」王遂封斷顯爲參政監護軍，屬王府應候，襄良爲占候官，文選爲首合，屬督戰營，應務調遣。三人拜謝受命，各自到營中參贊軍務。

二月十二日，北將少保富郡令進士俊德述寫隙書，遞過浮石渡，交巡軍調回，呈與節制順義、督戰昭

武開看。書曰：

欽差節制鄭帥府致書於表族阮令公會曉：夫天人一理，能窮理則分安。頃者令公易惑細言，自開邊釁，人民財穀耗費，兵連怨結。凡交争互戰之際，雌雄强弱，不辨分明矣。況生靈困於兵役，肝腦塗地，良可悲夫！今令公唱爲此舉，原係收括境土，拯救萬民而已。豈期日以侵凌吞并爲念，加以襲封妄大，不顧先王納款獻誠，以小事大之意。且堂陛尊卑，各分所在，天理之所當然，人道之所不越，令公而已知之。況窮理愈精，安分愈固，令公豈不知乎？爲今之計，莫若復修先王之舊業，舒其兵革，各安境土，使人民得以耕田鑿井之樂，豈不偉哉！令公其諒之，幸無介意。今書。

二將看罷，大怒曰：「富郡小兒，口尚乳臭，敢以文辭戲弄聖上哉！」乃不拜稟於王，遂作復書以貶鄭氏。於三月初十日，差隊長朝石遞過石渡北邊，付巡軍領遞就富郡開看。其復書曰：

南邊節制諸營虎威大將軍順郡公復書於鄭帥府會曉：竊聞天道有陰有陽，陰陽和而天道順；人理有剛有柔，剛柔制而人理正。思昔明康太王，報前恩以分茅，定土謹義，先王推教信則納款獻誠，南北交親，晉、秦結好，民皆措衽席，境不動風塵。往因屢起戰争，前事不説，於戊子年偏聽陰官邪言，忽啓侵凌異釁，應義兵一舉，載揚破竹之威；提虎旅長驅，決奏膚功之捷。至今經六載，未曾往復一言，苟有得隴望蜀之意，何至於今日耶！今勢力之强弱，智勇之巧拙，其勢已分辨。頗念遷延兵久，財力費勞，憐憫蒼生，顧思前約，乃回兵養鋭，保禦封疆。乍見帥府托達信言，洞開誠意，審知涇渭，喜悦不勝。但任隨帥府主意，動静剛柔，得以一一應隨。五行以土爲主，五常以信爲先，真語遥傳，願其鑑玩。今書。

北朝富郡看見書中之意，其言頗傲，倍加忿怒。再令進士俊德取鎮守都督廣郡之名，復作曉詞，於二十七日昏時，繫於火箭尾竿，放入驅獨壘。巡軍取得，遞與督戰昭看曉〔一五〕：

北邊將都督廣郡公再復詞於烏壘諸渠知畢：夫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故貴乎正名分，然後定褒貶。昨見渠等達言，變亂是非，烏齧混擬，於我鄭則過抑，於阮氏則過褒，毋乃譏議失當乎！今以我鄭主與阮氏之事對舉而言之。昔莊宗裕皇帝奮起於漆馬江之初，明康太王擔當國事，旋轉乾坤，時之昭勳靖公〔一六〕首唱義兵協扶皇帝室，然陰萌簒奪，夭鴆自盡。故雖天道，先太王克酌犂牛之義，弘推春育之恩，外翼謹義公，奏知先皇帝，撫鎮烏洲，使得自全。暨恭和哲王掃除殘莫，收復京城，謹義公詣闕輸忠，共保富貴。然反唱亂階，擅回舊鎮。且謹義公雖勳業之子孫，實爲髋髀之臣。先哲王以肺腑之親，不忍加斧斤之憲。我鄭主滄海其量，豈不知天地其心，做十分翊贊黎王，無一毫暗姦天位。彼阮氏靖公，前不戒黃裳，後誑加王爵。謹義公既不稟王命，又反覆百端，以事迹而較量之、義理而斷制之，孰爲得乎？孰爲失乎？渠等不知顛末，不識端倪，一則謂乖履倒冠，上滋下虐；一則謂逆心報國，皇天假手，是何妄雌黃之口，萌背叛之心哉！歷至聖主，蕩平兇醜，滿地之干戈，光藹王業；中天之宇宙，航海梯山，臣妾恐後。奈其阮瑞父子反生禍釁，交臂相戕，以致文石構禍於中，通於上訴，仍差登部漕郡奉宣聖旨，喻以相安，使一境賴以保全。不識謀，使外交爲何等事，而反謂設蚌鷸之謀，望漁人之利，豈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況又專兵財而缺稅貢之儀，拒詔命而昧藩臣之禮，綱常掃地，罪惡滔天。孔子曰：「賊賢害民者，則伐之；負固弗服者，則除之。」以此，先聖王欽差奉皇上命，巡遊責貢庸何貪，興兵問罪庸何過，飾己無非。

明日月之統紀，拯水火之生民，而反謂因貪暴而兵出無名，與舉非例之行，爲啓釁之弊，又何羅織拋誣，而不恥其言之過歟？ 今明主承肯堂肯構之基，全止孝止忠之道，天討逆則罪難掃平，天戈指則四方寧晏，小者懷而大者畏，近者悦而遠者來。 蠢爾阮孫，局於小智，居畫棟之室，撫有衆之民，忘先王委顧深恩，踵父子不臣故態。 奪攻茂將，騷擾邊民。 入人土而復侵人牆，殆田禽之有加，謂扶黎而反叛黎君，曾蹏犬之不若。 加之以烏人細弱之衆，增點爲兵，脅南河老少之民，築立牆壘。 徒知禍而不知避，竟取敗而自取亡。 渠等不覺幺麼，率從强倔，又以妄推排世運而揚己，是不識否六三包羞之時也。 又以空往返戍番而議人，是不明師六四左次之義也。 若言勝奇華而驅七縣，何異敗香瀑而走大奈？ 若言爲民築壘而止盗，何異跛人却行而求前？ 誇激多詞，不必重贅，争高反是，往復無窮。 不有史氏，孰辨其非？ 惟史氏書於：「丁卯年，瑞郡據化州，不來朝貢，帝命鄭甲駐於布政、日麗以討之。 丙甲年，阮孫侵南河，擾掠村民，帝復命鄭等戰於香瀑、大奈，破之。」非惟正名分於當時，抑亦公褒貶於異日。 千載之下，公議凛然，姦夫大盗，不敢僭竊者，其由此也。 夫縱渠等千飾詞，安可逭史書之惡； 萬巧文，不能逃叛逆之罪。 阮氏已矣，又爲渠等勉。 立身莫大乎綱常，處己不外乎忠孝，故忠以事其君，孝以事其父。 渠等祖父乃黎朝之臣，食黎君之禄，胡不承祖父之正道以延世禄、向明以表名爵？ 彼野人猶念至尊，婺女猶憂王室，匹夫匹婦且爾，況丈夫乎！ 必本乎祖，渠等祖父乃甲郡之人，爲湯沐之士，胡忍甘遠洲之流，衣錦而夜行，勞心而日絀，彼「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物尚耳，況人乎？ 渠等與廣共二方一天之比，乃九洲四方之人，於情何有？ 兹廣奉差屯鎮北河，仗天威而任驅虎豹，旋待神機而後獖爪牙，不必多言，惟決一戰，以平黑子之邊

方，以復先王之舊境，庶不負聖上之所委任，國家之責成。其私義且爲渠義等，惠之以言，渠等不知乎？如此則崑山之玉，不至連崑山之火矣。茲復曉。

督戰昭武看見復曉文詞，勃揚大怒，罵匹夫富賊，誰教文字言語，以致高聲大語如此！遂親詣節制順義帳中，會合諸將，同看曉詞之意。時扶揚、大勝、雲龍、雄威諸將等大怒，皆躍起挽衣袖，遥指北界大罵曰：「鄭徒草寇，欺上殘民，敢發大言！弟等乞節制下令率兵破之，捉富郡碎尸萬段，以消其恨！」督戰昭武曰：「不然。彼等既以文詞答我，我則以書札答他，免於北人謂我南朝乏於文章字理，但恃勇攻擊而已。」節制順義曰：「然。」遂公同寫該奇雄威之名，以復曉詞。於四月初八日，纆在火箭尾竿，放過同昏壘内。北軍取得，呈與富郡接取開看。復曉詞曰：

南邊大將軍掌奇雄威侯復曉詞於廣公等名，俾其知悉：

蓋聞：名正則言順，名不正則言不順。竊聞北河鄭廣等違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等言，是皆名不正、言不順也，姑仿略陳以答之。思昔黎朝太祖高皇帝應半天啓運，平凶恢復乾坤；赫一怒安民，創業永垂苗裔。得國家甚正，惟功德最隆。列聖相繼相承，比周盛業；社稷常安常治，越漢基圖。奈因國步遭屯，致使莫徒妄僭，元臣舊將率皆稽首斂容。蒙先聖靖王率心報國，仗義尊黎，忿莽徒僭竊姦萌，效汾陽克復功蓋，一呼而豪傑響應，再唱而英雄影隨。因此鄭氏仗之以成名，賴之以振業。雖有滅莫之小功，再有簒弒之大罪，上欺罔帝室，下苦虐生民。禮樂征伐，非天子出；生殺予奪，由權臣專。上下乖倫，履冠遂倒；何異董、操，相類季犛。王名假稱黎王，權實在鄭。不知王土王臣者，黎王耶？鄭王耶？如其言加封烏鎮，是皇天不負勳臣；

使惡封，正如楚項封沛公於巴、蜀地，得以養威用武，恢復皇家之大業。非太王加封之恩，是皇天假手之事。又言負能缺貢，奉皇上命巡遊來吕溪，非有貪心，此乃言行不相顧。曩於庚申年，潛圖惡意，陰使文郡、石郡構禍蕭牆爲裏應，又差登郡、漕郡侵擾邊疆爲外交，設蚌鷸之謀，望漁人之策。再於丁卯年，求公子至親以入質，索雄象海導爲貢儀，舉非例之行，爲啓釁之術。因貪暴舉，兵出無名，脅聖駕以驅征，假虎威而助勢。豺狼暴縱，蜂蠆毒流，鹵掠生民，殘暴百姓，其黷武窮兵之甚，豈有巡遊之禮哉！反累年繼行惡事，並貪心無厭者乎？如言我南主稱兵犯順，荼毒一方，由鄭主一務貪心，多年生隙，敗兵損將，匿笑藏羞，糊塗彼已，不知輾轉。守攻無策，國中之將，閫外委闒，萌陰奪之心，買喪邦之禍。況天意循環，眷仁厭惡，爲此，我南主明公推詳世運，時至何疑？揚伐崇殛紂之威，出仗義扶黎之力，一戰除鄭檮、取奇華，而東郡鼠竄逃難；五戰驅鄭杖、據七縣，而當郡鹿奔回京。股慄似曹瞞，望赤壁江上；心寒如吕政，想博浪沙中。渡江往返幾番，夾擊亡奔幾陣，未知誰力？謀不足而强行，勢弗敵而與抗，此耶此耶？於丁卯年五月，因乘閑暇，蘭蕙遠幸歡遊。遥聽訃音，親義念深感悟，不忍乘危因弱，反轍休兵，篤勤禦侮，恤民築壘制盜，此壘乃恤民制盜之壘也。豈如此得國有哀，勿忘孝道，逞威襲擊，斬將喪兵，增築城以守身，急移營而避勢。時非上古，何異穴居？彼城乃守身避害之城也。偉哉我南主，承聖先先祖垂訓，乘時報國遺言，兹惟嘉運慶逢，戎衣聿振，奮忠憤之師，勦姦僭之寇，中興指日，一統車書。彼廣等衆人，均蒙天姓，共作黎臣，不思報本之心，反圖助桀爲虐，況又孜孜受制於衆人之役使，倘胸中有韜略之奇才，振英雄之氣概，寧不愧於心乎？兹復曉。

富郡看見曉詞大怒，遂取廣郡之名，再作復曉，放過南河邊驅獨壘。軍人獲之，呈督戰昭武開看。其曉曰：

北邊將都督廣郡公爲復曉詞於烏壘諸渠等照知：廣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況阮氏先祖謹義公乃黎朝之世臣，是太王之肺腑，委鎮烏州，歲常貢賦。粵自國家恢復，公始詣闕朝貢，頃擅自由，先哲王洪量川藏，疑心冰釋。迨太保瑞公父子，謹能處巽迪坤，顧名思義，曉又負固偏方，歲貢不入，乍無乍有。先聖王親奉扈從巡遊問貢，及差左右鎮統禦邊方，是時乃欽奉皇上命，出於不得已，奚有貪心起釁，如渠等所言哉？奈自阮孫，復蹈前愆，稱兵犯順，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荼毒一方，生民之罪。渠等謾言仗義興師，以仁爲本，而所爲若是，義乎？不義乎？仁乎？不仁乎？曩又窺覦中國，挺身投出河南，躅躑既迷於羊態；侵界犯疆，徘徊更覺於狐立，退巢伏莽。加以渠等唱千分而謂奉天，寫逵套而無皇號，妄萌子陽蛙井之尊，不知命而角智力，據七縣而築壘城，自取元濟鵝池之敗。不此之思，反以自得，殊不知力不足而强行，勢弗敵而與抗，則是蹙彼之亡，而爲鳥入池、魚臨木之患也。雖雲寸何損日明？而榻邊豈容鼾睡？今聖主上篤忠貞，內弭牆釁，一孝立而萬善從，初政臨而百揆擧，修德教以服遠人，張弧矢以威天下。欽奉皇上命，將差廣等管號令，屯鎮北河，合謀而大擧，分道以進攻不臣之黨，其將安歸？有指之疆，可坐而復。渠等所言，雌雄之決，後日得知，正謂此夫。今復曉。

節制順、督戰昭看曉中之意，愈增忿怒，遂寫該奇雄威名字作答曉詞，以激怒獲罪鄭氏，於十九日，放過邊江，入同昏壘內。北軍取得，呈與富郡。其答曉曰：

南邊大將軍掌奇雄威侯答曉於愚廣等，各請知悉：　雄聞國朝太祖高皇帝之天下也，奈因僞莫敢肆於天，此間文臣武士，或獻符不敢言非，或望風不敢抗敵。　惟有我聖主先祖昭勳靖王，起兵西土，仗義扶黎，一唱，四方豪傑歸附響應。　第以鄭祖太王，亦從麾下收用。　然以臣子而叛其上，以女婿而奪其權，威脅必自己專，政令皆非上出，奚有王土、王民之謂哉？　且太王委我聖主曾祖謹義王鎮守順、廣二處，陽雖委鎮雄藩，陰實置諸惡地。　所幸天道無私，軫及勳舊，正義北鎮有用武之地，後得畜銳復讎，正如楚項封漢王之事，豈有親親委鎮之義哉？　歷至聖祖阮公，與先哲王有韓、侯之親，常有往來寵愛。　以至前清王不順舊義，自起貪心，妄先啓釁，於乙卯年唆與文、石等構亂於中，又命登、漕等起兵於外，非有貪心起釁，而致然歟？　因與我聖祖阮公以懷不服，道絶往來。　至丁卯、癸酉等年，名扶聖駕巡遊，實則脅驅往伐，而妄言欽奉皇上命，雖鄙夫愚婦猶且識得，況濟世安民之才，而敢詐言若是乎！　天生我聖主，本黎朝舊臣之裔，有忠君愛國之心，家訓遵承，大勾踐復讎之志；　德謀布兆，有少康撥亂之圖，德體好生，心不嗜殺，常以勦除寇亂、恢復黎朝爲念。　奈彼北主，恃其國大民衆，累年北討南征，鋒刃横罹，兵塡道路，加以賦繁役重，兵困民窮，前雖有滅莫之功，後安贖弑君之罪？　胡乃妄言：「孤寡人之妻子，荼毒生民。」其言幾於誣乎！　昨因築壘沿河，以爲保民之計，小國之事，猶可有言乎！　大國兵多將廣，不思設計進攻，而徒區區築壘固守，而反譏以「據七縣而築城壘」之論，其論不幾失當乎？　愚廣等人均蒙天姓，共作黎臣，不思報本之心，反圖助桀爲虐，況又孜孜受制於衆人之謀，使尚有胸中韜略之奇才，英雄之氣概，不愧於心乎？　玆論廣等曉復等言，皆是外飾之辭，中無實意，不過僥傲之言而已。　我等親奉王命，節制水步雄兵，指期

直進北方，削平外寇，譬如摧枯拉朽，一統之期，正在今日。兹復曉。

北將富郡看罷，且羞且怒，遂請各進士會集議論，再取廣郡之名作答曉詞。其五月初七日，繫於箭尾，放過驅獨壘。雄威軍拾得，乃呈上節制順義、督戰昭武。其答曉曰：

北邊將都督廣郡公復曉於烏洲壘諸渠者等，各請知覺：衆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相敬事云乎哉！故有君有臣，禮以相處，義以相合，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堂堂中國，名分揚昭，是上操軌大綱，明主務勤庶政，南陲之事挈付統領官便宜處置。廣以介胄之士惟知聽承號令征伐而已，若言詞往復，固非戰事。然曩見渠等言來，暫草復詞，既明以大分，示以大義，又曉以言詞，指以生路。擬欲苗頑來格，爵皆列藩，自獻唐地。不圖惡鳥更是危巢，野狐反瞥舊窟，當置之度外，勿論。第以君臣分義至正，而阮氏抱無君之罪，懷不臣之心，其所從來遠矣，不可不辨。如靖公阮某陰謀簒弑，已具在莊宗敕諭。謹義公潛反爲亂，已詳史氏所書。庚子年追夫瑞郡阮福源，蹈轍不回，皇上親征問罪。甚至阮福瀾，綱常掃地，天機已促短亡，縱使阮福瀕洗心滌慮，改過遷善，猶不足以宥彼祖父之惡，贖彼祖父之罪。况又侵凌王土，掠擾邊民，專以欺詐爲事。用兵則朝出暮回，軍士疲於奔命；勞身則夫戰婦守，方軍民無不怨心。其餘弊端，不可勝計。阮氏之祖若孫，罪積不可容，惡積不可解如此。渠等寧不知愧，而反以一介阮孽，妄擬與王家累世之大忠大德；以蕞爾烏洲，而反抗中國之至廣至大，何異以拳石而比泰山，以一蠡而測大海，其不能量力也。悲夫！且爾諸渠，以徒人而妄謾我爵，以陳人而妄謂我愚，何以異於孱工弄斧班門，螢火争光皎日，其不知命也甚矣。廣職預藩垣，何暇與言，渠等無君小號，真愚夫矣。諸渠盼而不明，迷而不悟，甘

心以事叛逆，鼓舌而議君親，反是爲非，反邪爲正，不識堂陛尊卑，分義界限，是冠裳禽犢，殊非人類。仍略曉片言，及另抄論詞二道，使知而愧。二人玆復，決不可復不與言。玆復曉。

是時南將節制順義、督戰昭武諸將等看見曉言，已知富郡之心，勉强而答。二人性情已顯。再寫雄威答言復曉，以絶彼等之誇言，以示井蛙之鼓舌。其十四日，再放往同昏壘內。北軍獲之，遂呈與富郡同各進士爭看。其復曉曰：

南邊大將軍掌奇雄威侯復詞於愚廣等輩，各宜皆知：

竊聞：言正可以爲法，行正可以爲則，若欠此者，不可以準。觀愚廣等皆飭詞救過，鋪美隱瑕，是虛言勿論，姑陳數語以應之。始言：「做十分翊贊黎皇，無一毫暗姦天位。」此言者，惟太王有力匡扶，然中道殞殂，未見克終。逮哲王功未贖過，清王臣道失儀，難逃史筆書「殺脅罔」公論。比昔曹瞞露知襟裾（一八），怒誅伏后而已，不敢犯獻帝之躬，然有睥睨欺凌之罪。況正治、弘定二君升遐之事，原爲何人毒手？使天下雖深山窮谷之人，皆勃然怒之。以正理褒貶，惡過伍員鞭平王之尸，凶甚董卓迫少帝之罪。聖人言：「君不正，臣不可以不忠；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其道何在？漢、唐、趙宋，至丁、黎、李、陳，聞有太上今皇之號，未聞有太上王、今上王之稱，弑脅欺罔如此，是做十分忠乎？非暗姦天位乎？不知誰罪惡滔天，綱常掃地！如言：「人本乎祖，衣錦夜行。」古言：「邦無道，富且貴，恥也。」又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昔齊國須無惡崔杼賊臣，輕富貴如弊屣，挂冠遯役；漢家枚福，恨王莽姦僭，愛名節如珍珠，蹈海藏遊。方今北鄭，一則君臣未正，一則父子未嚴，權柄下移，肆行威福，狐媚欺孤，閨門慚德，酖溺愁心，聚麀混亂。加以禦下非誠信，處家

非有恭，人臣逝世，拷家人而收家財；兄弟終亡，脅侍女而充公府。況又紀綱紊亂，教化不行，豪傑懼於猜疑，黎庶苦於賦役。四方蜂起，盜賊蝟興，國祚如懸絲，邦勢如累卵。不知人本乎祖，安乎？危乎？榮乎？辱乎？彼愚廣等木偶草人，懵識是非之理；池魚幕鳥，不識危亡之機，後世莫逃同惡相濟之論，以致鄭氏氣稟於倡兒種胄，爲鄭胄，父死未葬，不撰祭器而撰父妾，崇爲宮室而充宮人；居喪無哀，不動戚容而動兵戈，取敗亡而匿恥笑。鴉哺之恩未報，聚麀之態忽生。居天地仰俯之間，非忠孝何由而立？上欺王室，遵祖父弒脅之姦謀；下虐蒼生，陷土宇溺焚於水火。天神共怒，罪惡貫盈。又加以鄭根祖妾蒸淫，名爲異富，由父孽作。己之不正，恐人知其過，而猜忌豪傑英雄；勢之已衰，恐人乘其時，而委任孩童豎子。兵者關係甚重，權者付托甚輕。前亡秦者胡，今亡鄭者富，其勢然爾。茲惟南主乘時翊運，唱義勤王，掃妖孽之僭徒，復黎家之洪業，揚名拓土，衣錦回鄉，此正己也。茲復曉。

於是北將富郡看見曉言駭然，甚其羞愧勉强，遂會集諸將及各進士争看，皆搖頭嘖舌曰：「安知南朝有文章冠世之才，博古通今之士，幸其功，畫其罪，講其過，飭其非，皆有理也。奇哉！奇哉！明矣！明矣！」富郡謂進士曰：「再作復詞以答，免其南人得志。」是時各進士皆静坐然無應聲。富郡且慚且怒，乃罷，往來言語曉詞，自是絶其音信。南北二軍，皆有固守之策。督戰昭武許人問北邊曰：「曉詞絶音，如言若何？北邊幾日絶其音信，不見往來，是何理也？」北人皆默然不語。

適於中秋八月上旬，西定王召謀臣議曰：「予聞勇公視昭武爲心腹，陳謀獻策，我軍屢於敗軍折將，用何計諭得來降，反擊南兵，以絶我之患也。」禮部尚書楊郡公稟曰：「王上之論最善。臣聞昭武爲

人頗有忠廉，廣談高見，王上可選能言巧語之人，博古通今之士，備將寶物爲聘賢之禮及手記密書，爲代王面之情，如玄德三顧茅廬之事，如此則昭武始動其心，則來降矣。」西定王聽稟，大喜，遂令該隊朝右、進士廉清領珍珠一封、馬蹄金五塊并密書，潛就驅獨營，遞與昭武，謂曰：「我有薄禮，敬來接遞師賓，特差致意。我孜孜早夕望得相公，譬如龍之得雲，早之得雨，比如周文逢渭叟，漢武遇嚴陵。我止倚閭而待望，君師勿辭，早來京都，一則同扶王室，以全忠義之名；一則面謁帝庭，以明臣子之道，幸勿遲疑，使珠玉沉於蒼海。」二人領命，直到驅獨營，謂小卒曰：「我等有機密事，特來拜報督戰。」小卒飛報督戰，昭武請入帳中。二人下拜，具進禮物并密書。此時督戰聞密書，心中暗想：「鄭主必許説客人特來誘我。」遂問曰：「卿等是誰人？」二人呈曰：「卑等乃中都該奇朝右、廉清也，奉王命致意與君師，如此如此。」昭武聽罷，乃暗笑，請二公就坐，傳左右推出，遂將書私看。其書曰：

鄭王達書於南朝俊士阮公幕下照知：

蓋聞：嗚於高崗，棲於梧桐，乃羽蟲之長。惟公名高今世，才振華夷，推事理之致審，決圖畫之機謀，公其真爲瑞鳳矣。昨見道公爲不釣魚之志，其車無輗，必覆於地，僕已簡知，盡在不言之中，皆是有心之理。倘如歸岐山渭叟，來新野臥龍，則王師之禮新迎，不下周文、漢備。到此時節，公莫可辭〔一九〕，來王遊，以展平生之學力；謁帝面，以光祖宗之榮華。如此則披雲霧而睹青天，剪荆棘而尋大道〔二〇〕，顧不偉歟？願詳推量。今書。

督戰昭武看罷，勃然大怒，乃暗想潛之，佯喜，笑謂二人曰：「我有此心久矣，但去回無由，茲有片言，喜心益倍，早晚我則乘機。就此萬拜皇帝，寄稟鄭王，乞後月上旬，尊王當提兵接我在於江堤，我必來降

矣。謹哉！謹哉！勿其泄漏。」遂待差人許回，怒心未息，乃付屬人名秀明領密書并信物，回南朝王庭奉納。稟曰：「我事阮主，恩如父子，則主視我如腹心，言聽計從，志在恢復規模，共成中興之功，滅鄭以扶黎，勦姦而拯溺，以彰萬世之表銘，以慶一堂之契會，雖肝腦塗地，粉骨碎身，未足報恩德也。況鄭氏殺君脅父，罪惡滔天，神人之所共怒，黎民欲啗其肉，未消恨也。茲再差人齎香餌釣我，請使來降，我將計就計，以捉西定。但恐聖上未明其理爾，早稟申，仰聖德明照，勿疑姦心。乞令差兵速來接應，我得乘時舉事，捉鄭氏如反掌耳！」秀明馳到廣平御營，入朝進納密書并信物，依督戰昭武之言，拜稟如此如此。賢主聞稟，沉吟半晌，謂秀明曰：「汝速早回，説與昭武曰：『我心是昭之心，我志是昭之志，君臣協力，何必有疑？古之忠臣烈女，我知不過如昭矣。』且昭斯時，譬如明珠瓊玖，何人不求買耶？爾急示昭，有謀將就之計，我後發兵接應，我無疑矣！昭不必慮。如信物許昭，以資其用。」秀明望拜領旨，再回呈督戰昭武，聖上旨言如此。督戰聽言大喜，乃準備以待。

再説西定王自差朝右、廉清齎信物、密書來誘督戰昭武歸降，督戰限後月上旬引兵來附，喜不自勝，皆言南兵斯時如鳥折翼，又何憂矣！孜孜遥望，兎走烏飛，已至月終，未聞消息。忽見山西人名渭川從中都稟告：「記録胡父子陰謀招諭四方名將、民兵爲内應，常常通謀往返，遞信書與南朝諸將，約日定期，若過潭江北界，則王上差兵禦敵，中國空虚，彼等皆同興兵作亂，以爲腹背受敵之計。功成之後，分土稱王，如十二使君前代。」西定王聞稟，大怒，遂差參督豪雄引兵圍捉記録胡父子全家，付廷尉掠問。記録胡難於受苦，乃盡招稱，果有此事。再問記録胡結朋黨多少？是誰？急急稱名報號。記録胡含糊無語，男子名秀鳳躍起厲聲言曰：「汝等不必究問，我自明言。衆皆合情，因鄭氏過於狼狽，荼毒生

民，弑其君，脅其父，弑其弟，淫其宮，戕賊忠良之臣，親信便孽之輩，天人共怒，鬼神欲誅，四方皆欲食其肉，百姓皆欲啗其肝，何況於吾等乎？吾得不碎鄭氏之尸，分爲萬段，以消吾恨。本是吾心自起，何況結朋黨乎？謀與此事，本吾父子而已，無干他人。恨兹機泄，是天之未滅鄭氏也。汝急謂西定，速殺速殺，以免天下之面目恥笑倍加矣。」言罷，踴躍徒奪從者之劍來殺豪郡。廷尉遂捉記録胡父子，縛於兩邊，稟西定王如此。西定王大怒，下令將記録胡父子對面斬首市曹，分尸梟四衙門示衆，遂誅夷三族，男婦老少不遺。可憐三十餘人，盡皆無頭之鬼，棄尸陋巷，臭不可當。於是七月初五日，記録胡父子亡矣。

是時中都之民、四鎮之士嚎啕鼎沸，咸有哀悼涕泣記録胡父子之情。時人有詩嘆曰：

愁雲怨氣貫晴空，枉使英雄面淚紅。江北樓前梧葉落，山西臺上月懸空。

奇才未展身先喪，壯氣纔伸命已終。影迹雖空名不泯，高懸雙照耀無窮。

是月有細作人報節制順義、督戰昭武曰：「山西處記録胡父子，事泄露被害如此。」二公聞之，拳席嘆息不已，乃長嘆曰：「記録胡父子皆亡，失此機會，我計難成，何時取得中都？可惜！可惜！」遂設壇望西致祭，以慰靈魂。自是絶其音信，南北亦各按兵。督戰昭武時時愈怒西定王賚金寶諭降之事，遂修書隙駡定王，遞過北界富郡營。富郡見書大怒，乃差調回京進納。西定王接書開看，其書曰：

南方督戰大將軍昭郡公達書於西定王照知：

蓋聞：天地本無私，萬物咸蒙兆育；君臣原共道，四方同合一心。曩者鄭王賚進諭書金塊，但昭某無移義膽忠肝。某常聞古人之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某猶記其心也。來回計將就計，以取中都，如反掌耳。但南主識時運未至，不肯加兵，是鄭家之大幸也。我等志在滅鄭

扶黎，除姦去僭，況又將貨物而諭我，不覺其心無愧乎？ 是大丈夫君子，視恩義如珍珠，觀金銀如糞土。 彼鄭氏欺罔君上，殺帝虐民，盡罄南山之竹，難書其惡； 決東海之波，難濯其污，其罪可謂滔天矣。 某志願名芳於萬世，姓著於金縢，則忠臣之碑，聯名將之史，豈有隨莽、操姦僭之徒。 或彼怒且强心，指日提兵來戰； 或彼驚而怯志，倒戈自縛來降，則我主體天地好生之心，免其誅滅。 某報片言，彼呈合戒。 今書。

西定王看畢大怒，裂書焚之，遂召諸將商議曰：「昭武匹夫，焉敢誇言弄語，欺予太甚。 請諸將爲予急宜定計，發傾國大兵，不分時刻，突過南河，捉順、昭之輩，斷爲肉泥，以消吾恨。」諸將聽令，皆望拜受命。 少傳蘭郡稟曰：「臣乞領一軍直過潭江南界，破順、昭兵，取兩將之頭獻納王廷，許天下拐掆。 若如不克，誓不回軍。 免小寇恃强，觀中都爲無物。」西定王大喜，遂命蘭郡爲元帥都督，雄郡爲先鋒，點雄兵五萬，擇日發行。 吏部尚書少保拔郡諫曰：「不可！ 不可！ 蘭郡雖有勇略〔一一〕，而衆軍皆無戰心。 況北軍累敗，南軍全勝，皆同樂戰之志。 或其我兵再敗，反被南兵之恥笑，莫如恬然置之，以長彼兵自誇勇悍，謂其我兵怯弱也，必自誇而無準備。 臣有一計，雖我軍無戰鬥，南兵自走，使彼片甲不回，是謂揚弱破强之計。」西定問曰：「計將安出？」拔郡稟曰：「南兵屯在義安七八州縣，已經五載之間，多行新令，定選場，收正身之稅； 立見耕，量田粟之租。 擾攘百姓，殘害生靈，驗知已失人心。 民心已失，則大事難舉。 臣乞差人密縱謠言片詞，使義安兵民驗知利害。 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思信者必生讎，思忠者必興怨，若民心起惑，則兵自反矣。 若民兵同心造反，内外交攻，則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 彼等之兵，自皆分散而逃回矣，是謂『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之計也〔一二〕。 何必發兵動衆哉！」西定王

聞其稟，大喜曰：「此計大妙，甚稱予心，卿速依此而行。」拔郡望拜受命。西定王遂罷差兵之事。自是南北兩軍，罷於戰鬥，各各分兵固守，以爲長久之計。

再説督戰昭武，自恨鄭王來誘，答書毀駡，常慮北兵奪戰，驚動軍心，日常訓練，夜則觀書。忽於九月十四日夜時，勞心體倦，苦慮身疲，倚於几上看書，忽然睡去。夢見自出於驅獨壘外，坐上石磻，執竹竿抛釣於江内。忽有魚食其餌，摇動竿頭，兩番曳上，至於水面。見得大魚，突齊上水，存尾爲下水，勃見雄魚再隨上水，嚙斷其尾。其心念之，但於無方可捉。乃擡頭顧見一老翁，眉垂髮白，鬚皜髯長，直到於臍下，身著緑道袍，頭戴文官帽，飄然如四皓太公之狀，立於背後。乃讀詩一律，其詩曰：

功名止有時，坐釣石盤溪。有頭而無尾，竹帛半名垂。

讀罷，拂袖望南即去，不顧其後。昭武意欲急趕上問之，奈老翁去已遠矣。乃盡力追之，太急，忽墮於石坑之下，遂奮力跳上，立於平地，汗出如湧泉，忽然醒來，方知是夢。遂令照燈對坐，前思後想，直至天明。乃辨夢中斷曰：「我奉南朝王命，伐罪弔民，揚天威，長驅北寇；仗王令，以壯南朝，直到義安處，據大河南界。茲因夢見出城釣魚如此，又老翁讀詩如此，則我雖深爲國盡力，必有勞而無功，名則半垂於竹帛矣。但恐兄弟不睦，朋友不和，費我之思。」斷罷，又曰：「蜀之諸葛，六出祁山，猶不足於天道哉！」説罷，遂昂然曰：「夢者，寐也。夢由心作，但我心多疑，以致夢中如此，何必介意。但丈夫之志，包括乾坤，平定四海，扶阮主之再造，滅鄭氏之頑凶，是謂南朝之豪傑，何足慮哉！」

却説北朝少保拔郡公自奉西定王之命，回到營中，選心腹之人，潛過潭江南界，布説謡詞，與義安兵

民等衆。義安人拾得，各自暗看。其曉曰：

天有日月，地有山川，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三綱五常之至重。汝等皆生北地，恩育坎方，無思報本之由，反被他人之諭。雖有人爲君居此處，父母猶在中都；雖有丁爲民在義安，兄弟留居京國。或爲軍伍者，苦其戰爭；或作民夫者，困於租税。況南將昭武恃才而自矜，順義倚勇而無智，雲、扶之輩，雄大之徒，皆碌碌凡才，非是英雄豪傑。汝等若從之，久後必無益矣。我聞南主信任昭武如腹心，視諸將如朽木矣。昭武得志，自誇智術過人，是有驕傲之心，視南將譬如兒戲。汝等是丈夫君子，若推詳思義，慕威愛親，早密計潛謀，公同議論，乘其機釁，共集兵民，捉等將解納王庭，是謂英雄之志，則我加之重爵，寵之厚禄，皆得忠孝兩全，是不美歟！今曉。

於是義安兵民等衆聞其曉言，或三三五五，皆交頭接耳，密語低言。或有人看見，想曰：「其中有理，我等一時未遇，再被南軍所驅，早晚必興反心矣。」或有人看見，厲聲言曰：「此狂夫之言。但南主黎皇，功臣之苗裔，豁達類漢高，英雄同宋祖，求賢待士，愛衆恤民，真南天之明主也。我等從之，是謂擇得賢君而輔。況鄭氏上欺天子，下脅公卿，殘百姓，害黎民，遠忠良，親唱妓，不多時敗亡矣。我等願不從之。」各自紛紛不定，常有聚於深茂而私言，常有會於江濱而細語。

忽十一月中旬，有衛士護軍祚隆伯在京都私回義安，就督戰昭武營中參拜，報曰：「於兹年七月，卑在中都，有上卿耕穫、都護拔擢并各貢士，會於寂寞之處，問卑曰：『南方按兵，據大河南邊，法令政化若何？』卑述謂：『南主有令於義安處各州縣，設文武牧民，收税見耕田簿，以資兵糧，勢必謀爲長久之計矣。』各朝士聽卑語，乃沉吟論曰：『夫用兵之法，弔民伐罪，開拓境土，只宜兵貴神速，席卷長驅。

或到某處，必有因糧於敵而已，何必猶豫而興屯田之兵哉？況舉大兵平定，已經五載，三分天下，未得其一，何時得上尊扶帝室，下得拯救生靈，除姦去僭，翊運匡扶王，以賴四方英雄豪傑之力，則大事成矣。』又流涕長嘆曰：『可惜軍師記録胡父子，謀思不密，以致家敗身亡。況又南將等員多於疑惑，不思長驅直進，我等必不見南主之龍顏也。功名可惜！機會可惜！事已如此，當復奈何？』言罷，各自引去。」督戰昭武聽報此言，遂重待祚隆，使回説與朝士諸官，願以盡心竭力，早晚大兵亦至中都，合記前言，勿其怠志。祚隆拜謝辭回。督戰昭武乃詣節制順義營中，請諸公同會議，遂陳説祚隆來報如此。節制順義聽言，乃問曰：「祚隆何在？不見來呈。」督戰昭武曰：「彼已返回京都去了。」節制順義默然不語，心中有恨。於是參將雲龍先鋒扶揚、大勝等皆曰：「夫大兵征伐，法令在元帥所當，彼等何不來呈與元帥，而私呈與督戰昭，是何理也？況於前日聞言，西定王有遞信物并其密書就督戰營，説其利害，此事虚實若何？況兹祚隆不呈與元帥，其意未詳。古云：『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倘或北朝誘敵之謀，誑引我兵過於北界，但壘北地勢，平原曠野，無有高山險峻之處，難分犄角，難説正奇，若列陣戰争，彼衆我寡，一則少難以拒多，一則水不能接步。莫如按兵以待時，節制差細作人探知山川形勢，可攻、可守，可伏、可揚。又結此處民心，民心順則大事成矣，方可發兵，長驅恢復，是謂以秦攻秦之策也。」節制順義曰：「諸公之言最善，且置此事，宜緩圖之。」督戰昭武勃然起曰：「小弟與貴兄同諸將奉命興師，志欲一舉成功，名傳後世，爲忠臣義士之碑，又何心哉！且其曩日西定王有齎書寶物來誘小弟歸降，小弟已差人拜稟王上得知，欲其將計就計，前使後兵，以擒鄭氏，諸公何必再疑？」節制順義曰：「我等受君厚寵，須報重恩，若有異志，鬼神共戮，有何疑焉？況諸公之言，其中有理，宜待時節可爲，一

鼓而收功也，兹勿其太急。督戰聽諸公之言，是謂協和一心也。」說罷，諸公皆曰：「節制是高論，依如此而行。」皆有怨恨昭武之心，各自別回本寨，訓練士卒，整飭兵戈，以待乘時進發。過於後年，但見處處歡歌迎歲首，家家明燭樂春天。

評論曰：

夫天生聖主，必有賢臣爲輔，各爲其主，以成致治之功。但中都宰相諸人，皆碌碌凡才，乏其忠肝義膽，以致定王妄起私心，將財貨來誘督戰昭武，反被督戰昭之恥辱，是其所慚愧哉！況記録胡爲北朝宰，而萌心反叛之人，食朝廷之祿，而無憂君愛國之心乎？賣主求榮之遇，以致家破身亡，宗夷族滅，是天道之昭昭也。古云：「福遺於忠孝，禍及於姦萌。」是腐儒鄙人也，與禽獸無異，何足道哉！是皆北朝貪饕之小人。至如南朝英雄名將，理當協力同心，和好順愛，匡王室、滅鄭兇，扶帝殿、除姦僭，是謂良臣之道也。何故反生懷恨之情、疑惑之心，而無和睦哉？以致失其機會，費用國財，損煩軍力，難免後世笑罵。使上下同心，僚官一志，則一舉可見萬全之功也。

時西定王想來前年茂隆逃降南主，屬節制順義許爲先鋒，攻破北軍累陣，心中大怒，欲謀殺之。差人尋茂隆妻范氏，鞫問情由。乃代作茂隆妻密書，又假作茂隆家人，從暗路潛至茂隆營中，并黄金三塊，說其利害。茂隆聽知，點頭而已，將書遺至密處拆看。其書曰：

蓋聞：天地之德，惟四時爲先；君臣之道，惟三綱爲首。況其將軍，振振君子，凜凜丈夫，曩於前年，被南兵所迫，勉强棲身，譬如鳳凰之遇颶風也，豈將軍有異心哉！但兹將軍手下已有雄

兵，量力必能制也，何不想君臣之恩，夫婦之義，兄弟之情，不謀報其內乎！倘將軍能推詳今古孝順之人、忠勤之士，則乘時舉事，詐發兵如馬岱、魏延故事，居中乘釁，取順義之頭，早回北界。如此則全君臣之大義，事父母之深恩，榮光桑梓，是不美歟！執迷不悟，難免後世貽笑，爲背君之隨姦者，何異臣曹事卓，難逃青史污名。不必多言，前呈合記。今書。

茂隆看罷，思想移時，潸然下淚。獨坐帳中，夜終不寐，議謀逃回北界，無計可施。忽起忿怒之心，鞭撻士卒，拳席擦掌，短息長呼。於是軍人不敢仰視，皆自嗟嘆：「茂隆何爲今日兇暴如此？」忽有手下人名潛禄隱於暗處窺茂隆臥坐常暗見片紙，日夜忿怒，思想如此，心中疑惑。遂潛入房中，窺視情意。忽見几上有書一封，潛禄盜取，看見書中之意，大驚。遂將書藏入衣中，急就節制前呈：「茂隆自受誘書，日夜常思反意，望節制早圖之，免中他人之計。」節制順義看書，大怒，問潛禄曰：「此事非果若何？」潛禄曰：「事已果然，望明公早定，免中姦謀，誤其大事。」節制順義遂將潛禄留在密處，召茂隆入於帳中議事。節制順義問曰：「我奉王命平定北方，已經五載，出險入危，許多戰陣，未分勝負，將軍用何計破之？願聞其說。」茂隆呈曰：「夫舉兵動衆，平定遠方，惟其急戰而已。望節制下令發兵(一三)，突過北邊，長驅直進，臣願盡駑駘之力，隨節制公以破鄭徒，豈不成大功哉？」節制順義笑曰：「將軍之言，真耶？假耶？」茂隆曰：「夫爲人臣之道，當思報國深恩，雖粉骨碎尸，肝腦塗地，不能報聖恩之萬一也，又何詐哉？」節制順義曰：「將軍有看《三國誌》，知魏延、馬岱之事乎？」茂隆聞言，忽然變色曰：「此是孔明之遺計也。」節制順義曰：「爾欲看詳細否？」遂將密書與茂隆看。茂隆看過密書，心驚，魂不附體，遂勉强言曰：「此是何書？臣不識也。望節制明量，以免冤情。」節制順義乃召潛禄對質。茂隆見

潛禄面，知其泄漏，不能開口。潛禄曰：「小人非忌師弟而求富貴。但國王水土，皆是王臣，而小人本管不忠其王室，欲害明公，爲此呈訴，庶免小人之罪。」節制順義問茂隆曰：「此事非果，爾有何言？」茂隆俯首涕泣曰：「是西定王縱反間計，非臣有是心也！」節制順義大怒，差人拿下略問。茂隆一一招稱，果有萌心，欲回北界，并族屬心腹二十餘人，盡皆招認。節制順義令監下。差人啓稟王庭，降將茂隆有萌反心如此。賢王看見大怒，下令傳將茂隆及同謀等衆處斬，梟首示衆，以絶姦徒。節制順義得令，於庚子年正月中旬，遂傳劊子，引茂隆二十餘人就雲葛法場斬訖。於是歸降諸將皆争茂隆之尸，割肝斷骨，剥肉削皮爲肉泥。忽細作報過北河，西定王聞之大喜，再惜云：「吾設此計，可惜不得順義。而茂隆被誅，是天道之不容姦也。」後人有詩吟曰：

昭昭天道本無私，莫謂陰陽數慘舒。禍及頑兇夷勦盡，福垂忠孝慶留餘。

蔡忠姦計身先喪，趙預謀萌命早袪。謾説榮枯多少事，分明報應不偏歟。

盛德八年正月下旬，上道人兵，有人呈報節制順義曰：「新降將兵皆有萌心反意，會集密處異圖。」未知虚實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上意下達」，底本作「下意上達」，據甲乙本改。

〔二〕「指戈」，底本作「指天戈」，據甲乙本改。

〔三〕「畿内」，底本作「畿中」，據甲乙本改。
〔四〕「文則有韜略經緯」，底本無「有」字，據甲乙本補。
〔五〕「説與記録胡」，底本無「與」字，據甲乙本補。
〔六〕「願聖上思之決之」，「聖上」底本作「聖人」，據甲乙本改。
〔七〕「因此」，底本作「所因」，據甲本改。
〔八〕「前面」，底本作「前日」，據甲乙本改。
〔九〕「亦爲謡言之一計」，「一計」底本作「什一」，據甲本改。
〔一〇〕「回至半路」，底本無「回」字，據甲本補。
〔一一〕「遂就驛亭」，底本無「就」字，據甲乙本補。
〔一二〕「世事信莫不信」，底本作「世事信莫不疑」，據甲乙本改。
〔一三〕「驅羣羊」，底本無「羣」字，據甲乙本補。
〔一四〕「人神之所共怒」，「神」底本作「臣」，據甲乙本改。
〔一五〕「遞與督戰昭看曉」，底本無「與」字，據甲乙本補。
〔一六〕「昭勳靖公」，「靖」底本作「静」，據前文改。
〔一七〕「半天啓運」，「天」底本作「干」，據甲乙本改。
〔一八〕「比昔曹瞞露知襟裾」，底本無「比」字，據甲乙本補。
〔一九〕「公莫可辭」，底本作「公可莫辭」，據甲乙本調整。
〔二〇〕「剪荆棘」，底本無「棘」字，據乙本補。



〔二一〕「雖有勇略」，底本無「有」字，據甲乙本補。

〔二二〕「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底本作「鬩於牆，外闉其郭」，據《詩經·常棣》篇改。

〔二三〕「望節制下令發兵」，底本無「望」字，據甲乙本補。



卷之六

吏部尚書該簿兼副斷事阮榜中承撰

詩曰：

旗幟飄颻日月高，雄兵萬隊振英豪。凜如虎豹依山岳，勢似蛟龍起浪濤。
諸葛神機應莫動，伯温妙算也難搖。古今多少英雄將，隻馬馳驅泰華頭。

却說盛德庚子八年正月下旬，正道兵隊長沛橋入帳呈節制順義曰：「臣於軍中暗聽義安兵將及民夫等，或會於山林之上，或集於静舍之中，或交頭接耳，密語低言，意欲反心，逃回北界。且聽未詳之語，難敢實呈，望節制公須提防謹慎，幸勿疏虞，免墜小人之計。」節制順義聽言，乃謂沛橋曰：「我曾已窺見衆情，語言不合，行止不遵，我已覺知其意，汝不必言。但汝已曉知，付汝探觀詳細。」沛橋受命，出帳探聽軍中兵夫民人衆情虚實。

於三月賢王令監試官定試。正途中格五名，華文中格十八名，王皆擢用。

再說下道水軍參將雲龍自會集諸將返回，時常訓練，或習乘舟水戰，皆往返如飛；或習登岸步征，

揚威耀武，志在收復中都，以光前代。閑坐帳中，忽本營有人呈曰：「臣聽得義安之民新選爲兵，補入隊伍，原前年之際，各遵法令。茲聞有北朝曉言，諭其利害，彼等皆有異心，恐生內變。如夜間常有就督戰營中密處，言語之情不覺。但督戰官頗有才略，王上親愛，倘有私行密事，諸明公皆莫聞知，驗是舉行，皆是優賞自專。臣聞得此言，特來呈報，望明審量關防，以免他人之陰謀也。」參將雲龍聞報，默然片時，言曰：「有意有意，我已覺知。」自是有猜疑新降之兵，且心常怏怏，曾以督戰爲恨。時各道諸將等皆聞報知此語，日夜則提防，咸生怨恨(一)，與督戰昭武不睦，而督戰昭武不知。是歲四月中旬，南將督戰昭武苦於思慮，定謀設計，以成萬全之功，日夜憂心，寢不成寐，食不甘味。忽身生瘧疾，寒熱往來，或晝時熱少而寒多，或夜時熱多而寒少，良醫調治，病症稍痊。乃默然嘆曰：「我本欲扶黎室以升平，佐阮王以恢復，勦除鄭孽蠆毒狼貪，使無殘虐良民殺害百姓，以致太平於萬歲之間，以顯聲名於無窮之史，我平生之願也。況茲身帶少恙，難以馳驅，必應昨宵之夢也。古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願如此，天理未然，但恐同僚不睦，諸將不和，失其機會也。」遂潛然置之。後人有詩咏云：

天氣流行變態中，嗟哉樹痿葉還濃。神機先覺南柯夢，晚見當來是臥龍。

時上道兵鎮守大勝、扶揚，水軍節制楊智、參將雲龍及諸將等皆聞報言軍中義安人咸生怨恨之心，更圖他志，頗有嫌恨督戰昭武之事。且人之心妬賢嫉能，圖於益己害衆，遂不報信與督戰昭武知會(二)，同就節制順義營中商議。節制順義出帳迎接，入於帳中，分次坐定，設宴款待。談論之間，鎮守扶揚曰：「小將今有一言，望諸公明聽。以我等是南朝功臣之苗裔，名將之子孫，咸有凌雲之志，匡扶王室，勦滅凶徒，立功名於當時，傳青史於後來，是桑蓬弧矢之心也。況於施設，誰不智歟？如昭武是白面書

生，尋章摘句，惟以快言巧語弄月嘲風，以致聖上親憐，視朝廷無人。虛作謙讓，而自比爲管仲、樂毅之流，我等甚羞愧焉。茲聞鄭家常有許人往返，叮囑密情，晚必有背南投北之意，致義安新附之兵多起反心。倘或變生肘腋則難舉動，是謂蕭牆釁起，火發城中，其殃不遠。望節制審量詳推，以免功名半途而廢矣。」諸將聽扶揚之言，皆應聲曰：「卑等竊料扶將軍此言，倘或不中，諒亦不遠，願節制思之。」節制順義從容言曰：「列位將軍所言差矣。夫爲人臣之道，必以忠愛爲先，忠者以事君，愛者以事友。如督戰昭武是振振君子、凜凜丈夫，與人同其休戚。凡有成功者，讓於他人；凡有定謀者，留於他議，未曾邀功矜己，奪利争名，今日豈有爲此心哉？諸公勿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胥相疑惑，致傷和氣，必誤朝廷之委任也。」言罷大笑，又曰：「如義安降將及兵民等輩有起萌心，思其不免反叛，我亦先有覺了。古云：『坐久令人厭。』但行兵之法，惟兵貴神速，如雷霆之不及掩耳。況聖上遲疑未決，逡巡已經五載。夫撥亂之中，人心莫不嗟怨，若人心嗟怨，則反情自然起矣。」遂附耳細語曰：「列位諸公，宜準備回軍，關防彼等，免中他計。勿可泄漏，謹哉慎哉！」説罷，諸將皆拱手遵命，各辭回本寨，預備聽令而行。時節制順義外雖良言，心中益增嫌恨督戰昭武受私賞之事，自此不和，有謀相害之意。

至八月初七日，節制順義密思探視軍人之情。遂召集諸將分道，約於本月初九日發兵北征，差歸義將該隊朝椮、廷議領一枝軍，直進過渡津浮石處，破晄郡、耀郡之兵，若得勝，再引兵來接。又差參督明朗、該隊朝蘇、嚴俊、秀隆毅、朝威、布橋都等領大軍，進至苗芽、五軍浮墟處，攻敗北軍太保蘭郡之兵，如獲大勝，引兵直至，以取中都，以爲首功也。又密傳水軍該奇延祚領戰船並長舵船，駐在展律社。期初九日酉時，調就三制社，列於江邊，以渡我軍，至四更突戰，諸將宜遵令而行。分撥已定，諸將聽令，準備

起兵，初無報與督戰知道。忽至初九日，各道並於二更造飯，四更各自引兵進發，直至太保蘭郡營前。蘭郡聽得南兵突至，急率兵列陣相攻。於是南北兩軍鏖戰，自寅至辰，未分勝負。時南邊義安新降之兵，陣前交攻，原無鬥志，或持銃者空發藥聲，或持劍者有揮而無斬殺，尋路逃遁，十存七八。節制順義知軍情有變，料難取勝，遂撤兵返回南界，以圖固守之計。北邊蘭郡乃分兵防禦江邊，自引一軍固守同昏壘。

再説督戰昭武時寒病正甚，臥於驅獨營中，勉强扶几觀書，解其憂悶。忽聞銃聲大發，時已四更，遂急差人探聽。回報曰：「節制已統大兵越過北界，督攻蘭郡，兩軍相鬥，勝負未分。」督戰聽報大驚曰：「兵者國家大事〔三〕，今而動兵攻勦，不曾相與謀議，是何意哉？」乃差心腹人馳至節制順義軍前，呈曰：「督戰致拜公等，但督戰今宵身增寒甚，服藥臥在房中，忽聽銃聲大震，未曉何由，特差探馬報來，始知大兵攻敵，而無令傳分遣，難辨何理？特命臣來待令〔四〕。」節制順義大怒，厲聲曰：「吾差大兵越江破賊，自四更至斯時，諸將各道領兵直進，人人勞征苦戰，體倦身疲，是國家之事，有何私哉！而督戰内道兵默然不見一面，如督戰少恙且恕，其差該屬奇該隊等員閑遊静坐，兵制不遵，當受軍憲，有何言哉！汝早回傳與督戰及諸將，宜速引軍破同昏壘，以接應大兵，不得遲誤！」差人奉命，急回呈督戰昭武如此。督戰昭武遂催兵進發，未出營外，忽見哨馬飛報曰：「節制公大兵北征，未獲其利，已撤還南界屯守。」督戰昭武乃下令回兵。差人探知北將太保蘭郡已引兵守同昏壘，遂請降將袷郡並部將會議，謂曰：「我節制同諸將提兵攻蘭郡於苗芽、五庫不捷，已回兵去了。蘭郡懼我，自引兵來守同昏壘，公等當用何計破之，以擒蘭郡？」袷郡呈曰：「小將頗知蘭郡是怯弱無謀之輩，據在同昏，譬如魚游釜内，何

足慮哉？小將乞領一軍，攻破同昏，以擒蘭郡，如涸池捕鱉，有何難哉？」督戰昭武曰：「不然。蘭郡雖無謀，而晃郡頗有膽略(五)，若我發兵急攻，彼衆我寡。況大江水面頗低，難於揚威耀武，彼居平地，我在波中，是兵不利，不如且待天時，若得天時，則地利具矣。況玆白露之節，必有風雨，待乘急雨之時，水溢江心，盈於同昏壘内，北軍無備，我發兵乘水勢攻之，豈不獲全勝哉？」袷郡皆拜服稱羨不已。談論之間，忽聽西北角雷電大發，雨下如注，頃刻之際，水溢潭江，流没同昏壘面。督戰昭武大喜，乃差袷郡爲先鋒，該隊雲朝爲左右衛陣，自引大軍接應。約明日寅時，依令而行，引軍直破同昏壘。若違令者，軍法難容。諸將等聽令，各自回寨，準備進發。又差人就節制順義帳中，呈説如此。早至十一日寅時，各自率兵望北邊喊殺而來。但見：

戰船洋緑水，劍影耀青天。北壘産蛙沉竈，南軍擦掌摩拳。一奮威揚北地，四征名震南方。

此時南軍突入同昏壘，勢如一道流星而至。蘭郡大驚，兵不及甲，馬不及鞍，同輝郡、晃郡望北而走。南將雲朝乘勝趕來，追至城下急攻。蘭郡坐於土山之上喘息不已，望見南兵稀少，大怒曰：「彼等乘勢，欺我太甚！」遂差晃郡引兵遶於山後，突出急攻之。雲朝大敗，走回同昏壘。督戰昭武望見，急差袷郡並親子隊長豪良提兵急戰。晃郡分兵拒敵。忽見東南角上旌旗森碧浪，鉦鼓震蒼天。步軍有滿山塞野，戰船有溢海洋江，如急風疾雨而來，視之乃武將節制順義之兵也。弩力急戰，北將蘭郡、晃郡等駭然，不顧衆軍，棄同昏壘，望永營走脱，就富郡帳中請罪。於是南兵屯在潭江北界，分營列寨，以禦北軍。如督戰昭武兵屯自同昏壘至朗溪社，横港之埠，分爲犄角之勢，以怯鄭兵之心。遂差軍造作浮橋，自同昏壘回至南邊江岸，通其陸路，便其來往，自是兵威益振。

再說北將富郡屯守永營，探知消息，大驚曰：「倘南兵乘以銳氣直進長驅，我兵何以制禦？不如棄義安，引兵回據清華，固其根本，再圖後計，收復江山，以報前讎，以泄吾恥。」參督顥郡阻曰：「不可。元帥勿憂，茲南兵越過大江，列於北界，沿江立寨。但此處前無城郭，後有大江，是謂置之死地。用兵之法，真大忌也。況昭武實智謀之將，廣聰兵法，不肯久屯，早晚必撤兵回於南岸矣。」富郡曰：「然。」遂按兵不動。

是月南將節制順義、督戰昭武差人馳回王庭拜奏：「聖上御曉：今奉征諸將等已引兵直過潭江北邊屯紮，乞聖上急差大兵隨後接應，以取中都，正可爲之時也。」賢王聽稟，默思良久，遂差將臣吏文景速就潭江，傳與督戰昭武、節制順義及各道諸將等曰：「夫舉兵征伐，平定四方，先察於天時，次觀其地勢，後度於人心。且茲隆冬之際，又甚風雨，三軍寒濕，是一不利也。況北邊江廣闊之地，前無城郭，後阻大河，兵有象馬，難於往返，此二不利也。又兵行千里，經五載餘，父母妻子在家，倚門遥望。如舉兵大戰，彼衆我寡，前有銳鋒，後有背水，則軍心散亂。經曰：『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此三不利也。諸將可共詳之，不如早解浮橋，兵回舊界，守其城壘，地勢聯絡，以安衆心。待至來年，乘時再圖後舉，未爲晚也。」諸將等聽令，望拜奉命。文景再歷看山川路途形勢，畫成圖本，調回王庭進納。於是節制順義下令各道諸將等撤兵還潭江南邊，解毀浮橋，各屯舊壘固守，以圖後進。三軍得令返回，甚是喜慰。時人有詩咏南主曰：

堂堂表出聖君明，先覺深知冠衆情。千里星光昭大象，萬方日照燦羣生。
春風既已相休息，冬雪胡爲返鬥争。莫説陰陽多變態，後來天運有虛盈。

却説北將少保富郡兵屯永營，日夜常恨南將督戰昭武攻破蘭郡之事，決志報讎。乃令署衛朝石乘夜暗作浮橋，自同昏壘過南邊江畔。差都督耀郡領步兵一萬，從暗地突過驅獨營，衝擊橫壘檢石處。又差參督恒郡領戰船十五隻，從朗溪社橫港小潤直至驅獨營襲擊後背。水步相接，共期夾攻，以分昭武之勢，彼等何以禦之？若獲昭武，長驅直進，以擒順輩，解納王朝，此功最大，勿得遲懈。我自引大軍隨後接應。二將聽令，領兵出寨，望南兵而至。忽有細作人飛報督戰昭武知之，笑曰：「耀輩愚蠢〔六〕，不想前日之敗，敢引兵來襲我，我必擒之，使北軍不敢正視我軍也。」乃令該隊雲朝領一支軍，就檢石橫壘兩邊深林處埋伏。如見彼軍初到，莫先出戰，待其過半，彼軍以爲無人，必不預備，見其懈怠，急發兵突出攻之，截爲兩段，亂其隊伍。彼軍必走矣，勿可追趕，速引兵回，破彼水軍後陣，必獲全勝。再差該隊朝蘇、屬人秀明等領一支軍，屯在橫港畔高埠處，望見彼水軍將近，急射連聲，以禦北軍襲我後背。待雲朝之兵進至，兩將夾攻耀郡，恒郡自然走矣。我已定計擒之，二將勿其乖令。於是雲朝、朝蘇二將奉命，引兵去了。督戰昭武遂差飛報節制順義曉知如此。

先説北將耀郡是夜四更引兵望檢石壘而進。忽近橫壘，兩傍皆是深林，心中疑惑，料有伏兵。差人巡探，回報謂此處探已詳悉，絶無兵馬。耀郡乃放心突至。行過半路，忽聽林中銃聲大發，驚動天地，北兵死者無數。耀郡駭然視之，方知南將雲朝之兵伏於此處中段，乃推兵拒戰，首尾不能相顧。忽東方日已平明，料難取勝，急引兵望櫳樓壘馳進。是時守壘南將該奇雄威知出其不意，慌急列軍拒戰，不敵，乃棄櫳樓壘，退回下道。耀郡奪取其壘。時北將參督恒郡署衛顯揚引水軍進至朗溪社平田橫港處，顯揚率水軍前進，忽遇南將朝蘇催兵急射，顯揚船被破三隻，北軍大敗，棄船逃走，返回福川港屯紮。差人飛

報，富郡聽知，大怒，乃下令按兵論謀攻擊。遂差人回稟西定王，乞發兵接應，以圖收復。

再説十月中旬，南將節制順義自見雄威兵敗，憂悶倍加，常令人暗探各道軍中消息。密報曰：「義安新降將士及兵民等輩咸垂頭細語，約爲内應，欲反逃回北界。乘其攻擊，取事於中，如趙後、陳橋之事。」節制順義聽報，乃默然思曰：「軍心板蕩，民情離叛，難於料事。」遂聽各道將會集帳中商議。節制順義曰：「我等受聖上厚恩，奉命領兵伐北，志在恢復中都，勦除鄭孽，再造江山，垂名青史，是平生之願也。但兹時勢如此，軍人如此，列位審論若何？」鎮守大勝曰：「夫舉兵動衆，破人之國，利在兵貴神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使得萬全。若其猶豫，事必不成。願節制急究問軍中，果有背叛之人，收來斬之，梟首示衆，衆心懼怯，則法令聽從。若法令從，一舉而成功也，有何懼哉？」水軍先鋒雲龍應聲曰：「大勝貴兄之言甚是，宜依此而行，水步並進，一鼓而可定也。以顯南越之英雄，使鄭黨不敢睥睨我也。」時在坐督戰昭武聽雲龍所言，乃避席曰：「二大將軍之言是行兵之大法也。夫用兵之要，先審於天時，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人心和，則大事成矣，戰無不克，攻無不取。凡爲將者須明五事：仁者不貪不殺，義者順理施行，禮者處己以公，智者見機而作，信者令若四時。全此五者，則天時地利人和自可見矣。古者湯、武行兵不殺，而三軍自向；桀、紂行兵好殺，而衆人自叛。今倘究果，料亦殺之無益，不如分兵固守，以恩而結人心，以信而招遐邇，施財賑極，給粟濟饑。不日之間，則衆人向服，衆人向服，則竭力同心，一舉而大事成也。何患軍心有板蕩乎？」鎮守大勝聽昭武之言，心中甚恨，厲聲言曰：「何謂『殺之無益』？凡爲將者，是殺伐之權，經曰：『兵不斬不齊，將不誅不勇。』殺者是威也，無威難以治衆。如何言『殺之無益』哉？」參謀貢頭曰：「小生今有一言，望列位明聽。夫自古聖王興兵弔伐，務

以仁義爲先，猶恐衆人之不服。奈何今既侵人之國，不思結以仁恩，欲其誅殺是尚？譬若爲叢驅雀，爲淵驅魚，何以取勝於天下？況我兵帶甲十萬，千里饋糧，既不以急攻爲上策，而爲遲緩之勢，使兵疲意沮。謀計既不復生，而懷土思鄉，人心又無協一，此卑之所深恐也。且兵法有云：『利而誘之，强而避之，逸而勞之，親而離之。』是謂兵者詭道也。目今軍心已變，賊勢已堅，戰之必難，守之亦在不易。莫若撤兵返回本國，再圖後計。如孔明六出祁山故事，料亦無虞，請諸公詳審之。」節制順義聽諸公爭論，乃揚聲大言曰：「大將軍、雲將軍之言甚合吾意。彼鄭家小輩，蠹國害民，上酖殺黎君，下殘虐百姓，我誓擒之，剥肉斷骨，足快吾心。如督戰參謀之言，依兵法而論，甚其有理。但一進一退，千里疲勞，機會何時再得？不如勇決一陣，以顯英雄，諸公宜盡心弩力，以決雌雄，勿其猶豫。」諸將各聽令辭回本寨，準備以待。時節制順義聞督戰昭武談論之間，愈加嫌恨。外雖説急戰之言，内實慮欲回之意。潛而不語，進退思想，夜終不寐。後人有詩贊嘆曰：

威揚赫赫奮雄兵，鐵馬金戈望北征。談話撥開迷霧塞，藴藏滚作怨雲生。
且言世態多顛倒，謾説人間奪利名。縱使天人心志協，乾坤管取一升平。

且説北朝少保富郡以南將督戰昭武常欺設謀計，攻破耀郡，恒郡敗陣之事。於十一月，乃召集諸將議論，分兵南征，以報前讎。乃令都督豪郡爲先鋒，參督演郡爲左右衛陣，諸將皆隨軍調遣，領兵一萬，自引大兵二萬爲後隊，水步相接。十九日子時，各自引兵望南邊櫳愈正道營直進。忽細作飛報南將，節制順義急分兵拒敵。兩軍相接，大戰自寅至未，約二百餘合，未分勝負。忽東北方狂風大作，飛沙走石，直指南軍西旋而至〔七〕。於是南軍人人耳不聞號令，目不視旌旗，各自避南隱北。節制順義禁止不住，

驗知天意，無可奈何，難以取勝，遂棄櫳愈壘，撤兵回棫營屯紮，以圖後計。時北邊少保富郡獲櫳愈壘，入營坐定，諸將各獻功，富郡大喜，遂厚賞諸將，慰勞三軍。乃令都督演郡留守此壘，自引兵回永營，以圖別陣。

再說南將節制順義自失櫳愈壘，憂怒倍加，寢食俱廢。坐於帳中，尋思破敵之計。聽得心腹人累報曰：「新降將士兵民等衆或逃去回北邊，或潛謀內應，人心不一，衆意多端，難於鬥戰。望節制公早謀禦之，以免後患。」節制順義聞知大驚，遂密思回兵之意，但恐他人透漏，誤其大事。至二十七日，乃佯令傳各道諸將提兵，再越大河北界，推兵急戰，以取中都，報復前恨。又差人回南朝稟申聖上，速發大兵接應。乃會集諸將，令上道鎮守純德接鎮守大勝領兵直進櫳愈，急攻演郡後背。如其得勝，趕就河邊，同水師越過大河急戰，勿許彼軍回顧。再傳水軍節制楊智、先鋒雲龍領戰船列在營門，若聞銃聲，速飛報江畔，接大勝、純德二營之兵，突過北邊，同登陸路破賊。又傳督戰昭武，接該奇雄威，引本部兵，同三道合兵爲一。約二十八日三更初刻，人各銜枚，馬皆藏鈴，象則捲鐘，弩力急破櫳樓壘，突過永營，以擒富郡。引得勝之兵，直至中都，捉西定解回進納。諸將等遵令而行，勿其懈怠。又附耳細言曰：「諸將各道皆準備束裝，今夜初更，各撤兵退回布政南界，至橫山壘相合爲期，勿可泄漏，反被他人之算己。」獨不傳與督戰昭武回兵之事。各道諸將等接聽密言，皆自結束。忽細作哨報永營，富郡聞之，大怒曰：「順輩不記前日之敗，兹敢興兵侮弄我耶？如其再來，誓必擒矣。」遂令列陣以待。

是月二十八日酉時，南軍各道皆棄空寨，懸羊擊鼓，如畢再遇之棄寨故事，以疑軍令。各暗引水步兵，望布政南界回去〔八〕。忽見羣蜂飛到，障天蔽地，不計其數，咬刺南人。人皆抱頭遮目而走，不敢反

顧。於是義安新降之兵識知此意，皆逃竄隱避。或取器械逃回本家，或納刀劍而歸本貫，去其太半，禁止不住。軍中捉斬〔九〕，尸首塞路，號哭之聲不絕。但見：

卷旗息鼓，咸無戰鬥之心；曳戟偃戈，皆有思歸之志。忽忽羣蜂翔逐，黑頭黃尾飛來；衆毒隨驅，長翼細腰驟至。或刺者譬如力士鐵錐，或咬者恰似猛彪金爪。人人共負戰袍而遮障，個個同俯頭面以驅馳。驗知天意所行，莫謂人力可制。機乎時乎，旬也運也。

時北將富郡分兵列陣以待，直至三更，不見南軍動靜。急差人上馬探報南將撤屯何處？報曰〔一○〕：「各留空營，惟督戰昭武住兵在驅獨營，不知何意？」富郡曰：「是南兵誘敵之計，今夜我且按兵，免中他計。」明日，遂傳令諸將等引兵渡河，徐徐而進，勿其太急，違令者斬。諸將聽令，引兵渡潭江南界，各自緩緩而行。將近營前住脚，遥望不敢突入，疑有伏兵餌敵之計，差人探聽虛實。

再說南將督戰昭武聽節制順義號令回營，整點兵馬船隻，待至夜初更造飯，三更聽砲號進發。披甲坐待帳中，忽更已點三，絕無動静，心中疑惑，乃差哨馬探報。來呈：「節制及各道諸將水步等於往日酉時，已撤兵退回去了。北兵突過河邊南岸，旌旗蔽日，放火燒營，分兵圍駐各屯甚密。況彼衆我寡，何以制之？」督戰昭武聽報，步出庭外，擡頭一望，見火焰明同白日，煙氣騰空，乃仰天嘆曰：「臣事阮主，惟以忠義和愛爲先，與諸將協力同心，富貴相與，患難相扶。何故反生不睦，謀爲相害之心？倘欲回兵者，實約明言，使皆一段上路，何故獨留臣昭於虎穴。茲臣上賴皇天庇佑，下蒙先主扶持，保護萬全，再見阮主寶殿。」説罷，望空下拜，乃謂衆軍曰：「吾與汝等受朝廷重恩，蒙主公洪福，同心恢復，收得義安七八州縣已六年餘。志篤卷席長驅，復取中都，庶榮桑梓，共享太平之福。誰知諸將有妬我之心，棄我

先回，可惜已成機會，何期再得如斯時乎？　我同汝等皆盡心竭力，譬如父母兄弟，誓同死生，相助相扶，共決雌雄一陣，以報聖上寵愛重恩。　倘力寡無支，我寧死於戰場，享其血食，誓不回矣。」諸將聞言，皆涕泣曰：「明公珍珠美玉，猶捨命以報國恩，何況臣等皆爲塵土草芥，有何惜哉？　願同決戰，何憂賊黨乎？」於是各自咬牙切齒，不顧其身，皆決死戰。　督戰昭武大喜，令分兵奮威攻擊，以破賊徒。　於是心腹雲朝、秀明俯伏呈曰：「卑等愚蠢，敢陳鄙語。　頗卑耳嘗聞兵法曰：『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但聖上重用明公，信如心腹，恃爲棟樑，旦夕無忘，千載緣諧，萬年契會。　協力勦除凶黨，以創南天；　同心拯救生民，以清北僞。　留芳名於萬代，著美姓於金縢。　是謂君聖臣忠也。　今明公決分兵死戰，是無益於國家。　如此則上負聖王之恩，下忘祖宗之德。　非英雄豪傑之志〔一一〕，而是武夫小卒之心〔一二〕。　況古者名將，皆用韜略才智戡撥之才而佐主，非以毀兵壞己亡命而事君。　仰明公詳審，早撤兵回，與諸將相會，以免後人之褒貶。」督戰昭武聽罷，密思其言有理，遂令唱妓鼓笛彈歌，營中爲樂，密傳令回兵。　時北軍富郡分兵圍困營外，但聞營中鼓彈響亮，疑督戰昭武有謀，不敢驅兵近營。　於是督戰昭武急率兵棄驅獨營，望横山而回。　富郡探知，急推兵追趕，而北兵心驚，不敢努力，皆徐徐而進。　南兵馳過拔擢社田至鶩溪社，途中降將該隊禮全、顯忠奪取器械，率家屬逃回本貫，督戰昭武令裨將雲朝將兵捕捉解回。　及護迎我兵疲弱並老幼及婦女〔一三〕，原上道兵所棄，盡帶隨回。　至二十九日，兵到横山壘，與諸將相會。　節制順義見昭武全軍而回，自料前日誤聽諸部將之言，一時去回，不有馳報，甚失節制之體統，面帶慚色强問曰：「諸將停待多時〔一四〕，督戰何爲晚也？」督戰昭武默然，同諸將各叙出危入險之情，分兵據壘歇息。

再說北邊少保富郡率大兵日夜倍道兼行，直至橫山壘面。兩軍相持，大戰一陣，自未至酉，銃聲不絕，矢石交馳。北軍耗損將兵，不能取勝，富郡乃下令退二十餘里下寨，再圖後舉。頗見南兵奮勇攻擊，不敢迫近，各自揚兵爲聲勢。是夜三更，南兵節制順義見賊兵甚衆，乃密傳各道等退兵歸南界日麗壘屯紮，以安軍心，留督戰昭武、該奇雄威領兵截後，據橫山壘固守，以禦北軍所襲。督戰昭武乃令該奇雄威領一軍列在芙藰平林（一五），爲疑兵之勢，待其飛報。如望見淪海火起，早撤兵還庯渡守麗第山，以禦北軍侵界。又令隊長才明及屬人秀明領兵至淪海門放火焚營，並屯庫爲號，再斷毀淪橋，返兵回清河社以待。該隊雄威等受令而去。督戰昭武自引兵屯在大丹社，但我兵少，懼北兵衆，難於拒敵。遂生詭計，差兵斬伐木樹，全其枝葉，每人手曳二枝，於林中往返，塵氣衝天，蔽絕山岡之頂。又懸旗葉於樹上，乘風招飄，可比曹師百萬。或東出而西没，或南往而北馳，若見兵來，速皆馳驟，是謂神機莫測也。忽細作飛報北將富郡曰：「南兵存據大丹社。」富郡問曰：「名將是誰？兵馬多寡？」呈曰：「兵寡無多，不知是何名將？」富郡令顯郡領五千兵，直至大丹社，捉南將調回，勿許一人走脱，功成之後，必當重賞。顯郡受命，引兵直至大丹，推兵疾戰，志在拿捉南將，以顯英雄。忽哨馬報來：「據大丹社是南將督戰昭武也。」北軍聞之，無不駭然。顯郡擡頭遥望，見林中塵土衝天，如雲屯霧蓋，布滿四方，疑有伏兵，不知幾數。忽望見淪海門火起，煙焰障天蔽地，大驚失措，急率兵走回，北軍各自逃竄。時督戰昭武看見，撫掌大笑曰：「我暫施小計，以誑賊乎？顯郡一時不定，未曾攻擊，但驚心先走，自將踐踏，死者無數，是天助我而殺賊兵也。」時望淪海門發火，乃令該奇雄威撤兵回。遂令傳衆軍發射，以禦賊軍追襲。自提本營兵回至布政南河喜悦社屯兵。

時各道諸將等相會，查點兵馬，差人入朝拜奏還兵之事。賢王乃差將臣吏秀林齎銀子錢帛，就各道頒許諸將，以答殊勞。及犒勞三軍畢，傳金言曰：「聖主致意與諸公等，謂君臣會合，上下同心，欲其一舉成功。但時之未至，宜養兵畜鋭，訓練精熟。茲事已如此，待後再圖，早晚衣錦回鄉，以光前代。諸公等合記在心，勿其懈怠。」節制順義並諸將望拜謝恩受命，各歸本鎮，招集兵馬，再備軍需，以圖後舉。時人有詩吟曰：

英雄天降生，睿智又聰明。德厚安南土，才多怯北溟。
言陳知世運，恩撫慰輿情。重睹雲開日，千秋享太平。

又後人有詩咏督戰昭武云：

不與當時碌碌同，自研韜略最精通。事君擬創千年業，役已徒勞百戰功。
君子可堪誅順義，小人烏足罵雲龍。六年戰鬥功夫在，空作南柯一夢中。

卻說盛德辛丑九年正月下旬，南主賢王差將臣吏兼略齎敕命封督戰昭武爲掌奇，鎮守布政，屯營在東高社土坻村。督戰昭武望拜受命，管鎮本營，修整城池壕塹，以禦賊徒。時布政兵民皆安居樂業，仍其徭役，簡其租稅，人人各自歡歌喜躍，稱謂獲仁慈恩德之將也。

於三月，北人歸降，文官參政監護軍斷顯伯自應義爲臣，頗通術法。王見北朝之人悖道歸降，心中疑忌，無有寵任。斷顯知其意，遂同裏良密謀，乘暗夜逃回北界。王知之，曰：「此輩得之無益，失之無憂，何足惜哉？」乃潛然置之，無有鞫問。

至八月，王差將臣吏文景令傳督戰昭武移回福祿社屯紮。原此處前有深河，通至海口，上有高山，

巒連洞回大壘，眞爲固守之地也。督戰昭武奉命，遂令傳移兵回福禄社，列營屯紮。差軍築壘，下自安梟海門，上至蓊欄山頂，依安梟江以爲課隔，造臺置銃，培路往來，以爲攻則克，守則固之勢。

忽至十一月下旬，北朝西定王恨南兵前年擾境之事，遂差少保富郡爲正元帥，都督當郡爲副元帥，豪鑾爲先鋒，左侍郎權忠爲參謀，領兵三萬，擇日征南。令許破城擒將，以報往歲之讎。富郡等即拜受命，選點兵馬，擇十二月初十日發兵。先鋒將豪鑾早至大靈江，置浮橋於渡庸處。時富郡屯兵布政北河扶路殿，當郡率各道兵直過大靈江，分道望布政營並進。忽哨馬飛報督戰昭武曰：「北兵過界如此。」督戰昭武聽知，急差人入朝拜稟，及飛報留屯、廣平等營，分兵接應。南主賢王聽稟北寇富郡、當郡引兵侵界，及會集諸將議論。乃令第二公子掌營協德侯爲元帥，文職貢覺爲參謀，領兵拒敵。且公子協德癸未十九歲，爲人忠孝兩全，文武足備，聰明雄勇，智略過人〔一六〕；有龍行虎步之姿，鶴子仙顔之狀；疏財遠色，愛士親賢，眞當世之英雄也。於是公子協德奉命出朝，領兵望廣平進發。但見：

軍威整肅，劍戟森嚴；　鉦鼓動青天，旌旗羅緑地。　人人揚威奮武，個個努力争雄，驗是南方强壯，無不一當百哉。

不日兵至廣平安宅府立寨屯紮，遂請諸將等公同商議，分兵破敵。

先説北將副元帥當郡是月十九日兵至近安梟壘面，於福寺村列寨，以圖攻擊。是時鎮守督戰昭武心無懼怯，在營中高坐，彈歌爲樂。乃令該隊雲澤、雲朝、才雄等提兵據壘固守，以觀動静。北將當郡令參謀權忠引兵擡卓子，假設敕旨於上，並張曲傘遮蓋。至於壘面，是該隊雲澤屯兵之所。北軍大叫我軍謂曰：「有黎天子敕旨，傳旨汝等速報守將聽令候傳。」該隊雲澤差人飛報督戰昭武。督戰昭武密傳如

此。該隊雲澤乃率兵上壘問曰：「汝等今擡卓子，及率兵突入壘面，欲何爲？」北軍參謀權忠謂曰：「有天子敕命，汝何無報知守將，出門迎接？又何問爲？是上慢皇帝，下欺朝廷，以中都爲無物乎？」該隊雲澤大笑謂曰：「於庚子年兵回至横山壘，無有天子之敕，汝等猶驅兵追戰。何況斯時，欲戰則戰，欲回則回，安敢冒以天子之敕來嚇我耶？汝爲速說與當郡，提兵早來與我兵決勝負，我無懼矣。」說罷，乃催兵急射，一時彈出如雨。此時北將參謀權忠退之不及，被射死於道傍。北軍棄卓子急回走，報與當郡。當郡大怒，令豪鑾驅兵急戰。督戰昭武分兵相拒。兩軍大戰，自寅至申。於是南兵人人各自抖擻威風，十分雄勇。當郡料敵不住，難於取勝，乃鳴金收兵，回福寺村屯紮，分兵築壘，以爲相持相守之勢。南將元帥公子協德分兵接應，差人拜稟。賢王聽知，乃差舍欣馳到布政營，傳督戰昭武速速引兵退入大壘，同各道諸將相助，勿可以寡兵獨據孤城，而拒彼大敵耶？是謂驕兵，非經法也。督戰昭武受命，謂舍欣曰：「某居義安五六年餘，與彼等已知肺腑，某何懼焉？茲彼等引兵擾境，某且屯兵一二日，與戰數陣，以示彼知南越之英雄也。某始回兵入壘，彼等不敢正視我兵。」舍欣回朝拜稟明白，聖上曉知。遂差該隊朝才、屬人秀明先調布政民男女老幼入內正壘居住。至二十三日酉時，遂虛張旗幟燈燭在營，爲疑兵之計，傳令本營諸將，緩緩撤兵，退入洞回壘，分兵固守。至明日，當郡探聽，始知南兵已退回內壘，遂率兵入營屯紮。差人探視形勢出入，以防攻擊。不覺寒暑推遷，歲聿云暮，南北兩軍各自按兵罷戰。

却說盛德壬寅十年正月中旬，元帥公子協德遂移屯兵在武舍社，同諸將謀圖攻擊。至下旬，王令傳將臣吏明進就傳王旨與各道諸將：「茲而後，係軍民人夫勿許越出壘外，泄漏兵機，與勿可動兵輕與彼

戰。且我兵堅守，北兵遠來，數萬之衆利在速戰。況千里餽糧，軍士未免饑色。留之數月，彼兵一則絶糧而思返，一則無戰而懈心。乘其疲倦回兵，我急突出破之，必獲大勝，是謂以逸待勞之計。諸將合遵王旨，若違者有軍法在。」諸將等望拜受命，各自分兵謹守，不許一人出壘。至二月初十日，北將當郡率大兵列自蔡舍至鎮寧，豪蠻列兵自富舍至正始，分營立寨，築壘開壕，爲相持之計。日常差軍挑戰，而南兵不動。北兵發射一番，示其威勇，反撤兵回本寨。烏飛兎走，已一月餘，當郡謂豪蠻曰：「前年南兵侵境，疾於戰鬥，日夜相攻，無有怯弱。玆何故按兵不動，是何理耶？倘有良謀，我難遥度，況我兵南征已久，困倦疲勞，各有歸心似箭，難於禁住，何計破之？」豪蠻曰：「南兵所恃者昭武是也，弟有一計，使南兵知之，自然驚怖，不敢抗拒，我軍益增强壯也。」當郡曰：「先鋒有何高見？」豪蠻曰：「弟述作隙詞一片，放於壘内，南兵見之，皆有驚怖，不戰而獲也。」當郡曰：「先鋒宜速行之。」豪蠻遂作隙詞，繫於箭頭之上，射入壘内，被該奇雄威屯兵之所雄威拾得，差人遞就元帥協德營中進納。協德開看，其隙詞曰：

豪某達於昭武照知：我係皆臣道，各爲其主，彼有豪傑，我莫非英雄，如是夾力鬥争，皆稱手也。況曩日於義安五六年餘，曾已勞征苦戰，其優劣强弱，豈不曉哉？我已知督戰總管布政兵馬，列在洞回壘内，兵數三千，我則倍兵一萬，足破昭也。拿其昭，滅其衆，掃其穴，覆其巢，噍類使無遺矣。則南兵亦必膽落，何勞攻擊哉？倘或昭識時達理，束手率兵來降，富貴共之，免於誅戮。合詳鑑此。不記。

元帥協德看罷，勃然大怒。遂差人馳就洞回壘，請督戰昭武詣武舍營中，入帳坐定。元帥協德乃取

豪蠻隙詞，交與督戰昭武。昭武看見隙言，咬牙大怒，踴躍離坐，手指北邊大罵曰：「豪奴小輩，敢出此言，昭於豪賊，誓不兩立，早晚必碎汝尸爲萬段矣。螻蟻之徒敢欺我耶！」元帥協德謂曰：「豪賊之言驕慢太甚，軍師早用計擒之，以消其恨。」督戰昭武呈曰：「豪蠻是匹夫之輩，有勇無謀。前年臣破進韓，差兵驅逐，豪輩十死亡身，直走至櫳㮶，棄馬步逃。至茲再誇言領兵入境，一則山川地形未曉，一則水土河海未諳。乃縱亂言，以誑彼軍之心，免於畏怯。臣視此輩猶如畫雞土犬也。但茲聖上令旨禁住，不許突出壘外，臣之無計可施。欲發兵拿捉，以泄其恨，再恐王上譴責。若置之則寢食不安，望元帥剛斷明量。」協德聽言，謂曰：「夫行兵之法，閫外權制，惟在將令而已。況豪賊匹夫小輩，輕謾如此，驕傲如此，軍師須定計除之。倘或王上譴責，我自當之，不必多憂。」督戰昭武聽罷大喜，呈曰：「臣乞夜間領兵出壘襲擊賊徒，爲出其不意之計。元帥明公早傳令各道諸將，若聞外壘銃聲，急差兵吶喊虛射，助威接應，以怯賊徒，生擒豪輩，幸勿有誤。」元帥協德喜曰：「此計甚妙，軍師須急行之，以免賊黨譁言弄語。」督戰昭武受命回營。時元帥協德令傳各道諸將等：「至夜時或聞壘外銃聲，各據土分，急發虛射，並擂鼓吶喊揚威，爲接應之勢。待至平明，各率兵出壘長驅，以擒富、當之輩。」諸將聽令，皆沉吟思曰：「聖上旨禁軍勿許出壘，茲元帥之令，差兵出壘破賊，是何理哉？但兵法有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一七〕。』況行兵者法令都在元帥，茲元帥令，何敢不從？」各自準備以待。

再說督戰昭武回至寨中，乃令裨將該隊雲龍、雲朝、越才明等各領一軍，以黑衣服蔽紅戰衣，並黑巾遮蓋黃笠，依如北兵模樣。約至二更，引兵回洞回小溪潛出，人各銜枚，旗皆卷葉，詐稱彼軍巡哨。直至當郡、豪蠻二營，脱衣棄巾，擂鼓大喊，直入營中，發銃爲號。則我軍各道應接，以捉賊徒，莫許走脱。如

生擒得者，以爲首功；若違令者，按以軍憲。各將受計而行。

於三月初五日酉時，忽有重霧布滿四方，對面不見。督戰昭武大喜，遂令諸將依計而行。雲朝等引兵潛出洞回小溪，直過密鮚山至正始溪，遇豪蠻巡遊，北軍問曰：「是何兵也？」南兵答曰：「我是元帥當郡巡軍返回。」北軍看見同其衣帽，心中無疑。但於密霧之中，不識兵數多少。相雜而行，方近營門，南將雲朝鳴金爲令，衆軍皆衣巾顯出南兵體樣，揮劍立斬百餘人。北軍駭然，急走入壘，南兵乘勢突入大戰，銃聲急發，如雷震轟轟。於是壘内各道聞之，傳令急發兵虚射發喊，銃聲震動天地，喊聲驚震四方。時當郡、豪蠻等久無戰鬥，將兵懈怠，無有預備攻擊之事。甜睡營中，仿佛耳聞銃聲大震，又聽營中：喧鬧鼎沸。醒來擡頭見營外火起，始知南軍突破營中，不知多少兵馬。大驚失措，身無片甲，兵不成隊，火光恰似白日〔一八〕，於是奪路望北奔走。時東方日漸平明，南各道率兵出壘大戰。富郡等回頭顧望，看見旌旗蔽地，金鼓喧天，步兵有漫山塞野而來，水軍有溢海洋江而逐。富、當各各心寒膽裂，抛棄象馬器械船銃而走，越過大靈江望横山走脱。方至平林住脚，喘息不定，查點兵馬，折其太半，戰將四十三人皆被南軍所殺。於是富郡、當郡、豪蠻等甚於慚愧，皆抱頭鼠竄而回中都伏罪，不題。

再説南兵督戰昭武，並各道驅兵急趕，北兵走已遠，追之不及。取得器械象馬船隻，不可勝計，乃撤兵回，同就元帥營中進納。元帥協德先已出郭，立在江堤以待。諸將皆至，相見畢，協德携督戰昭武之手，及請諸將各員於帳中，分次坐定，設宴厚待。協德撫督戰昭武背喜曰：「軍師之謀，有鬼神不測之機，風雲變態之狀，與吾同心，一舉而成大功。但諸將等皆有疑惑之情，吾聞之，但勉强而行，誰知有今日之大勝也！」諸將聞言，皆起拜拱手稱曰：「臣等故遵聖上令旨，分兵守禦，以爲固守之計，不敢出

兵。賴元帥明公將令，强心剛斷，而成大功。經云：『成於果決，敗於猶豫。』元帥真爲唐宗、宋祖復生也。」協德謙躬曰：「吾上賴皇天嘉祐，聖上洪福；中蒙督戰良謀，諸公英勇；下恃三軍雄壯，將士協和。故成今日大戰萬全之功，吾有何能哉？」説罷，盡歡飲。遂差人回朝奏捷。賢王聞稟大喜，謂諸將曰：「協德雄心大膽，識量過人，但予前日令禁，不許軍出壘〔一九〕，是予窺衆情也。倘辨其雄略，察其決機，是謂疾風知勁草，逆水識輕舟。茲協德、昭武同心，一舉而破大敵，是真將才也。」諸將咸拜下，稱讚連聲不已。賢王遂差將臣吏延派領金銀錢帛齎就各道，頒賞諸將及犒勞三軍；銀子三百笏，定賞有差。再令傳元帥公子協德回兵。時四月下旬，公子協德遂率兵回朝。但見：

鸞聲鏘鏘，前遮後擁森嚴；駿馬騑騑，左矩右繩整肅。一奮威揚清海宇，三軍共唱凱歌還。

是日元帥協德下令三軍凱還，不日兵回至富春正殿，入朝拜謁。賢王大喜，慰曰：「唐之公子，茲復見矣。但能勇決遠算，應天順人。經曰：『内則孝子，外則忠臣。』是國家之大寶也。惟卿忠孝兩全，可謂當世之豪傑也。況茲一戰，而富大敗逃回，鄭家今向後皆寒心落膽，莫敢睥睨我軍也。」遂令取黄金一百兩、銀子一千兩，加賞以答奇功。公子協德拜謝，稟曰：「臣上賴聖父天威；中蒙昭武妙計，諸將協力同心，英雄勇悍；下恃三軍强壯，士卒精鋭，致成大功。臣有何能，敢受厚賞？」王笑曰：「自古謂有德不居，有功不伐，是君子之道也。但有功者當受上賞，何必辭哉？」公子協德乃拜受出朝，諸將文武亦來拜賀。

是歲節制順義、鎮守扶揚、督戰昭武同看每耐橋並鎮寧社地勢，差人啓稟，乞築鎮寧壘以衛海門，對同葛壘爲犄角之勢，以備保守。王覽表畢，下令許之。於是三道諸將奉命，於九月中旬，公同築壘，數月

功全，王不勝之喜。遂頒銀錢，重賞三道諸將及三軍。自是南北不動兵甲，天下太平。是歲十二月，北朝帝崩。西定王及羣臣議立皇長子黎維平即位，改元景治，大赦天下，升賞羣臣等，封諸皇帝廟號。

景治癸卯元年，南朝賢王以其國內無事，廣施德政，撫治天下，輕徭薄賦〔二〇〕，役簡刑寬，修文講武，爲保守長久之計。於五月，賢王視朝，每恨往歲北朝登郡率兵擾境，水師屯於日麗海門之外，王差水軍征之，但射藝未精，不能取勝，欲效先王訓練水兵之法。王遂下令差軍就弘福社地分，再培築舊土堆一座，高三十餘尺，面闊一百三十餘尺，立碑於堆面前。六月，王令內水軍排戰船，素練盪槳，習射精熟，係軍人某名善射中碑心者，重賞銀錢有差。倘或某名射落失彈子者，命隨迹尋之，若無獲彈子者定罰，再飭隨斤兩償之。自是兵法整齊，賞罰明信，三軍喜悦，其射藝既精。王不勝之喜，志欲收復京都，以光前代，以顯鄉閭，足快平生之志也。

九月十六日，有月食，食盡月體，其色半黑半紅，二時始復圓。十二月，天地清平，忽西南方浮出烏雲一朵，隨即勃起一陣狂風，倒屋折樹，走石飛沙，傾牆解瓦，破筏沉船，人物枉死甚衆。一時風止天清，道路往來壅塞，未知吉凶何兆也？

景治甲辰二年六月，留屯鎮守虎威大將軍節制順義年老衰邁，身中少恙，差人稟啓，乞回鄉養病。王遂召文武羣臣商議，王問諸將曰：「順義啓申乞回養病，擇將替任，以鎮邊陲，諸將合論某員稱委重任，以保邊疆？」掌營燕武稟曰：「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今聖上視諸羣臣，如有才智者，有勇略者，在義安五六年餘，陳謀定策，分撥調遣，三軍皆樂其志，百姓咸慕其德，可委任者擢之。況留屯是其重鎮之地，權爲元帥，臣料非昭武不可任也。臣之愚言，望聖德明量。」諸將皆應聲曰：「燕武之言甚

當。」王大喜，遂差將臣吏才智就留屯道，傳令特賜節制順義回鎮舊營，再差將臣吏文景齎敕，加封督戰昭武升爲掌營職。節制權回鎮留屯道，再許正營該奇雄威升爲掌奇，鎮守布政營。於是二將各奉命就鎮，修整城池，訓練士卒，素習兵機，以圖恢復。自後兵無徭役，民樂安居，各自康衢擊壤。

是時王閑暇，御正府視朝，看見小江於唱亭之側，水逆左邊，欲築塞之，免於沖犯。至九月，王下令香茶、富榮、廣田三縣築埧堰莢城，在葦野社塞斷小江於唱亭之角，便其往來，以免江曲沖射。月餘，埧堰功完，人人往來，甚稱其便。

景治乙巳三年三月，王欲興用武備，以壯軍威。乃下令傳天下文武諸將，修整馬器戰具物，尖利鮮明，限於四月上旬，正營、舊營、廣南營諸將文武三司等，及香茶、廣田、富榮、武昌、海陵等縣鄉郡官等，齊就府泅浮墟處應候點驗。如廣平、留屯、布政等營諸將，及明靈、康禄、麗水、布政等縣州鄉郡官，同修整馬器足備完好，候正營差官點驗。自是人人遵令整備，不敢有違。至期，王御龍駿馬看驗畢，好者重賞金銀錢帛有差，常者定罰隨品。人各欽服，無有他議。再有暗稱謂其賢明之主也。王再出令，文臣及三司騎馬射弓之法，如某人射中碑者，賞銀一兩，以表其名。或射落箭後馬者，罰錢一貫。時人皆奮志上馬持弓，揚威耀武，縱馬馳驟，無不精熟。内有射中碑者，衆人皆鳴金喝采，嘖嘖稱奇，王皆重賞。自是本國人皆精通騎射之法，箭無虚發。

六月下旬，有大起疾風甚雨，水溢莢城，埧堰崩頽一角。王令再培築，面闊並二尺，甚其堅固。

一日，王又閑遊，看見天姥寺，原舊迹大唐高駢遺稿，於弘定元年庚子，仙王再回立都之日，有修造那天姥寺，經今頽弊。王令重修佛寺，功完，過至後年，修設大會。

十月初八日巳時，天地清平，日氣炎熱，忽見陰雲布滿天中〔二一〕，雷電迸於四遠，震動天地，匝風大發，有崩山走石之聲； 驟雨傾盆，有破房壞牆之勢。自申至卯，洪水滔天，人物乘浪流漂，家屋隨波破裂。至初十日辰時，方見垻堰被洪水一時蕩盡，港口水深五尺，驗知宇宙安排，山川開鑿，造化之前定也，初非人力所能致也。王知天意，遂罷垻堰之事。自是以後，災異減少，年常豐稔，人民富庶，有太平之景象也。後人有詩吟曰：

混沌初開正泰旬，羣生草木共争春。星辰森拱千班列，山海羣鋪六合均。
萬古安排原鞏固，一時開鑿見清新。江河泰岳原洪造，人力安能勝鬼神。

景治丙午四年二月，賢王閑暇，鑾駕玩遊思客海門，憑看山奇海晏，人民俗美風淳，心中甚快。忽見於長沙海渚古迹，突起一山，形如龜臥。擡頭看之，見頭向東南，尾拖西北，名曰龜頸山。山上樹木鬱茂，多有異卉奇花。王見景甚愛，乃登於山頭，見山頂上有舊迹靈塔一座，甚是威靈。此處人民，時常奉祀。王忽起慈悲之心，欲興造佛寺，以渡迷津，徵人改惡從善，比若近靈山寶塔。遂命守簿東朝子爲會主，興功移塔，修造梵宇佛臺。守簿東朝奉命，擇日就於塔，具陳告移非禮，差軍移塔，得便培基建寺。軍人聽令，同就塔內，推石解磚〔二二〕。忽然人人各自摇頭眩目，倒於塔側，手足不能舉動，臥於兩旁。守簿東朝看見，覺知其意，遂自易僧人衣帽，頸帶菩提串，手執金剛杖，向於塔前，跪下祝曰：「弟子伏如來敕命，奉國主令行，竊念山川河海是王家之境土，尊神豈能安占？倘或塔上有靈應者，須宜覺悟。茲國主發慈悲之心，興醒覺之道，求菩提結菓，起造佛臺，靈塔合移他所。先者得近朝佛殿，聽法聞經；後者而相見如來，超凡就聖。願俯弟子懇辭，合賜陰陽，以副誠心所望。」祝罷，手持俯仰錢二文，稽首擲

之，就地拜望。大諾一聲，謂靈神已應，賜得陰陽之兆，指天地爲憑曰：「願依如陰陽。」乃自趨入塔中，先移祀器，後解壁磚，衆人軍見之，同入塔内，推解壁磚。移於後頂，再修作奉祀。於是軍人起事興功，築土培基，移牆竪寺，樓殿森嚴，臺閣巍峩，鐘鼓鏗鏘，金珠燦爛。扁曰：「榮和寺」。於是佛法崇興，菩提種樹，一載之間，完成佛寺，真西方極樂之地也。後人有詩吟曰：

蕩蕩尊臨占九垓，乘風般若掃塵埃。菩提無樹原求樹，明鏡非臺只覓臺。
梁帝談僧那得越[一三]，唐宗立老豈能裁。驗知德重鬼神伏，晚見空門再出來[一四]。

三月十七日申時，舊營處内自芳榔市外至胡舍館地震，人家財物傾倒，人民行於平地，坐於家屋，譬如舟行波濤之上，片時乃止。至四月初十日，在甘露處有崩山一角，深三餘尺，長十餘丈。石桿泉江雨血，水有臭氣，三日始清。

至七月上旬，鎮守舊營節制順義病篤，服藥不痊，祈神罔驗。至八月初九日，順義自知病篤，不能久延於世，乃召屬將及衆子入於臥榻，謂曰：「我感聖上重恩，寵遇已厚，位極人臣，親如手足，視如心腹，富貴已過於人矣。但恨未除鄭氏，匡輔阮主，以成一統之基，方遂人臣之願也。爾等當入朝拜稟聖上曉知，免我九泉受負聖王之罪也。」言罷長嘆數聲而卒，壽六十五歲。時舊營諸部將差人啓稟王庭，賢王聞之，泫然下淚，嘆曰：「順之爲臣，事君盡其忠節，在義安五六年餘，臥戈枕戟，沐雨冒寒，勞身焦思。但約與我恢復中都，規模一統，以成致治之功，享太平之福，榮於桑梓，顯於宗親。不期半途而逝矣，是天不欲使我成大功也。」説罷又哭。諸將聽言，感嘆不已，咸垂淚涕泣，共交頭語曰：「聖上恩德如此，可比漢光、唐太者也。愛寵人臣，視如父子，我等雖粉骨碎身，亦不惜也。」時賢王差人賫敕，贈封爲「協謀

佐理功臣中軍都督府掌府事大都督順郡公」，及賜銀錢錦帛等項，以供喪事。許以公禮葬之，以表功臣之道。其衆子召回正營朝覲，以答殊勞。遂令參將雲龍鎮守舊營，該奇才禮爲參將鎮守廣平水營〔二五〕。二將奉命，皆領兵就鎮，安撫兵民。

景治丁未五年二月，賢王令監試提調官設科會試。正途中格五人，華文中格下四人，王皆擢用。至四月，會主守簿東朝子奉令重修榮和寺功完，王下令御駕就寺，開超度場，迎諸佛。至六月初一日，有日食，食盡七分，自巳至未。十六日，再有月食，食盡十二分，其色半黄半赤，自子至寅始復圓。十月，有蝗蟲，食盡人民禾穀，百姓憂思。王命文官設壇禳之，惡蟲消盡，禾穀再豐登，黎民歡樂如故。

景治戊申六年四月，王依洪德皇帝仗神劍開水蓮港例，俾得往來通行，水路免於懸隔。因遂差包度伊港地形低淺之處，至十月上旬，御駕率三軍及三縣民，掘開原港，水深得二三尺。至後年，在河岐處流沙斷塞，船筏難行。自此年常撥民開掘成例。是歲天旱，禾穀焦枯，人民饑饉，倉庫乏其租粟。王召文武商議，祈禱天地靈神。旬日之間，沛然遂降霖雨，禾穀少成。於是記録春臺稟曰：「臣聞民富則府庫充，府庫充則兵强。今各處村民濫耕漏田，而無納税，乞聖旨差人包度見耕爲公田，得便徵收官税，以資國用，以定兵糧，是謂用民力以衛兵之法也。」王聽稟，曰：「然。」

景治己酉七年四月，王令差文班官等就順化、廣南等處各縣社，民見耕田畔，定爲一二等田及和田、枯土各項，徵收租粟有差。如公田還本社均分耕種，收獲徵税。如有某人出力斬伐林麓荒閑之所，耕稼成田，還爲本幅私田，别納租粟，本社不得分争。自此百姓免相争奪，各守本分以耕鋤。

景治庚戌八年二月上旬，忽見雙星相對甚大，光芒同度，並肩而行，月餘始分遠度。四月，天雨鹹水

香茶、廣田二縣源，五六日江水始淡。於六月中旬，香戰山忽崩一角，長六七丈，闊七尺餘，王差人齋禮禱之。是月十七日，有月食，食盡月體，月影黑碧二色，自戌至子始復圓。七月下旬，畿內失火，連燒七百餘家，六畜財物多是損傷。王覺知天意，遂歛躬修德解之。至九月十六日庚申酉時，忽見西南方有異氣在本國夾界分野，長如絹疋，闊仿三四尺，兩頭皆尖，其色半黄半赤，輝輝煌煌。常在酉時看見，日出乃潛結於一處，無有移轉。至十二月上旬消滅，不復見矣。時南朝名士解語紛紜，未決吉凶何兆。或有高見者細語曰：「起於申月，結在申方，而兩頭皆尖，忌在王上足脚部，是其元法也。」潛之不敢明言。後人有詩吟曰：

天道昭昭豈偶然，運行消長妙無邊。堯時十日原前咎，梁世羣彪是往愆。
推古貫通推及後，驗今便覺驗於先。要知變態陰陽法，八字從來匪僞傳。

景治辛亥九年四月，北朝差人就大靈江北界，叫巡軍謂曰：「有皇帝敕命，傳與南主：因累年缺天朝貢禮，奪取南處，此上欺皇帝，下慢朝廷，是何理歟？」巡軍曰：「我等皆小卒，安知大事？不受令。」遂飛報鎮守朝信此事。鎮守朝信差人入朝拜稟。賢王聽知，召羣臣商議。或論差人拜受迎接帝敕，或論潛之不受，紛紜未定。王勃然曰：「是西定王詐言，非皇帝敕命。迎，我不迎；受，我不受。」乃差人傳與鎮守朝信如此如此。朝信奉命，擇舌辨之人，就大靈江與北使對語。問北使所入何爲？北使曰：「皇帝差我等入問南主何故占取廣南、順化二處兵民租税，累年缺朝貢上國之禮？速速差將貢物就帝庭奉納，必免重責。若拒命者，大兵所至，悔之何及？」我差人答曰：「是國家朝廷大事，我等是軍人，豈知國家之事？若有天子敕命，汝等宜親詣南朝王庭，一任稟説，何故以皇帝敕命，輕報小卒？吾料

汝等的是狂人，非使人也。況此勑定非聖上之命，必在汝等邊將之詐言，是呆漢之輩，非朝廷使命也。況金銀貢禮，上國之所不貴也，如何來索我主金銀貢禮？且我主視金銀如糞土，惟貴用賢才，寵任智略；或軍需之物，則天威大礮雄象龍艭布滿天下，汝鄭王及朝臣等意若欲之，我主必將待之，孚爾等之望也。」北使聽言大怒曰：「汝等君臣欺慢天子太甚。」遂與巡軍交相詬駡，咆哮之聲，片時乃止。

北使遂返回北界，稟與西定王。西定王聞言大怒，遂召朝臣議論，發兵南征，以消此恨。於是廷臣當郡、恒郡、顥郡、壯郡及諸將等皆拜稟曰：「臣等願大兵南征，破城擒將，獻納王庭，以免南人誇唇鼓舌，欺慢朝廷，視如無物。如有不獲，誓不回軍。」西定王聞言大喜，遂議發傾國之兵，擇有才之將，率衆南征。於是吏部尚書左都督通郡諫曰：「望王上息雷霆之怒，仔細詳推。夫舉兵動衆，先知天運，後察地形。明理數，辨陰陽，審人心，量輕重，識彼我之强弱，觀時勢之可爲，乃發兵也。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不知彼，百戰必百敗。況茲南鎮兵精糧足，高壘深溝，雄象有塞野滿山，戰船有盈江溢海，君臣同心協力，將士上睦下和。我軍雖多，似乎烏合之衆，久無訓練，號令不明。況四鎮羣凶，蜂屯蟻聚，未能掃滅。若王上奮一時之怒，興傾國之兵，遠圖南伐，則四方乘虛突起，劫奪中都，是謂『內閲於牆，外禦其侮。』古云：『未獲彼衆，先喪我師。』悔之何及？如王上意欲舉兵南伐〔二六〕，莫如先撫慰四鎮，以安其心，後結買鄰邦，以樂其助。差舌辨之人齎金銀往烏蘭、花郎、日本諸國，説以和親頤愛。請烏蘭教以火碑善射之法，日本教以飛鎗舞劍之才，花郎教以水攻急戰之制，如此則國內將士英雄，水步三軍精鋭，屯糧積草，選將練兵，方可發兵動衆，平伐南方。是愚臣之所淺論也，望王上明鑑擇之。」西定王聽通郡諫言，從之，乃罷南征之事。遂令人詣四鎮〔二七〕，頒許寶物，安慰衆心。再擇朝内舌辨之人，

能言快語之士，諳曉諸國聲音，領齎金銀寶物，往烏蘭、花郎、日本諸國進納，請以和親，乞差人教練兵法。再傳天下，搬運糧草，開港培路，以圖進發。

話分兩頭，再説是年七月，南主賢王忽生痛足，脚脛不平，良醫調治莫痊。自此行步艱難，罷乘象馬，心甚忿之。令傳諸將練習軍機，再圖恢復。自是朝臣諸士，始覺前年異氣之事，已應於茲，是天機之玄妙也。至八月期，處處牧童相會成羣，分爲兩界，各自鬥争〔一八〕。斵木爲劍戟之形，粘紙作旌旗之狀，以土丸爲彈，口作發銃聲，取蕉柂爲舟，乘爲水戰。常常自旦至夕，對敵喧譁。這牧童遊戲，料亦天心之所使也。時人有詩吟曰：

否泰循環豈偶然，算來如此亦由天。國家將士猶安枕，田野兒童已鬥鞭。
謾説趙疆雲捲白，休言燕境雪鋪玄。總知匡輔才攄贊，保守邦圖億萬年。

【校勘記】

〔一〕「怨恨」，底本作「怨望」，據乙本改。

〔二〕「遂不報信與督戰昭武知會」，底本無「與督戰」三字，據甲乙本補。

〔三〕「兵者國家大事」，底本作「今者國家大事」，據乙本改。

〔四〕「待令」，底本作「待令」，據甲乙本改。

〔五〕「晃郡」，底本作「冕郡」，據甲乙本改，後文逕改。

〔六〕「耀輩」，底本作「耀郡」，據甲乙本改。
〔七〕「西旋而至」，底本「至」前有「去」字，據甲乙本删。
〔八〕「望布政南界回去」，底本無「回」字，據甲乙本補。
〔九〕「軍中捉斬」，「軍中」底本作「軍人」，據甲乙本改。
〔一〇〕「報曰」，底本無，據文意增補。
〔一一〕「英雄豪傑之志」，「志」底本作「心」，據甲乙本改。
〔一二〕「而是」，諸本作「但是」，依文意改。
〔一三〕「護迎」，底本作「護遞」，據甲乙本改。
〔一四〕「停待多時」，底本無「多」字，據甲本補。
〔一五〕「列在芙蓝平林」，底本無「平林」兩字，據甲乙本補。
〔一六〕「聰明雄勇，智略過人」，底本作「聰明勇略，智勇過人」，據甲乙本改。
〔一七〕「閫以外將軍制之」，「將軍」底本誤作「寡人」，據甲乙本改。
〔一八〕「恰似」，底本作「恰依」，據甲乙本改。
〔一九〕「出壘」，底本作「壘出」，據甲乙本調整。
〔二〇〕「輕徭」，底本作「輕役」，據甲乙本改。
〔二一〕「陰雲」，底本作「雲陰」，據甲乙本調整。
〔二二〕「推石解磚」，「推」底本作「椎」，據甲乙本改。
〔二三〕「梁帝談僧那得越」，「談」底本作「該」，據甲乙本改。



〔二四〕「晚見」，底本作「晚知」，據甲乙本改。

〔二五〕「鎮守廣平水營」，底本無「鎮平」兩字，據文意補。

〔二六〕「舉兵」，底本作「兵舉」，據甲乙本調整。

〔二七〕「遂令人詣四鎮」，「詣」底本訛作「旨」，據甲本改。

〔二八〕「各自門爭」，底本「門」前有「戰」字，據甲本删。



卷之七

吏部尚書該簿兼副斷事阮榜中承撰

却說景治壬子十年二月，賢王閑暇，令召賀郎社男女，就卷蓬閣前，作黨遊局爲樂，鬥人棋、距毬子、戲鞦韆，可謂勝會。於是官僚、百姓、男女老幼携子抱姪，同來玩看，無可勝計。賢王罷蕩遊之藝，令傳內步外水分爲左右，內步立在右邊，外水立在左邊(一)，每邊一船，執於繩頭，聞鼓聲三響，兩邊展力曳繩，若某船勝者，賞錢五貫。自是各皆奮力而曳，不分勝負。忽起爭鬥，皆棄繩相抱交跌二十餘人。王見之，深樂大笑，乃傳罷曳繩，許相交，跌五六十人。是時，內步黃劍船名登劍爲第一，無人敢敵。王遂賞錢十貫，絹税一疋，以表其名。自是各處牧童，皆合成羣曳繩交跌，及跌木馬刀劍，造作旗幟，分羣排兵列陣相攻爲戲，驗知是天運也。

至四月初一日，有日蝕，巳時至未時始復圓。又十六日有月蝕，食盡月體，其色半紅半黑，自戌至丑始光明。

至五月十二日，布政營鎮守朝信前有差細作人探聽北界消息，返回呈報鎮守朝信曰：「小卒承差

往中都，聽知西定王恨前年我軍罵使之事，大怒，欲發兵南征。文臣通郡獻謀，遂差人往烏蘭、日本諸國和親，請兵教習戰法。已詣中都，常常練習。於三月已差搬運糧草，屯在梂營一處，在布政北河扶路殿一處。又掘開淪港，以通水道。再差軍就金靈上社岣嶗山[二]，斬浮木並沙竹，堆積如山，在安排、土堤二社防作浮橋，以渡彼軍過大靈江。令點兵十八萬，皇帝親征，西定王爲元帥步軍，少保富郡爲元帥水軍，傾國之兵，指侵南界。」鎮守朝信聽報，遂傳本營將士，修整軍需象馬，以防拒敵，飛報各營覺知。再差人入朝拜稟北朝，準備如此。賢王聞稟，乃拂袖笑曰：「西定匹夫，不想前年之敗，玆敢觸使天子，誇言興兵，再擾境哉！」説罷，令傳文武朝臣商議。王曰：「今西定小輩將挾天子興兵侵界，諸將等合同公論，擇何將爲元帥之權？統兵拒敵，以擒鄭氏，殄彼中都鼠輩。」於是掌營燕武及諸將等稟曰：「夫征伐是國家大事，如元帥之權，須擇有全才之人，恩威並著，一則諸將傾心，一則三軍愛慕，非親人莫可委任也。臣觀次公子協德雖是少年，但才德兼全，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邦之略，人人欽敬，個個愛親，必當委以重職，可破北軍。」王聞稟大喜，遂令次公子協德爲元帥，衛尉富領、記録春臺爲參謀，將臣吏明進、文景、文榮、文學、武略强等隨行，密差調遣。再令駙馬掌奇德兼爲左右先鋒，擇日領兵，發行拒敵，我後提大兵接應。再差將臣吏該合長禄子就來格庫，該合文江子就安宅、長育二庫，搬運押作糧草，照發三軍，如漢蕭何事。於是，公子協德等望拜受命出朝，同諸將擇七月二十二日發兵。但見：

兵威凜凜，鋭氣煌煌，劍戟似屯雲集霧，旗幟如凍雪凝霜。象馬有漫山遍野。戰船有溢海洋江。人人雄壯，個個威强。驗是奠安南界，勦盡北方。

不日兵至廣平石舍新勝府，分兵列寨屯紮。次日，元帥協德升帳，遂請節制昭武，鎮守美勝、純德，

參將才禮各道諸將等公同會議。元帥協德乃起身拱手：「小生才疏學淺，寡智少謀，蒙聖上濫委重權，竊恐不堪所任，盡賴諸公同心協力，去暴匡王。茲因鄭氏率兵侵界，諸公宜早陳謀定策，勦滅敵衆，俾成平定之功，顯南邦之豪傑，是小生肺腑之言，望諸公勿可有隱。」於是節制昭武同諸將等皆起拜曰：「臣等荷聖德之包容，苟有寸善薄能，當盡犬馬之力，以報聖上之恩，安敢有深隱乎？但卑等竊聞鄭王今日身提傾國之兵而來，賊勢浩大，非前日富、當之輩可比。而元帥既親受聖上廟算，提兵來與某等協力，防有禦敵，未知元帥主意攻守如何？卑等難詳料量，願元帥詳審，早發號令指示，庶卑等各有所據，遵令而行，免其有誤。」元帥協德聽罷，再謙言曰：「小生雖是元帥，年屬少齡，未曾歷其戰陣。公等久在兵革，賊情虛實稔知；況年齡又是老成，料敵設奇，必在小生之右，公等可展盡底蘊，小生從中斟酌，庶濟國家大事，幸勿固辭。」諸將曰：「不敢！不敢！乞明公早施號令，卑等承據奉行，以明軍法。」於是元帥遂下令調遣，令節制昭武領兵列在葛壘，並守長沙海岸；廣平鎮守美勝率兵保守正壘，自溪巨下至晦壯社；舊營鎮守純德領兵守杶綱壘；先鋒將掌奇德兼、進德，該隊弘信、參謀春臺率兵守鎮寧城；該奇順忠領兵守每耐橋、每禿臺；參將才禮率戰船在桿內列於兩傍，守日麗海門。又差人傳布政營鎮守朝信速差軍衛本洲民男女老幼，調入壘内，勿許遺漏民夫；後率兵入守洞回壘嶢巘山處。各自分兵謹守，聽令而行，勿可懈怠，若違令者，軍法難容。諸將受命出帳，皆暗稱曰：「號令嚴明，法制整肅，真將才也。」各自提兵，據所差謹守整飭兵需，以防攻擊。

再說北朝西定王自恨南朝凌罵使者之事，修整兵馬，差都督豪鑾爲先鋒，自爲元帥，皇帝御駕爲接應，又令少保富郡爲水師元帥，各領水步兵十萬，號十八萬，擇六月二十八日發兵，望南界並進。但見：

天子鑾輦，出移玉殿。虎賁卒前呼後擁，拂開虎豹之旗；龍驤軍左翼右扶，盡展龍蛇之幟。鼓角聲傳天地，鉦鼙響徹山河。劍戟凝霜，象馬遍野，滾滾凌波跨海，森森雨集雲屯。正是：皇帝行兵，甚於整肅。

七月中旬，兵至北河布政，列屯下寨。至八月中旬，西定王下令發兵過大靈江南界，先鋒兵列在東高社，正兵屯在清河江畔。於是細作人回報鎮守朝信。朝信聽報，一面急差該隊弘禄領兵就山頭並海口，尋本洲民男女老幼，護衛調入壘內，免被賊兵擾害。一面再差人入朝拜稟，又呈元帥曉知。時鎮守朝信分兵謹守城池，以防禦敵。至九月初三日，西定王聽皇帝率兵過江，直至布政營壘，兩軍列寨相對。是時，南將鎮守朝信分兵拒敵，大戰一陣，但寡不能敵衆，乃提兵退入正壘洞回山屯兵。北軍乘勢，先鋒將豪蠻直進屯兵正始社，至山頭，差軍築壘開濠列寨。西定王入布政營屯紮，自海岸連富舍、鎮寧等社，分兵謹守各要路，縱軍尋捉良民，掠取財物。如捉獲南河人，或男女老幼，皆取太平箕劄中心爲孔，置在頸上，許軍旋轉。於是人民之頸流血滿地，號哭之聲震動遠近，拷問財物，甚於慘酷〔三〕。再差各道軍築壘培城，自山至海，以爲長久之策。令傳水軍元帥富郡領長舵船並戰船八百餘隻，列大靈江，以防進入攻長沙渚。自日麗海門棄船差軍上岸，攻其背後。又差參督勝郡領戰船三十隻，列在日麗海門廟處，以接步兵。又令駙馬香郡築鏡臺在鎮寧、鹹墟處，置大砲射斷每耐橋，以塞南軍往返。於是南朝元帥協德探知此事，遂分兵謹守城池，再差參將才禮領水軍築鏡臺在鎮寧城西內，每耐橋置大砲對射。自是南北軍並爲固守之勢。

且說元帥協德自奉命率兵平伐，已經兩個月餘，於帳中寢房，晝夜用男人侍衛，無有侍女。其本處

該隊弼義有一女子，顏色嬌娥，形容美麗。探知此事，乃令人將女子進入帳中，以侍巾櫛。協德看見，勃然大怒曰：「我素欲削平寇亂，以顯英雄，汝何將女色以釣我乎？我本此心，理當決剖汝腹以警別人，但憐其饑餒，欲活其身，以致如此。」說罷，許錢十貫，逐出那女子於外，驅之遠去。其女子驚怖慚愧逃回，弼義不勝恐懼。人見之並皆稱羨。

再説是年九月初五日，南朝賢王御於正殿，召集羣臣會議北寇之事。布政營差人拜稟，謂：北朝皇帝及西定王提兵十八萬侵界，屯在布政營，縱軍擄掠如此。於是王遂問朝臣文武曰：「今西定擁大兵十八萬侵入擾邊，兹彼衆我寡，卿等用何計禦之？」内左該奇明禮稟曰：「彼兵雖衆，然烏黨雀羣，我兵雖寡，皆精鋭雄壯，一人可當十。況於我界深溝高壘，國富糧充，何患彼兵之衆乎？古云：『一人據險，千夫莫當。』況兵法云：『攻城是兵之災』今鄭氏於秋冬節發兵，入於我界，但我溪巨處是其大毒，如有風雨潦水，内高而外低，毒氣必流於彼衆，或飲食，中毒必死，則我無費箭隻彈子之力，而得全勝也，是鄭家不識天時，不知地勢。今我兵宜謹守，勿許與彼交鋒，待數月之後，則彼兵絶糧。若絶糧，彼兵必自走矣，我兵乘勢追之，一鼓而成大功也。」諸將皆應聲曰：「此計最善，望聖上傳下兵場，各道依此而行。」王聽罷沉吟半晌曰：「此計最善，但嫌我軍之心，自知其寡耳，聞彼兵甚衆，則其心未免驚怖。」於是守簿東朝稟曰：「北朝之兵號十八萬，來犯我境，臣料中都之兵自十萬以下，不得過多。況四鎮之兵皆叛，兹西定統兵入寇，倣自九萬以下，七萬以上，其精兵留守中都不過二萬，與加補鄉兵，亦不過一萬，保守而已，安敢棄國内空虛而入我境乎？至如謂十八萬，恐其誑説，必無的數矣。臣有一計，以虛破虛之法也。」王聽稟，大喜，問曰：「計將安出？卿早陳之。」守簿東朝稟曰：「我兵數已獲十六萬，臣請再

增選鄉兵十萬，共二十六萬，可禦北軍，有何虞哉？」王聽罷，中心疑惑，默然不語。守簿東朝覺知聖意，遂趨於王傍細稟曰：「兩國相爭，必有細作，如十六萬兵，是臣詐語。乞聖德揚言，付臣選增兵十萬，號兵數二十六萬，王上統兵二十萬行征，差六萬守各長沙海門，再傳寫示該奇、該隊、隊長等職，受示領兵，勦除北寇。揚言如此，以誑北軍，則彼等聞之，驚心喪膽，無攻擊而自潰矣。是臣愚言，望聖德明量。」王聽罷大喜，撫席笑曰：「此計甚妙，可宜速行。」守簿東朝望拜受命，王遂罷。至後日，王早御卷蓬閣，羣臣朝賀。王遂令傳守簿東朝差將臣吏就順化、廣南二處各府縣民，增選立雄兵十萬，足數兵二十六萬，及寫示該奇、該隊、隊長率兵拒敵，若怠慢違令，國法難容。守簿東朝望拜受命。遂差將臣吏選兵二處，及白紙五百張，寫一「示」字，再傳內隊長並各船，至初九日，就卷蓬閣應候，受示聽令，率兵拒敵。早至初九日，王御卷蓬閣，守簿東朝遂傳各員受示。於是諸將滿庭前受示畢，各自望拜出朝，整飭軍需，以圖征進。王又令傳諸將整點兵馬水步三軍，擇本月二十三日發兵。再差雄兵六萬守各海門，並長沙渚。諸將等奉命回營，各自整飭器械、象馬、船隻、藥彈，聽候進發。

時北寇細作人聽知此事，潛夜回布政稟報西定王曰：「南主發大兵二十萬來拒我師，存差雄兵六萬，伏在各海門並長沙渚，以防襲我水師登岸，及設官如此如此。」西定王聞知大驚，遂令傳諸將等，玆南兵倍於我師甚衆，宜關防謹慎，勿許疏虞，反中其計。再傳水軍元帥富郡，倘率水兵攻戰長沙海門各處要路，宜預備探看詳細，勿許我軍登岸，被他掩襲。於是富郡奉命屯住水軍在靈江，不敢輕發。時人有詩贊守簿東朝曰：

北兵十萬奮雄威，指日南陬路載馳。道濟量沙軍勢壯，虞公增灶敵心疑。

彼兵會見垂堂急，我國何憂累卵危。天爲吾朝宗社慮，致令守簿識神機。

却説南主賢王擇本月二十三日祭旗纛發兵，令該奇權信領三水奇並右柄隊戰船，屯守思客海門。該隊信美率後水隊戰船守埂海門。該隊美才率後水奇戰船屯守從津海門。五縣鄉官率鄉兵列禦長沙海渚、各海門。至二十五日御駕統水步大兵進發。但見：

鑾輿赫赫，龍旗豹幟森嚴；傘蓋煌煌，銀鎧金盔燦爛。劍戟光星斗，舟艦映山川。水步似雲屯霧集，象馬皆塞野滿山。軍勢甚其雄壯，號令甚是森嚴。一奮貔貅驅北地，萬年鳳趾壯南天。

是日水軍直至海涸沙堆處，忽西南方大風起來，飛沙走石，波浪兼天，戰船皆乘風而進。有漁藝船一隻，先送至先鋒軍中。先鋒兵捉獲，問曰：「爾何處船人？敢有唐突如此。」漁人答曰：「臣是義安人，但家中貧乏，從漁藝生業，不意爲大風吹斷船錠，以至漂船在此，豈敢觸犯，望其恕罪。」軍人來稟於王，王曰：「此北寇鄭氏來納首也。」遂命斬首梟示，以爲大勝之兆，令軍大喊，驅船直進。不日兵至舊營全勝府屯紮，分兵列寨，甚是威嚴。王令東宮世子福美侯率中水營並三水隊戰船，列在安越海門謹守。又差該奇太山率五翼奇，該奇順忠率前内步奇，並附水各船，接守鎮寧城。各自整飭兵機，以圖征進。

再説北朝西定王自率兵屯在布政，無有戰陣，差軍掘屈曲之坑，開蛇行之塹，深五六尺。自彼營直至鎮寧壘面，如軍往返，行於坑下，以避矢石之傷，爲長久相持之計。至十月中旬，北朝上道兵參督文祿常差軍巡探洞回壘，往返密䀏山，爲窺覘之勢。是時布政鎮守朝信坐於壘内，看見北軍出入如此，乃召集本營諸將議曰：「文祿小輩，敢差軍遙望我耶？我決出兵拿捉，斬首示威，以消其恨。」忽裨將本處該隊雲長應曰：「殺雞焉牛刀？量文祿是一小卒，非大將之敵也。卑願領一枝兵，屯於密䀏山上，潛

兵藏伏，若文禄兵至，一鼓可擒，不足憂也。若如不守，倘彼占獲那山，且那山近於壘面，如彼居上山，窺望壘內，細末皆詳，則彼知其多寡。倘彼倍兵越入，我何計禦之？卑願盡駑駘之力，以死報恩，何勞主將出征？」該隊弘芳聽言，阻曰：「不可不可！今密結是孤山之處，四方平坦，無有樹木，非伏兵之地，須依山傍水，隱迹潛蹤，使彼不聞其聲，無見其煙火，是謂藏於九地之下，而伸於九天之上，方見獲也。茲雲長欲率兵屯於山上，彼軍望見，識其寡兵，是繫羊而招虎也。但恐其計不成，反滅自己之威風，長他人之志氣。倘欲伏兵之計，莫如屯在壘面深林處，分兵埋伏以待。或彼有兵來，首動則尾應，尾動則首應，可獲前功，何故挈身而居於圈內乎？」雲長聽言，大厲聲曰：「我生平是將種之子孫，曉知兵法，六韜三略，布陣排兵，上則通天文，下亦達地理，如西定大兵所至，我何懼哉！況文禄是匹夫小輩，少智無謀，我必擒之，以表英雄豪傑。豈如汝等爲婦人之態，畏死貪生，何時獲揚名於後世矣？」鎮守朝信聽二將相爭，遂解曰：「且攻戰國家大事，須可審熟，勿其爭競，致失和氣，是非人臣之道也。」遂令該隊雲長領兵去守密結山。雲長得令，乃率兵就密結山上屯紮，分兵守禦，差人斬伐木樹，立於四方山頂爲壘。日則布旌旗，夜則明煙火，以爲聲勢，制禦賊兵。數日間，該隊弘芳看見，乃呈鎮守朝信曰：「雲長是無學之人，不通兵法，不達地形，恃勇無謀，早晚不免爲他所困，誤其大事。卑願領一軍，出於壘內埋伏，以防救應。」鎮守朝信從之。於是該隊弘芳乃引本部兵潛出壘外埋伏。時北將文禄探知雲長率兵據密結山爲邀兵之勢，大怒曰：「雲長狂夫，不知兵法，不曉陣圖，率兵獨守孤山，我必擒矣！」遂令署衛敏忠、該隊雲楊領二百兵，今夜二更，人則含枚，旗皆卷葉，從暗地潛至密結山絕其煙火，分兵四面圍住。突上山頭，起火急攻，生擒雲長調納，勿許殺戮。若疏虞棄其走脱，當受軍憲。我亦提大兵接應。」敏忠等受

計而行。是夜二更，北兵敏忠、雲楊率二百軍乘黑夜潛至密䏩山，依計圍住，鐵桶相似，水泄不通。敏忠出令，諸軍突至山頭，一齊點燭喊殺而入。時南將該隊雲長坐於寨内，看見山頭四方火起，喊殺連天，知北軍圍困，大驚，急驅兵大戰。於是衆軍出其不意，心驚逃竄，抛棄器械，難於禁止，一隊之兵，折其太半。雲長奮力拒戰，斬得十餘人，身體困倦，難於强鬥。又聞北軍人人皆呼曰：「要生擒雲長解納，獻功受賞，勿可殺犯。」雲長聽之大驚，遂仰面望天嘆曰：「臣事阮主，欲盡臣節，以顯英雄，以彰功名於萬世，豈期天命如此，生何益哉？」遂拔劍欲自刎。心腹人奪劍阻曰：「將軍食君厚禄，當報國恩，今事苟至此，是亦兵家之常，速尋生路逃回，再圖別計，何故爲枉死之事乎？」雲長聽言，遂脱錦袍戰笠，易取軍人衣帽而服，假爲軍人而走，隱入石岩。於是北軍個個各自争尋不見。

再説是夜南將該隊弘芳伏在壘前深林處，看見密䏩山頭火起，及聞人聲喊殺，知北軍已襲破雲長於山上，遂速引兵來救，直至山下，催兵大戰。北軍看見救兵突至，未知多少，披靡下山急走。見雲長坐於石傍，服軍人衣帽，北軍謂是軍人，乃割取鼻頭而走。弘芳驅兵追趕，一望之地，忽見文禄大兵接應。弘芳見彼兵甚衆，乃撤兵救雲長返回壘内，來見鎮守朝信。鎮守朝信大怒，責雲長曰：「汝於軍前誇唇鼓舌，罵辱官僚，兹折兵受辱如此，有何言哉！」雲長俯首叫曰：「敗兵之將，復敢何言！罪惟有死而已，敢有悔乎？」鎮守朝信曰：「汝首權寄頸上，待稟聖德曉知。」遂差人入朝拜稟雲長敗兵如此。賢王聽稟片時，乃謂朝臣曰：「雲長之罪，法不可容。但雲長往年於義安處先應義爲臣，勞苦征戰五六年餘，累多功績，其人頗有勇略，如議論争取密䏩山，甚是有理，因恃勇而無謀，欲顯英雄，以致如此，合推前功以贖後罪，恕之可也。」王遂令赦雲長，仍該隊職，常年給禄，錢一百貫，以養終年，許回福綏養病。諸將

聽之，稱贊不已，謂聖上審察臣下之功，是仁慈之君也。時人有詩吟曰：

巍巍聖德創南天，撫莅羣方億萬年。仁若舜堯施遠近，德同湯武播鄰藩。
推功贖過恩孚下，考古徵今智冠前。歷代明君皆此道，廷森星共祝嵩喧。

時北將文禄破雲長得勝有功，差人拜稟西定，自誇爲先征大勝之事。西定聞稟，喜不自勝，與朝廷倍加褒譽，乃齎敕封爲都督同知，及放金銀賞賜甚厚。自是南北兩軍，皆固守城壘，未嘗出戰。至十一月二十日，北軍差人就鎮寧城外大叫，請南將出城聽説一言。於是掌奇進德、駙馬德兼聽知叫聲，差人飛報節制昭武，與馳報元帥如此。元帥協德遂差人傳與節制昭武擇一舌辨人，通今博古者出城，與彼對話，免彼謂我無人。於是節制昭武會諸將在葛壘議定，乃令該合秀明、隊長美舍、差都瓊出鎮寧城外，與北使對答。再傳該隊文甲開城門許秀明出，文甲帥兵伏在城内，倘或敵人有不測之意，急率兵出城救援，以免疏虞。秀明等奉令，於二十三日辰時，三人飭整絳帽，緩緩携手步出於壘外。見北使文臣一人，武將二人，先已立於彼壘以待。南北二使相見施禮畢，各坐一處相近。北使問曰：「南使出城何事？」秀明答曰：「有請必來，免其失信。且北邊諸官入南界，五六月餘，我等阻其國事，未得一番出接，因於曩日聞有報請，特來相接。子等此來，有何公幹？願聞其詳。」北使曰：「原往年皇帝特差使命入問南主國内前程之事，使至清河，南主縱小軍恥辱凌駡皇帝命使，再驅逐使回，是南主上不尊天子，下輕慢朝廷，以致皇帝震天威之怒，遂御駕親征，統十八萬雄師入南界，重責此事。我等報曉，有何言哉！」秀明聽言大笑答曰：「諸子之言差矣！吾有一言願諸子静聽。於前年北使至清河巡，理當傳有皇帝敕命，就於南主，待我主迎接，始説由情。何故以天子敕命先説與小卒乎？自古知者使於諸國，言行中節，應

對維時，不辱君命，是使者之謹慎如此。上年緣何北使以天子令報與巡軍小卒，是北使已昧於進退也。致我巡軍，以其狂夫假令，一時奮起匹夫之怒，兩相混罵，不有擇迅即馳報。及後鎮將聞之，以事啓稟王庭。王令差人接使，使已返回遠矣。以使人奉命，有此率略，倘後有差使，此人奚可再用？況皇帝體天地之量，包含世界，安有聽便嬖之説，遽忘勳舊子孫之臣？且今皇帝御駕親征，率朝廷天下，入在南界，豈非怨僭以罰忠，捨近而謀遠哉？倘或雄兵百萬，亦可制也，何況十八萬兵乎？我國諒無憂矣。昔漢韓信有戰書云：『賊臨城下，無貴無賤，無賢無愚，並皆斬首。』今兵至此，不知皇帝，不識鄭王，欲戰則戰，欲回則回，任隨其意，不必再言。」北使聞之大怒曰：「前年南兵已恥辱毀罵天子使命，兹再發言，不知天子是誰，不曉黎帝鄭王，是何言也！是子等南主恃兵强國富，輕脅帝命，謾侮王言，甚非人臣之道也。」秀明聽言大笑，答曰：「子等之言，似乎不責己而責人也，夫脅凌天子，輕侮朝廷者，是鄭家父子也，今反以此等項罪戾痛責我王(四)，可無愧乎！兹我阮主及鄭王皆有匡扶黎室之功，滅莫去胡之力，但我阮主昭勳靖王尊扶元和皇帝，一統江山，恭守臣道。自此以來，遵承皇帝正朔，不敢妄自尊大，四海皆聞。如彼鄭氏康、哲王，有滅莫之小功，而殺君之大罪，鴆毒正治、弘定二帝，自立永壽、萬慶數君，再詐稱天朝上位金印加封鄭氏爲王，其父子皆妄自尊大，僞稱太上主清都王、今上主西定王，天朝敕封於何日？我南主不知。彼鄭氏已挾天子令諸侯，再發謂我主上脅皇帝，下慢朝廷，此言可乎？況古者自漢、唐、趙宋至丁、黎、李、陳，曾聞稱太上皇、今上皇帝，有如太上主、今上主？但我耳不聞，我目不睹。以阮主鄭主較之，誰忠臣哉？誰姦臣哉？乞子等賜言，以明正理。」於是北使俯面無言回答。秀明又曰：「夫治亂在乎天數，治者民康物阜，亂者天殃人災。兹彼鄭主已統兵至此，決戰則戰，不戰則回，何

故牽延耗費日月？自今約定何時，一番交戰，以決雌雄勝負之力，勿可猶豫。」北使聽之，不能回答，遂曰：「今日已暮，明日便知。」兩使手拱手相辭，各自返回本界。於是秀明入鎮寧城回葛壘拜呈元帥協德及諸將等，陳說對答如此如此。元帥協德聽之，大笑曰：「汝可謂張儀、蘇秦再生也，不辱君命，必當優賞！」遂取銀二十兩賞賜秀明。秀明拜謝而退。時節制昭武呈曰：「臣料西定若聞報此語，必推兵大戰，元帥明公令傳諸將各道，宜準備以待。」元帥協德曰：「然。」遂差人令傳水步各道，各自整備兵馬，以待攻擊。

再說北人返回，就西定王帳中稟説南人恥辱如此。西定大怒，咬牙駡曰：「量此小輩，欺吾太甚！吾當興兵滅之，誓不兩立！」言罷愈怒，令捉使人引就壘面斬之，謂其私行答語，以致辱於君命。遂令傳各道整點兵馬，直到鎮寧城面急戰，若先入城者，以爲首功，若怯退者，斬首示衆。諸將等奉令準備進兵。

於二十五日辰時，北兵直至鎮寧城下，喊聲大振，金鼓喧天。於是南北兩軍，推兵大戰，銃聲振動，南軍並據城頭大戰，北軍隱伏坑下急攻。兩軍相持，自辰至酉，不分勝負，各自鳴金回軍歇息。時南將元帥協德聞北兵已入鎮寧城，遂統大兵就渠村隣河，分兵屯紮，同諸將以圖攻擊。是夜，節制昭武坐在葛壘，望見北將勝郡率戰船三十餘隻，艤列在海岸，對泡瀶近鎮寧城，我水軍難於出入。乃差該隊堅禮、廷議、添榮引兵乘黑夜直至每錐壘沙臺置大砲，望勝郡水軍船橫肋急射。再令參將才禮率戰船於日麗海門射之，以分勝郡之勢，自然走矣。時勝郡兵中無備，大敗，死者甚多，棄船五六隻，餘者越回大靈江去了。至二十六日，西定王遂下令差選雄壯之兵，許飲急怒酒，突至鎮寧城，望壘勢低處躍入，決其死戰。於是北兵乘有酒力，攀城而上，其隱伏坑下者，亦發銃以助威。時南將掌奇進德、德兼二將差兵拒

敵，北軍躍入壘面，南兵持鎗刺出，死者甚衆，尸塞地坑。北軍取死尸堆上作梯而上，南兵盡力刺之，尸積如山。其刺者手倦，乃推大砲急射。北軍用麻繩纏取鋭口拽出，以土石并草菅各物塞滿銃心，不能發射。我軍用長鎗刺出，彼再刺入，混戰無窮。於是北軍再用長竿引火，放入，焚臺筊處，火燄熛天。南將該奇太山、參將才禮率兵運沙拈水救之，其火即滅。北軍再以破子擲入城内，但破子一母五子，隨火破之，聲聞如雷動，銅鐵之器破出，南軍死者甚衆，多帶重傷，難於藏避。時有北軍之人立於城外，叫謂南軍曰：「我爾皆是人類，安忍相害？但王者相争，以致我爾死於非命，如聽我言，係見破子飛入，遠者急走，近者臥下土面，自然無事。」我軍聞之，皆依此隱臥，方得免。并兩軍相鬥，直至更深，彼我皆疲倦，不能舉措。乃拽燈號收軍，各自罷戰，回寨歇息。時人有詩吟曰：

戰氣凌空映敵樓，水光瀲灩接天浮。奪龍夜鬥排龍爪，烈虎時争倒虎鬚。
望外迷回三百輩，談間活起數千夫。敵中怪得有人叫，驗是天心贊聖謨。

是夜西定王攻城不下，大怒，召諸將議曰：「鎮寧甚其險固，南兵雖寡而雄壯，我兵雖衆而疲勞。兹攻城數日，勝負未分，但我兵折傷甚衆，卿等有何高見，宜早陳之？」都督穎郡稟曰：「成敗在天，豈人所能逆料？況古者有讖言曰：『北壯金湯勢，南堅璧玉城。』以此推之，信不誣也。兵法云：『攻城是兵之災。』正行兵之大忌也，況兹隆冬之際，士卒不服水土，象馬不耐風寒，一則三軍疲弱，既無戰鬥之心，一則千里餽糧，更有饑餓之勢，不如撤兵返回本國，以圖他計。」西定聽言大怒曰：「汝是懦弱之徒，迂儒之論，愛其妻子，懷其家門，圖以寵利樂遊，而無盡心爲國雪恥報仇，特思安身而已，用之何益？」遂罷穎郡之權，貶爲庶人。於是太宰蘭郡稟曰：「穎郡之言有理，雖知天意，而未曉運機。未興兵征伐，

一舉一動，行止最難。兹王上統大兵至此，已經五六月餘，始攻擊數陣，勝負未分。古云：『已至寶山，莫歸空手。』臣觀前日所戰，未有弩力盡心，致賊不下。乞王上令旨傳諸將等同心破入鎮寧城面，掘倒城墻，我軍蟻附而入，彼難制也。欲其虎子，不入虎穴，安能得哉？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如此則一舉而成萬全之功也。」西定王聞之甚喜，撫掌大笑曰：「卿之所言，甚稱予意。」乃下令諸將各道等依此準備而行。

至二十七日大早，北將豪郡列銃在墟鹹臺，射斷每耐橋。南將該奇順忠在每秃臺，推軍對射。忽然南兵大柄彈射中北邊銃，串塞心中，北銃不能反射。於是南軍往返於每耐浮橋，自無憂矣。至辰時，北邊各道整飭戰具，再差三千兵準備鍘錨掘城之物，忽然砲響，北軍望鎮寧城突至，似旋風卷葉而來。南軍見之，皆分兵拒敵。於是兩軍大戰，銃弩齊發，亂下如雨。時北軍三千人掘城，皆飲急怒之酒，不顧生死，突至鎮寧臺�壘面，縱火焚盡尖藜荆棘，弩力掘鎮城，其城欲陷。時南將掌奇進德、德兼、參謀記録春臺分兵救應，見賊兵勢大，料敵不住，大驚，乃思曰：「賊兵猖獗如此，我兵難於制勝，莫如棄鎮寧城，引兵退回每耐據大壘，同各道兵拒戰，方可制也。」諸將等議論紛紜未定，或説亦可，或説不可，遂令人就元帥協德帳中呈説如此。元帥協德聽言大驚，差將臣吏文景就鎮寧城，傳與掌奇進德、德兼及諸將等如此如此。再差武略就葛壘報節制昭武曰：「鎮寧城被北軍掘城欲倒，掌奇進德、德兼差人飛報，乞棄鎮寧城，回軍據每耐。元帥公特傳節制官率兵急往救應鎮寧城，以免疏虞。」節制昭武聽言，謂曰：「武略急回拜呈元帥明公，我本分守葛壘，若如不濟，當受重罪。況鎮寧城是他人本分所守，皆食君之禄，當盡心報國之恩，我不往矣。」武略聽言返回。於是節制昭武密議，若武略回呈説如此，則元帥公提兵往鎮寧

救應，不如我先往矣，以免元帥勞心。遂令給郡替守葛壘，自率兵急往救鎮寧城。遂以板作大木牌，豎於路傍，内著「昭武已提兵往救，望元帥替守葛壘」等字，若元帥看見則回兵。

再説時文景就鎮寧城呈掌奇進德、德兼同諸將等曰：「元帥公致意與諸公等，既同享國家厚禄，須報聖上重恩，以盡人臣之道。況用兵者，進之則易，退之則難。兹諸軍欲退兵回每耐壘，或彼兵乘勢追之，此時我兵前有大河，後有追兵，則心慌膽裂，倘有孔明再生，難其制也。諸公且少歇片時，待元帥引兵替守，諸公便回，任隨其意。元帥但無苦留，諸公宜竭力固守待之，勿可造次。」於是掌奇進德、德兼聽傳大驚，謂文景曰：「差官急回，拜呈元帥公曉量，某等一時淺論，謀不及斷，望元帥准恕。況兹賊臨城下，一步難移，安敢退回大壘？某等皆決死戰，以守孤城池，望元帥公勿自親往。」文景辭回，拜元帥公，具述掌奇進德、德兼所言如此。元帥協德大喜，心中猶存疑慮。忽見武略報節制昭武不肯率兵救應，元帥協德大驚，遂傳令自統大兵往救鎮寧城。兵行方至半路，先鋒兵見路傍有大木牌，内書如此，差人回報元帥。於是元帥協德乃擇差心腹人率强壯兵就衛鎮寧城，惟留千里馬一匹，金鎗一株，置於坐側以待。將臣文崇見此，呈曰：「賊臨城下，勝負未分，而明公盡差護衛之兵遠去，或出倉卒，誰爲保駕？」元帥協德笑曰：「我衛得此，勝我十倍。倘如大勝成功者，是爲臣盡道報國，若疏虞者，我則駕此一馬，仗此一鎗，與彼決其死戰，盡力可獲數十人。若臨事者，我則爲此處靈神，以享血食萬古，我何懼哉？」説罷，睁目大怒。衆人聞知，皆畏服感嘆不已。時人有詩贊曰：

氣吐虹霓冠彼蒼，忠貞懷抱奮威揚。金戈已誓除凶醜，鐵馬深期踏擾攘。
料敵設奇人罕及，臨機應變計尤長。英雄奮發一時語，萬古聲名振遠方。

且說節制昭武引兵，黃昏直至鎮寧城臺筏處，見城將倒，潛思半晌，生得一計。乃急令人尋取柴草結爲庭燎，置於壘內兩傍，以火燃之，火光照耀，明同白日。時城中將士看見駭然，問曰：「賊兵逼城如此，其城將倒，節制公放火燃光，是何理也？」昭武笑曰：「彼無入城，我功最大，汝等勿憂。」人人聽罷，皆戰慄驚惶，莫知其意。於是北軍看見城中燃火，再聽得昭武接兵，疑有詭計埋伏，不敢近壘，退出遠遠之外。城内諸軍，見之大喜。節制昭武急差軍尋取各河泊民長舵船並小鈎船，削取其板，列竪於倒處兩傍，取白沙填塞。這竪板心中，及取粟籆貯沙培築，其壘完備如故，賊兵不能移轉。北兵看見，皆大驚曰：「乃天之助也，非人力所致，雖古郝昭守城，不過此矣。」遂差善射之人，揉上壘面，傾倒沙籆，潛坐於內，取銃射穿壘心。我軍不知所向，被害甚衆。時本處該隊播揚引至領兵三百餘人，巡哨壘內。或某處有不利者，同助力急攻。急至臺筏新培壘處，忽聽銃聲一發，中死者五六人。播揚手持大刀躍上壘面。賊人看見急走，被播揚兩手砍下，賊人帶頭連肩，分爲兩段。播揚乃持其首示諸壘外，大叫曰：「汝等鄭氏，我已斬其首矣，速速束手來降，免其無遺噍類。」敵人見之，大驚曰：「是古之雲長、翼德，非今時之將也。」遂縮首隱於壘下，不敢仰視。播陽呼兵急戰。

於是西定王車馬列在福地核擁營，推兵大戰，令人將糊紙鳶乘風放上，直至青天，飛入照於壘內。其糊紙鳶心中帶火藥落下，或臨家屋銃臺，火焰皆焚。於是城內火光遠近。該奇太山率兵滅火，其鳶火或落彼軍人，軍人以水灑之，自然火焚，即延燒滿身，南軍無可奈何。時賊兵有人在壘外大叫我軍，謂曰：「鳶火有獺膏引藥之物，若有落彼身者，以白沙撲之，自然無事，勿以水灑之，火即乘此焚死。」我軍依此而行，並無虞矣。

時節制昭武見賊兵據在壘下，彼我各自混戰，急鎗奪戟，搜髮劫刀，非其戰攻之法。乃生一計，差軍砍伐木板三百餘株，各長六尺闊三尺，以鐵尖藜釘於板下，譬如龍爪虎牙。用大木株長三十尺，竪在壘面，頭傾外，以羈繩纏之，懸於木株之上。如賊兵突入，據在城下混戰，令軍持繩放下，隨即拽上，株木頭每一放下，鉤得賊兵五六人，釘於板下。於是賊兵被鉤拽上，手足撐掉，號泣一時乃死。時北軍仰面看見，皆驚心閉目，各相謂曰：「南兵用行此法，甚其大毒，寧其速死，不寧受此刺痛。」乃各深隱於坑下，不敢近摩壘面，遠遠攻擊。兩軍相持，至三更，各自罷戰，回寨歇息。時人有詩贊曰：

胸藏韜略素平生，一計能摧百萬兵。只用尖藜驚倦鳥，不勞大劍斷長鯨。

莫云諸葛今難見，會看劉基古復生。一奮英雄匡佐策，塵埃掃盡國家亨。

再説是年月二十八日酉時，西定王見累日攻城不下，心中大怒，再差兵突就鎮寧城大戰，用破子急射。南兵軍水船警之，自是火彈皆不能用。南北兩軍，自皆鏖戰，兩邊燈燭，照耀天地，光同白日。大戰直至天明，不分勝負，各自罷戰回寨，分兵固守。時北軍苦於征戰，人人嗟怨，皆密語曰：「前前代扶黎室者惟昭勳、阮王爲首功，而阮主有一隅之地，未稱其功。玆我鄭主獨管四鎮，天下俱在掌握，猶貪得無厭，而率兵爭衡，致使我死於非命，亡其父母，棄其妻兒，是何理也？」説罷，皆厲聲大怒。自此北軍皆生含怨。

且説是日南朝賢王御全勝府，聽銃聲大震，如在耳邊。差人巡探各海門，並無音信，始知大戰於鎮寧城，中心憂慮。遂差將臣吏才智馳就元帥營中與節制昭武屯所，探問量力攻擊可否如何，早早返回拜稟。才智奉命，直至渠村，呈拜元帥協德，具道王令探知如此。再説鎮寧城昭武帳中相見，入帳坐定，才

智呈昭武曰：「王上致意與節制將軍知會，方今北軍勢大如此，征伐如何？量我力攻取勝負如何？節制公早決一言，便卑詳意，回朝拜稟聖德曉知。」昭武聽言，乃拂袖厲聲言曰：「北兵雖多，皆烏黨雀羣之衆，螻蟻蚯蚓之徒，從風而合，被雨而散，不足畏也。往歲於義安七八年餘，某已知鄭氏肺腑、北將膽肝，時我軍深居重地，如入無人之境。何況今日我國壕深壘固，將勇兵强，樂於戰鬥，勢必無虞。汝宜早回復稟，願聖上高枕安坐，不必憂慮。」才智聽昭武之言，心中猶豫未肯返回。節制昭武覺知其意，遂索紙筆寫立軍令狀曰：「臣願出力固守，決在必勝，勦滅賊徒，以報國恩，是人臣之大任。倘有疏虞，乞誅夷臣之三族，以正軍法。」寫畢，交與才智回朝拜稟。才智領取軍令狀出營，星夜返回全勝府。時節制昭武有男子豪良等四五人，面面相顧，惟有第三子阮成，但憑坐而觀，微微冷笑。於是豪良、忠勝向前呈昭武曰：「以辱子之見，敵勢浩大，我軍疲倦，況池城將陷如此，而嚴父立此軍令，倘有抵敵不住，三族必受其害，何以賴之？」節制昭武聽豪良之言，拍案大叫曰：「吾兒少智，未識軍機。古云：『兵者詭計也。』今彼我正當兩下相持，若我以不敵言之，則三軍膽落解散，不可復用，設有事勢不敵，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誰能尋我三族而誅夷者乎？汝當將静聽，勿可亂言。」豪良聽言，皆拜於地，服其高量。父子相同會議，論其謀計，以破北賊。復説才智不日回至全勝府，入朝拜稟，呈上節制軍令狀如此如此。賢王聽知大喜，綽髯謂諸將曰：「昭武自爲將行兵以來，陳謀皆應，定計無差，所攻必勝，所守必固，可比古之名將也。今昭武之言，我料必無憂矣。」君臣一時歡樂，談論彼我戰鬥之事。時人有詩贊昭武曰：

卓爾爲時一俊髦，神機妙算白雲高。情孚將士惟同樂，念重君親不憚勞。
世上麒麟應有自，目前螻蟻豈能逃。使無令狀當時立，安得三軍膽氣豪。

時南朝賢王與諸將談論兩軍攻擊之事，忽聞元帥協德差將臣吏文學回王庭拜稟，我軍大戰與北兵數日，固守如此如此，北軍不敢近壘。王聽稟大喜，挽衣笑曰：「西定之兵，敗在旦夕，我則統大兵長驅，直至中都，拿擒鄭氏，以表南越之英雄也。」遂傳文學回說與諸將曰：「我待諸將如手足，諸將事我如腹心，皆同心協力，以救生靈，功成之後，富貴共之，是謂君臣之道也。我不必盡言，諸將共詳之。」文學奉命返回鎮寧城，傳旨金言如此。諸將大喜，望拜奉命，皆有切齒恨鄭氏之心，於是各準備兵馬，以待攻擊。

再說北將太保豪蠻兵屯在正始社，於三十日遂引兵出壘，至榕把樹處，張青蓋八把，鼓角喧天，兵行甚其整肅，旗幟森嚴，表誇彼兵雄壯，以怯南軍，對南城正壘而立。時南將鎮守美勝屯在正壘，望見豪蠻誇兵如此，大怒，遂差都督麟郡令人推正臺大柄橫枕，望豪蠻急射。彈飛直貫榕把樹，落彈在豪蠻，大驚，急走回壘內。北軍失措，棄甲抛戈而走。鎮守美勝推軍擂鼓喊呐，揚威急射，大戰一陣，北軍死者五百餘人。於是豪蠻據壘爲固守之計，不敢正視。

再說北朝元帥水師太宰富國公率戰船屯於大靈江北岸，謀圖出洋，越入日麗海門奮戰。偶被風疾，臥在帳中，頭摇目眩，口禁心亂，飲食俱廢，手足不能轉動，良醫調治不痊，日則倍加沉重。西定王聞之大驚，密遣人衛回中都養病潛匿，不許衆軍知覺，恐動軍心。再差蘭郡管取水軍，以防戒務。

至十二月初二日，西定王見累日攻城不下，心中憂怒，無計可施。忽有清華貢士賢明有上策三條以進，西定看策曰：「夫用兵貴在神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是兵法之所以取勝也。今大兵既臨賊境，當一番大舉，踏平壕壘，一齊鏖戰，使敵兵勢弱，首尾不能相顧，方可取勝。」其中策曰：「變化莫若世態，

貪利莫如人心，其得厚利者，雖於君父，或有不顧。茲誠能不吝其金帛貨寶，密差謹慎人齎往順化諸縣，尋其豪長，結以厚恩，賜以金帛，諭以禍福，使彼見利忘義，離叛阮氏，輸忱與我。再潛就彼之兵場，流言彼此强弱順逆之理，使彼聞之寒心，係人心一摇，不待戰而自相破矣。」其下策曰：「古者攻之不克，則退而修德。而我兵自遠來下寨之後，常與敵兵交攻，不見取勝。寒暑推遷，經六七月，將無赴敵之心，士有思歸之志，苟使無敵交亦無心於戀戰。況今中都空虛，四鎮或乘時而竊發，關山遥遠，何能速回制禦？不如撤兵回國，守其根本，待天下稍平，人情安帖，徐議之耳。」西定王看策畢，遂召羣臣文武議論此策如何。太保豪鑾稟曰：「王上統大兵遠來南界，志在拔城陷陣，削平僭亂，今而用力已極，攻城不下，是勞而無功者也。況『攻城是兵之災』，兵法云：『急則獲利，緩則受害。』兵屯六七月餘，將士既不服水土，疾病頻作，而戰争者死亦甚衆，軍心嗟怨。臣料久居在此，大事終亦不成。且臣料四鎮常有反心，而中國又多人睥睨神器，莫如王上依貢賢之策，奏請皇帝車駕返回北河布政扶路殿，安歇以待。臣乞一軍，再與南兵大戰一陣。若勝者，王上率大兵接應，長驅直進；如不利者，則提兵返回北界，護駕再還中都，更圖他計，是萬全之策也。」西定王聽豪鑾之言，點頭曰：「卿言亦頗有理。」言訖，但心存疑慮。忽有中都王弟太保兼郡令心腹人飛報曰：「京都駙馬進郡萌心造反。」西定王聽報大驚，遂密令回兵。於是留豪郡領一萬軍屯於福地壘，以防斷後。西定王請皇帝御回扶路殿以待。

再説南將節制昭武會諸將議曰：「北兵與我夾攻鎮寧城，連戰四五日，見無移轉，自此以來，彼兵潛然不動，不知彼等再潛謀攻擊何處？諸公當且議之。」文職貢覺曰：「北兵狂徒，攻城則力屈，茲彼謀窮智盡，無計可施，卑料北之將士，已無戰心，不過旬日之間，必自回兵走矣，不敢正視我兵[五]，況再

敢攻擊於何處乎？」節制昭武乃令貢覺遁占一卦，賊兵攻守若何？貢覺占之曰：「卦中少有旺相，但遇空亡，決無再戰，主將已先走矣。或留餘兵，中旬少有再動。」節制昭武同諸將聽貢覺斷罷，大笑曰：「果如此言，吾必重賞。」時人有詩贊貢覺曰：

莫言無相才，宰相出塵埃。機關徵已往，籌算識將來。
掌運陰陽數，心從天地開。玄微人莫測，妙用可安排。

却說北朝西定王自引兵回永交社扶路殿營，心中但恨南主不臣之意。於初九日，再差就布政傳與豪鑾及諸將曰：「誰是生於南越，稱爲英雄，持鉦挂鼓，入攻南鎮。逡巡逗留，畏懼南主，無有盡心竭力，以致失此機會。當回京師，同與婦人衣服爲朋，不可服男子衣冠條帽，立於朝廷之上，稱爲宰相者矣。」豪鑾等聽之，大驚。至初十日酉時，會集諸將，差軍就鎮寧城弩力大戰。於是北軍隱於壘前坑下而急射。南將聞其銃聲，急列軍於城頭大戰，南北兩軍銃聲不絕，至亥時乃罷，各自收軍。至十一日，南將元帥協德見北兵常來陷壘，再三思之，忽生得一計。遂差該隊勝林調雄象六十餘隻，修整戰具威嚴，列於葛壘之内，分列圖次，出於東北門長沙海渚，緩緩而行，再入西南門，繼踵旋繞，自辰至午，象行未盡。再差水差隊取小船四隻，朝則棹出淪海門外，至暮返回日麗，以探賊情，爲虛虛實實之計。時北兵在隣江並同争看，看得癡呆，驚心喪膽，皆相語曰：「南鎮雄象甚多，何止五六千餘，雄强如此，誰敢當之？況南將妙謀，倘差雄象齊至我處，其象比同天力，長驅一射，則我北兵皆爲無尸之鬼。」再見小船棹遊海外，朝出而暮入，暮往而朝還，未知其意〔六〕。豪鑾心中甚疑憂慮，遂生一計，詐謂返回，誘南兵追趕之計，以擒南軍。乃差冕郡、貢郡、兼郡、唐郡領兵埋伏各險處，以防襲擊南軍。又差舌辨人就鎮寧城外，

叫南軍問其消息。於是北軍數人就於鎮寧城外，大叫南軍出壘談話。於是該奇朝榜令軍人上壘頭問曰：「爾等叫來談說，曾有的公幹否？將藥彈既盡，叫我乞乎？倘存藥彈，戰之則戰，不戰則回，有何叫爲？」北軍曰：「征戰國家大事，豈我等軍人敢自起釁哉？但南主許雄象出入長沙渚，及許軍棹小船海外，是欲將行何事？我等不知，故特來問訊，以詳意爾。」南軍謂曰：「此象頗從元帥尊公扶駕，少少未滿一分。初旬時常有雨泥滯象器，今日適值天晴，許象閑行一遍，暴以暑氣，俾其强壯，有何事哉！如小船出於海外，是小民常行生業，釣捕魚蝦，無有何理！汝等欲攻，宜率兵急攻，勿可盤詰。」北軍曰：「我等來問，既曉情由，今辭南鎮兄弟，我等回矣。」說罷辭回。時該奇朝榜呈與節制昭武，北軍報說如此，節制就元帥帳中詳說此事，元帥協德遂請諸將會議。議論之際，或謂差步兵追襲，陸路而破之；或論率戰船扼斷大靈江而捕捉；皆爭論紛紜未定。節制昭武曰：「事宜謹慎，未可太急。兵法云：『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務在遠圖，免中他計。」衛尉富領曰：「節制公誠是高論，況彼軍之言難詳虛實，若聽彼等無稽之言，未免中彼餌敵之計，誑我兵出於險處，縱兵掩襲，彼衆我寡，難與爭衡。又彼水軍屯於靈江，我船頗少，洋於海外，而無步軍接應，難其攻擊，是謂驅羊而鬥虎也。莫如按兵，差人探其虛實，發兵襲之，可獲全勝也。」元帥協德聽言，遂傳諸將分兵日夜謹守，防彼乘虛。

再說北兵豪蠻自定謀許人詐說與南軍辭回之事，心中以爲得計，分兵埋伏各險處，以待南兵追襲，便發伏兵擊之。數日間不見南兵消息，知計不成。至十三日，豪蠻傳令三軍等盡將大砲到鎮寧城，急一面亂射破子彈，一面推兵急攻，令許進不許退，若如退一步者〔七〕，梟首示衆。至中時北軍突入鎮寧城，旗插於坑面上，置大銃於坑下，射大破彈入於壘内。但大破彈每凡一母十子，破聲如巨雷，轉動天地。

於是南軍依前日望見破彈飛入，即臥下於土面，全然無事。兩軍大戰，勝於前日十倍。南軍倚城頭而大戰，北軍據坑下而急攻，彼我相持，未分勝負。北將豪鑾見攻城難克，無計可施，量力不能制也。且本兵並伏在坑下，屢被南兵射之不絕，不敢近來號召。至夜半初更，乃率心腹兵先逃回北河去了。衆軍不知，至四更坑內軍退出，探知主將已先走矣，遂棄旗幟器械銃彈，各自逃走，紛紜詈駡豪鑾不止，自相爭路踐踏，死者無數，號泣之聲，路途不絕。時南軍聽城外絕其銃聲，乃差人間道就探，始知北軍已逃去矣，即飛報元帥公曉知。元帥協德乃差各道諸將率兵出城追襲。諸將得令，急率兵開城門突出追之。至隸第山，北兵已渡靈江去了。忽見福寺處榕把樹排大字一句云：『五十年爲期。』墨水未乾，不知何意？遂取器械藥彈返回，不可勝數。內有捉獲餘兵鞠問，始知皇上與西定王先回，豪鑾後走之事。時各道諸將，同引兵回就元帥帳中，獻納取獲器械各物，及詳說北兵盡退，我兵大勝之事。元帥協德大喜，拜謝神靈，遂差明進回朝奏捷如此。元帥協德令設宴厚待諸將賀功，酒至數旬，談笑之間，元帥協德起身奉酒杯詣諸將坐前敬賀。因見北大旗竿多有彈穿透漏，如蜂房之狀，潸然下淚嘆曰：「物猶如此，況於人乎！」宴罷，遂傳令立壇致祭南軍將士臨陣被傷及北軍陣死之衆，俾妥幽魂。諸將聞之，皆稱爲仁德之將也。遂立一壇於鎮寧城內，以祭南軍；一壇於城外，以祭北軍，共用太牢禮物祭之。其祭南軍文曰：

痛惟陣前故没將士等：汝士志奮桑弧，威揚健武；常思努力以從戎，每決盡忠而報主。咆哮虎闞，欲吞噬其賊徒；踴躍鷹揚，奈短窮於天數。臨戰場死則威名，冒鋒鏑功垂不朽。念義情哀戚不勝，設壇祭科儀已具。汝等合隨請招，同其格赴，享酒饌會於哀筵，領金銀歸於冥路，解兹將士

千愁，著此恩情萬古。魄之爽當回附於妻兒，魂之靈可尋歸於鄉土；饗祭祀無窮，護子孫永補。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又祭北軍文曰：

惟爾等志篤奮桑弧，名欲垂竹帛，爲主不避刀鎗，努力親投矢石。緣汝主不審弱强，使爾衆冒於鋒鏑。或兵卒未有品名，或將士職稱侯伯，須臾火發崑崗，倉卒身歸窀穸。或泠汀喪没於沙場，或奔走陷亡於險厄，或被銃彈之傷，或帶刀鎗之迹，或不服水土病危，或遇陷穴坑命隮，或沉身江水飛魂，或餓死山林化魄。嗟爾生未成功，惜爾死而無益。兹奉承大德垂憐，爰具設禮儀法席。祭則享歆，請則感格。自兹萬惱共消除，以後千愁俱解釋。汝等當尋回故國，受兹骨肉之蒸嘗，認此本鄉，勿作關山之旅客。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祭畢，於是元帥協德心中哀悼不已，乃差人尋北軍尸首埋葬，以免暴露。尋即下令各道兵再修整城池，堅謹如故，遂引兵回石舍府屯紮。

再說將臣吏明進奉令回至全勝府，拜稟北兵逃回，我兵大勝始末，賢王聞稟，大喜，謂諸將曰：「我已料知西定走矣，我但恨捉不得西定問鄭氏弒君之罪，以泄黎皇九泉之恨，以光前代之名。」說罷大笑。於是文武諸將拜賀畢，王遂留才智齋金銀財帛，就元帥帳中重賞諸將，及犒勞三軍。再傳元帥協德待過後年二月，凱還朝謁。於是，王遂下令鑾駕還良福府。三軍得令，不勝雀躍，咸唱得勝之歌，奏凱還之樂。不日至良福府駐軍，以賞春節。時才智齋賞物就廣平石舍府，頒賞諸將及三軍。諸將望拜受賞畢，才智乃傳王令與元帥公來年二月率兵回朝拜謁。時各道諸將皆歸本鎮，各修整城池，百姓黎民，皆案堵

如故，但見花開吐蕊，陰伏陽生，已至初春矣。

陽德癸丑二年二月上旬，元帥協德奉命率兵回京。正是：

一發蕩清侵界寇，三軍俱唱凱歌還。

不日兵回良福府，入朝拜謁，王大喜，謂曰：「吾兒威揚北陲如此，鄭氏必已寒心，茲向後莫敢正視南朝，真阮家之才將也。古云：『龍種出龍兒，虎父生虎子。』信不誣矣。」遂取黃金百兩，白銀一千兩，絁羅錦繡五十疋重賞之。公子元帥協德拜稟曰：「臣上蒙皇天庇佑，聖德洪恩，下賴諸將勇强，致成今日之功。臣才疏學淺，有何功哉？其賞物望王父留之，遍賞諸將，以激其他。至如臣，外是君臣，內則父子，何必賞爲？」王笑曰：「吾兒戰陣之功，人皆耳聞目睹，豈有虛說。夫成功受賞，以表其名，不得謙辭如此。」公子協德推辭再三，不得已乃受，望拜謝恩出朝。文武諸將官僚，同詣營中拜賀畢。於是王令傳設壇禮謝天地，及諸神靈，以答保國護民之功。

鎮寧陣賦曰：

黎皇衰弱，鄭氏兇强。將僞黨離於北界，率草徒越過南邦。詭發十八萬之雄兵，詐統一百員之戰將。輝煌劍戟，森排虎帳之前；燦爛旌旗，熠耀山頭之上。黎皇帝駐鑾輿於扶路殿，鄭西定提鼠輩過大靈江。觀其兵至鎮寧，卒臨正始。開羊腸塹路，人人往返而潛藏；掘蛇腕坑程，個個去來而隱避。培基築壘，揚形强而弱勢已形；命將遣兵，奮示勇而怯情先示。西定屯正道，縱兵擄掠，而百姓驚惶；豪蠻據先鋒，放衆縱橫，而黎民怖畏。忽然南朝奮怒，阮主揚威。率貔象雄兵直進，統鷹揚勇將令施。元帥協公，早至留屯調遣；節制昭武，先來葛壘推師。進德、德兼，據鎮寧

城而拒戰； 順忠、忠禄，守每耐壘以相持。太山運水兮救臺筱之火； 弘芳推石兮争密酤之時。俄而僭鄭潛謀，僞蘭定策，放火焉破彈而急攻，令掘壘穿城而弩擊。彼我皆鼓擊旗争，南北共劍揮鎗刺。昭武妙計，造棘藜鈎剟賊尸； 播揚雄强，提月刀斷割寇馘。廷議卒志願而突征，朝榜統敢戰而拒敵。朝信、純德，威施而文禄亡魂； 美勝、春臺，力奮而豪蠻喪魄。忽見將誇勇悍，兵奮鋭精，銃發似雷轟霹靂，彈飛如雨打雷鳴。各自酣征鬥力，咸其鏖戰争衡〔八〕。劍舞似捲雲飛雪，旗拂如掣電流星。雷動聲聞鼓角，轟轟響震金鉦。乃有貢覺課占，銜純計獻。伏神惑衆之心〔九〕，施決策運籌之辨。參將才禮，列戰船沖擊捍門； 元帥協公，駐葛壘力排城面。勝林率雄象，從沙渚以旋圍； 豪美將衝車，出鎮寧而襲戰。正如岳倒峯推，恰似山崩海溯。此時也，北兵心怯，鄭卒力衰，射銃者莫能攘臂，拔劍兮安敢揚揮。喪膽惶惶，縮頸潛藏於底塹； 驚心忘急，低頭遁隱於邊池。被箭彈兮軀亡命喪，遇刀鎗兮魄喪魂飛。粉骨碎身而偃仰，焦頭爛額以號悲。嗚呼！ 遍野横尸，盈河流血，聞鬼哭而神號，似山崩而地裂。西定走回扶路兮怯被拿擒，南主驅至靈江兮督其勦滅。但欲扶黎室以升平，削鄭徒之兇孽，創基圖國奠無疆，留竹帛名垂不絶。鼎分兩界山河，名播一時豪傑，治亂興衰，天已剖決。

陽德癸丑二年二月下旬，賢王下令率兵返回富春正府，宴賀平賊，款待羣臣。未知後事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外水立在左邊」，「外水」諸本皆作「内水」，上文爲「内步立在右邊」，據文意改。

〔二〕「峋嶗山」，底本作「峋嶸山」，據甲本改。

〔三〕「甚於慘酷」，甲本作「甚於慘哭」。

〔四〕「今反以此等項罪戾痛責我王」，底本在「戾」前衍一「戾」字，據乙本删。

〔五〕「不敢正視我兵」，「兵」字，底本作「心」，據甲乙本改。

〔六〕「未知其意」，諸本作「未知其象」，據文意改。

〔七〕「退一步者」，底本作「退一著者」，據乙本改。

〔八〕「争衡」，底本作「争横」，據甲乙本改。

〔九〕「伏神惑衆」，底本「伏」後有「因」字，據甲乙本删。

卷之八

吏部尚書該簿兼副斷事阮榜中承撰

詩曰：

天生聖主振威揚，赫赫雄師定四方。一陣清風吹北僞，萬年洪業創南邦。
基圖鞏固龍呈瑞，家國興隆鳳獻祥。料得吾朝今向後，金湯勢壯衍無疆。

却說：陽德癸丑二年二月下旬，賢王兵回富春正府。羣臣朝賀畢，王傳令設壇禮謝天地及宗廟諸王位。再尊封諸位靈神陵，福國護民之多惠也。再令設賀平賊宴以待將士。七月，布政營細作人扶禄於壬子年北朝西定王回兵，鎮守朝信令扮作北軍衣服，雜隨軍中，探其消息，至今始回，入朝拜稟。賢王問曰：「女自去至玆，探知何事？」扶禄稟曰：「於壬子年九月，西定統兵入犯南界，有棣營統將當郡男子進郡，爲西定王第二駙馬，西定甚其寵愛，許統兵守國。而進郡家資巨富，常結買人心，或賜某人珍珠、金銀、錢帛，即寫名入銅板，書爲『同起義板』，有睥睨神器之意，三分天下，已獲其一。見西定王率傾國之兵南擾，國内空虛，遂萌心作亂，以奪其位。天下或有歸心同謀反者，賞賜金珠；或有猶豫者，誣

謂有違國法，陰計殺之，何止十餘員。諸將皆莫敢語，皆從進郡號令。於是進郡留弟都督勝郡替守中都，自引兵就梂營屯紮，以觀時變。或西定王有獲利者，則率兵後襲，與我南國相分天下。或西定敗陣走回者，即截斷橫山，不許進退，貽與南兵追之〔一〕，任其誅戮。進郡謹守橫山，以奪中都，而登王位。不期西定王弟兼郡揣知其意，差人飛報西定。西定聽報，遂撤兵回至梂營。進郡聞知圖謀於己，恐懼，乃詣西定王前拜稟。西定王責曰：『吾令汝領兵守國，何故棄城率兵至此，將欲作亂耶？』進郡跪下稟曰：『臣是臣子之道，惟以忠孝爲先。今王上率兵南伐，久無消息，心懷疑慮〔二〕，故引兵來候接，敢有作亂者乎？』西定看見進郡口雖稟以良言，而面目多是驚懼之色，心中頗疑。遂差軍捉進郡，調回中都究問。回至中都，召集羣臣查審，進郡不招，但鳴冤情而已。時太保兼郡在京素詳此事，乃一一訴陳。駙馬進郡不能抵賴，乃從始末招稱，果有萌心起亂之事。太保兼郡遂馳就進郡家中，入刷密處，取得銅板書諸將同心謀反之名，進納王庭。西定王看過，何止七八十員，乃沉吟半嚮，暗思曰：『若據銅板，勦滅諸將等名，必生反亂之心多矣〔三〕。不如潛之，以安衆下之情。』遂謂曰：『是進賊盜著諸將名號〔四〕，非真理。且以我與諸將譬如父子兄弟，協力同心，共其富貴，誰肯有此異心？』諸將聞言，皆頓首拜謝曰：『誠如王上之所言也。且臣等預得爵祿於朝，皆賴王上之所眷顧，日夜思以圖報，未得涓埃，敢有萌心，如板簿内所著者乎〔五〕？願王上推天地包含萬物之心，臣等幸賴保全。』於是西定王遂棄書銅板入於鑄錢爐焚毁，不究問姓名。乃下令將進郡并弟勝郡凌遲，分四衛門以警亂臣賊子之爲亂〔六〕。其公主收還王家，家産並入官。如進郡宗族等名，皆削兵權，貶爲黎庶，終身不得敍用。臣探見如此，但回拜稟。』賢王見稟，大笑曰：「鄭家僭亂，自古有之，若西定不回兵，已被進郡之手也。」遂重賞扶祿，升爲隊

長。於是王令旨傳准布政洲並康禄外壘民三年租税，以復安居樂業。如內壘康禄、麗水二縣民，准其嘗新節料税。黎民百姓，歡喜倍加，感蒙聖上之恩德也。自是兵革頓息，天下太平，田禾豐稔，國內興隆，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可比唐虞之盛世也。

時公子協德侯忽發菩提之心，慕起慈悲之道，乃立小庵一座在客館社，時常燒香禮佛，問道參禪，設法持經，談玄誦咒。自是遠於美色，疏於財貨，樂其善種仁根，可比木公之行。時東宫世子福美侯知之，心中懷恨，謂協德陰懷秘禱，謀圖大事。欲毁浄庵，而未敢擅便，乃抱恨潛然置之。時人吟詩以議之曰：

名利圖争往及來，焉如破衲别塵埃？　菩提便識菩提樹，明鏡方知明鏡臺。
莫道莊皇無覺悟，堪誇良將早開懷。　分明善惡終須報，天理昭昭豈有差？

却説是歲高綿國慝烏苔欲萌反心，差人造作浮筏鐵鎖，並培築南榮堰壁壘，乃召將佐議曰：「我欲圖反南國，以泄前王羞辱。但恐慝嫩在此，我若動兵，彼必差人飛報泄漏，必難舉動。如我先發兵勦滅慝嫩，則南天王差兵相助，是寡不能敵衆，再被敗亡，難其制也。卿等有何高見？爲我陳之，以圖大事，以報前王之恨，是臣子之道也。」時有大明人沃衙勒之加居此，呈曰：「大王今欲興兵抗拒南天王及勦滅慝嫩，此二理最尤難也。況南天王兵强國富，地廣民饒，武將有舉鼎拔山之力〔七〕，文官有經天緯地之才，象馬舟車，漫山溢海，名聞遐邇，威震四方，我若興兵造反，譬如以卵投石，逐羊鬥虎，難其禦也，不免反蹈前人之迹。今大王如有決志興兵謀反者，可先差心腹舌辨之人齎信書並貢物往暹羅國陳説利害，先結以締好之心，後請彼提兵接應。暹羅若肯發兵相助，則大事諧矣。先可滅慝嫩，後驅兵直進，如得勝者，以雪前讎；　倘有敗者，潛居暹羅國，借以棲身，再圖後計。如其無算，强自起兵，古云：『獨樹非

山岳，孤掌鼓難鳴。』不免纏腰繫頸而已，大王宜審思之，免其後悔也。」慝烏苔聽勒之加議言，撫掌大喜曰：「卿之良謀，最妙最妙，甚稱我心。」遂差人齎貢物及信書往暹羅國陳説如此。暹羅王聽知，謂高綿使人曰：「我與汝主恩情已厚，但我國自古以來，國内太平之風，琴歌鼓誦，説法講經，樂於善道，未嘗興兵攻擊，爲撥亂之俗，我國悶觀此事。今汝主來請援兵，如其不允，失其信義，待我緩緩圖之，汝主勿其太急，早晚我兵至矣。」高綿使人聽説望拜，返回本國，呈報慝烏苔暹羅王應言如此。慝烏苔聽罷，大喜，遂許人縱言，謂暹羅王發步兵二萬，水師五千，象馬兵一千，越過高綿，捉慝嫩問拒命之罪。於是高綿國内聞知，皆驚惶恐怖，逃遁隱藏。早有人飛報慝嫩此事。慝嫩聽知，大驚，遂將妻子眷屬潛出城外〔八〕，遁入林中逃避，星夜走至泰康營，屯於山上，差人就鎮守營中拜告慝烏苔起僞，再請暹羅國兵應接之事，謀反天王。泰康營鎮守朝德聽知此事，遂修表差人馳詣王庭拜稟，再調糧草給許慝嫩家小，暫留居此，以候王旨。慝嫩聽其將令，喜不自勝。

德元甲寅元年二月，王令欽差文武官選閲順化、廣南二處，如前年。有康泰營守將差人啓稟高綿慝烏苔萌心起僞，再請暹羅兵接應，及慝嫩逃至本營之事。賢王聽之，大怒，遂召諸將商議。令差芽莊營該奇楊林侯爲統兵，正營將臣吏司首合延派子爲參謀，文宗男爲視戰，領兵殄滅凶徒，勦除孽黨，踏破城池，無遺噍類。該奇楊林等受命率兵直至高綿地界，統兵與參謀延派子論謀定計。楊林差軍造作戰船〔九〕，攻破惡艚在岣嶁海外。烏苔探知大怒，無有準備提防。至四月，統兵楊林、參謀延派子分兵兩路，從暗夜突至高綿，破堰壁壘，斬斷浮筏鐵鎖，摧至南榮，分兵圍城，譬如疾雷不及掩耳。慝烏苔聽知大驚，不顧家屬，遂棄城望林中逃走，没在林深絶迹。時慝秋出城投降，納朝貢禮如例，高綿遂平。統兵

楊林差人探聽，方知暹羅無有發兵接應，皆是烏苔詐説之謀也。時參謀延派子〔一〇〕、視戰文崇男皆不服水土，忽病篤臥在營中。統兵楊林時常省看，請良醫調治，其病日增沉重。於是參謀延派請楊林入於臥床，執其手，下淚言曰：「小弟蒙聖上寵任，其恩甚厚。今與統兵官率兵平定高綿小寇，欲顯功名，以彰後世，戎狄殄安，不期天數如此。乞統兵官回朝拜稟，弟等雖吏部之流，但有經濟之志，欲匡扶王室，以取中都，獲副平生之願。況今平蠻小輩，未快本心，反被水土不調，病危難治，料必休矣，惟恨不能回朝復命，得睹天顔，以盡人臣之道，倘入九泉，亦瞑目矣。不期半途短命，望統兵且記在心，勿忘弟語。」楊林聽言，抱取流淚痛哭曰：「參謀最宜保養慎重，不必多憂，勿出不祥之語。」延派聽言，點頭下淚。不數日，延派尋卒。於是統兵楊林差人殮葬於高綿地界。至後年，差人移延派返回本國置葬。自首合延派卒於高綿，數月之後，甚其靈應，現顯眼前。高綿國官民聽知駭然，或有祈禱，應如所願。於是高綿國遂立廟於美秋海門，四時奉祀。至六月中旬，統兵該奇楊林收朝貢禮，並高綿使，率兵凱還。入朝拜謁，稟知平定高綿大勝，烏苔亡命，匿秋投降，納貢禮之事。王大喜，重賞楊林，楊林望拜謝恩。至後年，定功升爲泰康營鎮守。時楊林再稟説參謀首合延派病篤，至臨危囑言如此。王聞稟，甚惜之，乃敕封延派爲勾稽，文崇爲首合，以表有功。於是王差將臣吏書堂齋敕封匿秋爲正國王，管統高綿本國，封匿嫩爲次國王，同理國政，駐居柴棍處。匿秋、匿嫩望南下拜受命。自是高綿遂平，永遠稱臣，年常朝貢。

至七月二十日酉時，忽天雨石塊，起自東南而至，聲震似雷轟，折樹壞屋，人皆藏避，莫敢仰觀，過半戌時乃止。人人拾得大塊同柑菓，小塊似雞卵，留入石瓶之内，一夜未消。若消出，其水甚冷。是歲，人民多有疹痘之病，良醫取而噴治之，身體稍得安涼。至九月十三日未時，忽西南未方宮天開一竅，直串

中天，四圍祥雲繚繞，如龍蟠鳳翔之狀，人人皆望空遥看。忽見竅中突出一物，光如火燭，從空而下，甚其異事，時人名士同議曰：「此瑞祥也，久後必有真主降生，早晚必遇中興之運也。」自是田禾豐稔，人物阜康，山無惡獸之災，海絕波濤之厄，四民樂業，可見太平之運也。有詩論祥瑞爲證，詩曰：

多多佳氣褭空中，照耀輝煌兜率宫。五彩旻邊朝翔鳳，三光漢外翼蟠龍。
驗知挺出真英主，定是天生有聖聰。管取乾坤盤石奠，綿綿永保國家隆。

德元乙卯二年二月中旬，有太白星經天，兩個月始没。至四月，設科取士，正途，華文中格三十餘名，王皆擢用。是歲，第三公子弘恩侯於五月十八日未時誕生王孫，時祥光靉靆，瑞氣氤氳，滿堂照耀毫光，盈宫天香馥郁。王孫生的堯眉、舜目、禹背、湯肩，體狀類唐宗，豐姿同宋祖。及至長成，思威並著，文武兼全，真天生定國安民之主。時天下才智之士，始驗知應前年之祥瑞也。

復説是月第二公子協德侯朝罷返回，坐在庵中，談經究道，説法了真。忽寢睡在禪房之内，夢見出遊，立在江津，閑看仁山智水，異卉奇花，種種有鮮妍美麗，心甚愛之。忽望見西北方遠遠有艚一隻無帆無棹，乘風直指東南而去。協德大叫，其艚泊在江畔，看見艚内全是禪僧二十餘人，並無貨物，只是輕艚。協德問曰：「此艚那裡去？」老僧應曰：「我去遊南海菩陀山，先生叫問何故？」協德聽言，乃暗喜曰：「我本心求浄，今遇行菩陀山，是觀音佛寶界，我欲一見，足三生之願也。」遂白曰：「弟子乞從遊，望禪師廣濟。」老禪僧笑曰：「先生欲行，急早登船，我心無礙。」協德聽言大喜，遂登艚上，急離津畔，飄然行在江心，並無風吹浪逐，而艚急似星飛，瞬息之間，約行百有餘里。忽見江岸上有山一頂，甚於峻麗，珍禽奇獸，寶樹琦花。上有佛寺一座，巍峩燦爛，鐘鼓鏗鏘。見一老僧立於三關外，手持竹杖，足踏

雲霄。舉竹杖一招，自然艚泊於寺側。於是內艚船僧等皆參禮畢，各自立於兩傍。老禪師問公子協德曰：「爾是何處人？隨艚何事？」公子協德稽首白曰：「弟子是安南王公子，欲去菩陀山求見觀音寶相，望祖師度出迷津。」老禪師笑曰：「先生欲行，我賜偈言一律，先生分明且記心中。」其偈曰：

圓頂開心除荆棘，錠中明鏡原無憶〔一一〕。財物成灰化作塵，一陣風吹人莫測。

讀罷又笑謂曰：「先生且記此偈在心，莫遺一字，宜早回本國，奉事父母，以全孝道。如後日欲行，我當引路。」協德望拜再三，懇切求行，得謁觀音一面。忽然一陣狂風大起，飛沙走石，折樹崩山，老禪僧並艚不知去何處。大驚醒來，方知是夢，聞譜中更已點三，遂起坐房中，取紙筆前思後想，寫出夢中始末，並偈言如此。寫完坐視直至天明，召手下心腹之人入於庵內，圓解夢中之語。各皆爭論四句偈言，內三句解得詳曉，存一句「錠中明鏡原無憶」，甚其玄妙難詳，置之以待後驗。於是公子協德常記心中，不離這個，半憂半喜，憂其孝道補報未完，喜得梵門開懷傳授，旦夕無忘，晨昏想望。至六月上旬，天運流行，忽遭疹痘之癥，五臟煩燥，四肢痛熱，如坐爐火之中，坐臥不安，飲食俱廢，良醫調治，日增沉重，覺知天數無可奈何，但嘆息嗟吁而已。是時賢主聽知公子協德病篤，心甚駭然，食不甘味〔一二〕，寢不成寐，日夜流淚涕泣，禱祈佛寺，天地靈神，至於諸先王祠宇。時常坐於協德臥床之側，探問省看。至十五日，公子協德自知其病日增，勢必不免，乃令人扶起，勉强跪於床上，俯首流涕，稟曰：「臣賴王父聖母生成，同天地之大德也，豈臣不欲盡忠報國，盡孝事親，半途而廢哉！但恨未滅鄭徒，匡扶黎室，以報王父王母之恩，以全止忠止孝之道？玆天數如此，量應偈言，臣甘受不孝之罪，望王父恕之。」説罷又哭，遂長嘆一聲而卒，壽三十三歲。賢王抱取，倒於床上，放聲大哭曰：「痛惜吾兒，才德俱備，忠孝兩全，英雄蓋世，

天何忍奪吾兒之速哉！」言罷又哭。諸將聽知，咸其涕泣嘆惜不已。王遂贈封爲明義宣力功臣開府國事，掌府事少尉協郡公阮福淳，以答有功，設壇致祭，用公禮葬於廣田賢士山源，立祠宇於雲梯社，時常祭祀。於是黎民百姓男女老幼聽知，皆掩面相抱，痛哭嘆惜，仁厚之公，何其少壽哉！方卒時，公子協德没後，人始覺詳解偈「錠中明鏡原無憶」之句，「錠中」是半五也，半五是其半年六月也。「明鏡」，十五日也，體圓明是明鏡也。「原無憶」是正語也，於今年六月十五日，公子協郡公壽終。自此乃詳玄妙偈詞，應無差矣。時有北朝細作人聽知，潛回北邊，説西定王聞知，大喜曰：「南朝第二公子協德已卒，絶一虞也。往年幾陣，彼皆奮志努力，設計陳謀，以致我軍累敗，是謂虎父生虎子，吾兒何可及哉？從玆向後，已無憂矣。」遂傳令發大鼓慶賀，滿朝皆鼓掌歡樂。時人有詩嘆惜曰：

落花流水疾如梭，堪嘆人生有幾何。淡泊雲邊疑鐵馬，飄揚風外憶金戈。
驗知富貴隨花落，却謂功名轉眼過。一粒菩提歸去後，閑看世事笑呵呵。

永治丙辰元年三月初一日，有日食，食九分，二時復圓。至十六日，再有月食，其色半赤半黑〔一三〕。至八月，有彗星現於東北，三個月乃滅。是歲旱疫，人多饑饉。

永治丁巳二年，天下升平，黎民安泰，禾穀豐稔，草木敷榮，米斗三文，民樂其業也。

永治己未四年二月，王令欽差文武官閲選廣南、順化等處，依如典例，如饒學選場，許正途士子應試，如華文士子，不許應試。於是該簿錦嶺，守簿東朝稟曰：「夫儒吏者，皆有補於國，豈獨儒乎？今令不許華文士子應試饒學，無乃失於舊例乎？望聖上寬容，以體先王之政，慰天下之人心。」王不聽。自是華文學士聞之嘆恨不已，皆廢學業，以致華文之學日以懈怠，咸思奔走，以圖生業也。不題。

却説是歲有大明國人，管伊國龍門城蕩寇將軍楊彦迪，於往歲仲冬節，自統本城水步兵四萬與康熙拒敵，力寡難支，大敗，棄城逃走，欲向南京。其陸路賊兵圍住，水之不泄，難其走透，遂駕戰船二百餘隻，望東海越出，近我國海面隱避，令人表奏帝庭，乞差人救援。其船浮泊於海，月餘不見救兵，心中憂慮。忽正月下旬，是日陰雲四起，大發颶風，白浪滔天，波濤漲海，彦迪戰船難於停住，各自飄南蕩北，漂東落西，沉破送流，兵卒死者甚衆。至其天風清息，浪静雲收，楊彦迪始招集戰船，於海内查點，折其太半，存船五十餘隻，軍數有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勝計。彦迪放聲大哭曰：「天何不佑明朝，以致楊兵困厄如此！」哭罷，舉目遥觀四方水面，波濤滚滚，白浪滔滔，並不知爲何地面，但放船隨風而去，生死無可奈何。其糧草盡絶，軍人剥鞋皮而食，以求生命；汁雪露而飲，以圖活命。如船内兵夫男女老幼，或有某人被病，即拽脚拋下水中，棄尸水底，甚其悽慘。旬日始望見山頭沙渚，不知漂致何邦地界？彦迪問船中手下人曰：「汝等誰識是處？何國山川巍峩險峻如此？」船内有一人郭三奇，原往年曾到本國販賣，識得，謂此處山川，是安南國。楊彦迪問曰：「此國將兵城郭强弱何如？我且突入借居，奪取其兵，以圖後計。」郭三奇曰：「安南國民殷國富，兵壯將雄，城郭甚於堅緊，如水戰、步戰素練最精，諸邦莫敢侵近。且於往年有烏蘭賊黨恃其善於水戰，彼等駕艚十餘隻來，風泊在南邦地界，圖以劫掠，被安南兵大戰破之，殺戮尸盈水面。自此以後，烏蘭莫敢近界，何況我兵乎？」楊彦迪聽説大驚，汗出霑背，乃下令各戰船，依圖次遠隔沙渚，緩緩而行，日則鳴鑼爲號，夜則挂燈爲令。或有差國人探問，我當領其投降棲身，以安性命，勿許唐突太急，觸動國中〔一四〕，反被争戰，死傷士卒。於是龍門戰船等皆投錠泊於海岸，自澳海門至沱瀼海門。是月十八日，我各海門巡軍看見異艚，分列於海外，不知幾數，駭然，遂拜

稟王庭。王聽知，急差各水軍率戰船伏各海門，以圖攻擊勦滅。於是思客海門巡官智勝侯遂乘小船一隻，駕海直到龍門船邊，厲聲問曰：「此艚何國？敢泊於本國地界，欲謀何意？早早說來！」楊彥迪看見我船突至，遂急令豎白旗乞降之事。時龍門艚邊郭三奇應聲答曰：「某等是龍門城蕩寇將軍楊彥迪之兵，因拒敵與康熙戰之不利，棄城乘船逃難，以待天朝差兵救援。忽被颶風，以致漂就貴國地面，乞其投降棲身，以安衆軍性命，旦夕爲臣，是其真心也，無有何意。乞憐被難之人，稟奏國君，以明肺腑，是萬幸也。」智勝聽言，謂曰：「爾等果有真心，早早身詣王庭，拜訴陳奏情由，隨王令處定。」楊彥迪聽言大喜，遂修降表，差黃進及郭三奇隨智勝就王庭具禮拜降之事，稟訴敗陣被難始末，悃愊之情。王見降表，及聽稟言，心甚憫焉。乃下旨許降，再頒許錢、米、布、帛、酒、肉，以解驚心。遂差人齎敕旨調楊彥迪等許住居高綿國地界，得便棲身，以遵臣道。黃進等望拜謝恩出朝，返回報說與楊彥迪如此。彥迪大喜，遥望王庭，頓首下拜。同差人乘順風望高綿國直往。不日船至高綿國，泊於靈秋海門。高綿國蠻人等看見大驚，未嘗見何國戰船溢海而至，相率逃竄。時差人始遞敕旨，就高綿國王傳示天王令許龍門將楊彥迪及衆兵寓居此處，以避其難，以懷柔遠之人。高綿王奉旨，特差沃衛兗識那地分〔一五〕，許龍門兵駐居於美秋小海門地界。楊彥迪大喜，令軍結營寨，始獲安居。與高綿國王結爲兄弟，親愛往來，年常具禮，拜進王庭，以遵臣妾。

至四月二十日，隘雲處有山崩，長二十餘丈，深四尺，王差人禮禱之。至十月初八日，又有山崩在羅渚處，長十餘丈，深三尺，再差人齎禮以禱。十五日有月食，食十二分，色甚黑，二時復圓，未知吉凶何如？

永治庚申五年三月二十日，於甘露處鐵場坊地界，有雄象壹隻，食在苗芽叢角。時天地清平，無有風吹雲起，忽然地陷於象食處，深過象背三四尺餘，四圍穴闊二十餘尺，其象陷墜在穴內。人民開掘，並斬伐木樹掩下，一日一夜，其象始離得陷處，驚怖不食，但吼鳴，十日而死。至七月，天雨鹹水，雨灰於武昌、海陵二縣地分，禾穀耗損焦枯，人民饑餓。至八月二十二日申時，忽東北方颶風大起，咆哮四方，飛瓦傾家，崩山倒石，雷震轟轟雹雨，有破屋傾盆，平地水流滔滔溢至山。平地水深丈深，貨財乘波浪而入海，人物隨風逐而登山。時民間甚其耗損，是天殃人災物極之運也。王遂令設壇致禱，自是以後，稍得和平。

永治辛酉六年二月十八日，留屯道節制昭武侯阮有鎰忽遭病篤，藥治難醫，乃差人拜稟王庭。聽知，急差內豎一人並良醫調治，王自致禱天地神靈，但節制昭武病亦不痊。至下旬，節制昭武自知天數將終，臥於床上，擦掌拳席恨曰：「我平生所願滅鄭氏僭徒，勦北寇凶黨，扶阮主以致中興，匡黎皇以安社稷，光功名於前代，顯事業於來時，以遂我之心也。但天數而已，奚可奈何！」遂手記啓文，差人入朝拜稟。王接啓覽之，其啓曰：

臣昭武阮有鎰冒罪百拜上啓：

聖上萬萬歲，臣感聖上寵懷之德，位極人臣；蒙王朝擢任之恩，名榮桑梓。志懷報國，心篤除姦，欲滅鄭氏以佐黎朝，思去北凶以匡阮室，救生靈免其荼毒，拯百姓脫於虎狼。何期天運循環，陰陽莫測，使神難治，扁鵲無醫，是天數之前定也，豈臣不欲同泰岳之無窮，比黃河之不絕，以全君臣之道，以盡孝忠之心，足其願也？倘或秋枝露葉，冬雪冰消，是其命也，運也，望聖德明恕。今啓。

王看罷，駭然下淚，濕透袞袍，嘆曰：「昭武之心堅如金石，臨危猶慷慨如此，天必佑之，則無憂矣。」遂差人齎銀錢，再令傳太醫院急調治〔一六〕，成功必當重賞。節制昭武聽知，大哭，令人扶起望拜謝恩，感王上德同天地也。忽至三月初三日，值當清明佳節，本營部將同來應候在昭武帳中。昭武覺知天數到期，難於繾綣，乃召衆子入，臥床謂曰：「我事王上，親同父母，恩比丘山，言聽計從，解衣推食。我欲匡扶以致中興之業，奈何天數，百歲難留，汝等宜從父訓，合記吾言，立身行道，揚名後世，是謂孝矣。且臣子之道，必以忠孝爲先，汝當思之，胥相訓誨。若忘其吾語，別生他心，天人共戮，鬼神必誅，吾在九泉之下，不瞑目矣。」衆拜受命。再扶起坐於床上，請部將入於房中。昭武流涕謂部將曰：「老夫與諸公等皆朝廷股肱心腹，心圖報效，兹天數而已，無可奈何。況我行年近已八十，有何惜哉？惟惜不得朝於天顔，盡陳肺腑，以遂臣事君之道也。望諸公等宜盡心竭力以扶王室，使吾在九泉之下，庶安心矣。」説罷，下淚，長嘆數聲而卒，壽七十八歲。於是諸部將皆撫膺大慟，甚其痛惜。於是相與同心料理，一面設禮致祭，一面差人星夜回朝拜稟王庭。賢王聽罷，放聲大哭曰：「可惜吾之名將，幾載勞身焦思，出危入險，思成艱難之業，豈期中途故没，可勝惜哉！昭武於九泉之下，識吾心否？」説罷又哭，遂差人齎金銀、錦帛弔賻，及敕贈封爲贊治靖難功臣，左軍都督府掌府事，左都督昭郡公，以答功績，許以公禮殯葬於廣平安代山。時廣平民男女老幼聽知，皆痛哭悲號，如喪考妣，皆號爲「菩薩公」，如何不留於世久遠矣。於是留屯諸將，公同立廟於石舍社近營，四時奉祀。當時士人有詩嘆惜曰：

可惜胸藏數萬兵，一朝懷抱入清溟。京都未了長驅恨，鄉國先留遠別情。
不爲順公埋大節，只憑史氏表高名。百年經過洞回處，父老猶傳督戰城。

是年五月，王御掘開忠丹港。開完，王乘舟駕回至福良府暫駐，再率步軍從旱路御回王府。至清偈館，王鑾駕緩緩而行，閑看民居風景。其内侍隊長乘馬隨後，見路途平闊，忽起勝心，皆相約停馬，待王車行遠遠一望之地，相與馳走近後軍乃止，喊笑喧譁，已二三次。王聞之，問近侍曰：「後軍何故喧譁、如此？」近侍稟曰：「内侍隊長乘馬護駕隨後各員馳馬樂，以致喧譁。」王聞稟，乃令鑾駕駐於田畔路傍，傳馳馬御看。於是内侍隊長得令，各插馬於朝西館聽令，皆弩力放馬馳驟至萬春射場，乃止。王看見甚樂，謂曰：「是亦演武之一法。況馬本行兵之大要〔一七〕，古者有之，可教練習，以顯兵威。」於是遂令傳築館路廣闊，自萬春射場至清偈館，又築作御馬臺二處，年常馳馬。是時文武諸將，揀築駿馬，擇選鐵騎，自是馬有騏驥、駱駝之力，人有伯樂、董貫之才，鄰國聞名，咸來進貢。

正和壬戌三年六月初八日，甘露源安彦社平地處，人民農務應時，相會耕耡，牧者吹笛，耕者歡歌，四民皆樂其業。是日天地清平，無有暴風甚雨，忽夜間聽大震一聲，聞如巨雷，轉動天地，人民大驚，不知何故。早時出現田畔，始知内田傾陷下一穴，長闊六七丈餘，其深不知幾丈，穴内有黑氣沖天而上，其田傾陷處，天雖無雨，而有碧色如藍，甚其異氣，人皆遠立而望。時忽有强暴之人，雄心大膽，遂蒲伏如蝘蜓之狀，就於穴邊，睁目窺下，見知煙霧之中，無有何物，忽然目暈心驚，全身麻木，汗出霑背，駭然急退而走。自此人常不敢近視，不知穴下有何異物？至後三四年，其穴土塞未滿。至八月，有雙星犯近月角兩邊，常避月度而行，月餘星伏。

正和癸亥四年，天地平和，國中豐稔。至三月，王欲求賢，設科取士，令差四柱官及文班官爲題調監試。是時正途中格四名，華文中格三十二名，王皆擢用。

至七月，有妖星白色犯於月宮，人間看見，似花朵結於月面。至九月潛消，不復見矣。時人審論，未知主何吉凶？至十一月，再有旗星出現於東南方，頭在庚宮，尾指辛宮，其色半白半赤，長倣三十餘尺，至十二月乃消。是歲，天下多被瘟疫，死者甚衆。王遂自禱於天地靈神，人始得平復如故。

正和甲子五年二月，王令文武官爲欽差，閱選順化、廣南等處各場，如朝典例，及選取廣南處民人身材壯健者，增補兵數，以圖大舉。再令傳係正途士子，不試入試小場饒學，如稍通文者，當會試大科，有才擢任。自是正途士子聞知，咸有嗟嘆。於是各文官皆入朝以事稟乞許小試，以植人才培國脈，依如先王典例，王不聽。至三月，忽有細作人報稟北朝西定王爇，富郡帶疾繼位，但臥朝而執政，天下紛紜不定。王聽知，欲發兵收復。但國内時值田禾不利，府庫未克，乃寢之。

至五月初七日，有太白經天，行隨日度，看之，見星大如盞，其色甚白，至六月下旬乃滅。是歲，天下田上多有蟲鼠，禾穀少利。人人又被疫癘彫耗，盜劫累生，虎豹成羣，人民不敢登山斫作材木，甚至饑渴，途有餓餒。

却說東宮世子福美侯，居常施仁修德，造寺賑孤，待士求賢，恤民愛衆，以圖大事。自知尊母朱氏頗有聰明，高談善論，但其心不能修德，縱行荼毒，侍婢多死於非命。於是世子福美侯累諫不從，心中煩悶，淚滿枕衣，飲食少進，旦夕但吁嗟嘆息而已。忽至九月下旬，身遭重病，四肢疼痛，手足軟弱，咳嗽不已，體瘦皮黄，齒乾目暈，水漿不入，良醫調治，日則病增，不見差愈。臥於床上，撫首嘆曰：「可惜既爲王子，不能創立大功於世，是枉作一虛生也。況於尊母德薄，我何賴焉？」嘆罷又哭。王聽知，旦夕常就臥床省看，相抱泣而謂曰：「吾兒何故如此？頗爾年已長成，我將讓位與爾，理其國政，遂我閑遊山

水，以樂天年，豈期汝臨重病如此，吾末如之何矣！　汝宜謹重保養身軀，勿可煩惱，使難調治。」世子福美勉强扶起，望拜謝恩，哭曰：「臣爲子道，未報王父王母之恩，今罹此病，倘有難測，未免爲不孝之人，望王父憐恕。」説罷，又哭。王聽之，流淚不已，遂令扶起世子於臥床。世子涕泣，再俯首拜稟曰：「臣手下本有幾人，頗有膽略，望王收用，免伊等饑渴。」稟罷，潸然不能開口，但長嘆數聲而卒，壽四十五歲。王於是放聲大哭，嘆曰：「可惜長兒仁慈大度，愛恤黎民，將托以祖宗大業，管守國基，奈何忍負予心而去哉！」説罷，又汪汪淚下。諸將聞之慟然。王遂贈封爲佐理揚武功臣開府上柱國掌府事少師福郡公阮福演，許以公禮殯葬於香茶竹林山源，立祠堂於世賴社，四時奉祀。

再説王正后朱氏夫人，自入宮中侍王以後，生有二男一女。其女阮氏玉先逝，公子協郡公於乙卯年疹痘終。今東宮世子福郡公又歿，自此心煩惱，日夜涕泣，坐臥不安，飲食俱廢，形容瘦瘁，言語健忘，常以忿怒鞭撻，侍妾侍婢不敢近，俱潛身隱避。王探知駭然，急召良醫調治。王每朝罷，就坐於床角探問，但以甘言美辭解誘。且正后朱氏日增沉重，藥物不能見效，至十一月二十二日，王入省看，正后朱氏自知命已將盡，令人扶起於床上，俯首流涕，稟王曰：「妾蒙王上眷遇之恩，寵愛已極，未曾報答聖上萬分之一也。且妾前已生得男女三人〔一八〕，皆已先故，妾何恃焉？　妾今命同秋葉，未知何日隨彫，望王上推以糟糠之道，身死之後，乞賜信香一篆，坐榻一隅，永留後世，以免慚愧。」言訖，丁寧囑之再三，乃執手垂淚痛哭，王大哭謂曰：「賢卿當自保，勿出此言，致予心焦燥。設或天命難留，予决無忘言矣。」正后朱氏自聽王言，俯首拜謝，兩目流涕，須臾而逝，壽六十歲。王抱朱氏，放聲大哭曰：「哀哉賢卿！　惜哉賢卿！　倘後有内事如何，我將誰恃？」且説且哭。諸將聽知，並謂吾王失一賢助。於是王令贈封爲贊

國國太夫人，許以后禮殯葬於香茶金王社山源，再設立祠堂，四時置祭。

自正后國太朱氏夫人登仙之後，王甚痛惜煩惱，淚不曾乾，食則置雙箸，臥則列雙枕，比同生日，其宮中美人，不許朝近。後人有詩吟曰：

江水長流月影斜，人生何異一南柯？箴規語斷宫闈寂，哀悼心留歲月過。

莫道烏橋孤織女，常將鳳閣照姮娥。也知天命明如此，設有靈丹可贖麽？

於是文武羣臣聽知，同入朝勸解，稟曰：「夫帝治天下，當以天下爲念，躬修玄默，日夜與羣臣共談至治之道，不宜閨閣之情，動傷聖體。況聖上爲一國之君長，憂愁若此，百姓將何賴之？」王聞羣臣之言，勉强從之，自是常往閑看名山，圍捉虎豹，或時駕舟幸遊海外洋面，網釣魚鱉，一以除害，一以練習兵夫，防有戎務。

正和乙丑六年六月初八日戌時，有流星自東至西墜下，光芒四遠，人皆見之。至七月下旬，第四公子綱領侯護從王駕看馳回營，忽然被頭疼目眩，四肢倦弱，痛不可當，醫藥弗效。王聽之，親就臥所省探。但公子綱領病重不能起。至八月初八日卒。王痛哭惜之，再增煩惱，遂贈封爲純信功臣右軍府掌府事少保綱郡公，以表其名，許以公禮殯葬於世賴社園，再立祠堂，令妻子奉祀。至十月十三日，風雨驟作，洪水漲溢，平地水深四五尺，一日水落。

正和丙寅七年七月十八日未時，有白虹一道，起辰方貫至甲方，其色如白絹，兩邊紅氣，申時乃滅。至八月，有地陷在武昌縣上度社地分，長闊並四丈餘，深約一丈。十一月，王令軍開掘河岐港例，王鑾駕御安心舊府，見那府窄狹，又接江畔，遂議擇廣闊之處構作，以備巡幸。但限來年起工築作，於是駕回

正殿。

却說正和丁卯八年二月初一日申時，日蝕盡體，色黑，酉時復圓。至三月上旬，王於宮中夜夢見遊於天庭，遇一老翁，鬚眉盡白，身著紅袍(一九)，手持寶簡，謂王曰：「將軍降於塵世，已若干年，享其富貴已極，不思復返乎？」王聞言問曰：「老翁是誰？」老翁曰：「早晚則知，不須相問。」說罷，拂袖而去。王欲追之不及，忽然醒來，方知是夢，心中思慮，未曉其由。明日，乃召衛尉春臺、守簿東朝入宮，謂曰：「今夜我夢如此，有何吉凶？」東朝稟曰：「王夢見此老翁身著紅袍者，臣料是火德星君也。至如來與王上說出此言而去，臣竊恐天命將有期矣。望王上齋戒設壇謝天地，乞增其壽，則永保無虞。」時春臺亦應聲稟曰：「守簿東朝之言是也。」王聽罷默然不答。旬日間，王覺得心神困倦，飲食不進，乃令召太醫調治，與傳道士立壇致禱。但日見加重，即令召第三公子弘公於御床前謂曰：「我自先王没後，身承大位，惟以不能保守祖宗爲念，宵衣旰食，孜孜每與舊臣謀慮，宣其政化，輕其傜役，思與黎民同樂。奈鄭氏與我，勢不兩立，常稱兵犯界，使我與諸將累年擾攘於兵革之間，出險入危，備歷辛苦，不知幾陣。幸而皇天眷佑，稍得向平，當思以選賢任能，勵精求治，庶幾民物咸寧，再圖後舉，以伸吾志。豈期命乃在天，難求再續，吾兒有繼之後，當與吾勳舊文武之臣斟酌損益，同心協力，共濟艱難，攘除姦凶，還於舊都，以光先王之業，勿可妄自引用非義，偏聽非人，塞彼忠諫之路，失彼志士之氣。若失志士之氣，則國大事有時僨矣，安可望政治哉？汝宜記之，慎之，勿其自負。」世子弘公泣拜受命。十九日，王召輔弼心腹元臣等入，於臥床囑以後事曰：「我與卿等皆股肱心腹，魚水緣諧，志欲滅鄭扶黎，削平海內，不期半途相廢。吾兒年在幼弱，政事未諳，願卿等可同心輔佐，統理國政，以安衆心，俾國家案堵如故。卿等莫

忘吾言，是吾肺腑也。」羣臣等聽王言，俯首大哭，拜於地下，稟曰：「望王上善保龍體，倘或大限臨朝，臣等乞仰奏天庭，減臣等每人數歲，以進王上增壽，以治黎民。」王聞稟，微笑謂曰：「壽夭原於前定，天道無私，人生常數，豈有代減替增之理也哉！卿等有心如此，我亦恩之。但天數無可奈何，卿等不可以繾綣之情，使吾不安心矣。」説罷，沉吟不語，微息片時而薨，壽六十八歲，在位四十年。世子弘公駭然倒於地面，放聲大哭，諸將皆相抱痛哭，乃用金棺殮殯，置於正殿。於是世子弘公及諸將詣於柩前發喪，贈封爲大元帥統國政功高德厚勇哲王〔一〇〕，用王禮葬於香茶海葛山源，造靈廟，四時奉祀，令傳國内文武諸將及軍民等，並皆挂孝。時將士三軍，及黎民百姓，以至深山窮谷白叟黄童，男女老幼聞知，皆噭啕痛哭曰：「可惜仁德之君，而早歸天上哉！」

時文武羣臣朝於殿前會議，公族達義侯起身言曰：「夫國内一日不可無君，今先王已晏駕，諸公何不早定尊扶世子繼位，管統國政，以安衆心，静坐而觀乎？」諸將聽言，乃擇本月二十四日巳時，文武臣民等同就左水營尊扶世子弘恩侯阮福溱爲節制水步諸營兼統内外平章軍國重事太傅弘國公即位，號弘義王，諸將臣民嵩呼拜賀畢。義王初登寶位，設壇禮謝天地，再尊封諸位靈神，大赦天下，簡其徭役，輕其租税，宴賀羣臣，升爲廣南營鎮守掌營進德侯爲鎮撫〔一一〕，留屯道掌奇德勝侯爲掌營，統率舊營鎮守壯良侯、廣平營鎮守慎德侯、公族達義侯、楊川侯、掌奇平禄侯、明義侯皆升爲掌營，布政營鎮守鎮寧侯、公族芳領侯、該奇信義侯、勝林侯、留延侯皆升爲掌奇。文官廣南營該簿昭禮侯升爲參勘，是椒房之親。都知世禄侯爲正詹事，衛尉春臺侯爲參議，該簿副斷事錦領侯爲參政，正斷事守簿東朝伯爲勾稽兼知，其餘文武官員並加封爵品有差。文武各員受封，望拜謝恩畢，王遂下令傳參

政錦領侯、知簿東朝伯，準廣南、順化二處各府己酉年見耕始增租粟半分，以蘇民瘼。自是萬民聞知，咸稱仁厚之主也。

七月，王下令傳留先王舊府，以爲祠堂奉祀。擇地移作新府，於原地上流溝舊府五百餘丈，以班山爲朝案，又造築一項右翼奇邊江以鎮長流直水沖射。於是軍民、良工、巧匠奉令興功，造作極其壯麗。

至十一月，高綿國慝秋、慝嫩二王聽知賢王賓天，皆相抱大哭曰：「惜哉賢明仁厚之君，早回天庭耶！」遂差人齎進賻弔禮物，以全臣子之道。

正和戊辰九年三月，有隊長信議，是公族楊川侯男子，性甚燥暴，顔又粗鹵，酷好造作諸班美麗，常行遊蕩，賭博、飲酒、獵獸、網魚、登山、赴海，怠於侍朝。一日觸心，遂乘小舟上香茶源放釣。纔至賢王陵前，忘却敬禮，乃於江中投錠放釣，身著白絹衣，坐於船頭，飲酒、喧譁笑爲樂。忽聽陵内大喝一聲，震如巨雷，不知何故。信議駭然，遂許人上岸尋訪，不見人迹。於是信議心驚，急令人拽錠移船返回。至於半路，忽然心神恍惚，手足拋擲，朦朧之間，見軍人縛捉，口呼喑啞，從行人聽知，不知所言。頃刻，船將到家，信議大叫一聲而死。自是天下軍民百姓，咸知賢王甚其靈應，或有其人行過於陵前，皆傴僂而走，不敢緩行。

再説義王自登光之後，意欲崇尚佛法，乃下令許隊長毅信侯爲會主，督押舊營兵民重修順安寺，甚其美麗。

話分兩頭。是時大明人楊顔迪前年許居高綿地界美秋海門，爲屬將黄進陰謀殺之，奪取其兵，自稱爲奮勇虎威大將軍，管統龍門餘黨。移兵屯在竹溪險處，號瀝㭉，立營築壘，造鐵鎖浮槎塞於海口，常擾

高綿民物。倘如慝秋有差貢使，及本國稅例，常常劫奪。再許脅傳慝嫩鋸長板鑄艚，或十日一期，或二十日一期，若如欠板，收罰銀三十笏。再差龍門兵尋捉高綿民調回，或五六十人，或七八十人監守，誘高綿二王來贖，每人銀五十兩。若高綿王不贖，即差軍斬之示威。多行暴虐，以致高綿之民多有嗟怨。慝秋倍增嫌恨，以先哲王賜龍門軍流寓，致有今日之害，遂生反心。乃密召將佐議曰：「自南國先天王治世，但有恩德仁厚，布於我國，我感先天王之恩，待我甚厚。親如父子，故我從之，以全君臣之道。奈於前前年，先天王敕賜龍門楊顏迪居於本國，但能遵承法令〔二二〕，不敢鹵掠，人民安堵。今逆徒黃進奪之，反生殺害，殘虐吾民。況今南國先王已没，新王繼位，不加懲警，使賊徒縱橫若此。或容而使之，或不知而戒之，端倪未曉。且我歷代諸王，開基立業，固守本邦，未常與何國稱臣。至我前年，力微德薄，不得已乃臣妾南朝，受其恥辱。我今欲賴將佐之力，先除黃進，後反南邦，復祖宗舊土，保守基圖，免其貢使，卿等其意若何？」沃衙何職貢沙應聲曰：「大王之言甚是有理，且彼我皆是男兒，南天王一國，我亦一國，大王何必區區頓首，而受屈膝於人乎？某等願盡駑駘之力，以報前王之恩，先除孽黨黃進，次去慝嫩，後反南天王，免其受制。」慝秋聽言大喜，遂興不軌之心。乃差人培築南營堰壁我包橋南之壘，立鐵鎖浮槎，置於瀝竹之江，造戰船，鑄大砲，修練器械、旗幟、弓弩，以圖拒敵。自是反心決矣，遂緩貢使。係南國商賣之人販賣到高綿國地方〔二三〕，遲留不許返回，免通消息。時次王慝嫩探知慝秋反心，大驚，又恨龍門黃進脅掠之事，於八月下旬，遂寫密表，差心腹人藏於懷中，星夜馳赴王庭，拜奏慝秋、黃進如此。

十月上旬，南國義王坐朝，文武羣臣朝賀，忽見高綿慝嫩王差人齎表上奏。王看表大怒，罵曰：「慝秋蠻戎小輩，敢萌反心，抗拒天兵耶？況黃進是敗兵窮寇，蕩飄海外，無地棲身，昔先王憫之，許寓

此處，以獲安居，何故不遵王令，反生逆賊之心，戕害良民？　難容草寇。」遂召集羣臣商議，擇將統兵，平伐高綿逆黨，勦滅叛徒以警。　掌營明禮侯稟曰：「臣觀朝内，不乏英雄，今高綿苟有唱亂，是亦城狐社鼠之輩，何足選將擇兵，搖動朝廷之臣乎？　古云：『射雀莫忘珠彈，割雞焉用牛刀？』臣聞鎮邊營芽莊處該奇勝龍侯，但有雄勇智略，頗前前年曾歷遊高綿國界，已諳水土，可差爲統兵，就處平伐，稱其職也。再頒令旨黄進爲先鋒，領本部兵前進，觀其動静。　或彼真心奉命，率兵急戰，是助我一臂之力，準其前罪。　或彼猶豫，亦催逐率兵，我於中取事，以其前有歷秋阻路，後有我兵直進，殺之甚易，黄進雖有羽翼，難高飛也。　乘此率兵，直破高綿，如風吹破葉，瞬息可得，是一舉兩全之計也。」王聞稟大喜，從之，遂下令差鎮邊營該奇勝龍爲統兵，正營將臣吏司首合文渭爲參謀，龍門將黄進爲先鋒，領兵直日進發，功成必賞。　於是差人星夜齎敕文就鎮邊營交與勝龍等欽據奉行，勝龍等乃望拜受命。　數日間忽有鎮邊營副將萬龍侯外孫隊長添禄，其人性有貪饕，但聞高綿甚多貨物，忽生圖利之心，乃入朝拜稟曰：「臣舅鎮邊營副將萬龍，特差小臣稟拜。　臣舅頗蒙聖上洪恩，權鎮邊疆，職爲大將，享朝廷之重禄，須報王上之厚恩。　今王令平伐高綿，奠安邊界，而差該奇勝龍統兵，是其裨將而爲大將之任。　臣舅萬龍閑坐安祚，譬如婦人帶裙服襯，是非南越之英雄也，甚其慚愧。　願乞領兵平伐高綿，以安邊境，以表功名於後世，正其職也。　倘王上不准許，後日臣舅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望聖德明量。」王聞稟謂曰：「吾非不委任爾舅，但見爾舅春秋鼎盛，氣力衰微，倘如興兵收取中都，是其大敵，差之，則稱心也。　至如高綿，是蠻夷小輩，焉以玉而投石哉？　況又路途遥遠，岩溪岑蔚，水土不和，爲此吾不忍差，特許勝龍代之，是吾之本心也。　汝舅宜從之。」隊長添禄再稟曰：「王上憫及老臣，其恩比同山海，雖粉身碎骨，難於報補。　但聞古

者趙雲、馬援，年過七旬，尚能披甲躍馬，威振四方，何況臣舅年紀未過六旬，力能倒山拔樹，而王謂其老弱不差，仍許静坐憑觀，甚其辱矣。望王上許之，以遂平生之願也。」王聞稟笑曰：「是大將之權，汝言正其理也。」遂即換差鎮邊營鎮守副將萬龍爲統兵，該奇勝山，該隊新禮爲左右衛陣，龍門將黄進爲先鋒，率兵平伐。遂差齎敕旨就鎮邊營傳令如此。是時參謀首合文渭子及行征將兵等，望拜受命，擇十月二十五日發行。至十一月下旬，兵至鎮邊，副將萬龍出數里迎接入營，分賓主坐定。參謀文渭子及差人傳王令，差鎮守及諸將各員，領兵平伐高綿如此。副將萬龍及諸將等望拜受命，整點兵馬、器械、旗幟、船隻，擇十二月十七日發兵離鎮邊營，望高綿分道進發。但見：

兵威整肅，旌旗摇曳山頭；將士雄强，劍戟輝煌岸上。戰艦盈浮水面，艨艟蔽斷江心。航海梯山，超崖越嶺，冒寒沐雨，戴月披星，憑觀兔走烏飛，審識暑來寒往。正是：爆竹振聲祛舊歲，牡丹吐蕊喜新春。

正和己巳十年正月下旬，統兵萬龍侯兵到高綿地界，入美秋小海門，直至瀝岑處，列寨駐兵（二四）。差人先就瀝樆處傳王旨，令黄進爲先鋒，率本部兵聽令平伐匽秋。後探城壘營寨路途出入，兵數多少如何，以詳虚實，便其發兵。時高綿匽嫩王聽知萬龍兵至，大喜，乃就營中接賀，陳説情由，匽秋、黄進如此，望統兵設計除之。萬龍曰：「匽嫩勿憂，某心已定。」匽嫩聽言，乃辭回本界，修整戰兵，以防進發。未知分兵攻擊，勝負如何？

復説是年二月，南主義王令文武官爲欽差，閲定順化、廣南二處，如朝典例。原於賢王朝新令，不許正途華文士子應試饒學選場，已失斯文之望，自是儒風愈下。今王再降旨，令許正途華文士子 皆就選場

應試饒學，培養人才，贊資國脈。時天下諸儒聞令，皆大喜曰：「斯時再睹仁君，崇儒重道，復興文教矣。」自此儒風再振。

【校勘記】

〔一〕「貽與南兵追之」，「貽」字，底本作「移」，據甲乙本改。
〔二〕「心懷疑慮」，甲乙本作「心懷思慮」。
〔三〕「必生反亂」，底本無「生」字，據甲乙本補。
〔四〕「進賊」，底本作「進郡」，據甲乙本改。
〔五〕「板簿」，底本作「板部」，據甲本改。
〔六〕「四衛門」，底本作「四衙門」，據甲乙本改。
〔七〕「擧鼎拔山之力」，「力」字，底本作「勢」，據甲乙本改。
〔八〕「潛出城外」，底本無「外」字，據甲本補。
〔九〕「楊林」，諸本作「楊擊」，據前後文改。
〔一〇〕「參謀」，底本作「參將」，據甲乙本改。
〔一一〕「原無憶」，「憶」字，底本作「億」，據甲本改。
〔一二〕「食不甘味」，底本作「食不甜味」，據甲本改。
〔一三〕「半赤半黑」，底本作「半赤赤黑」，據甲乙本改。

〔一四〕「觸動國中」，底本作「融動國中」，據甲本改。

〔一五〕「特差沃衛地壳識那地分」，「特」底本作「時」，據甲本改。

〔一六〕「太醫院」，「太」字，底本作「大」，據甲本改。

〔一七〕「況馬本行兵之大要」，底本無「行」字，據甲乙本補。

〔一八〕「且妾前已生得男女三人」，「已」字，底本作「有」，據甲本改。

〔一九〕「紅袍」，底本作「黄袍」，據甲本及上下文意改。

〔二〇〕「功高德厚」，底本無「功」字，據甲本補。

〔二一〕「升爲廣南營鎮守掌營進德侯爲鎮撫」，底本在「進德侯」後有「公族達義侯」五字，據甲本、上下文意删改。

〔二二〕「但能遵承法令」，底本無「遵」字，據甲乙本補。

〔二三〕「係南國商賈之人」，「係」字，底本作「保」，據甲本改。

〔二四〕「列寨駐兵」，底本作「到寨駐兵」，據甲乙本改。



驩州記

佚名◇撰

陳維維　嚴明◎校點

天南列傳卷

南塘泛話四回四

阮景氏驩州記



提要

［越］陳義　撰

《驩州記》又稱《天南列傳·阮景氏驩州記》，不題撰人及時代。今知存抄本二種，俱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

一本編號爲VHv. 4199，系阮朝初年重抄本，78葉，頁面尺寸爲23×14公分，半葉7行，行17—23字，有夾注，行草，避「提」、「任」諸字諱，而不避「尊」、「時」。今已殘損。

一本編號爲VHv. 4200，乃1894年阮景族族人阮景昇據VHv. 4199重抄本，97葉，頁面尺寸爲25×17公分，半葉6行，行15—18字。首頁註云「成泰六年八月初九日阮景昇奉抄《家譜大全》」，末頁署「成泰甲午年七月十九日耳孫阮景昇謹述」。避改「宗」、「實」、「任」諸字。

本書以章回體形式，描述義靜(即古驩州)地區阮景家族前八世的史事，尤其突出第五代至第八代阮景曜、阮景堅、阮景河和阮景桂在「扶黎滅莫」，建立黎朝中興時代的進程中所起重要作用。

書中没有注明編撰年代。據跋：「右傳起自越胡朝丙戌歲，至本朝永治戊午年凡二百七十三年」，

永治爲黎熙宗年號，戊午年合公元1678年，可知本書的撰作時代必在此之後至黎末(1788)之前。跋又云：「愚於少時覽於朋幾，所得常國《南征記》、《潘氏長編》二傳，僅數十張，紙蠹字漏，存者三分之一。迨丙子年冬，得於都梁所藏《驩州阮景記》，文拙字舛，抄寫失真，不能無憾。仍此於閒日，憑取三藁兼綴爲一。」則此處提及的丙子年爲西元1696年或1756年。

跋中指出本書問世的理由：一是補寫黎中興時期功臣們的事迹，而這些事迹在「國史」中或被遺漏，或記載不詳；二是訂正一些在「國史」中記載不完全正確的事件。跋中所説的「國史」首先是《大越史記全書》中黎玄宗(1663—1671)和黎熙宗(1676—1705)時期寫的《本紀續編》；其次是胡士揚等奉旨合編的《中興實録》。《本紀續編》對阮姓家族的功臣們只是輕描淡寫地提了一下，而在《中興實録》中卻根本没有説明。如果確實是這個原因促使阮姓家族撰寫《驩州記》的話，那麼作品編寫年代應該接近上述兩部史書的編寫時代。《中興實録》刊行於1676年，《本紀續編》和《大越史記全書》的其它部份刊行於1697年。因此，《驩州記》很可能成書於第一個丙子年即1696年以後不久，與《中興實録》和《大越史記全書》發表的年份相近，而不是第二個丙子年(1756)，因那時阮景家族對「國史」的不平可能已經淡化。

《驩州記》不題撰人，但通過對它與其它一二部家譜所記載世系次序的比較，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解答，這些現仍收藏在乂安的家譜，使用的是家譜通常的形式，並不用章回小説體裁來描述阮姓家族的事迹。本書及上述各類家譜都詳細記述了義靜阮景家族的前六世情況，從景侶、景律、景灝到景暉、景曜、景堅。但從第七第八世起，《驩州記》也和别的尚存的家譜一樣，都有不盡相同的記載。如第七世，《驩州記》寫的是阮景河，而另一本家譜卻寫阮景乙；第八世在《驩州記》中寫的是阮景桂，而另一本家譜

卻寫的是阮景榼……等等。在包括《驩州記》在内的各種家譜中，所記載世系次序的不同，成爲區别阮景家族中這個支系與那個支系的自然標誌。記載阮景家族第七世的家譜從阮景乙起就有了不同的記載，這無疑就是阮景乙支系的家譜。有關阮氏第八世的記載從景榼起也有所不同，這正是阮景榼支系的家譜。《驩州記》中有關第八世的記載卻是阮景桂，説明這是阮景桂支系的家譜。

《驩州記》是阮景桂支系的家譜，這意味着《驩州記》作者是一個與這個支系有關聯的人。據阮景榼支系家譜，僚郡公阮景桂去世於西元1667年左右；可知《驩州記》的撰寫人或是阮景桂的同輩，或是其下一代。

1988年，《驩州記》已被譯成現代越語在河内出版發行。1992年11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陳義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二輯。本次整理，因VHv. 4200更爲完備，用作底本，而將VHv. 4199本進行參校。在整理過程中，陳友生、朱旭強審讀了校樣。

目録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一回

第一節　天之轉也　地之振也

天地生我祖享。玉嶺之山高，藍江之水秀，真名相將所出。才大有爲，芳流書劍，輔佐黎皇，洪圖大定。後世子孫，享國恩長，萬代不易〔一〕。

驩州阮景族鼻祖諱景呂，海陽省東潮縣千里坊人也。胡末，吴人南侵，景呂避亂，至清華省嘉遠縣〔二〕。後流居驩州，寓於香山縣循禮社。時方兵革，遷徙無常。幸遇我朝太祖起兵藍山，經已十年，剪除吴賊，天下大定。景呂始達岸，過南塘縣長閣、花林、東烈等社〔三〕，住玉山津，以撑船横渡，濟人爲業。順天庚戌年，攢造户籍，因著入玉山村。晚年不記，葬處不詳。生得一男，諱景律。

却説景律阮景強初祖從父居玉山村，以針灸爲業。其性和善，人多愛之。因結屋於山下。經五載餘，一日往東烈社乍梁村，纔到腰狂庄處〔四〕，忽爲虎所傷，其虎仍以爪掘地埋之。

男子灝見父不還，求卜於市。卜人善推《易》理，具以虎葬語之。男子灝因直到乍梁村細問，忽逢村中老叟謂曰：「昨有灸公遇此，不幸爲老翁俗號虎爲老翁所害，棄其瓢篋，人共知之。」遂引入那處，指之

曰：「此爾先人亡身處也。」男子灝見其封墳如人工築成一樣，自謂天予，不敢擅移。因傳示子孫，認爲祖墓。至後世子孫有大功於國，加封阮景律爲開國推忠揚義輔國功臣，管領鐵突忠聖翊將演福侯。弘定年間，復加贈亞郡公。其父考景呂蒙贈肇先侯。人皆謂此地之鍾靈云。所生一男，諱灝。

却説男子諱灝體貌温和，其性樂善。學得醫方，每好濟生度物，施藥療病，一方長幼，咸受其賜。常入南峯採藥，途經大同社，入宿友家。時有鄰叟年老，偶攖足疾，已經一載。聞得藥師阮灝係是名醫，即使人延之。此老叟具酒殽款待，已而出錢緡，請爲施藥。灝止取錢一陌，許以木瓜散，令和酒飲之。又令以黑豆牛膝煎湯〔五〕，擦塗其外。囑畢，辭歸。患者依囑常服，纔得月餘而愈，行步康健，遂率徒弟逕往玉山醫家報義。時灝方炒洗藥味，聞有大同客至，即降階迎入。賓主安席，待以紅飯藜羹。客微顧灝家，的是寒酸風味。而前日賣藥，竟不濫價，因怪問曰：「家居勤苦，須要探囊以給日用。奈昨者爲我施頒方，又作辭錢意；爲我耆艾，不忍索取？將陋嗇節，姑少待耶？」灝答曰：「此藥雖是療方，而價則平易，不到那錢，豈可欺人濫取！」老翁曰：「此種善仁心，天必有報之。」語畢，辭回。數日復使親孫牽沙牢一隻，往玉山權以謝醫者。阮灝既得黃牢，因開墾山下隴田，耕種立業。

却説大同有一姓朱，因遠遊山水間，見一老翁，眉髮盡白，面如紅棗；有一小童，睡後掛羅經，而徧攬乾坤世界，無所不到焉，遂以爲術家大拳。因與他結友，潛心迎請，營求吉地。老翁以他阻期趣，限以冬來再會於大同，不負其約，仍各餞别。

後老翁依期，循途而往。方到此南市，但見：

魚鮮呈酒店，龍粉肆脯亭。唤客美妹招手接，長途遊子適情寧！

《適情寧》者匪特壯遊，抑亦老情有所歆慕。遂蹇裳入館，以爲大同亦遠，盡括袖中府庫，一時翫飲。及酒蘭茶歇，杖棹童從。纔顧影間，子午已作縫針矣，猶不以爲晚。足雖程途，眼迷風水，貴人之步，尚且寬遲，不覺始到花林。擡頭一望，日已啣山。遂於江沿長進一遭。俄就玉山脚下，望於隴旁，忽見一耕夫甚偉，向前問曰：「此耕者何人也？」耕者曰：「吾鄉人也。」老人曰：「今往大同，餘有幾曲里路？天色尚晞，躄步其可及也否？」耕者曰：「程路尚遐，天氣將暮，況山莽多有惡獸害人，處處驚患，多有關防相驚。尊耆何不覓問人家投宿，尚在淹留野路耶？」

老翁聽罷，心重憂，疑慮難進退，却有呻吟徘徊狀，顰眉謂耕者曰：「卿家何在，頗得帶回，使吾父依此一夕，庶免路居之患？」耕者曰：「本以卑狹爲居，恐不安歇。公若肯來，何惜延納。」老人曰：「夜到山窮，蒙君厚意，寄得安息，何暇乎飯白床清。」遂從入耕人廬舍。只見兩間草蓋，一榻竹案〔六〕。耕者催讓老人上坐。良久，謂曰有作飯者，命童入向竈。老翁曰：「原往沙南，經過安全，欲往大同憲朗訪尋舊義，不想到此，故行間有忽於齊備。」耕者喚家人謂曰：「夫子在陳，返過范丹塵甑。客既無糧，我家瓶裏尚有米否？」時歲旱米貴，家用不足。家人曰：「本尚有雄鷄一觜，糯米一勺，黑豆二斗，自可烹煮。但明旦先人諱日，何以計之。」其人曰：「無慮，自有方便。要當殺鷄飯，以半分預先告祭，一可以先爲孝，二得助老翁父子千里飢勞。」

時老翁父子卧在廬外，假作行勞鼾睡，以窺其意思。只聽得家主傳餐，令以糯米半勺，黑豆一斗煮飯。又烹割鷄觜一半既熟，盛以竹編盤，拜告祖先嘗。禮畢，後捧出廬外間撫起老翁父子，始以進食。

須臾，茶闌芙接，老翁請家主吐實姓名、世業。主人曰：「吾姓阮，名灝，祖父本東潮千里人也。方胡末大亂，北寇來侵，山賊海賊多所攪擾，方民搖動，故先人提携相保，離貫上程，流落於此，不知幾星霜。小人遇時飢饉，至親早亡，存權殯於濃寺處。因此，心不忍離，憑守先人舊宅，葢築卑狹以居家小。冬之夜寒，秋之露霧不免侵染。我常專醫賣藥以給家小。但人口尚繁，厨資不足，故朝夕之間尚有告匱。今蒙及慰問，敢不吐盡真情。」老翁暗知灝意，且言語非出於尋常。

及天將明，阮灝扛薪柴一擔入鄉中，易剛得米一斗，大酒一樽，帶回仍命家人煮飯，並前糯米半勺，黑豆一斗，合蒸及鷄半隻，一時煮熟具設，煎香拜禮。禮畢，復敬捧酒饌款待老翁父子，一時勸勉，甚敬重焉。老翁料想荒歉時節，人心厚待，不可捐忽。及辭去，謝曰：「鷄黍厚意，我何時復能報答！」灝曰：「飢饉之間，薄湯菲饌未敷本意，豈敢望報。」因送老翁逕出門外上程。

忽有安樂社人求灝看病。灝本不知老翁有山水才妙，遂分袂入安樂村救病，而放了老翁，逕過同倫馳去。

老翁速入夢山，望地勢祖宗而來。因「辭樓下殿」，脫到花林社，見一坐玉山，預帳高大有氣，搞得：「辛龍轉巽入左脚，水星結穴」，前後分合可辨，左右龍虎狀如張旗。向前，大江橫過，來水碧清，的是「三公武將」上格龍也。那老翁相得此地，堅置一隅牢記在心，不復漏洩，遂向大同、憲朗等社。放入朱家，事跡不在話下。

却說阮灝自安樂救濟，回到玉山，得三四日後，垂掛疏簾，閒看醫旨。忽聽路上馳驢到門前下來。來者不是別人，便爲昨夜投宿老翁者也。灝輒起出迎入。從老翁後者，又有一擔白米當面價六七鉢，雄

鷄二觜，北酒一盂，清蕉一房，銅錢二貫，舍隅安置。老翁唤從者曰：「整設酒饌。」是夜，主客老翁唤從者曰暢飲，説仁義美處，情好愈密。老翁曰：「昨者，禮非曰少，敬也有餘。視家君之貌〔七〕，恭肅不僞。究其心則仁厚，重具順，得天命。予今搜得玉山一穴，便是『王公上格』，家君願見之乎？」灝曰：「野民肉眼，罕識仙長，不能追赴。今幸惠然肯來，我家尚有福矣。」明日，老翁引灝到穴場所，指畫形勢爲立山向，擬成福址，遂留稾云：

帕帳高碧，巽辛出脈，公侯上格，代代不易。但嫌沙衛曠飛移，累世公卿居貫客。

又曰：

前三峰，後三峰，子孫世世出英雄。但嫌水破艮寅宫，女主空房獨宿中。

囑畢辭去。灝謝情益切，送老翁到東烈社安全村而還。灝依囑留心半載，始營塋兆。後作成家業，實自此始。其娶妻清漳中林社阮氏，乃是總知軍民事務阮公之女也。夫妻偕老，鶴壽龜齡。及其晚年，不記。公卒，墓花林玉山福地。婆阮氏卒，葬濃邦福地。公謚讜正府君。婆號慈孝孺人。至後世子孫，有功於黎朝，加贈爲揚武威勇贊治功臣，行下乂安道都總兵使司僉事，管知民事務永慶侯。所生得七男二女。長男諱道，次男諱迪，三男曰宗列，四曰伯苓，五曰暉，六曰暄，七曰昨；其女長曰玉軫，次曰玉奴；凡九人焉。正是：七男二女斯爲盛，振起家聲竟是誰？河圖七二，居南爲連珠，欲識誰爲熊羆梟將，須看下文便見。

【校勘記】

〔一〕此前底本脱漏，現據VHv. 4199補足。

〔二〕「至清華省嘉遠縣」，「清華」原作「清花」，越南避諱字，今改正，下同。

〔三〕「過南塘縣長閣、花林、東烈等社」，「東烈」二字據VHv. 4199補。

〔四〕「纔到腰狂𢈈處」，喃字「腰狂𢈈」爲越語地名，意爲「犬生」。

〔五〕「驩州阮景族鼻祖諱景吕……又今以黑豆牛膝煎湯」，以上文字VHv. 4199叙事詳盡，但底本簡約而文理通順，今不改。

〔六〕「一榻竹案」，「案」字原本作「安」，據文意改。

〔七〕「視家君之貌」，「視」原本作「勢」，據文意改。

第二節　弘休避亂渡清江　安清起兵立帝胄

第五男阮暉既長，才智勇略，預有勳績，陞爲萬安衛總知兵民事務，行下乂安道，只受弘休子爵。後回居濃館，耕種立業。初娶憲朗女，生暖。後到都梁，娶蔡氏女諱細也，年十三戊辰年生。因結屋於都梁。明年辛己應熊羆之兆，蔡氏懷胎。冬十二月，即生下孩兒。時當昭宗光紹六年。後來取諱名驩，是爲晉國公，加封雄毅匡濟澤民大王。景暉既生驩，自是開墾耕作，寓樂於田園之趣。其饑食渴飲，居處常事，不在話下。

且説統元間海陽古齊人莫登庸篡位，改元明德。黎朝舊臣宿將咸憤莫氏無君，各自雄長爭鋒。方民擾亂，四方盜賊從茲益起，方民擾亂。是時，南塘山路間有名盜竊起烽火者：如東烈則有名美積、名緇弼；同倫社則有名衙泊、名鶴林；及大同之伯高者；一時蜂蟻，窮里聚謀，擾亂方土。

弘休子阮暉聞此消息，回守濃邦寨，修設壕塹以備不虞。因通報總屬各社村莊長者，共會議曰：「方今黎祚中移，莫朝甫創，故人心不定，馴到亂階。吾等以一方頭目，要當糾率人衆，防禦奸非，以保安

方民，如漢朝平原故事，豈不快於前日乎！」語畢，衆遂推暉爲長，係有指畫者，必俱聽從。暉即具牛酒祭告鬼神，歃血共爲盟誓。是日，會選丁壯，得數百餘人，俱備器械，設屯所以防禦之。

時鑒伏者漫山。有渠盜美積者，自負勇健，潛心詐作刺客，喚將手下，猖鯁者三十餘人，陰議到募選所與丁壯雜處，以亂內軍。又報他賊俱爲救應，以成內攻外擊之勢。因此，遂與其黨奔入總屯寨所不提。

却說阮暉方以牛酒犒軍，一時快飲，不暇他顧，各向飽醉。日晡，忽見鄉中紅燄起，路上塵飛。弘休子急喚子弟帶甲入衙。忽聞路外有鬬聲「來鬬者」。猥見一聚鋒刃。暉麾迎敵，大聲曰：「誰擒得此賊，自有重賞。」忽左邊有一人迭出，認得美積，乃大盜也，即捧刃一下，刺美積死之。衆盜者奔散。那斬獲此盜者何人？一總人望視慰勞之，乃是濃邦人富係伯姓名阮福祺也。弘休子以手招來，酌酒慰勞甚有言語。福祺報曰：「玆盜者猶熾，勢未可盡拿。要宜引回本寨，以養威鋭。」

暉從之，遂收兵回濃村，賞了阮福祺。是夕，堅寨安軍。

明日，望見寨外有賊兵圍候。暉即備兵，開寨出戰，未至數合，賊佯敗走，入大同，暉督衆追之。纔到同倫社，聞邑中有一響聲鳴鑼鼓出。暉向左望，見一夥强盜踴出〔一〕，其旗號曰：「衙泊兵。」暉即轉兵大破衙泊賊黨，拿得賊渠殺之，梟首於辣市。遂收軍進攻大同。

纔得一道段，忽聞前軍呼曰：「有賊阻攔，其勢難測。」即令鳴鉦止旅，遣人偵探〔二〕。知賊帥乃東烈人，名繩弼，及大同人阮伯高輩也。即日，令結寨柵以防禦之。

明旦，賊率東烈人及安樂村人，每挑戰於渡蜂處。暉引兵攻之，到十八合不分勝負。日既暮，各還屯駐所。是夕，暉會諸弟子設謀，遣親孫扶安侯等，設兵埋伏要路各處。衆各領命奔去，止留守屯駐者

纔數十人。

至明旦，弘休子自引衆伴回濃寨。賊衆探至，果見屯駐所空疏，遂出衆剿掠。伏兵四面忽起，將賊衆圍了陣中，擒得首僞殺之。餘衆奔散。弘休子收振兵旅回至大同，忽有兵來抗拒於路上。暉使人偵問，其渠即阮伯高也。遂令招誘之。伯高不肯服。暉進兵攻之。伯高迎戰數合，衆散於前，勢不能敵，退入村屋。暉兵環遶圍之，悉選其壯勇者，一時唐突剿拿。伯高聞之，以荆棘閉寨門路，避入猪圈。暉軍放火燒之，賊被焚而死。

暉會諸軍議曰：「方今總内未安，閭舍蕭條，財粟空盡，何以爲依？不如閑尋勝地，耕稼屯田，收貯糧穀，以收趙將軍之功也。」衆皆曰：「諾。」

遂移清漳，到中林社，掃衙莊地界。只見隴源膏潤，榔圃青芩；人家稠密滿山林，花穀碩稀光壟鄰，一景田園終可愛也。從者曰：「伊何此地，自可畜養？」弘休子托輞衣而攬曰：「那地乃吾老母之貫塢也。」因入鄉中，與父老接見，乃吐實以本貫，却被盗賊攔破事由，故舉邑跋涉程途，俱往親鄉倚據，乞父老廣念恤及崎嶇提携之旅。

鄉耆同邑皆慰之曰：「子之德澤感人，方此離亂之時，人心愛戴隨從不忍舍忽者，此必是非常人也。今日到此者，則遼東之地，豈忍不納浮海之客乎？」

即日具設酒殺款待南塘濃客，仍度荒土未盡墾者許之耕作。弘休子因此分遣衆人開耕隴田種穀。經一載餘，收歛益富，其儲蓄飲食已安厥居矣。

豈意：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

而歲花荏苒，時更再冬，人心懷土之思，遽形嘆想。弘休子雖知舊貫未靖，但勉循衆志，收括囊槖，運回濃村。時濃人歸邑，只見草莽極目，蓬蓽盈門，舊址已荒蕪矣。弘休子乃命匠修理棟宇。

宅舍既成，人民息肩有旬餘日。豈意同倫之地有賊名曰鶴林，於衙泊既敗之後，復嘯聚其黨，據此地方。聞弘休子復歸厥邑，鶴林遂率衆來攻打，圍寨外。弘休子呼兵旅整器械出，寨外見鶴林問曰：「汝名何賊，敢就吾寨，欲來求死耶？」鶴林曰：「我撫安人衆，土地寧静，幾已有年。汝老賊既廢巢穴，遠竄江邊，今復又來〔三〕，將擾一方民乎？」弘休子曰：「吾以仁義自處，不意强賊辯説欺人，以求困我耶？」遂催兵大鬬。纔得數合，將賊黨圍在陣中，斬獲鶴林，以首梟於石竹處。

此時，弘休子與衆子驩、昕等，起兵於招寡村，掃除凶醜，自是地方稍平，人民復業。一向耕種常事不提。

却説宋山嘉苗人阮淦，訪得光紹帝之子黎寧，立於哀牢，改元元和，是爲莊宗裕皇帝。西土豪傑聞之，率多歸附，太師阮淦悉皆收納。

丙申歲，阮暉父子俱詣岑州行在，來謁於太師，由是升聞於朝。帝召見之，賜暉爲平陽侯，及子驩爲揚堂侯，各掌兵權，以防差撥各事，記者不提。

後暉卒。卒年不記，享齡六十四歲，葬於濃邦社今避英宗諱維邦，乃改曰濃山社也濃村寺處，謚惠曰府君。順平元年春，正月二十六日中宗武皇帝以初即位，追會舊勳臣，加封阮暉揚武翊運贊治功臣行下乂安道都總兵使司都總兵使僉事，管知兵民事務平陽侯，贈福慶郡公。生五男一女。

其長男諱暖憲朗妻所生；其次男諱驩，封晉郡公都梁妻蔡氏所生；三曰昕，封忠郡公清漳模機村所生；四

曰晚，封强郡公大同隨擄甲妻所生拗；　五曰昭，封立郡公清漳高田社妻所生，其女曰玉宏與立郡公同母，嫁堂郡公。

維次男阮驩之生也，體貌奇秀，剛明智勇，專心韜略，博覽兵書，通天地要機，崇道法驗籙，奇才秘術，鍾藏於手段，擬欲寅緣遭聖主，以展匡時之志焉。　少從父暉起兵於招寡村，殄滅醜惡。　及長，歸附莊宗於岑州行在，得拜揚堂侯，聽隨興國公阮淦號令差撥揚堂侯今是陽郡公阮有僚舊號。

及興國公遇毒卒，兒子汪、潢尚幼。　其女婿翼郡公鄭檢，是爲明康太王，昔常受委專征，甚得軍情愛慕；　莊宗乃授以節制重權，改封諒郡公。

明年，太王相得萬賴册可以營立行在所，因命工匠構作宫殿，修築壕塹，內而棟宇基址，外而重門擊柝，制度一切務令堅固。

明年，丁未萬賴行在營牆頓整。　太王率文武臣僚備法駕往哀牢以迎莊宗。　正是：　西迎本是歸安邑，北挾非他幸許都。　欲知上駕起發如何，須看下文分解可見。

【校勘記】

〔一〕「見一夥强盗踴出」，「踴」原作「勇」，據文意改。

〔二〕「遣人偵探」，「探」後原衍一「它」字，據文意刪。

〔三〕「今復又來」，「又」原作「有」，據文意改。

第三節　阮子牙兵馬遮乘輿　黎莊宗君臣破阮敬

却説莊宗在岑州日久，會有哀牢國王來聘。方交接宴賀，忽聞洞外小卒飛報，朝廷官軍同來本寨。帝即命延入。百官具獻奉迎表文。帝許之，命擇日發行。乃分遣將校，各督本部兵前進，按制邊幅。其間有近臣，太保春郡公阮子牙，亦應此差撥，領命東下。到河中地界，聞莫將西郡公阮敬領兵萬餘，壓屯境外。子牙引兵迎敵。望見莫兵銃旗棋布，鐘鼓漏鳴，營駐之勢甚是嚴密，遂對壘而立。

翌日，阮敬遣人賫書誘子牙，其略曰：

西征大將軍西道將西郡公阮某致書阮太保春郡公：手奉廟業，領大將印，亟擊岑州逆命，水步强壯，其旅如林，一舉之間，黎氏巢穴自可掃蕩。汝若明順天命，引兵向道，則功成捷奏之後，自有隆爵貴女之頒，世世赫榮。若執迷處暗，則玉石將見俱焚，悔之何及。言未盡辭，難宜致意。

永定元年　月　日

書致，子牙折而讀之，意欲投莫，因詣莫兵屯所請見。阮敬差人延入，慰撫甚厚。因語之曰：「鳳

凰靈鳥，不棲於亂棘。英雄智力，豈宜屈於陷籠？昔吾師陳鐵山伯有大成功於黎朝，而爲陀陽王所厭薄。今公復事陀陽王子，雖有勞苦功高，而猜忌之心，彼果能悛前人惡否？殆等執迷不辨，只恐韓、彭之辱又將見矣。今望本朝厚待將校，寸功不負，卿欲致意功名，曷若投明爲重。」

子牙曰：「蒙君指教，既沐深恩。倘功成身顯，不背厥德。」二人飲罷，敬屏人與子牙畫計曰：「公若能如此……如此……則黎寧自可擒也。」語畢，子牙受敬指揮，謝恩而出。回到本軍駐所，托言莫兵勢盛，要且退合定謀。是夕，令軍中備器械，啣枚静去入清華去了。

却説莊宗駕至西城安孫洞（在永福，胡氏因築西都城在此），望見路前有一夥兵旅。帝命鳴鉦蟠作陣勢，使人高叫曰：「駐前路者是何軍馬，不避乘輿？」

探聲始竟，遥見一大將，介冑甚嚴，持兵應曰：「小臣春郡奉巡關外，運見賊鋒近接，暫且退合，與衆人以定思謀。」

莊宗聞之，即令召見。阮子牙乃率力戰手下者數十人，俱備鎗刃，入謁御前。時帝方騎白龍駒（馬名）問曰：「汝料賊勢其能抵敵乎？」

子牙曰：「臣才雖鄙猥，若得陛下委之迎敵，自能成功。只恐鳥盡弓藏，鐵山伯反蒙厭薄。」

帝曰：「不然。昔陳真（陳真即鐵山伯姓名者也）爲將，聲勢赫奕，放縱部下，狂行不法，或殺名臣於畿内，或飲御酒於六清。其得罪於國家也如此，故先朝之法，從一而無赦。今卿忠心貫日，若能卓立寇、鄧奇功，則東漢保全之道，朕終無少忽也。」

語畢，遂拔劍截髮，與子牙約誓。子牙見帝意已親信，因徐徐移步近於御駒。帝遂驚疑，親抱皇子

舍駒乘象〔一〕，令左右具啓兵器以備不虞。子牙見帝嚴謹，自覺驚駭，遂稽首嵩呼萬歲。拜畢，帝以手麾之，令子牙出屯別所，以防差扒。子牙領命去了。

是日，車駕入西都城，大軍嚴駐直宿，經閱月間，境内安息。一日，莊宗正與諸將謀議出師，忽有巡兵飛報，言莫將西郡公阮敬屯兵於雲床，數遣兵攻打關外。帝與朝臣即議決戰。

次日，將兵十萬，整象馬，具糧草，振鼓嚴旅，大進至壩丕處〔二〕，排營安頓，籌議分兵進討。時子牙聞大軍既發，亦提舟師從水進，屯西雷港。遂修白書潛差人就雲床報與阮敬。差人領書，陰至莫兵屯所。阮敬見書，拆而讀之。其詞曰：

清華河中府效順將春郡公阮子牙書奉西道將西郡公帳下：昨者蒙受密傳，作伏襲計。茲而元和君將盡括兵馬糧草，已進駐里仁安慶地方，而安尊都城，疏虞不密〔三〕。今乞將公潛入藍山道，進至西都城嘴後，截其歸路，小將願爲翼擊，不旬日間，彼之君將自可擒矣。秘機既逢，功成旦夕，願納忠忱，不可緩忽。茲書

永定元年　月　日

阮敬看了，謂賫書者曰：「若此役克濟，捷奏之後，吾當致力保舉汝帥爲優等功跡。」因撥約子牙以起伏號令各事。差人即受指示辭去。

阮敬下令水步諸軍，整飾器仗，從間路入清華，遮截岑州兵馬，絶其餉道。

莊宗皇帝聞此消息，遂喚太師鄭檢謂曰：「方今莫兵遮截歸路，更兼子牙多行反覆，太師籌算如何？」鄭檢曰：「事已逼矣，要當還守根本，養威蓄鋭，更圖後舉。」語畢，即下命諸將收兵，待夜，盡拔寨，望哀牢去了。

平旦，子牙將兵打探見村民語曰：「黎兵於前夜已西歸矣。」遂轉兵至西都，與阮敬相見。敬延入坐定，謂子牙曰：「大計已熟，復使猛虎歸林，長鯨脱網，終爲可恨。」子牙曰：「無慮。今乘大勝，可以威揚。若分道一入則彼巢穴自可掃蕩，何足留恨！」語畢，因請推引諸土人來，有能指畫形勢，使爲向導。

二人正與籌議進兵，會有莫主福源遣使賫詔書來。阮敬捧詔書讀之。其詞曰：

朕以先帝嫡嗣，新御洪圖。念方寨弄兵，深存燕慮。故特命汝西郡公提兵進討，務使蕩平阿境。豈意奸臣泗陽侯范子儀謀立弘王正中，以作内亂，方據在御天、華陽地界，摇動人情，不能安息。兹者，黎兵既退，卿可令人按壘，自當轉甲回兵，與謙親王協力定謀，以靖内難。詔書既至，卿當整旅，不可稽遲。

永定元年　月　日

阮敬讀畢，即日整備兵馬水步，望山南新興進發。及會，與謙王莫敬典，進攻弘王正中泗陽侯，范子議等事，不提。

却説莊宗在翠彈日久，聞莫兵已退，復下清華道，立行殿於隆崇册居之，令諸將安集兵衆。十二月，消息入昇龍城，莫主以正中子儀已走出安邦，復命阮敬領三道鎮兵入寇清華。敬引兵三日至濡河所，聲勢迫近。帝退軍渡河，往雷陽山脚，屯於高源處，令内外嚴蹕。明日，阮敬督軍各除橋路，分道襲擊。北鎮兵進攻雷陽上畔，西、南二鎮兵進攻城西背後，兩路既發，鼓炮響震。

莊宗即召鄭太師語曰：「賊氣驕悍，料我勢怯惰不敢與戰，故分道奪擊，以怯我軍。我可逡巡退

守，不能分道以抗彼耶？今朕引兵進雷陽地界，太師引兵進瑞原沿河，如有進賊軍屯所，便當報信，發炮令合戰。」

太師領命，從瑞原進了；帝始督諸將兵馬進至雷陽社。賊列陣以待。帝命人飛報於太師。俄聞炮擊遠響，帝親御白龍駒列兵衝擊，已到三合，賊堅守不動。帝問雄國公丁公曰：「我可戰乎？」雄國公曰：「今宜戰，不可緩，失也。」

帝復列象排兵，發令炮聲，大推衝擊。賊始擺開軍勢，與之交攻。忽聞陣後有大暾一聲遠響，不覺太師督諸軍將兵已渡河矣。二道夾攻，阮敬腹背受敵，乃引兵退去。我軍乘勝追擊之，驅象踏破賊人舳蓋營船。莫兵大敗，争渡江，溺死者無算。

時阮敬既脱此陣，適遇天寒日暮，欲收兵回舊駐營。敬妻曰：「今吾軍始敗，素已震駭，不宜進屯舊處。可急還關外，蓄養威鋭，以圖後進。」敬從之，引兵入鄉村，暫歇餐飽。既畢，夜時即傳軍中啣枚出寨。

是夕，莊宗召太師及諸將議曰：「今僞莫兵馬亡失，器械抛去，大軍一陣傷折太多，其決不敢遲留境内。果然當夜必潛退出關，吾若遣兵埋伏，襲擊破之，則吾之兵勢威望可張。而彼不敢窺同關寨之内矣。」語畢，太師即命軍校楊堂侯阮驩等設伏諸要路。莫兵不意，果然是夜退出關隘。阮驩悉起伏兵斬伐，得萬餘級。莫兵大敗，棄甲而走。大將阮敬抱妻上馬而奔，脱出關外，望回東京去了。

是時莊宗聞奏捷，分遣將校各守要衝，即下詔班師還西都城。正是：一戰莫朝俱破膽，軍中樂興凱歌回。

帝既回萬賴行在，乃定功行賞。以揚堂侯功優於衆〔四〕，即加升提督晉郡公〔五〕。驩等謝恩而出。時帝親征衝冒霜雪，戎務繁多，感疾不豫。值明年戊申，正月帝崩。臣民咸痛惜之。太師哀感酬甚，乃尊立皇太子暄即皇帝位，以明年改元順平，是爲中宗武皇帝。

太師鄭檢以國君新喪，嗣主幼冲，只念保境安民，以守社稷，不敢負才動衆，妄激邊情。而莫朝以老成阮將猶見敗衂，未敢窺乘，釁隙不起。由是南北之間，兵革稍靖，方民帖席，已經數年。

東西正是無他顧，何事昇龍復起爭？

爭霸圖王如何，引目下文便見。

【校勘記】

〔一〕「親抱皇子舍駒乘象」，「舍」原訛作「合」，據文意改。

〔二〕「大進至堘𡗶處」，喃字「堘𡗶」爲越語地名，意爲「天壩」。

〔三〕「疏虞不密」，「虞」原本皆作「卢」，爲越南俗體，今改正，下同不注。

〔四〕「以揚堂侯功優於衆」，底本「揚堂侯」或寫作「楊堂侯」，今「楊」統一作「揚」，下同不注。

〔五〕「即加升提督晉郡公」，「提」原作「𨁪」，爲越南避諱字，今改正。

第四節　鄭太師尊立峻皇帝[一]

却説莫南道將奉國公黎伯驪見莫主福源偏聽范瓊父子讒言，數疑忌大臣，伯驪陰與狀元舒郡公阮倩山南青威耕稜人，共舉家奔入清華歸命，得召拜謁行在。朝廷撫慰納用之。

明年，辛亥春三月，四鎮外盜賊蜂起。時伯驪既蒙優待，猶念本貫在清潭盛烈社舊基祖墓恐或未安，劇動心腹，懷土愈甚，因上表乞和聖駕進取京城，以正大統。其略曰：

蓋聞：周讐當復，不共戴天；夏業既屯，更圖還舊。大綱要舉，小將竊惟；京師者，天下之根，而奸僞篡乘外三十載。聖人乃帝室之胄，而國家遷創幾二十年，豈宜若此淹滯偏安？急要當今張皇致討，撞海陽極腥之魚迹，直入神京；光如益相親之虎祥，庶孚人望。一隅江左優遊[二]，不類宋朝正統東都，振起重光漢祚。其中興之功烈，從此而成，億萬年無疆之休也。小臣謹具愚忱，惟伏候聖旨。謹表

順平三年　月　日

中宗覽表畢，付下廷議。鄭太師見之，即下令出師。先差黎伯驪、武文密等，領兵分道前進。後太

師提統水步諸營繼發，略定西南地界。

時大將軍黎伯驪從山南下道，長驅兵馬，直迫昇龍城下。莫景歷主大驚，夜命推轉御舟於江峰，引軍渡河，駐蹕菩提行殿，命謙王敬典留守都内。

壬子年正月，太師進兵過西北道。二十九日，遇莊宗忌，晨喚起厨人，具牲醴之奠，親率百官禮拜，展盡哀敬。

二月上旬，兵渡洮江，分遣埋伏各處，後大軍進屯熙山。方民震恐，消息入昇龍城。謙王聞之，即發兵迎敵。始進到春耕市，忽見伏兵四起，鼓炮雷轟，聲勢迫近。纔一刻餘，謙王引兵退走。大軍長驅追之，本日殺到菩提營，勢如破竹。

次日，進攻東北界，易如摧枯。二處人民率多降服。大軍乘勝，直抵荊門府，列營駐札。

秋七月，太師與諸將以爲莫主在金城，壕壘堅密，警策甚嚴，勢難攻急。又慮秋水漲溢，象馬難留。今乘捷後，便可回據京城，休兵蓄鋭，以圖後舉。議決，遂下令班師。

十四日，大軍過月老江，渡入昇龍城，大開宴筵慰勞將士，一時歡飲。正是：沿河洗甲舒兵力，滿几提盃唱捷歌。

此日論功行賞，太師以晉郡公多有戰功，加升都督級。餘皆受職有差。

八月中秋日，太師傳諸將入内燃燈宴樂，按衛嚴排，侍厨供饌几，歌子奠瓊觴。正是軍中逸樂慶賀之秋也。忽聞左席演國公黎伯驪語曰：「今方僞朝遠徙，城牖内清，我等主將徒爲喜樂，獨不念上皇在方寨間，何不備法駕以迎之？」

太師既聞此言，即命修表以獻文。中宗覽畢，謂曰：「自古真主創立，既正位號，何地不正統？今中都雖曰國本，自可進取。但僞莫未平，畿外未得安靜。故朕不能舍兵餉之地，而安據空虛之城也。今勉諸將奮力摧破海陽之壘，斬獲僞黨，以雪先朝之憤，孤之願也。其如發回舊都，須待關河平定後。」語畢，復令馳報諸將； 差人發京，具以御旨遍告之。

太師既達上意，每稱嘆：「上明見萬里外，慨有人君之度。」即日，下令諸營具糧草器械，望海陽進擊之。

十二月，莫主聞此消息，命慶國公以舟師進入天健山，以爲襲後之計。太師聞之，下令大軍轉甲進攻於天健山，莫軍大敗。

明年正月，太師兵慈廉縣驅除惡黨。時經兵燹，人民飄散，道途寂寞。太師命諸將分守各處，遂振旅回西都，列定諸將戰功，經致朝廷簽議，須行封賞。時晉國公多有勳望，如升太保。鄭太師見晉郡公阮驩有智謀勇略，一戰一勝，真有良將才，甚敬愛之，因賜姓名曰鄭模，爲親屬臣子。添給兵民，權知內外軍國重事。阮驩謝拜恩命，旋歸私第，間歇觀花，偶見夢熊之兆。其妻阮氏，乃天禄社僚奮武侯之子也，顏色秀麗，頗有賢行，公深愛之，至是懷胎。正值順平癸丑年秋八月二十一日，生得男子，天庭廣闊，兩眼藏神，鰲頭龜背，的是虎將，狀非常人。後來取名景堅，是爲舒郡公也。是歲，中宗武皇帝移行在於安場。

明年甲寅，鄭世祖太王移行營於汴上。官軍築作，一時頓整。

乙卯歲，聞賊將壽國公萬屯侯，進侵永福縣，太師親督諸將兵擊，大破之。時晉國公鄭模預有生擒

賊將，獻納軍門。太師令斬其僞渠，餘皆放回故土。

丙辰順平八年中宗武皇帝崩。時帝未有嗣。太師遂令人徧求太祖、聖宗苗裔，未能即得，遂會諸大臣語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今本朝宗室尚有梅山侯黎維邦，乃是太祖高皇帝第二兄藍國公之五世孫也。其性高明剛斷，可推爲君長。」於是率百官迎梅山侯黎維邦即皇帝位，以明年改元天祐，是爲英宗峻皇帝也。

却說莫朝以中宗既喪，欲乘其釁，分道入寇清華、乂安。太師聞之，亦命將卒分道禦之。莫兵不能敵，復走回京邑。太師命下回兵休息。

忽有訃聞，降臣阮倩卒。朝廷念其效順，加頒恩贈，復録用其子阮倦，使將兵出鎮天長府。倦既就鎮，莫氏使人以厚幣招諭之。倦與弟俛復歸於莫。莫賜倦爵文派侯，俛扶興侯，約配以金枝貴女。

季秋節，聞鄭太師發兵擊山南中路，擒慶國公於鳳翅江，直進下伴膠水縣，莫氏命阮倦率舟師捍於膠水江。官軍敗績。此陣大折太半。太師拔壘回清華，安集軍人，選丁壯以補入隊伍，教習精練，更圖後舉。

是歲，英宗以大兵敗績，洪水溺禾，遂改元曰正治。

己未年，太師命諸將留守行在，及屯禦各關隘，以備不虞，自督大軍由天關出山西上路，直通於京北、海陽，攻破莫兵。二處爲之騷動。莫光寶主惶懼，棄昇龍城，移居於城南門外。

鄭太師居外討賊已越有三年矣。值辛酉年三月，莫謙王入寇清華，兵勢甚盛。清華諸海門守將退守安場。太師聞之，引兵回清華。莫謙王以攻安場不克，復回京邑。季秋節，太師兵回至安場，拜謁行

在，而出駐兵高密，大賞戰功。

冬十二月，莫光寶主福源卒，子茂合立，改明年壬戌爲淳福元年。至丙寅年改號曰崇康，移居菩提館，不提。

却説鄭太師於丁卯年方有疾寢，亦乘轎出征，略定西南地界。戊辰年四月，太師復强疾出攻長安府，令獲稻而還。己巳年仲春節，英宗進封太師爲上相太國公，尊爲尚父。仲春節，太國公病篤，有流星長五丈墜地，聲如巨雷。

明年庚午春二月十八日丙辰，太國公薨。時英宗深感悼之，贈明康太王，賜謚忠勳，命以周公之禮葬之。

三月，詔太王長子浚德侯鄭檜代領兵權討賊。浚德侯既秉國政，自喜酒色。其弟福良侯鄭松及諸將端武侯黎及第、文鋒侯鄭永紹、衛陽侯鄭栢、良郡公史失其姓名晉郡公鄭模、莱郡公潘公績、義郡公鄧訓奔入安場行在。此話阮氏舊記不提。不知爲何〔三〕？姑略其説。

却説莫氏聞太王已賓天，欲乘其釁，遂遣敬典出傾城兵馬入寇清華。刻日並進，分道入各海門，直到河中駐營。

黎朝屯守諸將皆率兵引入安場關，閉關拒守。英宗敕封太王子福良侯鄭松爲長郡公，節制水步諸營，統兵討賊。是日，節制長郡公大開宴筵，與諸武將榮郡公黄廷愛、晉郡公鄭模、良郡公史失姓名、端武侯黎及第、衛陽侯鄭栢、文鋒侯鄭永紹、義郡公鄧訓、莱郡公潘公績、渭郡公黎克慎、陽郡公阮有僚、雄桑侯范文快、西興侯何壽禄及將校三十員，文臣吏部尚書慈郡公阮珽等十二員，皆指天而誓。誓畢，各分

兵守壘門，鑿壕樹柵，以防莫兵。

莫兵進攻安場壘，日夜不息。官軍固守之。莫謙王以攻城不克，復退守河中，令禁鹹鹽，不得販賣，搬上源頭與官軍所買。

英宗會諸將議大進兵，以復境土。是日，加長郡公爲左相，節制各處軍民水步諸營將士。乃分差安郡公賴世卿、端武侯黎及第、文鋒侯鄭永紹、晉郡公鄭模等領兵出左路取安定，逾永福攻略宋山。榮郡公黃廷愛、義郡公鄧訓、萊郡公潘公績、衛陽侯鄭栢等，領兵出右路，取雷陽，逾農貢攻略廣昌。帝自爲都將，與長郡公總督大軍出中路，復瑞源、安定，直至東山駐營。時三路兵發，聲勢大振。莫兵不敢進，退守筆剛江。

英宗命造浮橋於安烈江，與左相統大兵渡江，進至金紫，徑逾淳祐，以武師鑠爲先鋒，挑戰於雷津。其左右兩路諸將進攻之，多致克捷。

十二月，莫謙王見累戰不克，兵勢懈怠，遂令撤寨回了。英宗復分命將校屯諸關要，乃回安場。

明年二月，英宗論功行賞，加封左相長國公鄭松爲太尉長國公。其次端武侯黎及第等，升秩有差。時晉國公鄭模功在第六，得預升少傅。諸將各各謝拜恩命，回家寧歇。

值秋七月，莫謙王督諸將從海道入寇乂安，守將不能禦。

九月，差少傅晉郡公鄭模、萊郡公潘公績將兵往救之。莫稍兵退還，乂安復定。

壬申年七月，莫兵復入寇乂安。左相又差賴世卿、鄭模、潘公績等領兵救之。莫兵復退還京城。

十一月，英宗命潘公績經略順花，慰安將士。及至境內，多致意於阮潢。

十二月二十六日戊寅夕，英宗出外南巡，駐蹕乂安。己卯旦，百官始覺帝已外幸。左相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聞皇幼子維潭育在瑞原廣施，乃使人迎之，尊立爲帝。

視昔對今，便有聯句曰： 昭宗西幸恭皇立，洪福南遷世廟迎。以賓襯主，遥遥相對，不知英宗遷播何如，須看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鄭太師尊立峻皇帝」，回目原即缺一小聯，諸本皆同。

〔二〕「一隅江左優遊」，「隅」原作「偶」，據文意改。

〔三〕「不知爲何」，「爲」字原無，據文意補。

第二回

第一節　萊郡公死節關中　晉鄭模大破阮倦

癸酉洪福二年春正月壬子朔，皇子黎維潭即位，年七歲，改元嘉泰，是爲世宗毅皇帝。是日，頒「大誥赦」，凡有六事，其第五條曰：「凡文武官有功者，許陞秩一次。」吏部衙門欽遵誥命，其行制勅。晉封太尉長國公鄭松爲都將，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内外平章軍國重事。國家事務，皆自裁決，然後奏聞。其次以太傅仁國公武公紀爲右相，榮郡公黄廷愛各受秩有差。

時郡公鄭模舊居將位，超振武班。哲王見有才辯，欲改升文部，遂封爲協謀功臣，特進金紫榮禄大夫，兵部尚書太傅職，兼行將事。鄭模謝恩去了。

翌日，阮有僚奉接洪福皇帝歸清華。

二十二日癸卯，駕駐雷陽。榜郡公宋德信入侍。帝崩，不提。

却説莫氏以侵安場不克，欲撓乂安，以分官軍之勢，乃於崇康九年，遣南道將石郡公阮倦領兵艦越入驩州，侵略乂安。守將宏郡公以軍怯逃亡，不能抵敵，乃棄艦陸走，至布政州，爲倦所獲。

秋七月，消息至安場。節制長國公召文武兩班謀議，擇將入救乂安。朝臣咸舉萊郡公潘公績、晉郡公鄭模二將可以迎敵。長國公從之，遂下令差二將領兵入救乂安。二將受旨，傳即日進兵，望乂安征進。二將提兵至乂安，與阮倦相持數月。倦以攻不克，將兵回城。二將亦收兵回清華。

越明年乙亥，莫將石郡公阮倦復入寇驩州。節制長國公聞此消息，復差太傅安郡公賴世卿、晉郡公鄭模、萊郡公潘公績等領兵防禦之。世卿等至乂安，分屯各所。晉郡公親督屬將世郡公吳景祐、清郡公鄧璥、禎郡公、榜郡公、勝郡公記者昧姓名、忠郡公阮昕、強郡公阮晚、立郡公阮昭三人者皆晉郡公弟、扶郡公公之養子、奮武侯、奮郡公、豪良侯、岩嶺侯一云次男景堅名也等戰將凡三十員，精兵號一萬，就營清水道處，開作寨舍。又頓築土壘在葍山社以駐象馬糧草。廨宇營築既成，乃延會謀賓，招募義士，輕財好施。自是，衆多趨附，而兵勢益强。正是：一條軍旅嚴屯所，萬賴江山總帖聲。

豈意海浮北艦，馬駐東城，莫兵復進迫矣。其渠將阮倦頗有才略，天文地理，無不周知。常夜出觀象，忽一夕見一流星落下，正在西南地界，即入帳中喚衆將謂曰：「今夜吾見一落斗，其色光芒可駭，兆應黎氏折一大將。我當議進討之，自有成功。」因陳攻拔之勢，衆將領命去了。

明日，倦引兵從海際，直進上路。

時萊郡公屯在關中，忽見安郡公賴世卿令小卒持書，報以伏兵夾擊之計。萊郡公即依批如約，刻日點起兵馬，望東進伏。阮倦引兵至，忽遇伏兵起，遂退左，從山脚路去。萊郡公追賊至雲岫社。時日將暮，遂回關中。以兩肩山四傍泥淖，只有一路出入可爲險據，乃引兵入據其山。因差小卒星夜飛報晉、安二郡營，並約以夾兵襲擊機密事。小卒各領命去了。

是時莫兵巡哨者聽得萊郡駐兵在某處所，回報與大將阮倦。倦既聞其形勢指畫者，即訝之曰：「萊郡不知兵。安有舍敵不對守，自反將兵入死地，以爲險據耶？今吾當急擊之，以收全勝，勿使他援兵所來及也。」語畢，即令傳餐，披甲。是夜漏下正四鼓，令諸軍啣枚静進，團團圍了兩肩山外。

平旦，倦望見其勢自可乘勝，喜謂其衆曰：「萊郡駐兵之地，名曰『兩肩山』，兩肩則無首，要可擒也。」即推官軍索戰，驟向萊郡公中軍屯所大發砲箭。萊郡公覺得處非善地。事機既迫，即披甲登象。望見莫兵猥目，乃督水步鏖戰一場。左衝右突，勢不能出。復喚衆將聚兵一面，期以死戰殺發。衆皆激烈輻輳驅進，敵兵將退。

忽陣旁阮倦驅入一條旗銃，折入萊郡公軍中，步所截了，倦望見萊公，謂曰：「敢煩降象，歸附皇朝，此萊兄之上計。」

萊郡公大怒，謂阮倦曰：「忠臣不事二君。天下之君惟黎皇爾。彼莫氏者，莽、操之流，而汝不辨清濁，背真從僞，吾恨不能斬汝，而誤機到此，只有一死耳，豈甘受制於降賊乎？」語畢，即以腰刀割腹剥取其腸示於倦曰：「此吾腸也，汝宜看識。」言終而死。

衆屬將皆曰：「大將軍既刎絶，吾輩豈可生降，今當冒刃突出，生則圖報國家，死則不失爲忠義鬼。」言畢，各自驅兵衝出，或脱或亡，無一降者。

却説安郡公賴世卿屯兵瓊瑠外，聞萊郡公小卒報援，即具戎服鎧杖，督兵進入橋焆江。聞關中已破，即嗚鉦安頓。忽望見右前岸上有一象向來，號嗚可哀，賴公謂衆人曰：「吾目中遥見此象，似亦萊公所乘象。萊郡公不離此象，今象到此，得非投至難乎？」語畢，即令人押引象來。

賴安公看此象眼淚形傷，象忽然銓跪。公命解其鞴鎖，給以青草。軍人聞命，臨象舉鞴，忽見一尸介胄。公令啓之，即爲萊郡公也。賴老公哀泣殊甚，軍中皆驚。是日，具棺材封斂，使載殯密處，遞書訃告安場。事畢此段正史云：阮倦爲奇兵設伏，擒獲公績而回。此書只許阮倦一撮腸曲，乃分道載擊莫兵，一面渡江攻於右，一面潛進下伴横擊於後，左邊報與晉郡公救應。計設已定，官軍一時進撥。阮倦聞三路夾攻，關中之地勢難久留，退不可得，即望上流頭進了。賴公按兵分據其地，以防守之。

却説晉郡公聞萊郡公報援之日，即整兵進出梶處。忽見鋼江曲一時認得萊公戰船數十隻，令軍人收拽到白河津，疑東城已破，未敢輕進，暫頓兵潛探。俄有小將三人，從後者數十餘人，慌忙詣於屯所，稱謂潁郡、通郡、渭郡，俱爲萊公屬將，因具以敗衂事告。晉公令延入，賜以宴食，許以衣糧。使人持奏書詣安場，乞領給三將屬隨本營。後數日，忽聞賴安公小卒持書來告，謂賊勢已迫，南塘宜慎守嚴密，應攻於左，晉公即遣義武侯練習水戰於鋼江，設伏以待之。

是時阮倦進至上流頭，頓兵哮嘯江。畏東城舊道有賴老控制，勢難抵敵，不敢班下；因從正葢江轉出。晉郡公聞此消息，大督象馬水涉諸軍進至左鍾塔社厨洪處，列兵以待之。莫兵不意到此，兩下交攻，不分勝負，因對壘相持，已經三日。晉郡公憤志激烈，平旦大督兵馬開陣大戰。其先鋒將貞郡公突出本部，衝鋤籤册，擊斬賊得百餘級。莫兵不能敵，退駐壩柳處。大將復督軍長驅索戰。阮倦即擺開兵勢，與之交攻。南軍先鋒列陣而進。有一屬將縱馬舞刀，奮衝賊陣，斬得十餘級。莫兵退脚。阮倦高叫問南軍曰：「汝先鋒將者何也，獨敢輕戰若此？」南軍應曰：「我將軍男子岩嶺侯也，北軍將校其肯較麽？」

倦謂其軍曰：「此人刀馬諳熟，汝等系出陣遇之，須當防慎，不可輕忽。」語畢，即收兵入山路，轉到華園市駐營。

時人民奔散，裏舍空虛，無從取辨。其賊將奇郡公、西郡公發兵哨掠於和狼社，索取粟米蓄産。良民數被侵擾，奔走趕告。晉郡公親督大軍應援。進至白河社駐定。聞白河有古廟盤江上，輒祈輒應，極其靈異。公就具禮就廟告曰：「晉郡公賜國姓鄭模，今奉國家之命，屯撫本道，以寧民居。茲莫賊犯境，侵掠人物財貨，方土不静。吾乞憑仗神威，幽明協力，以助皇家，使掩伏襲擊，斬破賊黨。以收大功者，吾當祇奏國家，加封愈顯，不敢食言。」禮畢，即日分兵襲擊各道。

盜賊脱漏，終不能獲。公以求白河神不能即應，發憤厲聲曰：「彼何神者？儼居江上，名爲靈驗，是何更助逆也？意者謂我無黜彼之法耶？」語畢，因就白河神廟所，晝符逐印，壓禁益嚴。其間有厲聲咒曰：

古有靈神號白河，一區城廟在沿河，不能幽助三軍勝，我奏皇天降白河。

白河廟神自此不復靈應。

次日，晉郡公布率屬將提兵列典阻截莫兵歸路。南塘一帶控制益密。阮倦班下不達，却移兵南岸，順流而下，水陸啣枚夜進。纔到綾江，忽見册壘嚴密，列於江上；及大江之下，横置抛木；水陸兩路，復不得達。倦又從小江沿途而上。望南軍壘勢，欲伺其垝弱者，爲拔壘之計焉。但始築堅厚，勢未可乘。遂引兵到羅幕津上。日晚駐紮，嚴守以待之。

日曉，倦令擺開陣伍，催象揮旗。引目見南軍屬將榜郡公對壘，即以手招之曰：「汝非吾故人耶？顯顧疇昔恩義若在，何事反面相稽於鋒鏑間？」

榜郡兩手相執曰：「蒙君指示舊契甚明，但大勢已分，何端復合。今日到此，惟有戰耳。若前交信，姑且慚負。」

倦曰：「故人執迷甚矣。君欲達變識時，不當疏於舊好。竊問君，今留此，權行委用其震班乎？兵戎管領其克籍乎？」

榜郡顰眉對曰：「屬從大營，兵不滿旅，吾爲執轡望麾而已。」

倦曰：「吾意汝有此才略，當自撥出一營，管一方面，豈意汝爲人聽令衝霜冒雪，爲亡軀之將乎！當今聖朝歆慕武客，若子能向明，與我大立奇功，必有貴分。何必姑守小節，而蒲伏自屈如此。」

榜郡見此言語，其鐵石之心從斯賴轉，乃始開壘迎莫兵，與阮倦相會，歃血爲誓。畢，倦問曰：「吾欲襲擊晉郡公兵馬，從何處來？」

榜郡公曰：「大將當今從清漳險路，出其不意，北渡南塘玉山津下攻之。正是破彼心腹，彼則徬徨救本不暇，吾以逸待之，曷有不勝？」

阮倦從之，以榜郡爲嚮導前鋒大將。即引莫兵從山路襲破武烈社，頓草糧食以觀動靜。

却說晉郡公鄭模聞阮倦已拔壘脫去。即日喚來衆將，謂曰：「阮倦出兵日久糧盡，今幸脫出下道，只恐侵掠村民益甚。爲今之計，得不重於救急。」乃分差屬將岩領侯往清漳高田，協與忠郡公阮昕、立郡公阮昭、青郡公鄧敬進救武烈，禎郡公協與强郡公阮晚、世郡公吳景祐、奮郡公從南塘下道排伏於花林等社。諸將各領命而去。晉郡公始督諸兵馬一時繼進。正是：兩岸長驅嚴雁陣，三軍敵愾振熊威。不知二道並進如何，姑看下文都能分解。

第二節　阮倦伏兵從帽臘　節制黃金贖晉公

時諸將進兵清漳，或以本縣人，或爲外貫，仍連夜驟進，團團圍伏，自平吳市下轉入黃舍、武烈山路，環遶至渡青櫓市江下，聲勢響動。

阮倦聞此消息，恐生背水勢，欲爲急擊，謀以應變，奪機權事，即引兵向南塘江岸。望見玉山巒頂，問從者曰：「噫，何此嶺，覆覆如死尸土蚓？」

從者曰：「晉郡貫邑發跡之由也。」

倦乃督兵渡江，攬山望氣曰：「此山麓大青秀，有血食奇格，但巒脉直硬，晉郡乃爲死大王，不免其爲我擒。南塘玉山亦類東城兩肩頂耳。晉亦如萊，其在旦夕。」語畢，忽聞小卒飛報晉郡兵已到同倫地界，倦即收兵轉作陣勢，乘其高險以待防之。

屯駐嚴整，因題詩句以挑。遺晉公之意曰：

驩州着脚路崔嵬，萬里行征酒涸疊；　將識以何封致晉，南無兩字晉如萊。

此詩托以遠攻驩州，日久糧匱。途中蕭然，無以何物致遺晉公。只今垂意慈悲，念南無佛法，以晉如萊福於晉公。然大意嘲謔，欲使晉公亦如萊公殞身決腹，南陲無此二公也。

晉公見此詩句，益增怒氣曰：「猾賊詛我，我不能破彼殘卒耶？」因報與清漳道兵同時襲擊，聲勢驟急。

阮倦退兵數里以待之。晉公親督大軍進據花林。即日，具禮復密禱華林、華塢二神廟，約以護得官軍破敵成功，捷奏之後，願乞加封顯號高秩。禱畢，是夜，晉公於軍中三更末，夢見二人排門告：「大將軍欲破大敵，今敵兵已入危地，我當分兵伏截守要路，使彼進退不得，衝冒而出。我以勢乘之，果必收大勝。」語畢，辭去。

公忽寤起，即喚諸將來，具告以神人應夢畫計事。衆皆曰：「神助其謀，吾軍必成功也。」由是，公差屬將禎郡公領銳銃隊勁兵設伏要路，禎郡即領兵去了。

明日，大將軍晉公大帥兵馬旗鼓，督令進戰。阮倦聞之，即令軍中擺開陣勢，麾督屬將奇郡公列兵大鬭。已經二陣，未分勝負。二軍相持三日間。阮倦喚衆將謂曰：「清漳南岸兵壘益密，勢未可拔。若使安郡援兵重來，晉郡乘機，正發攻之，吾軍腹背受敵，豈宜久駐？」於是倦因清夜收兵，欲潛出沙南安頓。行未幾里，忽聞山上伏銃連發，莫兵死者數百餘人。阮倦以爲中計，即推兵奔至蔡老社，差奇郡公燒破民家，聲言欲轉出東城爲襲擊勢，而倦自偃甲引兵從水道修備船糧，密作退兵之計。

明日，晉公早起。厨人方進珍饌，忽見民人奔來告急。即發令摧兵大奮擊，斬得奇郡公死於馬下。莫兵爭走赴水。晉公督兵乘勝追殺之。莫兵損傷甚衆。石郡公及其弟扶輿俛收兵下船，順流而走。晉

公兵兩岸鼓譟，發銃射之，并督水兵，一時放逐。倦等日夜急令撑棹，直赴海門，越回京貫。

晉郡公既退殺莫兵，遂收軍回寨，即差人具獻捷書，並奏乞褒封華林、華塢二神，有擁護官軍，保安方境事。差人領命望安場去了。公乃開宴筵，報祭二神，慰勞官軍。各各受恩滿願。驩州之内，征夫息肩，村民復業。正是：偏境頓無狂寇擾，困營惟聽漏聲寬。

制閫之居，惟望朝廷命令而已。

却說安場聞乂安官軍捷報，節制長國公嘉之曰：「晉郡爲將垂三十載，屢有功幹，名揚朝廷。今有奉救乂安，摧破莫兵，直驅阮倦，自三岐江至丹涯海門，境内案堵，國家重任多資於此。茲若有機會自可與之參議。」

丙子年，莫朝復議侵擾愛州，分遣謙王敬典進擊瑞源藍江；岸郡公玉瑋進擊安定銅鼓江，兩道兵馬增倍强壯[一]。

消息傳入安場，百姓駭愕。節制長國公分命諸將，悉赴關隘，與之防禦。遂差人奉旨傳往乂安，宣召晉郡公入朝商議國事。差人領旨即入乂安道。秋八月十三日癸丑，晉郡公始聞朝命至，即出迎入。聞見宣召之意，即日命諸將固守營寨；親督本奇兵及屬將三十員名，以通郡公、渭郡公爲先鋒，開營進發。

豈意國音不密，漏洩機會。其屬將林郡潛心不軌，聞此消息，恰遇莫朝將阮倦潛入頓兵海際，林郡遂奔莫兵，陰告阮倦曰：「某本是黎氏小將，深恨督領大將，有不平事，故冒身至此。若得官軍撫用及之，自有一言以獻，諒可成功。」

倦曰：「吾欽領廟算，納叛招亡。汝若效順，協謀成功，吾當致力推轂以進。海神在此，豈敢食言。」林郡曰：「方今安場主將聞官軍分道襲擊愛州，深恐勢分力薄，頑守本原，由是宣召晉郡於驩州，以協謀慮。今驩州兵屯不過一萬，而留守者已八千餘人。今晉郡自將所該之兵，以赴命者不滿千人矣。公若因其不意，設兵伏之，彼必成擒矣。」倦曰：「誠若卿言，當今可用。」

是日夜中，因月朗秋水，篙舟靜笙而進到玉山縣，水駐自橋官至帽朧，設伏兩傍，靜寂不聞聲臭。時晉國公奉見宣旨詞急，遂以爲王命不可待駕，因五更間，戴月以進。豈意天色復作冥昧，雨下如注。官軍冒沐催行，曉間進至槐疮、獨號等處。水流滿溢山脚。官軍衣甲浸濕。忽聞兩傍喊聲大起。晉公傍徨，即麾兵發刃與賊軍夾戰，自卯至酉不分勝負。天氣將暮，道路傾昃汥漓，且戰且行，不復顧接。阮倦見之，謂衆將曰：「鄭模戰敗而走，軍回無令，吾必擒之。」即督軍驅其後。官軍造次争走，而晉郡公所乘之象，迫履深泥。莫兵共争前圍了。

俄有男子林郡詣象前曰：「時事既迫，敢乞伯公羞煩舍象，以免須臾炮箭。」晉郡公長聲嘆曰：「模自十有六歲從黎皇、鄭主，於矢石之間，與賊争鋒，凡五十餘陣，未見挫衄。不意今日有誤中叛情陰通賊信，乘機至此，迫窘殆甚，乃自取也，敢咎天乎。」語畢，下象。林郡男子乃接出北朝軍去了。

時諸軍大散者，始聚集一處。遥望見大將軍已被執，各對感激。始密遣將軍家奴名布林，名繩寵，名吒不往北軍探問[二]，隨候以通消息。

三人即備用去，就莫兵屯所。適於路上，見南將都梁人勝山侯昧姓名。躬爲卒服。三人問曰：「公

從何到此，果知得大人消息如何？」

勝山曰：「於官軍散敗之後，因避居小妾名侯釧家。忽聞北兵駐紮閭内，時予方燎衣於竈。飯食既畢，臨席休息。至一更末，忽聞鄰傍有大人聲，與莫阮倦鬪詰，吾始覺主將已休囚矣。明日，假體爲村夫館子定省問候，備獻朝夕之奠。今出買供器，適遇卿等。卿等何之？」

三人曰：「某等從官軍劄遣探問大人。今日遇侯得便媒入。」

時三人與勝山偕行通得晉公居所，只見北軍更守，繩杖嚴排。望透得公雖在監所，神色不移。三人即皆拜伏。公遂與之通語。是時公雖被脅，而志且益堅，欲致芳名於後世。即撥筆爲讚詞曰：

人中稟剛毅，世上篤忠貞。天地光正氣，日月照臨情。

淩淩青不朽，凜凜死猶生。殺伐諸䗍鬼，捉縛衆邪精。

縱有真心禱，來臨似律令。

又讚曰：

世授韜鈐，壇登將帥。堅持勁節清，留守丹心死。身尚知黎、鄭朝，面肯慚忠義鬼。顔唐、文宋並前賢，烈日秋霜垂後世。

皇朝嘉泰四年八月中秋日。晉郡公題。

手筆適了，即將此詩讚并《藥性國語》一傳及文書、田記付與林老爹、老頭、阿寵等遞回家貫。因謂三人曰：「晉老以忠事君，期以剪滅僭僞，恢復皇家爲公念。豈意誤中奸計至此，惟死而已。汝等歸報吾家兒曹，悉皆致力勉輔黎鄭成事，以踵吾志，勿以晉老故而滅了事君之道。」語畢，三人拜謝，感泣而

出，歸報南塘諸寨。

時晉公諸子及屬將諸軍聞報，即駭愕相會，感激酬甚，議欲追擊莫兵，爭接晉公回寨。遂慷慨俱誓，分水步二道，日夜啣枚進發。至玉山海際，探問人民，俱謂莫兵艘艦已撤去回京矣。

時晉公次子阮景堅茹痛酬甚，乃於軍中設香哀號望拜。自是懊恨激切，重以君親復讐爲念。

本日，景堅與同列衆將告語分袂。即日自將本部兵馬詣節制行營，訴知前事，並録親父詞讚以獻。節制長國公召入，扣問其事，即長聲號曰：「不圖今日機事至此，果然失吾名將者。非晉老之不幸，乃松之不幸也。」語畢，淚下如雨注，胸中懊恨，不食二日。

是時長國公思惜鄭模，欲作「覓沉珠之計。」因喚乂安商賈人就行營謂曰：「吾思晉公日夜不忽，汝等當爲我領黄金二百餘兩，並將二十餘通舟，越海赴昇龍城江下，托爲販賣，因陰謀投石郡家，密遺黄金乞贖晉公生命，幸得載回，汝等功績不吝封賞。」商人領命拜謝而去。節制長國公具本奏，乞加給晉國公次子景堅兵權，屬從陽郡公阮有僚號令，以防差撥。公子領命而出，開營頓駐兵馬。

正當：馬汗尚宣忠主念，鰲頭添慮報親讐。不知侯命如何，須看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兩道兵馬增倍强壯」，「倍」原作「培」，從文意改之。

〔二〕「始密遣將軍家奴名布林、名繩寵、名吒不往北軍探問」，「布林」、「繩寵」、「吒不」皆爲喃字名，意爲林老爹、阿龍、老頭。

第三節　阮景堅大破石倦兵　莫崇康命還晉公柩

却説阮倦於既獲晉公之後，回京獻捷，威望益振，莫朝慰勞酬甚。江東雄將俱以爲不及。時莫朝見晉公寬毅可人，欲以厚意待雲長，黄金邀敬德，爲招納之媒。因數遣閣部大臣往省誘之，終不能屈。阮倦由是以手筆一通，書遺晉公曰：

南道將掌扶南衛石郡公阮手筆，至書驩州晉公。曰：

大哉家兄，忠義一心，固無慚負。但背暗投明之理，尚未留心。今我念同時將種，爲具良倪。

昔吾先公與演國公同是國家名臣，恩遇已厚。但爲讒言所間，不免掛冠脱履，遨遊開寨間，效他伏波將軍故事。因與黎氏子孫馳驅，惟以恢復前朝爲念。豈意後君宴駕，二子乘舟，而鄭氏輕視皇宗，别尊遠屬，何以報藍山平吴之功德？詭情不密，誰不疑之！古云：「亂邦不居。」此倦所以脱履而去耳。矧今以顛沛迍邅，尚陰有雷陽見迫，縱後遇循環亨利，豈真無「晉馬必將」。君子見機如此，復附會之，寧非爲羿羽翼，流臭聲於千載乎。曷若本朝掃蕩攙搶，道法舜、禹，比於北朝趙宋，

其亦無忝於文明之象也。

晉公若能欽順天命，去虞之秦，則吾當解李左車之縛，推轂當朝，而公得以收百里奚之功，流慶後代。此正得時行道，豈不快哉！却乃區區小節，爲楚囚對泣者，誰復知之？辱愛管見如此，姑略陳之。晉兄既見，慎勿輕棄其策。茲詞

崇康十一年　月　日

晉公拆而讀之，怒曰：「倦雖世家儒業，而頗違道理。今欲以詞困我，迫壞忠忱。吾豈無辭以折彼耶？」即喚備紙墨，手筆一詞，復遺之曰：

正統黎朝太傅晉老阮筆，致書石公。曰：

凡人生天地之中，當具天地之理。而理之所繫，綱常爲重。大丈夫立身，捨此不念，却乃易心反面，改事二主，則此冠裳而禽犢，尚得與人語流芳乎？黎朝順天應人，平吳復國，功德有在，內外皆臣，綱常已立矣。傾者莫氏毒肆莽流，妄干天位，而汝遽以宋祖方齊，殊不知宋祖爲六軍所迫還汴之日，有攬轡誓諸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及受禪之日，不食其言。人心咸懌，天意所歸，固有所在。今則西內之幽，統元母子俱被其害，何慘如之！此宋祖所不忍爲也。而卿又曰道法舜、禹，豈非曹家稱舜、禹乎？

汝家本儒，不辨清濁，輕身冒試於濁亂之朝，屈事僞主，卿云「亂國不居」有如是乎？幸而天意有在，青木更生。皇黎勵少康之志〔一〕，鄭主恢臣靡之心，撥亂反正，值此時節。爾家父子始改心易慮，歸奉正統，固可嘉矣，逮中宗即位世，先帝御極，是猶宋高宗南渡，孝宗受禪，有國長君，繼絕之大義也。其若布衛奉迎之禮，册立之文，凡在朝班忠臣義士，孰不署名而鞠躬乎。而汝妄自彈唇，

謂爲「族屬疏遠」，以售背叛之計。此爾遭家變一年，遽以改父之道，背君之恩，非惟不忠，抑亦不孝，其罪不可逭也。今向能念前王豢養，改過自新，可效五關斬將，回見玄德，則本朝亦赦其前過，不忍棄也。若執迷不返，欲爲衛律勸蘇武降匈奴，則晉老當膏身於草野，牧羊於北海，不願與爾相見也。吾志已定，汝勿復言！ 茲詞

嘉泰四年　月　日

阮倦見此詞話，即喔咿勉眼曰：「吾本欲廣憐晉老，釋解拘檻，以受榮光，故作此詞，屈意誘彼。不意彼勉作周頑，强項不屈，而反作瞞詞，以致我也。篝上饑鷹，尚有奮打之態，誰得憐之。」即日，推使軍人，嚴如紅禁，更守甚密。

却說驩州商賈處二十通舟，越到菩提江，掉入橋烶津安駐，因與相會。陰使婦人名婆企助及女伴數人，備將綾羅錦繡，凡數十封卷，蹴脚石營門外，托爲販賣，安排肆舍。

時石家小婢報與倦妻郡主莫氏。郡主即令人喚商賈子入，問曰：「爾等何人，到此販賣？」商婦曰：「妾等居山南憲市，時因價賤，故投入長安，以求其本。幸蒙郡主招入，所求必獲。」語畢，俱以幣貨羅列，主客買賣，語其高下。商人亦以賤價餌之。

郡主大喜，與之宴饌。既畢，商人竊語曰：「妾等宿於舟裏間，聞旁有驩州商客，偶語細聲曰願以黄金二百兩，陰獻貴營，乞私贖晉公生命逃去之，後不敢負德。但不知主意如何。」

石郡公主曰：「晉郡年老，朝廷尚憐憫之，未忍辱戮。吾意語與大官，便可拯脱。爾輩姑留於此，候大官朝退還營，吾當爲此白之，庶幾救得人否？」

俄聞玉珂聲還，遽令商客住於別室，即踐履出門以迎。良人入座既定，因具以商人乞遺金贖晉公命

脱去事由詳告之。石郡公聞言，笑曰：「開龍入海，放虎歸山，國家傾覆之兆。爾生長於宗室，金枝玉葉，尚聞言此使國家有破敗者，爾將何以爲倚也？自古聞婦人言，鮮有不敗事。」

郡主愕然，輙退語諸商婦曰：「事不諧矣。」商客辭出。郡主又目送之曰：「歸謂彼等，欲贖得晉公，要納黄金三萬兩矣。」

居未旬日，忽聞大興外揭旨，命諸軍各具三月糧，俟命入擊青華。八月，莫果遣謙王敬典、石郡公阮倦等，領兵進入銅鼓江。

時青華節制鄭松頓大兵於安謨、安康外，聞此消息，即親率大將黄廷愛、阮有僚等，進出壘裴門外，挑截擊大破之。後莫兵進到河都。南道將阮倦伏兵堤外，令弘郡公與賴世美等，領兵挑戰，一時進入壘裴門。節制府麾差太尉陽郡公、阮有僚引兵迎敵。陽郡公排批器械，以屬將阮景堅爲先鋒。

景堅即擺開「雁陣」，納喊大進。北軍賴世美躍馬挺鎗來戰。望見景堅，遥指謂曰：「景堅！爾父才智，尚見就擒，今爾竪子，尚敢抗王師耶？早早納降，歸順皇朝，父子共得保全也。」

景堅據象大罵曰：「反賊！背主降虜，今復來此，得非欲授首乎？」

世美大怒，督馬先軍以進。景堅軍中前隊有名重江侯史昧姓名望見世美，即送納藥彈，扛銃押膀，火枚機發，彈中世美。世美翻身落馬死之。莫兵大潰。諸軍争獻世美首級。

忽聞堤外有喊聲連起，引兵來救。阮景堅引目正顧，北軍大將即石郡公倦也，不覺頓起剛忿，寸心火熾，兩眼珠濺，手把麾鐙，推軍大進，曰：「急急冒欲死戰，活提石倦也。」倦望見殺氣電撞，從風舉。景堅督兵追之，十有餘里，忽聞陣後大乎：「將軍休赴。」景堅即令鳴鉦止旅。引目回顧，見軍中太尉陽郡

公麾旆連反，角聲轉回。景堅乃收軍而還，大軍安駐屯所。

節制聞捷報，即合議定快樂陣功。以先鋒阮景堅爲優等功跡，判賞金牌，加封錦衣衛事信郡公。餘悉以次受封。九月，朔，官軍探知莫兵北還，節制亦班師回安場。

却說晉郡公以拘留日久，憂悶不樂。一日，見石郡公倦外來相省，呼置酒筵，因竊問晉公有何言語。晉公曰：「模分已定，惟願一死。」石郡曰：「皇朝不嗜殺人，何必求死。」晉公曰：「原事黎君、鄭主，惟以忠孝爲念者，欲垂清名於萬代。不幸到此，生寄死歸，尚何足畏。」

阮倦佯笑曰(二)：「吾聞巷有謡云：『模者，莫木也；不爲莫用，必成休墓之灰。』意者，謡言重爲晉公所念，而晉公獨不省耶。」

晉公復佯謂之曰：「蒙君厚意，既解讖語，豈不省念。但吾平生往遊卿家，見卿先公以卿慧性而怠於讀書，因命名倦，拘於書坊。有戒之曰：『倦者，卷人也。有違於卷，果受圈囚之辱。』以此嚴辭，卿何不念耶？且開卷之人，不可違卷。卷云：『忠臣不事二君』，卿何違耶？彼莫氏弑君辱國，僭稱寶位，不當服之，而汝石郡背主事叛。一日事莫，雖莫氏嘉之，至後世石氏子孫，果然如狗彘醜類，爲萬世謗笑矣。晉郡雖一日被陷枯死，猶得祇授皇恩，榮贈顯號，賜之國祭，乂安廟得血食，蔭及子孫，萬代功臣，與國同休，福斯厚矣，何故從汝反耶？」石郡公曰：「大丈夫不事二君爲忠，倦歸故主，亦失其忠。」言畢即起，揮衣而去。

是月十六日，晉郡公鄭模被陷而亡，享齡五十七歲。石郡公深感念同時英雄名將，有追獎之曰：「忠義剛烈，世所罕有。後必爲大神。」因具棺材衾斂，阮倦并將佐軍士，親送晉公靈柩至東津處。

時商人名浪川，名翁黑，名婆企助等奉載靈柩越海而歸。會得浪平風順，不過數日，船到丹涯海門〔三〕，安駐殯所既定，乃使人詣安場訃告。太王聞之，痛哭，愛惜殊甚。因謂朝臣曰：「晉國公爲人嚴明勇義，屢有勳勞，奉守驩州之地，克振驩州之勢，驅逐阮倦自三岐江至丹涯海口，一毫不犯，允是有功於朝廷，不幸死於國事，甚可哀也。今委朝廷僉議，加贈爵秩，以彰大節。以表精忠。正是〔四〕：鞠躬盡力終時已，追獎封君累世加。不知贈品如何，且看下文便見。

【校勘記】

〔一〕「皇黎勵少康之志」，「勵」，原作「厲」，據文意改。

〔二〕「阮倦佯笑曰」，「佯」原作「陽」，據VHv. 4199本文，下一處同。

〔三〕「船到丹涯海門」，以下VHv. 4199有「安渡住紮。乃令人飛報晉公家屬、親戚、鄉黨共知，同來迎接。回到本貫，設站修奠」數句，底本猶通，今不補入正文。

〔四〕「正是」，「正是」二字據VHv. 4199補。

第四節　莫應王入寇廣昌縣　鄭節制直擣昇龍城〔一〕

次日，朝堂議加封故協謀功臣特進金紫榮禄大夫兵部尚書太傅晉郡公鄭模，爲協謀楊武威勇翊運贊治功臣，特進金紫榮禄大夫兵部尚書晉國公，賜謚雄毅。仍差官具賚敕文祭儀，致行封贈禮。

時皇上雖在幼冲，廣聽下言，命輟朝三日，遣使賚敕，贈爲行下義安道官，并具以金子十二笏，銀子一百笏重加祭物，同在晉國貫第，以吊慰之。至弘定二年哲王想念前朝勳舊，加封爵品。哲王夜夢見晉國公稟白曰：「臣昔冒從矢石，多有勳勞於國，身死他鄉，日夜陽扶國脈，雖在冥冥，罔間王室。」哲王寤起，哀之曰：「晉公功大，向者加封未當。」乃與朝堂公議，進表乞封晉國公爲雄毅匡濟澤民大王，祀典中等神，香火千秋〔二〕，血食萬古。自是有敕立廟在同倫社真玉村，奉事香火，稔有靈應，澤及方民，慶流苗裔。歷代帝王，各有進封，而官其子孫云。

贈禮既行，晉國公子孫欽奉敕文，捧置靈筵，開設草站，擇日行程，葬在長壽村地分，虞祭三日。地方將佐感激，咸會祭之。

時晉國公諸子，因先公葬事已完，兄弟共會於涼玉處，焚香誓曰：「先考墳墓，已安厥居，系族內不

得自私擅移別處」後有長子瑞忠侯景海，因病篤，盜其靈輪改葬別處，換易他骨，假留舊墳。後次子景堅陰知此事，乃使其妻阮氏回貫以財求之。時瑞忠侯次妻阮氏軏及同倫社真玉村人黃登光，預知前事。阮氏乃與二人覩得真墳，載回都梁社，葬於錦花上村埔注菝處福地。

按：晉國大王初娶東城縣陽佁社太保唐郡公之女，姓陶氏諱玉。後娶本縣都梁社之女蔡氏，儀修德行，躬勤婦道卒號慈辛，諱細，葬在都梁福地〔三〕。又娶天祿縣杜僚社奮武侯之女阮氏，顏色秀麗。時奮武侯當爲宿將，乃許其女爲正室。其衆妾許多焉。所生得十男八女，養子二人譜題於後：

長男景海封署衛事瑞忠侯，天祿杜僚社阮氏生。

次男景堅封太保左司空館舒郡公。

三男景布封錦衣署衛事武勝侯。

四男景順封下行義安道都總兵使延福侯，與瑞郡公同母。

五男景峀封署衛事茂良侯，同倫社真玉妻所生。

六男景典封署衛事義武侯，與瑞忠侯同母。

七男景初封署衛事豪郡公，其母乃慈廉縣羅某社人，姓杜諱順。

八男景端封參督神武四衛軍務事福義侯，其母在大同社。

九男景安封萬祿侯，與豪郡公同母。

十男景汴封盛美侯，其母乃大同社泡蓮甲，姓阮也。

長女玉日初嫁至郡公，再嫁安郡公，復又嫁淮郡公。

次女玉使與瑞忠同母，初嫁禎郡公，再嫁春陽侯。

三女玉於與延福侯景順同母，嫁福澤侯。

四女玉西初嫁真郡公，再嫁義節侯。

五女玉蓬嫁知縣文明子。

六女玉模嫁大同社人。

七女玉楊初嫁大祿侯，後嫁雄川侯。

八女諱玉緲嫁雄川侯。

養子壯郡公，扶郡公。

維次子信郡公，阮景堅之生也，寬和厚德，勇略過人。少屬父營，一戰一克。後屬陽郡公阮有僚營，聽從號令差撥。

辛巳年，清華聞莫應王敦讓領兵越海入寇。節制府差黄廷愛督諸將禦之。莫兵至廣昌縣，駐兵唐囊山。是日，大將軍黄廷愛分兵三道，以阮有僚爲先鋒。有僚麾督屬將阮景堅等，踴躍進討，斬賊五百餘級。莫兵大驚，遁回京邑。

時官軍進至橋工處，生擒莫將振郡公阮公及將卒數百餘人，振旅還營獻俘。節制官以阮公乃有僚之甥，赦其罪，付歸陽郡公撫養之後封嵩郡公。其餘，扶邦侯及俘卒數百餘，皆給衣食，放回本貫。

自是，莫兵不敢竊向西南，而愛、驩一處，按堵不動。遂議賞唐囊陣功，以黄廷愛爲太尉，阮有僚爲西軍都督府掌府事。其餘受封有差。明年頒賜勅命。時信郡公頗有功跡，祇受榮秩，喜氣殊常。復應

夢熊之兆。其妻乃真福上舍人，姓阮，太師崗國公之曾孫女也，與之娛燕，值光興癸未年令且胎生，復得一奇男子，後來取諱名景河，即駙馬都尉少傅左司空勝郡公也。

家慶既成，國事靡忽。一日，從征在涇預處，節制差陽郡公及屬將景堅建浮橋，領精兵一萬餘人，渡江潛到田源蘆葦處埋伏。節制府親督大軍詐回。莫兵不意追之，伏兵四起，斬賊不可勝數〔四〕。莫衆將遁回京邑。官軍振旅回清花，賞勞將卒。

至辛卯年十二月，節制官與諸將議發兵，潛從山脚路出山西，襲擊昇龍。乃差演郡公鄭文海、太郡公阮七里等，領精兵鎮守諸海門。壽郡公黎和直宿御營。節制長國公親督諸將卒，分爲五隊，總六萬兵征進。以太傅陽郡公阮有僚、奇郡公鄭檸等爲第一隊，左區營將領鋭兵及忠義各營奇將士兵馬，凡一萬爲先鋒。

兵出西都，循廣平，過天關，途經美良，俱是鳥跡羊腸之地。乃鑿山開路，穿樹鑽林，涉溪踰險，日夜兼行。旬逾，糧絶。時值隆冬，三軍忍饑冒寒而進。及至馬鞍山脚，遇糧，始駐兵馬三日夜。後，復進至吴山寺一云吾山寺休兵息旅，慰勞官軍，困頓陰探，以覯動静。遂差鎮義營先進粉上，列兵安頓。

却説莫朝以邊寨静密，曾無虞慮。卒聞西道告急，謂清華兵來侵，聲勢驟發，朝野驚怖。莫主下詔，催調四鎮四衛王府兵馬，約十餘萬，期以本月十六日，並到協上協下會點，以備攻計。遂遣沱國公莫玉瓘，常國公阮倦等，分督諸道兵馬，候傳進撥。

戊午，莫主洪寧引軍至粉上，親自督戰。以匡定公、新郡公爲先鋒，沱國公爲右翼，常國公爲左翼，插次已定，擺前挑戰。南陣先鋒鎮義營，張旗鳴鼓，堅壘自守。猥見賊兵勢貫，亟令小卒飛報於軍門。

節制官乃麾召諸將排謀料敵。籌畫未定，忽再見哨馬告急，節制官即分差右區營軍官，及選鐵騎四百，先登助陣。

前鋒陽郡公見應兵既接，即推兵擺陣，使屬將信郡公景堅督鋭兵前進，景堅躍爲先衝，與莫兵鏖戰於陣前。移時，殺賊將匡定公、新郡公。莫兵漫漫退脚。莫人見折了二將，即按兵不動。

時常國公阮倦於陣前，望見信郡公的手，乃至行營，奏莫主曰：「寨兵猖鯁，未可以力拔。今宜用佯走伏擊之計，自然必獲全勝矣。臣願陛下堅守，神武智慮，與諸將協力，堅持而戰。臣自退兵埋伏於粉下。待日晡時，陛下自當率兵佯退，彼必肆然追迫。臣發令悉起伏兵破之，則彼全軍覆没。陛下勿憂悶之，以挫其志也。」洪寧曰：「社稷敗成，系卿籌算，不敢不聞。」常國拜命而出，退兵果就粉下埋伏以待。

申時，節制官親督大軍疾戰，勢如破竹。莫洪寧自轉退兵。兵衆雖多，而驚惶造次，旌旗散落，行伍亂離。官軍因擊大破之，長驅至喝江口。洪寧奔至粉下，已渡江走脱。而常國望見王兵，深自駭慄，雖有設伏，亦不敢動，惟以遠遁得全本部而已。

會日暮，節制官命鳴角收軍，駐在安山休息一夕。是夕也，天色幽昧，民舍蕭條：

燿燿陰乘燐戲野，肅嚴寒起鳥移巢。六更綿邈籌增點，五隊舒閒睡達霄。

平明進駐虬山。至庚申夕，節制官喚陽郡公阮有僚入内，謂曰：「今乘雷霆大振之勢，令他不及掩耳。彼已驚亂。我因而攻之，取若拾芥。汝宜引本部至昇龍城下，縱火攻打，以振威勢，彼必驚走，不攻而自破矣。」

陽郡公領命而出，提兵五千人，雄象一百隻，辛酉曉，寅時，潛行間道而去。是日，節制官下令諸軍

渡虬江，削平堰壘處甚悉坦夷，以便進軍。及除夕陽郡公引兵直至昇龍城下，設伏西北門外。至夜半，遽發炮響七連，化盧燒盡，火紅天紇，城動人驚。震響坊市之民〔五〕，提携老幼漫幾路，號喚東西徹莫宫，仍此争走越江，下船溺死千餘人。

莫主洪寧於粉田既敗之後，分命諸將，直宿城門堅密。京師戒嚴。期以守歲夕，便得寧寢，豈意事機到此，驚惶潰膽，遂與主后及宫妾，包括金帛財物，同出軍門，待旦以遁。

平明，遇正旦節，陽郡公議欲回兵行營，會行慶賀望拜禮。仍此，悉旅暫回大軍屯所。正是：

五鬼既驅清臘晦，五雷復向賀元辰。

慶賀之間〔六〕，不忘忠敬，勤王靡忽，的堪好節。不知後歸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校勘記】

〔一〕「鄭節制直擣昇龍城」，「擣」原作「禱」，據文意改。

〔二〕「香火千秋」，「秋」原作「春」，據文意改。

〔三〕「諱細，葬在都梁福地」，「諱」原作「祎」，「葬」原作「裘」，據VHv. 4199改。

〔四〕「斬賊不可勝數」，「數」原作「敗」，據文意改。

〔五〕「震響坊市之民」，「震響」原作「正想」，據文意改。

〔六〕「慶賀之間」，「慶賀」底本作「金舉」，不詳其意，今據VHv. 4199改。

第三回

第一節〔一〕　莫君臣退守河北　裴父子待命恬江

壬辰年正月壬戌朔旦，節制長國公鄭松率從征文武諸將，開望拜慶賀儀筵。忽見僚郡公從外繼至。延入坐定，節制官慰勞之，曰：「衝霜冒雪，重煩將軍於逾夕突城放火，霄東有光，果得都内。莫氏有何消息？」

陽郡公曰：「臣奉軍師神籌，清夜奔西北門角，皋城放火延燒。城庯内亂，號動振天。五更初，詢知洪寧於末夜時已出宫去矣。」節制官曰：「彼已傾殘惶駭，勢難抗拒吾席長驅之旅，進之可取京師。」語畢，乃班立南向，行望拜賀禮。大設宴筵，極其酣醉。明日癸亥，移軍駐於壩獰處。初三日甲子，具禮祭告天地，暨本朝太祖高皇帝、列聖皇帝諸位，及國内山川諸神。祈祝禮畢，乃議進擊昇龍城，是日下令拔寨，進至寧江西岸駐紮。

初五日丙辰寅，節制兵渡江，進至千春寺，聲勢驟急。洪寧聞大兵將迫仁陸橋，乃分遣西道將莫玉璀，固守保慶門以西至日昭坊，裴文奎、陳百年據椰橋門，過夢橋門，分爲營次，日夜閉門固守大羅城内。

南道將常國公阮倦兼統東北軍馬，據莫舍以東爲救應。各道諸將領兵去了。洪寧自督水軍陳船百餘隻，據珥河之北以爲聲援。是日，居菩提土塊館。

初六丁卯，節制督兵過蘇歷江仁睦橋射堆處駐息。分道布陣並進，限以即日攻拔昇龍城壘。分遣已定，各領命準備攻發。節制官督大營兵爲後隊繼進。至紅梅，鎮義侯俊義争先，至甕莫處。常國公阮倦引兵設伏於壆橋門外(二)，陳大銃百子火器以待之。

節制官發炮三聲，諸將應號而進。正營直至橋壆。左區將太傅陽郡公阮有僚總率屬將，排雁而進，以信郡公爲先鋒。信郡公阮景堅大驅前進，至椰橋，排銃於衝衢，與莫兵大鬬，競先突破。莫將裴文奎、陳百年以力不能支，兵各奔走。兩將退走，莫玉璢亦膽破驚遁。官軍乘勝逐北。進至江上，燬諸宫殿及京城廟舍。烟火障天。節制官大驅將卒馬象，踏破纏橋。常國公阮倦伏兵不及起，盡死於纏橋外。倦被圍，進退無路，乃率其子保忠、義澤及手下精兵，並以力戰脱圍爲念。左衝右突，勢不能得，衆多被害。倦走回本營。官軍三面競進。

纔一刻餘，生擒常國，引至軍前進納。節制官命解其縛，待以賓禮。語及明康太王豢養厚恩，常國赫然嘆曰：「天之亡莫，雖有英雄智，其何能爲！」節制官嘉其言。

時常國被執，官軍俱勸之效力降服。常國以刀割鼻，誓曰：「受莫厚恩，豈宜更改。」節制府觀倦傷鼻，給以湯藥，使人調護之。節制官復問倦曰：「方今莫氏失守京師，尚雄據於長江之北。吾欲進兵攻之。卿意有何爲見？」

時倦以莫氏於被散之後，東北二道軍人召募未及，故陰欲爲緩兵之謀。乃出詭謀曰：

「倦敗軍之將，不敢語勇。然莫氏之所倚，以倦爲首。倦存，則莫氏存；倦亡，則莫氏亡。倦既被執，長江之北不足慮也。奈何議者？京城周圍壕塹芽籤大勢益密，若不剪爲平地者，只恐大師西旋之後，則他兵復得入據其城，重加修補，以固守之，雖雄師百萬，未可以歲月破也，而中興之功何日完了。凡爲計者，要宜平削大羅城土壘，以杜他兵復爲再據。」

節制官從之。是月上元丙子日，下令發卒平消京城。土壘悉爲夷坦。正是：

世界光明，東西浩蕩。四方但見民芽曠，三島高膽碧傘形，莫人難據大羅城。黎社重興光正統。

官軍留駐逾一個月，以江北摧徵，人馬防守有備，機未欲乘。節制官督兵攻略西、南二道各縣而回。三月，凱還，從鷹天天關道。十日，至長安府獻捷。帝命朝堂論功行賞。時信郡公阮景堅預有勳勞冠衆，得升爲都督簽事。凡諸將佐，各各祇受品秩，拜謝恩命歸營休歇，不提。

却說莫朝於官軍西旋之後，君臣既得安寢。東北人民同獲息肩矣。於是復遣官軍巡撫經略西、南二道。府縣人民静寂不動。禮部奏請開會試科，以鎮固人心。莫主從之。是歲，賜范有能等十七名出身有差。頒賜恩例，一遵舊額。四鎮寧帖。凡幾餘月。迨至仲秋戊子朔夕，有一流星大作，長五丈，形如絹匹，光芒如電，映照人屋，入地聲振如雷。莫主逸不知變，淫欲忽生，遊蕩日肆，怠於政事〔三〕，樂尚酒色，不復儆戒。乃於宮中做愛常國公倦女阮氏顏色，寵幸無比。

一日，與阮氏在後園觀花翫賞，怎見階前有一人侍旁，紅粉輕施，翠蛾巧畫，服穿玄羅，露凝脂之玉争，鞋搖赤嘴，動舞掌之金蓮。傾人傾國刀顏跳，昧目君王馬意奔。莫洪寧見此，目中睥睨，唇上嗟呀，直指問曰：「此是何物？相見之晚也。」

阮妃對曰：「噫，彼乃妾妹，名曰玉年阮倦第三女也，已嫁與山郡公裴文奎也。」

洪寧罵曰：「常國公誤矣。有此秀顔之女，而許結裴郎，殊不知裴郎雖有冠玉之美，然朕按其狀貌生的叛逆異相。顧吾用之將致於力用爾。阮妹何壞了顔色，傾心於濁配乎。今夕宜用留宫中，須待朕收鋤叛郎，别擇良配，庶使琴瑟稱分，百年無礙。此吾所以答常國公之勳義也。」語畢，會有朝官奏事，防禦愛州侵擾，遂出閣延見，阮玉年乘此間出。

歸至營第，具以洪寧所語直告於裴郎。

裴郎長嘆曰：「吾本以忠事君，而官家貪欲無厭。我若不圖，必受密康公之對。據汝嬌色，甚稱上嬪。吾當寫本獻汝於王，庶盡事君之道。」阮女曰：「妾本忠信一節以事郎君。而郎君何忍棄妾於無地！」

言訖，將以紅巾自縊。裴郎奪巾而救止之曰：「吾本知娘子貞節。但欲試觀其情，故勉爲此説。豈意娘子剛烈遽形若此，吾今不復敢言獻邯鄲姉事矣。但妬機既迫，將奈之何？」阮氏曰：「主上迷昧，甚非君道。方今國家傾危而縱肆若斯，敗亡必至矣。郎君既見其機，寧可事乎？不如專意西方，效陳孺子故事，以收保全之功也。」

裴聞之，即與其妻包括家中財物已定。次日，果見洪寧遣内官就營宣召數輩裴悉拘之暗室。是夕，陰傳本部人馬，一一整備糧草，星夜舉家拔營，奔回山南嘉遠，擁兵不出。洪寧恐生他變，屢遣人召之，再三不能得，乃命將進退計罪。裴公聞此消息，即發兵與莫兵相拒。乃復使其子入清華行宫乞降，並請來救。

時節制官修治器械，整備人馬糧草，欲以一舉盡除僭竊。忽見山郡遣子來降，乞發兵就恬江渡即潭舍江。以是時世宗諱維潭，故改。庶得望蒙拯救，請爲嚮導，以効寸功。節制官曰：「山郡已降，是天使吾成功。」乃上表出師，令傳諸營進發。

時山郡公之子懇請援師益急。節制官先差，太尉榮郡公黄廷愛前進救山郡。榮郡公諸營奇兵馬進至壥垕駐紮。山郡父子聞之，即率本部兵馬及家屬子弟三千人，奔入軍前拜伏，乞引官軍從間道赴捉洪寧。榮郡公尚未信，復使山郡將本部兵出守恬江請命。山郡受辭去了。

榮郡公謂諸將曰：「彼語雖真，但賊情不宜盡信。縱若事機一誤，誰受其咎。今急差人禀白軍師，須得戒勅如何，得便憑據。」因使飛告安場。正是：向路雖憑他效順，運籌須待我軍師。不知主帥裁決如何，須看下文，明白可見。

【校勘記】

〔一〕「第三回第一節」，底本無此六字，原作「天南列傳卷第六　南塘泛話四面三　阮景氏驩州記」二行，今統一體例，故刪改之。

〔二〕「常國公阮倦引兵設伏於壥橋門外」，「公」字原脱，據前文補，下一處同。

〔三〕「黎社重興光正統……怠於政事」，以上一段底本缺，今據VHv. 4199補。

第二節　毅皇帝進御東京　馮克寬奉使北國

却説節制官與諸將會議進征，方整括兵餉間，忽見榮郡公報書。值玄明節，即舉大兵出長安，進至恬江屯駐兵馬。山郡起兵來謁，泣拜麾下，禀白前後事。節制官撫慰之，賜爵美郡公，委領舟師爲前步，進屈江道以迎莫兵。節制官推兵渡恬江，擊破莫兵，進至古弄城。山南將瓊郡、禄郡來降。次日，又進至清廉縣。命士卒收取糧食。復令水陸並進，駐營寨橋。山南諸將並見出守。節制官延納之，各仍其職爵。人人謝恩而出。

冬至節，進至精神洲中興錄曰「箐神」駐營。十二日，遇節制長國公生辰，百官入賀。禮畢，備開宴筵，款接軍中歡樂。十四日寅時，節制官與諸將督兵水步諸軍並進，至濶江口，謁祭徵王廟。禮畢，進至濶江口大破莫兵。莫大將沱國公與諸將卒棄舟步走。王兵長驅進撥。

十五日申時，兵至昇龍城南門暫歇。十八日移軍駐霸粘處。鉦鼓嚴密，威聲遠振，洪寧聞之。是夕，出宮奔走金城。其諸將繼踵歸降。珥河之北，順安、三帶、上洪諸府悉定。

二十五日，節制官進取海陽。至芙蓉柳涇，百姓開門迎降。乃差左水營阮七里、前水營陳百年、右水營裴文奎同内水各奇戰船該三百隻，直搗金城。莫洪寧遁走，奔諒左府。官軍進擊破之，收獲金帛財物婦女不可勝計。又擒得莫太后，送歸京師。莫太后至菩提以憂懼死。

十二月，節制官聞莫雄禮公敬止屯兵於青河，嚴徹南策、下紅兩府，乃分兵襲擊之，大破莫兵於新美社，獲其船馬器械。敬止大敗，竄居東潮。莫臣文武出首效順凡十餘人，朝廷悉皆推委納用。次日，進駐永賴琤江。居數日，節制官乃差廉郡公劉盤、茶郡公阮廷倫、武郡公分領兵象，攻略浦賴江。節制自引兵凱還京師。茶公、廉公、武公三將分兵攻勦安陽、武寧等縣，聲勢驟急。莫主洪寧棄舟步行走鳳眼。武郡公引兵拿之不及，遂屯兵於此。

後一日，見村人來告：「莫主洪寧避於模圭寺，祝髮爲僧，居此已十有日矣。臣願爲響導引官軍到本寺執之。」武公乃報與廉、茶二郡，陰共引兵圍頓寺外。乃令校卒哨入寺中，果得洪寧及兩紅妓女，以象載之。是日，又擒獲莫祖母送歸京師〔二〕，獻俘於軍門。節制官乃下武文臣僚公論。按律已定，將莫洪寧斬於菩提，傳首詣清華萬賴行在。

是月，復聞莫雄禮公立於至靈南澗，改元寶定，草立行在，招募丁民得七萬人，進據青林，分置諸將割守各縣以拒官軍。節制官乃差阮七里、裴文奎、陳百年、阮峩進擊之。莫主率兵襲擊於江中。官軍敗績。於是海陽、京北復歸附敬止。敬止乃改明年爲康祐元年。

十七日，節制官聞七里等敗陣，即命黄廷愛、阮有僚分掌水步二道，相爲表裏應救。二將領命，引兵直望海陽進發。時官軍至錦江。莫主敬止悉兵據青林，以長江爲限，與官軍相持，不得解甲。又催兵增

築壕壘於沿江，以固守之。

消息傳入昇龍城。節制官振發威怒，命諸將繼出兵以討青林。明年正月甲子日，節制官督大軍渡珥河。丁卯，至錦江駐營。

是日，督領官軍渡河督戰。莫兵以烏合之衆，勢不能敵，奔走竄入山林[二]。節制官督令追之，擒獲康祐及宗室，文武諸將而還。

二十七日壬午，諸將獻俘於軍門。節制官下令推出斬之於草津。使人傳莫主敬止首詣清華萬賴行在。東北兩道少得安歇。

却説莫沱國公玉瓘於渴江既敗之後，奔三島山，尋入京山地界。至文蘭州，得莫宗室敦厚王敬恭，立以爲君，改元曰乾統。時四鎮人心未盡歸附朝廷，聞乾統立，各有響應。珥河以北，復紛擾焉。節制命諸將領兵濟河擊破僞黨。州縣悉平。

按：成祖哲王秉國政，董兵權，戰爭自庚午至癸巳，凡二十四年，始殄滅莫渠，恢復舊物。乃於昇龍城之西南，椰橋之北，傳令工匠構作殿宇，一月整頓。於是委差大臣文武百官，具法駕入行在，奉迎世宗毅皇帝進入京城。駕至青威縣閑駐。節制長國公鄭松率文武就青威奉迎聖駕。雅樂偕行，入昇龍城，正值光興十六年夏四月十六日庚子。上登正殿受百官朝賀。大赦。可見輿圖混一，社稷重新。後來登柄作史記野編有詩爲證：

黎社重興舊物回，藍山復見舊樓臺。君臣道盡斯爲美，政治欣觀萬國恢。

皇上既入京畿，遂定功行賞。加太尉黄廷愛爲右相榮郡公，太傅阮有僚爲太尉陽國公，鄭杜爲太

傳。鄭桐、鄭楟俱爲太保。黎鄭栢爲太尉。本郡公何壽禄爲少尉。吴景祐、鄭文海俱爲少保。吏部尚書阮茂宣爲少傅瓊郡公。其餘加升職爵有差。

是時，信郡公阮景堅預有勳望，加封都督同知。厥後，日積功多，進封爲協謀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都督府左都督，歷升揚武威勇功臣，南軍都督府左都督。公雖躬從戎務，致意略韜，而頗眼及醫書，專心藥石，晉之羊叔子真其儔也。四分等二分區，不離炎訓。三折肱九折臂，堪美良醫。凡諸奇病，莫無療治。名抛畿内，上自公侯，下及百姓，各來求劑。車馬溢於門外。四方名醫咸就第宅，參求妙理焉。正是：扁鵲家傳敦祖業，丹溪力展濟人間。

此古人謂其上醫醫國，其次醫醫人。公其能兼之。主上乃嘉重其才，加封協謀揚武威勇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府南軍都督府左都督，知太醫院掌院事，兼濟生堂使舒郡公。故俗傳呼曰「柴舒公」是時，有人求劑，多稱謂秘藥德柴舒。

却説丁酉歲，明人差委官求貢物。夏四月，帝命工部左侍郎馮克寬、太常寺卿阮仁贍如明歲貢，並求封事。克寬等至燕京，上表乞修職貢。明萬曆皇帝見表大悦，詔封帝爲安南都統使司都統使，管轄安南國土地人民，賜安南都統使司銀印一顆，使克寬等奉賚回國。克寬以本國所求封者「安南國王」。今上國所封者「安南都統使」乃莫氏受封職也，甚不悦於懷，乃寫表文上進曰：

臣主黎氏，是安南國王之胄，憤莫氏僭奪，不忍千年之督，乃臥薪嘗膽，思復祖宗之業以紹祖宗之變。彼莫氏本安南黎氏之臣，弒其君，奪其國，實爲上國之罪人，而又暗求都統之職。今臣

主無莫氏之罪而反受莫氏之職，此何義也？伏願皇帝陛下高明裁察之。謹表。

萬曆二十五年十一月　日

明帝宣召馮克寬等入内，看表笑曰：「汝主克復舊物，殊非莫氏之比，朕豈不知。但初得國，恐人心未定，姑且受都統，待國内升平，以王爵封之未爲晚也。汝其欽哉，慎勿固辭。」克寬拜謝而出。十二月初六日辭回本國。

越明年十二月十五日，至鎮南交關。明左江官陳敦臨委王建立投遞公文往我國。節制官差右相榮國公黄廷愛，太保奇郡公鄭檸整備儀衛，迎接明使。王建立與本國使馮克寬、阮仁贍等至京師。二十五日丙子，皇上御舟渡江就菩提館拜詔接使迎回殿中行禮。節制官、文武大臣入内殿朝謁。勅書宣諱畢，見所頒銀印一顆乃是銅印，節制官長國公宣怒，對明使曰：「天朝中國，宜居中持平，勸善懲惡以鎮服外國可也。今則於莫氏篡奪能以銀印頒之，於黎氏正統之胄，却以銅印予之。以若所爲，甚失柔遠之意。」

王建立曰：「這事出於上司門下，而國家一日萬幾，豈及細察。今當復寫本申奏朝廷，嚴查辨白。」長國公復厲聲曰：「天朝正統，宜大居正，着正言、行正事。今乃放縱官司，欺詐下國。只恐生事邊方，馴致夷狄之禍」後果有滿州之寇，爲其所言。語畢，仍修本服獻詔頒銅印事，付交王建立還國。

建立回到江左備言安南國輔臣鄭松寬和忠厚，勦除莫僭，恢復黎氏。其燕見言語堪是奇人。惇臨因此欲求封爲鄰好。正是：南國有人誰敢侮，北潘起敬贈交儀。乃與建立後行交鄰事。不知聘會如何，須看下文便見。

【校勘記】

〔一〕「又擒獲莫祖母送歸京師」，「又」原作「有」，據VHv.4199本改。

〔二〕「奔走竄入山林」，「奔」原作「大」，據VHv.4199本改。

第三節　鄭左相進爵平安王　端國公逃歸順化鎮

己亥，明萬曆二十七年，惇臨使建立賚良馬、玉帶、衝天冠來予節制官，約交鄰好，並束文二帖，内寫八字曰：「光興前烈，定國元勳。」節制官益厚遇之，護送使者還國。自是鄰納既通。加封功臣，以榮國公爲太宰。餘皆進爵有差。

却説莫主敬恭在明龍州，數引兵出没擾七泉州屬諒山處。於戊戌年，爲官軍所逐，復奔入龍州。至是，以厚賂遺明土官，乞爲遞表奏明帝，請頒勅諧安南，諭以太原、高平許莫氏安插。於是朝廷以「事大惟供時」命姑且從之，以休兵息旅。時國漸清平。皇上推念都將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内外平章軍國重事，左相太尉長國公鄭松，功望隆重，特差太宰官榮國公黄廷愛賚捧金册，進封都元帥總國政尚父平安王。長國公欽受册命，大開宴會。大臣文武同入謁賀。平安王慰待酬甚，歡飲澧堪。但見：雙艷莫瓊清曲興，兩班唱賀動城鳴。

正值極樂之秋也。但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是歲變起流星，敬天大殿折一角。旱久不雨，滿地嘉苗

枯幾旬。平安王深自側席儆戒，燕居深念。迨秋八月二十四日，世宗毅皇帝上賓於天矣。次日，禮部揭榜，官民品服。其尚父勳王爲社稷重臣，不與百官同列，應服一百日。諸親王及文武階自郡公以上，及與有朝班朝堂各員、外任方面各員，應服三年。其餘文武百官同列至天下百姓，制服有差。爰命司天官，擇日護送大行皇帝梓宫歸山陵。是月二十七日甲戌，平安王及文武朝廷奉皇子黎維新即皇帝位，改明年爲愼德元年。推加厚恩。以太宰榮國公黃廷愛爲左相太尉，端國公阮潢爲右相。蓋平安王值此主少國疑之際，意欲引拔元勳與之贊襄，以植黎朝大業，將倣古制：

司空宅百揆，冢宰總六官。擬諸平勃調和結，率此東西預附歡。本在王心持一統，誰知世態却多端。

端國公之心却欲要求强藩，但不冒陳，致人疑惑，而鬱鬱不樂，猶萬鐵尚在心裏。正是：龍肚身雖陪紫閣，烏州心尚望紅藩。

凡有朝會，潢見平安王疊九篇席而坐，其次則榮國公，而潢居第三，俱是六席以坐，潢心雖不悦，而包羞甚謹，不形於色。至庚子年夏四月，潢一日入侍王府，告於王曰：「臣於昨夕因天氣炎，適齋居廳外以寓閑清，音倩。不覺倦臥酣睡，夢天上清朗，渾無凝意。俄見數點異星，迫犯月背。臣即以長劍指之，自然星妖落地，月魄光天。這此夢兆，未知吉凶何如，仰乞高明裁斷。」

平王以此問之左右。忽有文班一員應曰：「日象帝，月象王。至若衆星譬猶官郎。今太陰象應足下，旁有異星迫近，其下必有叛臣謀上，宜謹防之。端國親勳既有此夢，殊非戲事。」玩此戲字，深有摭得。端國公委心一撮，近有顯處。不知揭出此語者何人？定入他情諸細處。

端國公既聞此言，愀然引目顧言人者，却乃毅齊馮侍郎也。即作變色告曰：「臣因顯此夢，而馮公斷之如此，果有中其理者。足下宜振出威武戒戢將校，嚴加警策，以防堤之。」平安王默不問。

是日，罷朝趨出，端國公因屏人邀馮公語曰：「潢之有心，先生豈能無揣測。今日之遇，何以教之？」馮曰：「横山一帶，可以容身。大海爲池，可以萬全。先言不可記。」潢曰：「何計再得？」時馮以朝踵踵相露，即拂衣而去，勿教一語。

厥後，遇平安王於講武習軍日期，麾召諸將，排兵考陣。猝有某奇船隊進止以乖於號令者，潢輙揄揶細語告哲王曰：「古者爲將，治兵甚嚴。如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宫嬪，故能使軍趨令，克敵成功也。今此軍行伍不整者，由將校之閑居，不爲教習。若非繩之以法，則國家之兵師，從斯解弛而不競矣。」王既聞此言，愈加威怒，即唤來所該某軍將校懲辱不恕。厥後，待遇臣下惟以鼓舞駕馭爲術，故每每表出恪嚴威儼體。常施介胄爪牙之人，折彼驕悍難使氣，爲吾龍言服赴功臣。其制御若此，凡諸强勁武臣，悉遭詆駡。但人情難以威劫法持，而賊子易可以釁乘蠱惑。

是時，端國公覺得事機已中，激變可施。一日，因閑居厚交賓客，一旦多出入。時有山南嘉遠人美郡公裴文奎扣揭。閽者入告。潢即步履出迎。延入清幽别所，羅肆酒介款待酬甚。因問裴曰：「戊戌水棠之陣，公尚記乎？」

美郡置盞對曰：「此時明公爲統領官，某及諸將皆屬焉。日者，朝廷進兵之三路，共進擊水棠賊黨。其振、海、薊、壯等郡出金城以截上路。黄太宰等進擊於北。公率某等進擊於南。而公獨能先督本營兵馬，踏破山峙，擒獲僞水郡公。而吾率水軍船艦排列江中，亦收獲僞瑞郡公。以水棠之陣，我道爲

優等功迹。」

公曰：「水棠之捷乃是一時之功，不足引也。而論其丕啓國家中興之業，孰敢語吾先考昭勳靖公，着迹於哀牢之地，訪求帝胄，建立莊宗，再植皇圖，以有今日者，萬世之功也。昨者，先考即世，吾曹尚幼。婿兄太王假受黃鉞代立事功。及我既長成，又委入窮荒要地。雖南徙跋涉，終不以艱險爲恨，區區忠敬。惟以抱扶日月爲念。及太王薨，平安王掌握兵符，進討莫氏，我亦總率鎮兵，効順勤王之義，厥功不在人下。而排班定列，使我居黃廷愛之下。竊此觀之，乃主將薄視先祖擁立皇黎之功，啓沃王基之義，却欲陰謀圖以削我。我不知避身何地，况於卿乎？自壬辰歸命以來，衝霜露，冒矢石，勳勞固多，而謁見之間，屢遭叱啞。若不早圖，即蹈韓、彭之轍矣。」

美郡聞言，正合本意，乃愀然俯首嘆曰：「明公既有高見，時事顯然。當今高飛遠走之謀，從何處見，願開迷路。」端國公曰：「公誠若一心，縱約當於某日，便作如此如此……吾當爲之内應，則天下之事，從茲決矣。」美郡曰：「唯！唯！願聽所命。」遂辭去。

明日，潢復接見薊郡公潘彦、壯郡公吴廷峨。坐定，復喚廚人更設酒饌，勸待二人。語薊郡公曰：「昔卿家先考萊國公，乃我故舊良朋。中間我南徙順化，革衆兄弟。輾轉懷思，至洪福壬申年，聞卿先公奉先君之命，有公幹事到吾治所。吾即欣然迎接，講談思義。其間凡有機權密變者，萊公一一悉多致意於我焉。厥後分袂辭歸，公不幸死於國事，吾甚惜之。今喜得卿復繼卿將，名揚朝廷。先人雖在九泉，終無恨也。」語畢，傾間薊郡飲。至熱腸，即發言曰：「公本與我先人爲切偲朋輩，吾不敢盡敘訴真情？縱公不恤肆泄露者，致生禍端，朝廷之罪，彦亦含笑入地矣。」

公曰：「信者，國家大寶。故吾與人言，止於信，以成其事，安可漏焉。」薊郡已窺得國家大寶言語，揣得端公有别意思，因語之曰：「某與吳壯公臣事國家，自少至兹，護忠効力，臨冒矢石以濟大事，無他異志。而今天南漸安，主上致有猜疑之心，嚴懲臣下。這弊何所由也，尊公近侍，可得聞乎？」

端公曰：「古人曰，兎死狗烹，鳥盡弓藏，合可爲鑑。今者，莫氏僭已除，神京克復。吾觀平王待下之心，似有厭薄，且吾在戚屬之地，尚見嫌疑，況卿等强梁泛駕之貌乎？不去，禍在旦夕。」薊、壯二人聞之，愀然不樂。端公始具以形所告美郡者告之。二人聽説，辭謝去了。

五月丁未，值端午日。哲王方謁太王廟。禮畢，回坐府中，將校分列侍立。忽聞城外炮影連接，三面煙火高屹。乃使人分道偵探。差人應命去了，乃宣召太宰榮國公、太尉端國公及文武大臣入内府，共料理兵事。時城廟紛擾，百官徬徨，應命入見。仍命諸將分守四顧城廓慎密。

俄聞哨馬來報，非他外賊，只聽薊郡、美郡、壯郡三人已棄本營，喝起爲叛矣。王顧左右謂曰：「彼三子者，受我厚恩，而反面如此。當今事機既顯，誰敢迎敵？」

阮潢佯作怒曰：「天命已定，四海終爲一家。不圖今日，彼等昏昧，復肆叛孽。臣乞領命攻之。若薊、美不死者，臣不復見主將矣。」王曰：「昨者之夢顯然無疑。今舅復請行，正應長劍指妖星之兆，而叛逆輩果然必驗就誅。」

是日，即差端國公領兵收捕逆黨。端國公受傳辭回本營。太陽始向晡，到入廳階，方見厨人捧設牲饌，燃煎香燈。公遂詣筵前告祭諸先考妣。是時將卒共來候命，承傳進發。窺見者咸云：國爾忘家隨意舉，機中先物有誰知。告祭禮畢，頒發將校人軍犒饗既完。不知備用出軍如何，須看下文便見。

第四節　平安王差兵伐木怪　莫乾統退駕據金城

端國公包括圖書財物，囊橐周備，點足兵馬，糧草頓整，待夜三更悉命燒營寨，陰引三軍南徙，日夜兼行，至宋山縣。時順化大艚，陰已備在海口。乃從海道，水步並進，望順化去了，不顯。

是夕，京師戒嚴，軍士各守崗次，不敢疏虞造次。雖火光外起，寂然亦不動。

初六日平明，平安王問左右曰：「夜間城外烽火有光，是何營火也？」時對者不一，或云：「端國公於初昏出軍，而賊黨窺知，乃陰使人放火以燒其營。」或云：「端國公自燒其營寨，不知引兵屯駐在何處所。」王聞之，即差人偵探，問知端國公燒燬營寨，已逃去也。

王召太宰榮國公問曰：「當今逆黨縱横，城廟騷動，人情匆匆，爲計當如何？」榮國公曰：「時機迫矣，難以淹留。京師初定，儲積未充。蔚、美小輩不足爲患，只慮端國私自逃去，一則分據順化，撫鎮如前，便是深虞未驟；一則入據清華，摇我根本，不得不憂也。當今早早扶衛聖駕，復歸安場，此上策也。」王曰：「善。」乃差官詣殿上，奏乞回鑾事。差官受旨去了。

即日打震大鼓，排捶象馬，護接鸞駕進出城門西去。馳至祝江，水漲溢，王命舟師渡軍。九日辛亥，進至部市。諸軍糧匱介乏。是日，駕至屈山駐蹕，大點軍馬，頒賜銀糧，命朝廷議論加封揚武功臣。此時，諸將爲阮潢所厚結，往來遊宴者多其人焉。及潢既遁後，致乘輿還播，人人皆忌功爭能，互相告訐。間有舒郡公弟衆與舒郡不睦，悉詣平安王帳前白稟告曰：「昔臣等先人晉國公，忘軀殉國，遺告臣等以忠事君。豈意臣兄舒郡公阮景堅忽先人之言，妄與姦臣阮潢陰謀結黨。臣等各已窺見，恐禍及己，有傾家業。仍此冒來實告。敢乞察及愚衷，懲他姦慝。」

告畢，王知其誣之，大聲叱曰：「舒郡公爲人素本忠誠，一心忠義。事國家二十餘年，吾豈不知石心鐵膽也，有何間焉。而汝等遽懷不恭於兄，妄投告訐。今當擇日備設壇筵，傳被告諸將悉來盟誓，以副忠節。」此日遂令挂揭諸員名於軍門外，祇立盟壇，取雞狗馬血，燃香排置。

次日大早，諸將命盟凡二十餘人。其舒郡公阮景堅當前跪歃血誓曰：

英都府南塘縣農山社南軍左都督署府事兼太醫院掌院事舒郡公。臣阮景堅，臣事黎君慎德皇上，暨鄭主平安王，果有一心忠義，願享爵祿榮光。若愚昧執迷，忘先人殉國之心，陰結與端國公作背叛如衆之所告者，乞歃此血盞，願天地岳瀆諸神打死。

公誓及諸將誓畢，平安王見其懇誠，命諸將各各安坐。主將言語情俱感激。王乃令以告訐文詞，盡投之烈焰，撫慰將校，與之酒食，待夜而罷。

却說美郡公裴文奎聞阮潢詭計，即陰引本部兵發城縱火作亂，以待內應。數日後不聞端國音信，只聽鑾駕西旋，乃引兵至珥河，遇薊郡列兵屯駐。美郡疑是朝廷留彥爲伏襲捕執之謀，仍此亦作壘自守。

乃使人賚言誘彥，共引兵附莫，以獲保全富貴。彥見書批報如約。美使既去，彥復疑美郡詭所顛覆，恐有他變異謀。

次日，聞美郡引水軍泛舟於江中，乃使人射殺之。藩彥既殺美郡，乃引兵入京畿，分守城廓，揭樹大旗，自稱爲節制水步諸營平章軍國重事太尉郢國公，以吳廷峨爲太保，華郡公弟藩爲前步營瓊郡公。其餘將校準定品秩有差。復用莫氏乾統年號牌林禁止，詔安城市。開設宴筵款待部下。傳差人往龍州報迎乾統君。差人奉命去了。是日，主將歡飲，雅樂偕行。正是：將典帥權扶震海，誰知天命屬兑山。

是時平安王促御駕駐蹕部書市〔二〕，凡三個月，聞賊臣藩彥已殺美郡於珥河，入據京城，報接莫氏，平安王督令諸軍進至美良。天降大雨，人馬艱行，因駐在岩模處。

又三日夜，糧餉頗盡。三軍摽鱗而食。次日，天色晴朗。王引兵入僞魯道。壬戌駕至廣平駐蹕。民人具以牛酒迎勞。是日，復見端國公男子錦郡公及衆子三人，將雄象十隻進納軍前，頓首乞終臣節。王以親親之義，仍還兵民如故。

是月，王師至長安府，會諸將佐謀議國事，以裁制薊郡。

先是，薊郡潘彥於嘉泰年間，因父喪，歸葬完畢。但因祖墓在兩肩山，有斷頭沙犯。及聞常國有「兩肩無首」之言，心自憂慮，遂以厚贐迎他地家妙理術者，重複看之。其人觀山望氣，審有真形，即向薊謂曰：「地氣貴格，人出剛强。但山頭露骨，爲禍不淺。」薊聞言，即求救之之術。

術者曰：「有能拔舉蟠枝巨樹種在山上，若人形頭，沙脈之勢，稍加修補，土功既完，自有王伯之業。」薊聞其言，陰取巨木高種山上。自是，峰頭蔽葉。人望其山，儼若貴人平坐。潘彥自此屢從差撥，實

有其功，榮封郡爵。至是陰協僞黨，僭稱國師，擬欲伯圖着迹也。

殊不知天命自有在，才何能爲。有人顯得此事，具言於平安王。王曰：「不圖頑僞，復能信求幻行，陰植草妖木怪，以傾國家。當今安得不升去？」即日，差官軍到兩肩山，削去山頭妖樹。

是日，晦日，官軍進到山上，各將斤斧打破巨木。俄而木折。陰雲四合，風雨大作，起自東城、關中透入大羅城。四旁冥昧，至夜靜息。城中遥見京北火光亂起，僞郢國公彦遂差人出城打探。

六月朔曉，聞巡兵哨報，謂美郡夫人阮氏起兵北岸溺戰。彦曰：「何物婦人，敢作妖孽，以報怨耶？」語畢，因點起兵馬，引到東津，大列舟艦，與之水門。望見阮氏年在江邊，御七杠彩轎，麻鞋藍服，高聲謂曰：「軍中誰能殺得薊郡，自有重賞。」薊郡大怒，即泛舟水門。俄而阮氏軍中彈發，彦死黄江中。華郡公吴廷峨收其殘卒，據守城門。聞莫主乾統自龍州北關還國，遂率衆迎候。

消息傳入安場。平安王領命督諸軍引兵進發。是月十三日，至拜歪處駐營。忽聞逆雲郡引水師陰行截路。王乃令統兵潛設於江左，静寂絶無聲息。逆雲不意，連批船艦深入到此。逆雲兵衆大亂，各棄船爭走。雲郡亦脱身入峙芃隱避。官軍乘勝渡江，駐營紹山。凡三日，逆雲束手歸命。王赦之。八日，聞莫乾統入據東畿。王悉發水陸諸軍征進。

却説莫洪寧母聞京畿空缺，乃糾集莫氏宗室，出據中都城，自稱國母，使人備法駕迎乾統於北關外。乃推恩賞，不拘新舊，各封都指揮使、同知簽事、左右校點等職。人人皆謝恩赴事。後莫主至武寧市橋，吴廷峨等各率兵迎接。莫主慰勞之，各仍其職爵。次日，至京師。天下官員百姓，各來歸附。莫主乃使人分往慰勉各處藩將，仍命保守方面。如：威武侯鎮守海陽，宗室郡惠王鎮守山南，又以涯

郡、嵩郡爲西道將，分守山西地界。於時四鎮嚴靜。居得月餘，忽報有安場兵進發。莫主傳各鎮兵馬，擁兵入衛。

時西道軍退據日昭地方。平安王進出長安道，擒獲莫國母於中都城，從水道出喝江口，夜時，分道陰進入升龍城。莫西道將涯、嵩二郡棄日昭營遁去。官軍收獲船四十隻，象七隻，來獻營門。平安王大喜。是夕，攻破城門。莫主率兵渡江東去。賊死溺者不勝計。明日，王兵入城，安撫鋪舍坊市。數日後，薊郡弟瓊郡公藩出首。王亦饒赦其罪。

九月，莫主奔至金城安住，復遣威侯、南陽侯及吳廷峨進入青池翁莫處迎戰[二]，搖動京城。平安王命長子太傅清郡公鄭棡仗黄鉞領兵東征。官軍進至翁莫，大破莫兵，追賊至天德江，捕獲叛臣吳廷峨俘獻營門，令斬之。時莫將威武侯退據海門，禁遏鹹鹽，不許通入官軍販賣。南陽侯數引水兵出沒，與官軍挑戰。

冬十月，王差海郡公阮廷倫領舟師進擊之。廷倫與屬將皆領命而行。船至黄江口，忽遇將南陽侯伏兵大起。廷倫與之交鋒。戰到數合，以勢難抵敵，乃棄船奔回京師。王大怒，命貶廷倫職秩。

南陽侯勝陣，獲官軍戰船四十餘隻，收回海陽，奏捷於金城。莫主大喜，使人延迎，慰勞酬甚。仍定勳賞，賜爵南郡公，使進據南昌，設立營寨，日夜水步巡守，以防不虞。南郡公阮勇謝恩，領命而出，引兵至南昌縣。

時因糧盡軍饑，恐衆懈怠，難以勤王，乃使人乞餽於威武侯。威武侯曰：「吾與將軍各有軍旅，惟知汗馬戰攻而已，何暇於儲積糧草以相助乎。汝歸具告將軍，轉漕之事非吾所職。將軍若欲告匱，其詣

諸酋相。」

差人辭歸，具告將軍南郡。南郡大怒，曰：「威武愛惜財貨，不事攻戰。此其心無報國，自有餘辜。吾今殺一威武，以警不忠。」

即日，準備刀劍，數十餘人往威武營。威武迎入坐定。南郡曰：「今國家遷播，府庫耗空。諸將發卒各資家藏。今吾奉命致意攻討，自秋徂冬，糧餉頗匱，而國家又委以保障重事，何以成之。惟聞公按兵於海口日久，魚鹽之利儲蓄太多。繭絲如是，而謂非轉漕之職，誰其信哉？」

威武曰：「出私財以助軍費，忠於國也，豈不知之。但封疆之事，主上一以付卿，卿自别當神運鬼輸，以報國也。何事要討餉事於吾？吾自有兵健，雖假有儲蓄，亦當候待國命。若不愛惜而棄之，一旦西方有事，倉卒招募，有詔頒者，何以爲資，而赴命於千里乎？」

南郡聞言，怒氣滿面〔三〕，即宣聲曰：「主上以封疆爲最急務，付我以尚方劍便宜行事。而卿掊剋民財，不供國用。逆命若斯，劍不可緩。」言訖，即拔劍殺威武於坐上，掠取其貨財錢粟，均發軍人，收撫他衆，以充軍伍。兵勢既振，遂命築作壕壘，列舟江上，屯守嚴密。

是時，莫氏逋播遺黨如涯郡、嵩郡，竄居大同，却被土官毒藥陰殺之。惟此江東一道螳臂當車。正是：

當潮自謂填波砥，捍水人云弊笱粱。

消息入升龍城。不知朝廷籌運進討如何，且看下面分解，可得便見。

【校勘記】

〔一〕「是時平安王促御駕駐蹕部書市」，「促」原作「捉」，據文意改。

〔二〕「南陽侯及吴廷峨進入青池翁莫處迎戰」，「廷」字原無，蓋越南稱呼人名常略其中字。今顧及漢字表述習慣，從前文補。

〔三〕「怒氣滿面」，「滿」原作「活」，據文意改。

第四回

第一節　廣富侯婚尚王姬　鄭成祖夢見晉國(一)

弘定辛丑年韶光節，平安王下令東征，親督諸將水步諸營，望南方進征。時舒郡公男子景代、景河年俱長壯，有才氣勇略，得奉隨父營，聽號令差撥。大軍既啓行，消息傳入莫人營寨。莫主使峨郡協同南郡捍禦封疆。南郡陳船下流以待。

二十七日丙寅白旦，平安王出兵排伍進。忽望南方有長虹見出，直指寅方。又有飛鳥滿集行營。天文占曰：「此我勝敵敗之兆。」

平安王於上流親御龍舟，乃遣步兵各就兩邊江上埋伏應候。因差前鋒振郡公引兵索戰。南陽聞之，大發水步競進，與振郡公接戰。已到數合，振郡公勢迫却亡於陣中。前鋒兵大亂退走，南陽督兵納噉來追。俄聞炮聲三響，見平安王引出龍舟大旗，掉戰船塞江而下。左右伏兵一齊應起。兩沿江上合射如雨注。莫兵大亂敗走。舒郡公協與諸將，驅旅大進。其次男景河身先衝突，長驅到古今社，斬級不勝數百。官軍追之，追至古今上，放火燒盡莫船。南陽以勢甚窮逼，刎死溺身於江下。官軍乘勝，又殺

峨郡并南郡尸級，令梟二首以示衆。又擒獲南郡季弟漕郡、渭郡二人來獻軍門，亦令斬之。收得船艚降卒，招撫人民，各各悦服。乃班師還京。

三月，又聞莫乾統君尚據於河東，王傳差太宰榮國公黄廷愛統督諸將領兵進討之。此時，左府舒郡公阮景堅領先鋒職。景堅引兵到拔橋江，起作浮橋，進至青林地界，列兵安駐。忽聞向道者飛來告急，謂莫兵被甲陳船漫江塞野，掩襲三路，欲引官軍入依危地，以施截擊之謀焉。榮國公聞消息，令人飛報於昇龍。

平安遂御龍舟，親督水師東進。及至青林，排列陣勢督令進戰。統領官榮國公應命臨象，推軍擺作雁行一勢，兩頭褰褰，蟹牙競發。其二子署衛事揚義侯景代、廣富侯景河共放馬推刀，拔出陣前，踴躍衝突，冒於矢石以赴鬥者，如蝴蝶輕飛無壅礙，人之望之，皆彈舌稱嘆。時景代年二十二，景河年方十九，有此氣力。看戰官見之，自記戰功於紙下，批曰：「舒郡公雙童，國用無雙。」

是日，官軍長驅至金城縣，燒毀賊營。莫乾統僅以身逃脱。其將朝禄、富寧等衆，瓦解無遺。官軍大捷，收得戰艚五十隻，並器械者不勝數，獻納行營。平安王大肆宴筵以犒將卒。

榮國公進言曰：「今日攻討一陣，諸將多有奮力，惟臣部下有一人廣富侯姓名阮景河可也，乃是舒郡公次子。其人身先行陣，摧鋒摘刀，都有膽略，功最多，不可不録。」王乃與榮國公敍定勳賞，乃頒下景河金牌四面，擬升爵秩。宴罷，因差官招安海陽七縣人民。於是振凱還升龍城。

次日，命哨擒僞黨，略定四鎮。自此朝野肅清。始差官入清華行在，奏乞御駕進至京師。差官奉疏文去了。又傳工部復裝整宮殿，修築堤路，自彰德至美良，以迎接乘輿。秋八月，敬宗惠皇帝夜行至京師。王及大臣文武百官備駕奉迎帝入城中，扶登正殿。俄有黄龍應見，五彩雲呈。朝臣羅拜稱賀。

應是金都既復，鐵券當施。即日論功行賞，下旨朝廷簽議，加陞爵秩有差。時舒郡公以先鋒力戰，功績頗多，得加升爲少保舒郡公。其長子依升爲揚義侯，次子依升爲廣富侯。時人爲之相語曰：「黎皇敕升少保舒郡公，長子、次子二侯，俱爲協謀揚武威勇忠臣，特進輔國上將軍。錦衣衛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同知署衛事。正是：一門父子公侯襲，萬世兒孫爵禄傳。蓋由累世積德行義之所致也[二]。

越秋九月，有人密告於平安王府曰：「有僞乾王逃脱，見出，復據鳳眼模寺。」王乃陰差官軍潛行密捉。時富侯景河領兵直到模寺圍之。間者，僞已祝髮洗齒，假乘僧道，意思其謹密。景河令收繫寺内諸僧考問，果乘乾王正身，乃檻送京師解納。平安王聞之，撫手大奬，判曰：「天下其鬥勇略者，多其人，而廣富侯乃晉國之孫，舒郡之子，名家閥閱，勇略過人，登山涉海，赴險當危如入無人之境，孰敢當之。」語畢，乃宣召入見其人，豐姿甚美，狀貌可愛，王大悦之。乃判謂景河曰：「汝之祖父多有勳勞於國。今汝復能破敵成功，才優於衆，堪加國婿以報前功。」景河聞言，即鞠躬拜謝。王復宣召舒郡公入府堂，與之議婚。王判曰：「我家自尊君創國以來，卒能掃清四海，平安華夏。深念汝家世代祖父受委專征，多有用命，厥功不少。今有生得男子景河，丕建功績，子甚嘉焉。今予之息女名曰玉清，年齒既長，故有今日之召。吾欲與汝定婚姻也，汝意如何？」舒郡公謝曰：「臣家父猥以孱賤，犍蒙先世遺功，預有勳蔭，幸而際遇明時，微立寸功，恐不足以答國家之所養，豈敢高貼。今上欲以僊汝適塵緣，臣何敢復有言語，惟上所命。」王乃命司天官擇日，報與阮家如期奠雁。舒郡公拜謝恩命而回。待至吉日，預命廚人整作甘美百味，熟食一百菓，具將寶玉金幣來聘。王命行筵接禮。乃以公主玉清歸於景河，復頒以敕文，升爲揚武威勇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錦衣衛都指揮使署衛事駙馬都尉廣富侯，並金錢家産各各什物，賫送

滿塗焉。自此，添給兵民，許多禄秩，第宅有光云。

却說弘定皇上既正御中都，大小功臣各各盡蒙重賞。平安王又想念前朝勳義，仍復上表乞返思先代功臣加頒恩贈。帝乃下朝廷簽議，爰命吏部照例施行。制令既完，凡諸伊族已祗受先人封贈制敕，告祭樊黄幽明合慶。

恰遇冬至節，誕辰。文武僚屬入府堂中行延壽禮。禮畢，是夕，風雨動作。平安王以終日視朝，因而甘睡。夢聞階下有一人稟白曰：「小將自世臣事先帝，及事主師，屢從矢石，頗有勳望，不幸身死他鄉，然魂魄弗離王所，日夜陰扶國脈，雖在冥冥，罔洵王室。今恭遇誕辰，特來拜謁。」王聞言，起望門外，却有晉國公納身便拜。王即披衣延入，君臣交接對哭大慟。不覺王身寤起，彌天静息。時漏下已五鼓矣。平明，王宣召府僚大臣，具以夢言。因復語曰：「晉國公於國家恢建初，多有宣力。向者加贈未稱，予深悼之。乃令寫表申奏，厚增祀典。表上付下朝廷簽議，仍使吏部奉行封制。正是：東征思報闞公義，爵贈無忘紀信功。不知贈制如何，須待下文繹目便見。

【校勘記】

〔一〕「第四回第一節」，底本無此六字，原作「天南列傳卷第七　南塘泛話四回四　阮景氏驩州記」二行，今統一體例，故刪改之。

〔二〕自前文「蓋由累世積德行義之所致也」至本節結束，底本脱，今據VHv. 4199補。

第二節　阮駙馬重修寺觀　萬郡公起甃蕭牆

吏部封制已完，送到禮部奉行儀註，加升晉國公爲雄毅匡濟澤民大王。禮典中等神，香火千春，血食萬古。又勅立廟在同倫社，真玉村以事之。恩贈既頒，其伊族子孫各率拜受延慶云。

却説癸丑年四月，朝廷以歲貢天朝例到，乃遣正使劉廷質行。質等既奉命，始入府堂拜告。王乃設宴餞之。酒筵既罷，廷質等辭謝而出。

平安王入宮。公主玉清詣前用曰：「臣夫廣富侯貫在都梁。頗聞總旁有孛陀村，橋樑廢壞，行路崎嶇。臣乞得與駙馬同歸本貫，規議構作布施以廣祈子嗣息。」王許之，復頒賜銀錢厚加功德。其母曾氏玉湖增許財物以供給普濟。

公主拜恩父母而回，與駙馬興工構作。越後年橋成，乃修啓告完。王差官撰着碑文勒石，安置孛陀橋所以爲永傳。

乙卯年間八月，聞北關有木帖付驛，安南貢使還國。朝廷乃遣少保舒郡公阮景堅與刑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美溪侯阮澧等迎接使臣。景堅等領命，提發兵馬望闕門去了。

是歲十一月，廣富侯阮景河與公主鄭氏玉清欲興布施以圖廣嗣，乃崇尚佛道，擇取穀日，收近良材喚起工匠，重修孛陀山寺者，無限損費。一嘗修甘露上殿三間，燒香三間，前堂七間，寺左三間，右庵二，及三關重屋下制三間。聖址棟宇既完，又有繪作佛像，厥相甚多，尚來功德。既命圓滿，廣富侯夫婦赴京奉侍。時值明年春節。親父舒郡公迎接使官劉廷質回朝。朝廷乃定封奉使功、升寺聊仁領伯劉廷質爲吏部右侍郎仁領侯，福巖伯阮登爲户部侍郎福岩侯，參政唐川子阮政爲太仆寺卿唐川伯。使臣既受職爵頒賞，各各謝恩而出。

時劉廷質以詞章花贍，奉使乘旨，人多美之。駙馬景河聞其名，以劉廷質與父舒郡公有恩義，因修作孛陀寺成，乃求作碑文。廷質爲技能所喚，屢辭，弗獲，始爲廣富侯顯重修孛陀寺碑文。其略曰：

天南之州古有名藍孛陀寺。其顏也，玉筝立其左，銀帶繞其右。江前槐市，溪後池橋，真第一金僊世界。

夭閲星霜而孛陀已銅駝矣，遺址僅存。見者不能無「燕麥，兒葵」之感。廢而興，剥而復，必需夫大檀越，大力量，大手段。揚武威勇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錦衣衛都指揮使署衛事駙馬都尉廣富侯阮尊公，以將閥之華，匹王姬之貴，心慈天賦，認得佛偈名鄉，發叢林勝迹，善心油然而生。乃於乙卯年一陽月，穀日，排荆材鳩郢工，修佛寺，繪佛像，輪奂玉殿，光點金身。其規恢製作等孛陀之山，即彌陀之佛。此尊公之功德蕩蕩滿圓，宜尊公之子孫振振蕃衍。家門

榮顯，事業鏗鏘。古人云：「積善必有餘慶」，此之謂也。由是記其事實，刻於堅珉，以傳示激勸於後世云。

旨：

一會主，駙馬都尉廣富侯阮景河，四正夫人公主鄭氏玉清。

嚴父少保舒郡公阮景堅。

内宮丈母曾氏玉湖。

諸子阮氏玉薈，良才侯阮景演，阮氏玉才，阮景淋，阮景澄，阮景澈，阮景溪。

皇朝弘定萬萬年之十七龍輯丙辰月穀日，焚香加持僧修作。

禪師字惠明，順嘉仁邑，大福寺。

賜丁未科第二甲進士出身佐理功臣，特進金紫榮禄大夫吏部右侍郎仁領侯柱國弘化葵渚劉廷質坦甫撰。

碑文既成，傳史騰書，令工勒石，軀趺完畢，載入義安，置孛陀寺左側，不顯。

却説莫慶王敬寛避據於高平，收撫人民，分使其黨侵掠方土。消息傳入升龍城，戊子年孟春節，平安王分差諸將爲二道以進擊之。一道差太傅清郡公鄭棡即王世子，是爲文祖誼王率屬將舒郡公阮景堅、澧郡公阮文陷、拔郡公、右郡公謝世福、登郡公阮啓、附郡公阮瀶端郡公阮潢之子也，以文臣禮部左侍郎芳蘭侯阮寔爲督視官。一道差太保萬郡公鄭椿王次子率屬將貢郡公黄廷逢榮國公之子也、倫郡公鄭栻王孫、郎郡公鄭槺王孫，以文臣副都御史芳泉伯阮惟時爲督視(一)。

時莫末慶王避在高平，侵掠人民。太王差少尉榮國公攻破，慶王走散。太王又親督大軍擊於稟州。乃命舒郡爲先鋒，大破賊黨，生擒雄郡王。斬賊首不可勝數，大獲雄象七隻，獻納軍門。是日乘勝直抵錦花州，擊嚴王，大敗走。次日，又擊智水，大破之。官軍大捷凱還。纔旬餘，聞僞扶竊起在扶路社，太王復差舒郡公爲先鋒，進至扶路社討之。賊兵大敗，斬首者無數。官軍振旅回京。

舒郡王自辛巳年是年方二十九歲至乙丑年，還四十餘陣。冒雪衝霜，於矢石之間，多有勳勞。是年病篤。皇上甚憫之。命中使齎敕文一道，并藥錢五百貫遺之，問安不已。以是年乙丑八月初四日卒終，享年七十三歲。

皇上聞之，命輟朝三日。太王嘆息不已，親臨慟哭，乃上表乞加恩贈以酬舒郡王。皇上乃下旨頒賜黃金二笏，古錢三千貫弔慰之。□□太王與朝廷，後敕贈爲太保左司空舒郡公。太王又差水軍，以船十五隻，輀迎靈柩回貫。時舒郡諸貴子權葬靈柩在本貫，后來吉葬在於都粱社，錦花上村，樸山處。所生四男二女，譜録於後：

長男曰景代封署衛事，揚義侯。

次男曰景河其母乃真福上舍人，太師阮尚國公之裔女，一云曾孫。河尚平安王鄭氏，封署衛事駙馬都尉廣富侯。

三男曰景楨其母乃本縣都粱人，花園村女也。楨尚平安王女鄭氏玉盛，封署衛事駙馬都尉，爵至蒞郡公。

四男曰景乙音骨，季小也。封顯義侯。

長女曰玉號「一娘」，與勝郡公同母。嫁夫威禄侯，一云大禄。次女曰玉季。

却説次男駙馬廣富侯屢得頻陞功績，升爲掌衛事勝郡公，有長女玉蒼嬪於神宗皇帝，掖庭之内，寵愛酬甚。

時王世子清郡公鄭梉，以王父平安王年齒老倦，而其弟萬郡公椿有覬覦爭奪之志，數與義安按守官太宰岳郡公私相厚交。清郡公疑岳郡有萌向背情，因奏以義安要地，爲國家咽喉，以控制藩外，當選諸勳戚重臣，管此方面，防其外侮。帝從之，乃差勝郡公景河入鎮義安道。清郡公延召勝郡公餞行，授以密意，云云如此。勝郡公謝恩而出，即整兵象船馬，南望義安去了。果然，上那有天變，下必有奸謀。昨夜有白虹衝天貫月，事方可驗。

迨癸亥年己未月，平安王感冒。丙子日，朝廷請以王世子太傅清郡公鄭梉掌兵權，次子太保萬郡公鄭椿副掌兵權。椿因此懷憤，圖起釁於蕭牆。

次日丁丑，自率本兵象馬，銃彈列擺亭昂處，推使屬將奠郡、蟠郡衝入府内，掠取金銀財物，延燒畿内營奇鋪舍。城中大亂。掌監官岳郡公裴仕林入宫告變。王嘆曰：「不圖今日竪子背天，逼父至此，吾何走乎？」仕林乃挺身扶王潛出宫門避去。正是：世民玄武推鋒日，佛瑪乾元覺變秋。不知哲王奔播何在，便看下文辨白可知。

【校勘記】

〔一〕「以文臣副都御史芳泉伯阮惟時爲督視」，以上至本節開始及標題，底本脱，今據VHv. 4199補。

第三節　成祖書招立萬郡公　神宗册晉封王世子

是日，王世子聞變徬徨，即宣召勳舊大臣共議。仍使少弟太保勇郡公鄭楷奉迎皇上鑾駕至青池仁睦市，命集百官，論行軍務，各得其宜。間有三事甚是最重。一分差某奇營官軍，護衛聖駕，整括糧餉。一某營奇官軍探接王輦，奉侍慎密。一某營奇官軍巡行邊幅，收捕逆叛。以上各宣揚市所，諸營官軍一一聽傳赴事。

却説平安王出播至清池黄梅社館泊處。日晡，使裴仕林衛入親弟奉國公鄭杜營駐蹕。次日，聞萬郡公捨京城退據青池，王乃差官軍往諭椿，入授以大權。因命文臣修寫一書，謹封甚密，付與賫行。差官奉書詣萬郡公屯所。

椿使延入，賜坐，問曰：「卿自何處來？」差官奉書告曰：「臣於前日，以京城有變，得奉從主上遷播於黄梅，駐蹕在奉國公營第。主以微豫，因其星夜召臣入帳下，授以密書，使往軍門告急。不知書内如何，明公前當折看。」

椿遂取書加額開而讀之，其詞曰：

親父都元帥總國政尚父平安王，書遺男子副掌兵權太保萬郡公椿：若曰，予藉先考明康太王之業，卒能收撫賢豪，整督義旅，殄除僭僞，恢復皇圖，以有今日富貴者，蓋由經營百戰，甚艱難也。茲以年齒倦勤，欲將國事囑付後嗣。爰憑古人立嫡之禮，以清郡公爲正掌兵權，而爾椿副之，意以協心同德，翊贊皇朝，保持家業也。殊不知才德出類者，天命人心亦有所繫焉。故左公之於季歷而能使泰伯、虞仲知逃於荆蠻。唐公之於世民而竟使建成、元吉見辱於玄武。職此故也。今汝椿功蓋天下，中外推戴，允謂元良矣。一旦予授之以副命，致拂人望，馴起兵變，此乃衆心擁迫以致然也，夫豈小子敢行亂哉！矧又天南基宇，亦大衆子之中，孰能嗣保吾業者即付托爲之，何必拘泥嫡庶之分也。茲因感冒，旦夕弗穩，仍差人宣召爾來遺囑大事，以靖内難，安國家也。速速早往，不可疑遲待駕。書不盡言。謹書。

永祚五年六月十九日

萬郡公椿讀畢，即大慟哭曰：「椿以不肖子，上不能承家匡國，下不能嚴律戢軍，竟使部卒變亂京畿，致動父王車輦，遷播不寧，定有餘辜矣。汝差官先回，具用上聞，椿自待沐浴整服，冒來請罪。」差官辭回行營，具以椿言前告。王聞之，曰：「姦臣賊子，面佯忠孝，心懷歹側，豈足以爲信哉。」

及日向午，椿果銜草詣門，銼伏庭下。王問曰：「爾今到此，尚有何言？」椿曰：「不戢部卒，變亂京畿，以致主尊奔播者，椿之罪也。今聞聖體微豫，未正其寢，凡爲臣子，莫不惻怛於懷也。故椿所以不避威怒，敢自冒入而問安也。生殺所分，豈得避之。」王曰：「汝欲爲唐世民乎？」椿曰：「小子重念聖父年老，故未敢遽傷和氣，以搖動耆年。若許以世民之事，却又何難？」

王大怒曰：「汝言我爲年老，何故興師撥亂城中，以致君親遷播？凡爾所爲，此其視冒頓、楊廣之態不遠也。而復飾以虛辭漫引，誰又信哉！」語畢，仍命掌監裴仕林將椿推斬之。時奉國公杜諫：「親大而有功，宜有法二等。」王復命黜之。於是裴掌監差人押引捧斧斷椿脚足，令放置外舍。椿痛甚而死。

奉國公杜仍命親男碩郡公往仁睦市，迎世子就本營，入侍王疾。世子乃與碩郡公同象而行。時劉廷質洞知鄭杜父子陰謀不軌，乃移步詣前諫曰：「碩郡逆賊，明公不可與之偕行！」世子聞言，即別令碩郡還營，而世子自整兵馬，回駐寧江。」

二十日己卯，世子於三更子時，即傳差屬將，督人馬往奉國營迎衛王父駕幸寧江。白旦至營，承差官入臥內告奉迎事完。是日，王命杜林護輦出行，至青威縣青春館，王薨。

明日庚辰，世子就江寧發喪。乃遣洽郡公整船十二隻，奉梓宮順行水道，歸葬清華。世子親率大臣文武百官及天下諸營奇，共扶皇上從徑路由金榜石奪，出正路，回守根本，以圖寧輯。

却説勝郡公景河兵至義安，聞岳郡公屯於東城瀯爐處，乃率本部象馬諸軍，移駐於南塘沙南市，以觀動靜。及聞京城有變，平安王凶問至義安，卯日，督兵至營爐處，圍了岳郡公第宅。岳郡公聞之，大驚，因具冠服儀衛出營迎謁。二人相見，接入門外旁舍坐定。

岳郡公問曰：「老某不才，奉守藩野，無他舊隙。今卒聞阮郎駙馬提兵押寨，甚有震恐。」景河曰：「國家老將，忠貫日月，若聞上命，當先就道，何事驚疑！方今萬郡公逆亂京畿，既受顯戮，頗值主翁出城遷播，中道殂落。王世子奉皇上督文武百官，及諸營奇象馬，軍人水步回守根本，因遣人清夜馳報。有密旨使小將某發本部兵馬，迎衛太宰長官，入朝協議國事，以安中國。願公早早聽從，以釋疑惑。」

岳郡公曰：「生殺予奪，惟上所命。吾非不忠，有何避焉。」因喚軍人設布香登幾儀物，與勝郡公拜行臨哭禮。禮畢，乃整括家財兵馬，赴清華安場府，遇梓宫還，侍歸山陵。事完，勝郡公引岳郡公入謁軍門。王世子乞加升景河爵秩。景河謝恩而出。其如岳郡公入朝予奪如何，記者不顯，不敢妄增話下。

却説莫慶王敬寬僭擬於高平日久，以乾統既殖之後，遂即位，改元曰「隆泰」。至是，聞中國有變，乃糾率氓隸乘虚直抵嘉林，屯駐東畬、土塊。地方烏合響應，殆以萬數。如北有朝紀，西有迪郡，山南有春光，餙據四鎮，騷擾人情。築作壕壘，方民不得休息。

消息傳入清華，朝廷議分兵進討。校括糧軍器械各事一一修整。越孟秋節，晉封王世子太傅清郡公鄭棡爲協謀同德功臣，都將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内外平章軍國重事，太尉清國公，委以裁決機務。

八月，節制官親提兵進登山南中路。忽有哨馬報謂僞春光兵列柵樹，壘於株橋之外。二十一日己卯，節制官分兵進至樂場，燒燬柵壘，大破春光賊黨於株橋。賊兵敗走。官軍長驅而進。甲申，至珥河，水步相接。節制官復引兵至嘉林地方，大破莫軍，斬殺甚衆。莫隆泰君敬寬僅以身免，遁入山林去了。京城宫禁，四顧肅清。

九月，節制以天下既定，乃差陪從户部左侍郎衍嘉侯黎弼四及掌監太保岳郡公裴仕林等，回清華奉迎聖駕進發京師。孟冬節，駕既入宫畿内。自是無復摇蕩矣。節制府乃類升諸將有嘉林功陣者上奏之。皇上乃下朝廷簽議。既定，仍付吏部以品秩銓敘。

昔者〔一〕，勝郡公預有勳望，定須賞勅命，升爲都督簽事。其勅文曰：

勅揚武威勇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錦衣衛都指揮使掌衛事勝郡公爲欽差都將節制水步諸營，

兼總內外平章軍國重事。太尉清國公數奉差討賊於嘉林道東畬、土塊地方，有功優於衆，應升職品。有朝廷簽議，加升都督簽事職，可爲揚武威勇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南軍都督府都督簽事勝郡公柱國上秩。故勅。

永祚五年閏十月初五日

諸將拜受勅命，謝恩而出。次日，文武朝臣共集，乞册封節制府襲進王爵。皇上乃推奬節制府勳勞，仍命禮部參酌册封儀注施行。擇得冬至節丁卯日，命少傅澧郡公阮文階賫金册晉封元帥統國政清都王。文階欽捧金册詣節制府行禮，啓讀册文曰：

皇天運啓中興，必生賢以爲社稷。君人權公上出，必隆爵以表勳賢。亶協明徵，載宣華册。協謀同德功臣，都將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內外平章軍國重事，太尉清國公鄭梉，肖前德業，冠古英雄。掌兵時耀百戰威，悉平海內。定策日，服群心望，再造國家。炳文茂，着坤裳，錫寵盍稽師命。特命吏部尚書掌六部事，兼御史臺都御史少傅澧郡公阮文階，賫金册進封爲元帥統國政清都王。爰賜冠冕卷服，仍錫圭瓚土田。尚其守法度，保功名，愼位恪，遵成訓，篤忠忱[二]，膺爵禄，宜王永匹顯休。王其欽哉。

永祚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文祖誼王既受金册，皇上復追念先聖王功德。仍差官復賫捧金册追封恭和寬正哲王。誼王迎入府堂，拜受禮畢。是時，王復念文武百官勤義有功者，悉命類升無遺。仍上奏乞加封賞。正是：

四海一家同慶賀，三公九品任加升。

不知上意如何，須看下文便見。

【校勘記】

〔一〕「昔者」,「昔」原作「日」,據文意改,下節一處同。

〔二〕「篤忠忱」,「忠」字原無,據VHv.4199本改。



第四節　清都王大舉伐高平　阮景河奉得賜姓鄭

永祚皇上聞奏，乃下詔挂引大興門外曰：「凡文武百姓軍民等，於癸亥年某有追隨、進發二功者，加升職爵，榮封『功臣』字有差。」於是吏部奉詔施行。

昔者，勝郡公預有隨征、進發功迹，奉加升都督同知，榮封翊運贊治功臣。其勅文曰：

勅揚武威勇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都督府左都督簽事勝郡公柱國上秩阮景河，爲元帥統國政清都王類癸亥年八月，有隨征、進發攻破僞春光，在株橋有功，朝廷簽議膺升都督同知職，榮封翊運贊治功臣字，可爲揚武威勇翊運贊治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南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勝郡公柱國上秩。故勅。

永祚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諸將拜謝恩命，各循職分，不顯。

却說丙寅永祚八年秋七月，清都王以莫氏尚據高平，今以秋水漲溢，傳發舟師，乘潮進上以攻之。是月，官軍大發啓行，以都督同知勝郡公阮景河爲先鋒。及至高平，擺插雁陣搦戰。莫兵堅壁自守。王

乃分兵攻壘。時，景河先督衆先登破壘，焚燬僞莫營寨。莫人各各棄其巢穴遁走。王兵大捷凱還，類陳功績奏上皇帝。旨下，凡諸營奇隊進攻高平莫孽有功者，應加升職爵。吏部施行。

時勝郡公預有功績，得升左都督，增給兵民，其勅文曰：

勅揚武威勇翊運贊治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南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勝郡公柱國上秩阮景河，爲元帥總國政清都王，類隨攻高平莫孽，能用命先登兼行，直到焚僞營寨有功，有朝廷簽議，應升左都督職，可爲揚武威勇翊運贊治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都督府左都督勝郡公柱國上秩。故勅。

永祚十一年閏四月　日

勝郡公及諸將既受恩命，各循守職。

是歲，上皇以歲旱大饑，乃改元曰德隆，大赦天下。冬十月，遣官持節賫金册玉章，進封元帥統國政清都王爲協謀同德功臣大元帥統國政師父清王。至陽和四年，王復親督諸官軍進討莫孽於高平。莫人奔散，乃振旅還京。

明年，聞至靈、東潮二縣飛奏於朝廷，孽莫逋播，遺黨復漂據在回莊地分一云回粧。王乃差左都督勝郡公將本部人馬逕往回莊收拿僞黨，撫安方民。勝郡公領命至回莊，方三四日間，果收獲僞黨，檻送京師，招安百姓。一境之民咸賴以安。清王聞之，差官宣召勝郡公還京，加升少保左司馬，賜姓名曰鄭棕。自是子孫命名皆改「水」從「木」旁也。此時國家倚爲心腹爪牙重任，許以入朝預議政事，加給兵四千，民四縣南塘、真福、芙蓉、青沔，馬百餘，雄象三十隻並舟船、鐵船、草船不勝計焉。本貫南塘、真福二縣皆在連該連給。經三四代，又加給青沔、芙蓉，季税籌俸禄。

癸未年三月，王以順化阮氏負固不服，乃扶鑾駕進入布政州，駐營安排社名料定兵機，授以方略。時統領諸營各嚴陣以待。越夏月，皇上以南方風暑炎酷，難以久留，有旨下班師。於是王督諸將扶駕整大兵還京〔一〕。

是年冬十月，皇帝詔傳位於皇太子維祐。太子即位於勤政殿，改元福泰元年。乃下詔頒布恩澤。凡文武官員各升受一次。

時勝郡公蒙得祇受恩命，升爲少傅。其制文曰：

受帝位於家傳，甫登大寶。嘉老臣以品重，廣答洪勳。眷乃賢豪，載頒綸綍。揚武威勇翊運贊治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都督府左都督少保左司馬勝郡公柱國上秩鄭棕，將門世閥，王室懿親。許國敦忠義之心，益堅臣節，顯家蒙爵禄之寵，永匹國休。昔時既著勳名，今日載加品秩。是用隆陷俾陟少傅榮升，于以報厚功，於以昭大惠。於戲，正功稽於師六，朕既施於正始之時。從事迪於坤三，卿勉贊中興之業。欽哉！汝諧無替朕命。方今即位改元，爲大元帥統國政師父清王，類諸臣文武有功幹者，各升一次，有朝廷僉議，應升少傅職，可爲揚武威勇翊運贊治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都督府左都督少傅左司馬上柱國上秩。

福泰元年十一月　日

是時，勝郡公年齒已逾耳順。王念老倦，使入内閣奉侍，許以幾杖。至乙酉年九月初六日甲寅，少傅左司馬勝郡公鄭棕卒，年六十三。清王聞之，哀矜酬甚。令輟朝三日，頒賜古錢二千貫，差官將兵船十五隻，護送勝郡公靈輀回到義安南塘華林社江津。親戚鄉黨捧上草舍，擇日行程，葬上壽村堦鴿處在華林處，迎神主回到大全社，大作儀祭完畢。所生得十一男八女。譜題于后：

長男曰景桂其母范氏，萊郡公之女也。尚文祖誼王女鄭氏玉鸞。官至左都督副將僚郡公

次男曰景楹官至提督嘉郡公。尚公主鄭氏玉瑾。

景根一云景樑，封漢陽侯。官參督。

景椅封錦瑞侯。

景林初名景淋。封富順侯。

景栓封東安侯。生下阮環訓。

景檥其母姓夏諱使，東城桃人夏氏第二女也。蔭封亞夫人。官至正隊長，封倫義侯。

景榁封穎川侯。

景棟一云景株，封宣義侯。

景榼封智義侯。

景樹與倫義侯景檥同母。封至順義侯。

長女玉蒼嬪于神宗，生皇長子。未及受儲，皇子卒。

次曰玉才嫁義郡公。

玉舜一云玉梭。嫁雲巖侯。

玉祐一云玉有。嫁全忠侯。

玉軒嫁恩榮侯。

玉朝嫁振郡公。

玉歲嫁豪良侯。

玉瑶嫁本社人聰明侯。

養子曰黎維禘一作維梯。

阮景檔順美侯。

親孫阮景詳奮威侯。

男女長幼二十二人，共命均分田土、金銀錢帛，奴婢各領本分，共見順和。止存都梁、華林、同倫、上舍、安代等衙門以本貫田池、園宅爲香火祀事，留傳萬代，以延阮族。定立囑書文契爲據，以塞爭端云。

家事既完，十二月共赴京謝恩。文祖誼王召入府堂，謂長男禄義侯曰：「汝家爲臣既三四代。忠肝義胞翊贊國家，内扶外禦，厥功最大。汝父年老，入閣未幾，竟乃告終，吾甚惜之。今以所原給南塘、真福兵民，青沔、芙蓉季税均分衆子，共蒙其惠。」

初，公娶安定縣多禄社左司馬萊郡范郡公長女。己亥年生景桂，封禄義侯，尚文祖誼王女鄭氏玉鸞。其後南征順、廣，北伐高平，預奉從征，頗有功迹。至永治戊午年，莫氏退居分茅地界，乞受虞賓。大兵凱還，議定勳賞。景桂累遷至左都督副將，封僚郡公。自此天下太平，家門榮盛，鼓腹擊壤，舉世皆春。凡遊於康衢者，孰不携手通街，盤膝賣店，而唤之曰：滿酌兒觴他館子，將來大俎爾屠夫！

覺來藥師接得沙南醉老，知得今日酒店接得許多沽飲。路師叱來玉山吠犬，知得今日屠家列販許多爛烹。惟乃有酒則醉，非肉不飽。一醉一飽，豈非從頭沙南醉客以爲瑞耶？以致能起此陽長之時既值無虞，尚何有話。

憑諸舊記，着此泛編。觀者正之，庶蒙勿誚。

【校勘記】

〔一〕「於是王督諸將扶駕整大兵還京」，以上至「癸未年三月」，底本脱，今據VHv. 4199補。

跋

右傳起自越胡朝庚戌歲，至本朝永治戊午年，凡二百七十三年事迹。仍他所録，或真或謬，傳信傳疑，多以爲觀覽也。

按：此傳記自皇黎中微之後，爲莫氏所簒，天下之英雄豪傑者，無不切齒扼腕仗策，尋推帝胄，冒從矢石，共誅莽操，恢復皇圖，以垂功名於竹帛。幸遇本朝莊宗裕皇帝奮起岑州，專委主帥鄭主，收用相將以圖恢復，用兵討賊六十餘年，而黎朝始復。其間天下太平，定功行賞，汗馬運籌，降爵高品，勳業昭彰，已載於史册矣。然中興功臣，各有家編譜記，但抄本私藏，事迹許多淹没，何以因修？

愚於少時覽於朋幾，所得《常國南征記》《潘氏長編》兩傳，僅數十張，紙蠹字漏，存者三分之一。迨丙子年冬，得於都梁所藏《驩州阮景記》，文拙字舛，抄寫失真，不能無憾。仍此於閑日，憑取三藁兼綴爲一。

其傳既成，不知以何爲賓主，因自述其意曰：「《常國南征記》，叛臣助桀之書也。《潘氏長編》者，惟

善其身，後人不肖之書也。二者豈得標幟？曷若八代仁義，四世忠勤，晉國公以光前裕後之爲善乎？是與常、萊其賓也，晉、阮其主也〔一〕。故顏其書曰：《阮景氏驩州記》。

阮氏所記，着一家之事可也。今則牽引國事，許多條話；援引遺編，許多證據，不得不加其顏曰「南塘泛話」。然此「話」不獨晉家所顯，而曰「南塘泛話」何也？蓋借南塘阮氏一記，而泛顯天下，二百七十三年事迹。出乎其中，忽然而來者，不啻舟是他舟，不但載他，他却喚他貴客同渡，以重他舟。故書忽他書，不但載他，他却載國事以充本記。

諺言：「欲畫我眉鬚納鏡，要盛他粟便求箕。」稗官野史，敢賽朝編。惟因這著以寓古今傳迹，覽其脱漏而爲國史之釋註也。若此傳與正史有異，如萊公尸卧象背，景河活捉乾王等事，不知真否如何，須待尋查別集，始得憑信。

今他既著載傳成，豈容刊削，姑具存之。總完四卷，一卷爲四面，四四一十六，共成十六條文。雖輯倘有未盡，證考倘有未詳，而按史演文，經歷世事，編繼八傳，間已成帙。後有欲要覽中古記載，方可從此披閱，自有勸戒在乎其中云。

【校勘記】

〔一〕「晉阮其主也」，以下至文末，底本脱，今據VHv. 4199補。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７
作者＝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
页数＝３６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１２
ＳＳ号＝１２７７４２１４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５８０９８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ｄｘＮｕｍｂｅｒ＝０００００７６５８０９８＆ｄ＝Ｄ８０Ｃ１７１９６４００Ｃ１１５Ｅ４８６１ＦＦＦＦＤ９３９９４３＆ｆｅｎｌｅｉ＝０９０４＆ｓｗ＝％Ｄ４％ＢＤ％Ｃ４％ＣＦ％ＢＡ％ＢＡ％ＣＥ％Ｃ４％Ｄ０％Ａ１％ＣＢ％Ｂ５％ＢＣ％ＡＦ％Ｂ３％Ｃ９